武俠世界
$2.00
792

◀編　後　話▶

半禪居士并不挾秘自珍，今期練武樓隨筆又刋出一篇既健體，又可除疾的「遊戲道功」，此功爲修道之士所習，如能每日按序依式練之，可收强身健體，却病延年之效。本期所刋出之圖式，既簡單、又易學，愛好此道者，不妨試試。

×××　　×××　　×××

「風流三劍」故事之一：「陰陽谷」，今期已告終結了。氤氳神君喬大化的純陽谷已毁，他的一生心血已付諸東流，而雲夢襄因悲念歐陽珊的安危，首途前往雲南六詔山中，尋覓「歡喜橋」去了。至於該故事怎樣發展下去？請留意本刋下期起連載之「歡喜橋」。「歡喜橋」一切情節啣接「陰陽谷」故事，請讀者萬勿錯過。

×××　　×××　　×××

沈勝衣爲了步烟飛，終於答允僞冒爲費無忌，前往有情山莊偵查常護花的一項大計劃……。以上是相思夫人今期裏精彩的片段，至於故事怎樣結局，請看下期本刋。

×××　　×××　　×××

「黑獄」今期稿件又因郵遞延誤，是期暫停，請諒！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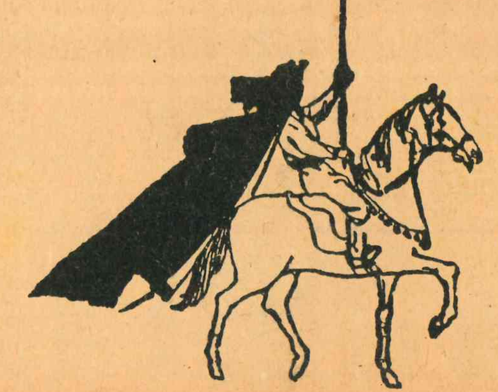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２１４０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４０９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１０９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9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能源之秘

馬雲·文　盧令·圖

五百萬元　求新能源

能源危機引致世界性的物價暴漲。擁有石油控制權的阿拉伯國家，以暴發戶的姿態在全球各地搜購黃金，使到金價暴升，貨幣貶值！經濟危機影响到全人類的生活。

際此全世界人民叫苦連天之際，不禁有人會提出以下一連串的問題：——

阿拉伯人一聲「制油」便弄到天下大亂，地球上是否只有中東才有石油蘊藏？

有沒有可能用其他東西代替石油？

石油到底還可以供人類使用若干年？

人類既號稱「萬物之靈」，連太空亦可以征服，為什麼不可能發明其他方法作為我們日常生活的能源？

這種種問題其實一直以來就成為科學家鑽研的中心，可惜一直無法找出一個確確實實的答案。

中東地區所蘊藏的石油非常之豐富是無可否認的，但據地理學家估計，世界許多地方都有石油鑛，例如近年來成為一些小國所覬覦的中國領土——南沙與西沙羣島等，還有台灣海外的大陸架以及釣魚台等處，都傳說有着十分豐富的石油鑛，只是一直未為人所開採而已！

至於代替石油的東西，美國不但最先發展，目前還在實用階段，其一是原子能，另一種就是太陽能！

但是，美國目前核子發電僅佔全國能源供應的百份之一，須要到一九八五年才可以達到百份之二十五。

至於太陽能就更加微不足道，最典型的一間太陽能大厦，開始使用一萬五千平方呎的玻璃或塑膠面的金屬板收集太陽能輻射，以供大厦冷暖氣系統之用。

此外就只有個別的美國人使用自製的「太陽能收集器」，供應家中的冷暖氣系統。無奈這些太陽能收集器的成本太貴，目前美國太空署正計劃設法把成本降低。但無論如何，在一九七四至七五年之間，一種太陽能收集器將可面世！

那是美國一家電子公司的製品，利用最簡單的原理收集陽光，令它產生熱力。但是必須有足够的平面面對太陽，讓玻璃及金屬片吸收陽光。在這個彷彿「三合土森林」的都市裏面相信這種新產品又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另一種可以代替石油的，就是「煤」！

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前，煤是我們的主要能源，直至到了五〇年代以後，石油才開始被我們開採及廣泛使用。

據說，美國擁有地球蘊藏總量的一半的煤。既然如此豐富，似乎無須担心能源缺乏了。但是用煤到底是比較古老落後的，除非有人研究出一種排除廢料的方法，否則環境與空氣的染污，將令人類得不償失！

美國人雖然被指責為一個欺善怕惡，毫無道義可言的民族，但無可否認，他們的國土底下是蘊藏各種能源最豐富的國家。

除了上面所講的煤之外，目前科學家正在研究發展油頁岩！

可供產油的油頁岩，據說美國也擁有世界總量的一半。但是目前還未到實用階段，許多疑難問題仍有待專家的解決——例如如何用高溫化解，而不致令油質氣化等等。

談到能源到底還能供應我們人類若干年？

根據地質學家估計，石油蘊藏量，僅可供人類再開採三十五年至五十年左右。到那時，我們地球上的石油將涓滴無存！

這聽來未免太過悲觀了。目前阿拉伯人一聲「制油」，我們就弄得手忙脚又亂，如果石油只可再開採三五十年，那豈不是說：我們兒孫一代將過着一個非常黑暗的世紀？

但是實際上我們是無須恐懼的，人類既然是萬物之靈，誰知道明天之後沒有第二種東西可代替石油呢？何况科學一日千里，說不定蘊藏在一些人腦海中的智慧，就因為阿拉伯人的刺激，終於發明了一種舉世震驚的新燃料！這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總之目前能源問題就澈底困擾着全人類，彷彿世界末日一般！

法國西南部一處城鎮的酒店主人柏高，就曾公開懸賞一百萬法郎，只要有人能發明一種新能源代替目前的石油和煤，就可以領取這筆獎金！

想不到同樣的事情，竟然也發生在三俠所居住的都市裏面。

鐵拐俠盜呂偉良、迷你女俠林愛莉以及國際特警阿生等，三俠正在家中閒聊，電視台就在此時播映一項臨時加播的特別項目。

口齒伶俐的電視節目司儀人員，介紹一位白髮斑斑的老年人出鏡，立刻引起三俠把視綫集中過去，因為他們都認得這個人。

他，就是當地的巨富陳桐山。

陳桐山是個年屆七十的老人，但精神還很好，面色紅潤，雙目烱烱生光。有人說，他所以老當益壯就是因為那一點善心！

是的，陳桐山是人所共知的大慈善家。

在這個都市裏，家財億萬的不知凡幾。尤其是自從東南亞不少國家發生動亂及排華，以致不少富豪紛紛躲到這彈丸之地來。因此，這裏不但是「冒險家的樂園」，現在也可以說是「富豪雲集之地」！

但是，有錢而又能像陳桐山那麼慷慨的，就少如鳳毛麟角。

他是許多大機構的董事長或者董事，每年賺進的錢連他自己也難以估計。但是他每年自動捐出來的善欵數目亦甚為可觀。

於是輿論把陳桐山稱作「慈善老人」，甚至三俠亦認為他取諸於社會用諸於社會，這作風令人敬佩！

現在陳桐山上電視亮相，原來就是為了能源危機問題而作出一點貢獻！

這老人面對鏡頭，顯得有點不大習慣。他瞪住手上一張預先撰好的講稿，即使是照讀，也顯得很蹩脚。其實許多社會名流都跟他一樣，既愛出風頭，又沒有出鏡的條件，徒然令人覺得自暴其醜而已！

但是，三俠對於眼前這位慈善老人却另有一種看法，覺得他不是志在出風頭；其實他在這一生人之中，風頭已經出够了。

現在他是在家中接受電視台外景隊的特別訪問，那是為了五百萬元賞金的事。

原來陳桐山最近曾宣佈，只要有人能發現一種物質可以代替石油的，他便願意拿出五百萬元欵項，作為獎金。

當然，陳桐山不是專家，但是他的顧問們却為他找來了一些專家，訂出一些附帶細則。現在陳桐山親自向訪問員解答了其中一些細則，以便社會人仕獲得進一步的了解。

那些細則包括：代替石油的產品不能是舊的燃料，例如煤等。

此外，那些物質不能是已知的「鈾」等元素，更不是太陽能或者油頁岩。

總之，那一定要是新的東西——代替石油的東西，而且有石油那種優點，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東西。

汽油是石油提煉的，它的優點就是可以用於汽車，飛機等等機械化交通工具之上。而煤就不能了。太陽能更加不能。

這是說：目前我們這個階段不會用煤發動引擎的飛機和汽車；又未到太陽能被利用到一切交通工具之上。至於核子能，也只限於發電而已！

正因為如此，石油的優點就更加為人所重視……

陳桐山又說：「……五百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但也不算是個大數目，只算是一種鼓勵吧；希望有人能在短期把它拿去！」

「說得真够大方！」林愛莉坐在電視機前笑了笑，「但是我敢保證，短期內不可能有人取走這五百萬元的獎金。」

「陳桐山沒有限制地區性，也就是說，外國人也可以跑到這兒來領獎！」阿生道：「我並非崇洋的人，只是誰都知道外國有許多科學家正在研究這一類能源問題，說不定，這消息一經外國通訊社傳到外國去，明天就會人來領獎。」

林愛莉笑道：「那麼，你所講的人一定是個大傻瓜無疑！」

「為什麼？」阿生怔了一怔！

「可不是嗎？」林愛莉說，「我如果能發明這麼有價值的東西，也會想出一條生財之道，即使不註册世界性的專利，也會找個大機構合作發展，相信收益必定不止此數，而是以千萬億萬計。尤其是際此能源危機之際，別說找一間大機構合作，即使找一個國家支持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你沒有看見嗎？日本人就為了求得石油而打躬作揖向阿拉伯人叩頭認錯！」

阿生道：「但是，陳桐山剛才沒有說到專利問題，也就是說：發明人取得這五百萬元獎金，只是一種鼓勵性，而不是把專利賣給陳桐山。換句話說，收了這五百萬元，仍然可以找人合作賺大錢的。」

呂偉良一直坐在一旁，沒有作聲！

三俠的個性就是這樣！呂偉良為人沉濱、冷靜，對一切問題有較深入的看法。

林愛莉個性率直而帶有點衝動，想到就說，與阿生有些相似，所以兩個人經常為了一些小問題辯駁得面紅耳熱！

現在呂偉良想聽清楚電視台訪問員的評述也不可以，因為他們二人的吵鬧聲掩蓋了電視機傳出的聲浪。

螢幕之上，陳桐山的訪問及呼籲已告一段落，但是，訪問員仍在評述，以及訪問一些知名人仕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林愛莉和阿生吵嚷一陣之後，才發覺呂偉良默默無言地，坐在那裏束眉沉思！

阿生怔怔地問：「師父，為什麼你不發表一下你的意見？」

林愛莉也忍不住問：「是的，你到底在想着一些什麼啊？」

呂偉良這才說道：「五百萬元的確是個十分吸引的數目，如果我的忖測不錯，不出三日之內，就會有人把它領去！」

阿生和林愛莉都呆了一陣，他們異口同聲地問：「誰？誰有資格領這五百萬元獎金？」

「是本市一位業餘科學家。」呂偉良一本正經地說道。

「業餘科學家？」林愛莉沉思一下，又問：「我認識他嗎？」

呂偉良道：「我認識的人，差不多絕大部份你也認識的。」

林愛莉忽然回過頭來瞪住阿生：「你也是一位業餘科學家，會不會是你？」

阿生忍不住笑了起來。「如果是我，那就妙極了！我會利用這筆金錢好好地享受一下，以及做一些善事。」

呂偉良道：「阿生雖然是個鬼靈精，還不致有此本領拿走這筆獎金。」

林愛莉顯得沒有耐性地問：「然則你是說誰？別賣關子了。」

「他不但是業餘科學家，也是一位實業家，目前是一間公司的董事……」

呂偉良還沒有說完，林愛莉立刻就恍然大悟：「我知道你在說誰了，他是韋君平，太空電子公司的董事長。對嗎？」

「是的，我就是指韋君平。」呂偉良說，「我忽然記起前幾天我遇見過他。當時他很匆忙，我們沒有時間詳談。但是我記得他很開心地對我說：『有時間請到我辦事處來聊天，我告訴你個好消息，我最近研究到一條新方程式，能源問題可能就憑此迎刄而解！』當時我只一笑了之，但現在回憶起來倒也有點意思。」

阿生也聽呂偉良說過，韋君平是個有為青年，思想新潮，但為人却十分老實而有幹勁。憑他三十五六歲的年紀而有此成就，實實在在是值是驕傲的。

目前他是太空電子公司的董事長。那間公司業務非常發達，在當地擁有一間規模龐大的原子粒工廠，此外又代理外國一些電子製品，例如電子計算機等等，更有股票上市。

即使目前股票一片不景氣，太空電子公司的股票還站得很穩，可見人們對這家公司的確充滿了信心！

阿生對一切新的科學知識最感興趣，可惜他跟韋君平並不熟絡。

這些日子以來，阿生因為加入了國際特警組，很少跟呂偉良在一起應酬，反而林愛莉代替了阿生昔日的地位，常常跟呂偉良出雙入對的。所以在記憶中，阿生只見過韋君平一次，那是在「飛鏢俱樂部」裏面，由呂偉良介紹。

現在阿生就問呂偉良：「這麼新奇有趣的事，為什麼你不問問他到底是什麼方程式？」

呂偉良道：「當時我們只在路上相遇，根本沒有機會多談。」

林愛莉道：「據我所知，韋君平是有這種本能的。他這麼年青而做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長，外人看來是一件奇事。但是，如果明白了內幕，就一點也不出奇了。」

呂偉良道：「是的，他憑眞才實學掙上了今日這地位。據說，他主持下的原子粒工廠所製造出來的收音機，與別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任何環境底下沒有雜音，體積雖小效力宏大！」

林愛莉說：「就是憑了這點改良，已够他做董事長了。目前社會經濟一片不景氣，間間工廠要不是倒閉，最低限度亦會裁員減薪，獨是他這一間，却生意滔滔，訂單不斷由外國寄到。」

「就是不知道他發明的東西是什麼樣的。」阿生說，「我眞想見見他！」

林愛莉瞪了阿生一眼：「怎麼？想人家把方程式告訴你麼？」

「能知一些新的科學知識也是好的。」阿生說。

呂偉良道：「人家當然不可能把業務秘密說了給外人聽，但是，當日他既然能對我說出那一番說話，相信有機會要求他作進一步解釋，大概也不致成問題的。」

阿生道：「師父，我有個建議，你打個電話給他聊天，順便約他明天吃午餐，由我做東道，好嗎？」

「老實說，我跟他並非太熟絡。」呂偉良道，「這樣無端白事打電話給人家，不太唐突麼？」

「怎麼算得無端白事？」阿生說，「你可以說剛剛看到電視台的特別訪問節目，又說你回憶起當日他一番說話。甚至你還可以說，這五百萬元巨獎他穩拿到手，於是你恭喜他！」

林愛莉在旁打趣說：「你還可以直接了當的告訴他，你的愛徒非常仰慕他，問他明天中午有沒有約人，否則我們在一家最高貴的大餐廳會面。」

呂偉良笑道：「如果我照你這樣說，人家一定以為我們另有企圖。」

阿生仍然堅持說：「但是，我以為你撥個電話，找他聊幾句總是無妨的。」

呂偉良視阿生如自己的子弟，雖然以他三十餘歲這把年紀，還沒有資格養像阿生這年紀的兒子，但是他對阿生確實比自己的子弟更重視。

因此，許多時阿生堅持的事，只要合理，呂偉良多數遷就他。

現在呂偉良果然就撥了一個電話號碼，那是韋君平家中的。

這時已是晚間八時左右，許多應酬繁忙的人這個時間未必在家的。但呂偉良為了還阿生的心願，終於在小册子上找出韋君平的家中電話號碼。

韋君平出乎意外地留在家中，沒有出去。

首先接聽電話的，是個嬌聲嚦嚦的女子聲音，她問過呂偉良的姓名，才把電話聽筒移交給韋君平。

韋君平似乎很樂意接聽這個電話，他說道：「呂俠士，想不到會是你！你好嗎？」

「很好，謝謝你。」呂偉良道，「剛才你有沒有看電視台的訪問節目？」

韋君平笑道：「無論如何，慈善老人陳桐山先生的出發點都是一片善意的。」

「你似乎對我提過關於新的能源的試驗，如果我沒有記錯，好像是……是一條新的方程式，對吧？」呂偉良故意吶吶地問。

「是的，方程式利用一些字母代替了化學名詞。其實我說的一種新的是方法，這方法可

能震動全球，要不是我深知呂俠士你的為人，我不敢對你提及這件事；我所講的方法是解決能源的澈底方法。」韋君平誠懇而又神秘地笑了笑。

呂偉良打蛇隨棍上地問：「是一種新的能源嗎？」

「是的。」韋君平道，「它絕對可以代替石油，而且絕對不怕會短缺，除非有一天我們的地球毀滅了。」

「地球上不虞缺的東西，就只有樹木、泥土和海水。」呂偉良試探着說，「會不會就是其中一種？」

韋君平竟然在電話的另一端格格大笑起來：「呂俠士，想不到你原來除了武功厲害之外，對於猜謎也不錯，如果你有一天上電視台參加那些問答遊戲，保證你會打垮所有的對手。因為你不但反應快，而且又肯用腦。果眞是名不虛傳！」

「你過獎了！」呂偉良說，「我自問讀得書少，不懂得那些化學名詞，可以告訴我更詳細的情形嗎？」

韋君平支吾着說：「本來我絕對相信你的為人，但是只怕隔牆有耳，所以我在這裏不想多說了，改天你到我的辦公室來吧，我請你看看我的實驗，保證你會承認我的發明是非常偉大的！」

呂偉良絕對相信這位青年人的說話，因為他是個有學識，有頭腦而又肯苦幹的人。

呂偉良認識他不會太早，起碼也在阿生加入了國際特警組以後。但是他總覺得韋君平的成功可以作為今日青年人奮鬥的張本！

韋君平不但肯學肯做，同時也懂得「健康就是財富」這句說話的意義，所以他常常到「飛鏢俱樂部」去運動和練習射擊！

有一次他還開玩笑地要拜呂偉良為師。其實呂偉良只比他大兩三歲，同時亦知道他是個忙人；他常常要參加一些業務會議，有時還要到外國去考察。但是，即使更忙碌，他還保持每天必做的三件事：運動、靜思、讀書！

他曾對呂偉良說：這是保持身體和腦筋靈活的最佳方法！

就由那時候開始，呂偉良知道他是個非常具有進取心的青年人！呂偉良就曾經將韋君平這一番理論轉贈阿生。因此阿生對此人亦有印象。

現在阿生一直站在一旁，聆聽着雙方的電話交談。雖則他對韋君平在電話中說了一些什麼，聽得不大清楚，但聽呂偉良的語氣也總可以猜到幾分。

阿生猛打手勢，示意呂偉良約對方明日抽空與他們共晉午餐！

林愛莉看見阿生在那裏演着「啞劇」，忍不住笑了起來！

呂偉良終於在電話裏說道：「韋老兄，你明天有空嗎？」

韋君平道：「你果然有興趣要看看我的實驗麼？」

「是的，能够有這種機會當然不錯。」呂偉良說，「但是在未看你的新發明之前，我想你抽空與我們共晉午餐。」

「嗯！明天？」韋君平遲疑了一下，「明天我有點事，改天我打電話約你好不好？」

「好的。」呂偉良實在不能勉強。他明知對方是個大忙人！

電話就在毫無結果中掛斷！

阿生失望地嘆了一口氣！

呂偉良對他說：「人家太忙，我也沒有辦法。有心不怕遲，你什麼對他這樣有興趣？」

阿生道：「我只想知道他的新方程式是什麼東西而已！「

「他說那是一種新方法——可以令世界能源不虞短缺的方法！」呂偉良也皺着雙眉想：「眞奇怪！為什麼他說我猜中了？」

「猜中了？猜中什麼？」阿生問。

呂偉良沉思着說：「我說地球上只有樹木、泥土和海水不怕短缺，他當時就表示我已經猜對了。但是他怕隔牆有耳，洩漏秘密，所以沒有說下去！」

阿生是個鬼靈精，許多事情他都會注意，尤其是一些科學性的報導。因此他叫着起來說道：「我知道了，是水！」

「水？」呂偉良怔了一怔，「用水代替石油？」

林愛莉笑道：「鬼靈精，我看你也有資格去取五百萬元巨資！」

阿生道：「前些時不是有一段外電報導，說泰國有人能用水變為汽油麼？」

「我還以為你有頭腦，又有科學常識，原來你的頭腦比我更簡單。」林愛莉嘲笑着說，「水的份子式非常簡單，這點連小學生都知道。所謂用水提煉成汽油，我相信只是有人故作驚人之言，引起世人的注意而已，根本就不可能！」

「但外電的確如此報導過！」阿生說。

林愛莉道：「但後來有沒有下文？」

「嗯……沒有。」阿生說，「但是我們不能否定有此可能！」

「老實說，外國科學家一定也想到，地球上只有海水、樹木和泥土最不怕短缺，如果水能煉成汽油，人家早已實驗成功了。」林愛莉道。

阿生不服地說：「你到外國住了幾年，連月亮也說外國的圓，似乎完全忽畧了東方人的智慧。就我所知，別的不說了，單是武功，試問外國人又怎可以與我們中國人相比？一個李小龍可以打服全美國，其實中國人之中還有多少個比李小龍更強的，仍在未知之數！」

「別不忿了！」林愛莉說，「我並非凡事說外國的好，但事實是人家的科學先進！又不見我們中國人先上太空？」

呂偉良看見這兩個人同樣淘氣，怕他們又吵得面紅耳熱的。於是說道：「好了好了，別又為這些小事吵嚷，事實上每一個民族都有他們的優點和特性，每一個國家的人都有最出色的人才。」

阿生又把話題扯歪：「韋君平是不是拒絕了我們的約會？」

「不！只是人家暫時未有空。」呂偉良說，「改天他會打電話約我。」

阿生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跑上樓去了。他知道如果繼續留下來，難免又跟林愛莉吵咀！

呂偉良看着阿生登樓之後，對林愛莉說：「你們太過孩子氣了！」

「看你！老是幫着徒弟！」林愛莉淘氣地鼓起腮兒，「你怪我什麼？開罪他嗎？」

「何必這樣呢？我只是不想你們時常吵咀。」呂偉良站了起來，拄杖走到林愛莉的身旁示意道：「來吧！我們到海灘去散步！」

× ×

陳桐山自從出現在電視螢光幕之後，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翌日有些報章以明顯的版位刋出這巨賞的詳細情形。社會人仕亦紛紛發表談話，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甚至有人呼籲其他富豪作出同樣贊助。他們認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五百萬雖然已經不是個小數目，但更多的金錢誘惑，相信更快收到預期的效果。

就在當日中午左右，陳家的電話就响了起來！

一個自稱姓杜的男子，要求陳桐山接見。

他說他有辦法把水變為汽油，因此應該是這五百萬元的眞正得獎人！

陳桐山說：「你最好先跟我的顧問連絡好，他們會約你時間的。」

「告訴你，我遲下就會出國。」那姓杜的男子說，「目前物價暴漲，五百萬元不是什麼一回事，但是我看見你在電視台的亮相太有意思，只想讓你開開眼界而已。你想省回那五百萬元，我也不要緊，反正風頭你是出定了。」

陳桐山雖然覺得對方太無禮，但是他對這人的驕傲態度也有諒解的看法；有人說藝術家的脾氣最古怪，他大概必有所恃才會這樣吧？

陳桐山當時就這樣想。

因此他在電話中終於親自約好對方，在下午三時正在他家中接見此人！

本來電視台的字幕以及報紙也都刊登十分明白，應徵者必須先與陳桐山的顧問連絡好，安排見面的時間，而不是直接找陳氏。

但是，這個姓杜的男子不知道怎麼會知道陳宅這個電話號碼！

就爲了這個疑點，令到負責保安工作的人員，爲之緊張不已！

負責保護陳氏安全的，是一家私人性質的安全服務社。

安全服務社的人知道了此事之後，首先通知總部，他們認爲陳桐山這樣接見一個陌生人，實在大有問題，所以必須採取一切步驟，作好預防性的措施，以策安全！

但是，陳桐山卻處之泰然！

他覺得他已經老了，兒孫滿堂，一切家財的分配亦早已作好了安排，站在任何角度看，都不可能有人要來暗算他的。

可惜他的兒孫們卻不是這樣想。

陳桐山有二個兒子，就是五十歲的陳富和四十五歲的陳貴。

他有四個孫兒，長子的孩子已有二十餘歲，最小一個也超過十歲。

陳桐山是贊成早婚的，要不是新的一代太頑強反對早婚，他這時也該有曾孫了。但是這一代的青年卻認爲婚姻是一種束縛！

陳桐山可以說是一個絕對保守的長者。因此至今爲止，他的兒孫們都跟他住在一起。

當今的人都担心新舊的思想有衝突，所以子女成婚後必須另覓新居；但是陳桐山認爲與兒孫住在一起可以增加不少倫理上的樂趣！

因此，陳氏這幢巨宅，連花園泳池在內，就佔地三萬方呎以上。

這是近郊的風景區，正是因爲環境太過僻靜，才使到保安人員更加担心！

陳桐山雖則名義上還是一些大機構的董事長或者董事顧問之類，但是他實際上已處於半退休狀態。許多實質上的事務，已交由二個兒子去分担！

保安人員除了把此事通知他們的總公司之外，還致電陳富與陳貴二人。

到了中午時份，保鏢社總公司方面已加派了一隊摩登保鏢到達現場佈置好一切安全措施，如臨大敵似的，緊張之至！

反而陳桐山認爲此乃多餘之舉。他認爲自己既非政要，一生之中也從未做過有虧良心的事，反而做盡善事，誰會跑來謀害他？

儘管如此，他的二個兒子稍後時間也分別帶同顧問人員趕返家中。

陳富說道：「父親，爲什麼你不索性叫他打電話到寫字樓去給我？」

陳桐山笑道：「用水變汽油，太新奇了！我只想親眼看看！」

「他可能是個瘋子！」陳貴在旁說，「水又怎煉成汽油？」

一名保安人員的領班也說：「是的，這件事看來十九是開玩笑！」

「何必焦急？三點鐘就可以有答案了！」陳桐山慈祥地一笑！

保安人員無可奈何，只好加强戒備！

尤其是這年頭，盜賊橫行，即使沒有人企圖謀殺陳桐山，也有可能志在刧財！

因此之故，陳富還担心保鏢社應付不來，撥了一個電話給近郊的警察分局！

當局對有錢人的保護是無微不至的，尤其是像陳桐山這麼有錢又有名望的人，更不想他們受到任何威脅。特別是陳桐山，他每年拿了這麼多金錢出來做善事，等於承担政府一部份福利經費的開銷，如果你是政府，你也會希望他長命百歲！

因此，這邊陳富還未放好電話，那邊警車已紛紛開至！

陳桐山有些啼笑皆非，但也無可奈何！

警官認爲這是「預防勝於治療」，即使動員了不少人力物力也是十分值得的。

直忙到下午三點左右，一切預防措施已經佈置妥當了！

其實自從數年前開始，本市變成了盜賊世界之後，陳富兄弟就開始僱用保鏢社的人，負責陳宅內外的安全。

此外，陳氏兄弟又向警方申請槍牌，因此他們兄弟二人都有自衞手槍，以備不時之須！

經常在陳宅內外負起保安工作的，有十二人之多，這費用當然是相當龐大的，但爲策萬全，他們卻認爲値得！

撇開一切不說，單是陳家裏面所擺放的古玩花瓶以及字畫等等，價値已經十分可觀；就是花園裏一個花盆，據說是清朝時候的陶瓷，價値竟高達二萬餘元。其他可以想見了。

陳桐山頭腦保守是難免的，但這長者卻十分相信因果這回事！

他認爲有因才有果，如果他不是常常做善事，他的財富增加的速度可能不會如此迅速。

他一直對人說：良心比運氣更重要！

人家只以爲他自我宣傳，其實他的想法是另有一套的！

三時正了！

陳宅內外，一片緊張氣氛！

警方爲策萬全，在近郊公路上設置了鐵馬，佈置數處臨時檢查站！

陳宅外面，軍警林立，如臨大敵！

屋內，保鏢社的人在花園各處巡邏；他們甚至動用了一架直升機在上空盤桓，負起了指揮之責！

一些神槍手伏在天台及隱蔽處，氣氛之緊張，令人產生一種窒息的感覺！

陳宅客廳裏一個電話又响了！

這是唯一可以從電話簿上找到的號碼。其實除此之外，陳宅樓上樓下還裝了許多不同號碼的電話和分機。

有人要找陳老先生聽電話。分明就是指陳桐山了。

陳桐山要親自接聽，但他的長子陳富却先從一位顧問的手中接過了聽筒。

「誰？」陳富問。

「你是陳老先生嗎？」對方反問道。

「我是陳富。」

「但我不是找你！」

「你找家父有何貴幹？」

「你怕我在電話中謀殺他麼？」

「嗯……」陳富覺得此人甚爲無禮，但是他父親就站在一旁。

陳富對他父親十分敬重，否則這時候他可能大罵對方一頓！

警官在另一具分機中聆聽着！

同時有人已用另一具電話致電電話局，查

查電話的來源。

陳富終於按捺住怒火，問道：「請問閣下貴姓？」

「我姓杜！陳老先生跟我有約。」

「爲什麼你還不來舍下？」陳富道，「他在等着你！」

「我覺得你們在侮辱我！」那姓林的男子說，「我是一位化學師，怎麼會爲你這區區五百萬元驅策？」

「區區五百萬元？」那位警官差點就忍不住要罵出口來！

雖然當今紙幣貶了値，但五百萬元絕非區區之數，即使是日元！

那位握住電話分機聽筒的警官心裏想：我的上司貪污近十年，也不過積蓄了四百多萬元，五百萬元又怎算區區之數？他媽的！

但是，他却沒有罵出口！

一則因爲這不是普通人家，二則他也不想對方知道有人竊聽！

姓杜的人又說：「你們不該如此大陣仗，我不過赴約表演水變石油的把戲給慈善老人開開眼界，但你們却好人當賊辦……」

「那不過是預防性質，你既無其他企圖，又何必介意？」陳富說。

「我的企圖自然是希望獲得五百萬元獎金。」那人說，「本來我很忙，晚上就會飛離本市，此行目前是爲跟外國人談談合作問題。」

陳富心裏有點半信半疑，問道：「你貴姓名？」

「我，已說過我姓杜，本來可以說說我的名字給你聽但我現在反胃了。你們未免太不尊重我，我這發明又豈止値五百萬元？……」

陳富還想說什麼，但對方話未說完，陳桐山已忍不住搶過了聽筒！

他一連「喂」了幾聲！

但是，對方已掛斷了！

警官不知道他的一名下屬有沒有向電話局查到那人的電話所在地！急忙過去問道：「查到了沒有？」

這時那警長才從另一具電話中聽到了電話局方面的回答。

警長回報警官說：「是市區一個路邊電話亭！」警官立刻發佈命令：「快通知總部，叫就近的巡邏車開到那兒去捕人！」

但是，陳桐山却跑過來質問道：「捕人？你們憑什麼這樣做？」

警官本來以爲威風八面的，這時却感到無限尷尬。當然，如果對方不是陳桐山，他甚至可以反問道：「你管得了麼？」

不過，別說這區區一名警官，只怕警察局長也不敢開罪這位老先生。

陳桐山不但是個巨富，也是受過冊封的「有榮銜之人」！

因此，那警官只好說：「此人如果被我們抓到，我們可以控他騷擾之罪！」

陳桐山不高興地說：「你們簡直多此一舉！明明是十分平常的事，現在却攪到天翻地覆的。我的計劃完全被你們這班人破壞了！」

警官呆在一旁！

被他命令去打給電話局的人也獃住了，不敢有所行動！

陳富覺得場面太過尷尬，說道：「父親，算了，那人可能是個神經病患者。這個時候，股市已製造了不少神經病人了，加上近來物價高漲，人們生活緊張，最多這一類神經失常的人！」

「你才是神經有毛病者！」陳桐山很少這麼生氣的，面也紅了！「我不過想利用我的財富，替人類完成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但你們偏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眞是豈有此理！」

「父親，別生氣了！」陳富担心他這把年紀受不住刺激，心平氣和地說：「如果他眞的是個有才學的人，一定很有修養……」

「你知得多少？」陳桐山還是怒氣未消，「凡是有才幹的人，脾氣難免有些古怪！你也可以想像得到，屋內屋外都是警察，頭頂上機聲隆隆，誰有心情來這裏跟我談談？」

警官覺得陳桐山這一回動了眞火，只怕他撥一個電話給局長，這件事可不是講玩的；即使他這樣做無非爲了盡忠職守，但是陳桐山萬一把責任推到警方身上，他就糟了！

因此，那位警官陪上笑臉道：「可能老先生是對的……」

豈料他還未說得完，陳桐山又呱呱叫了起來：「我當然是對的，我拿這麼多錢出來爲了什麼？無非想造福人類！你們快走！快走！我這裏根本不須要你們保護！」

如果這話出自別人口裏，一定會被警官罵得狗血淋頭！甚至會反揍他幾拳亦絕非一件奇事。但是，只因爲是陳桐山！

有人這樣開玩笑地說過：只要陳桐山親自簽個字，本地市長亦可以分分鐘換人！

這話似乎太過份誇張，但是事實上陳桐山不但在本地受人尊敬，連祖家的皇室人員也非常敬重他。只因爲他每次捐出來的錢動輒是以百萬計的。有一次爲了建成一間現代化的醫院，他竟然可以一次就捐出二千萬元！

事情至此告一段落了！

警方既不追究撥電話到陳家來的杜姓男子，也不再留守現場。

保鏢社的人也紛紛撤至屋外去，因爲陳桐山開始討厭他們！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又受僱於陳氏兄弟，又豈可放棄職守？

保鏢社方面因爲陳桐山肝火大動，担心這宗生意做不下去，也令那些保鏢們脫下制服，穿上便服在陳宅外面戒備！

× × ×

到了晚上時份，又有另一個人致電陳宅！

由於陳桐山「求賢若渴」，對兒孫及家人們大發脾氣！

所以，陳家客廳中的電話，任何人也不敢動用它；因爲陳桐山認爲那人一定會再有電話來！

如果那姓杜的再打電話來，陳桐山一定要親自接聽。

就是這樣，陳富陳貴兄弟，只好吩咐家人小心別再觸怒老人家！

古語有道：人生七十古來稀！

陳桐山已屬古來稀之年，他雖然常常檢查體格，但是，他也有許多「老人病」，例如血壓、心臟等等，難免有些毛病。

陳氏兄弟怕他的老病發作，只有任由他喜歡怎樣便怎樣！

電話不是姓杜的打來的，是另外一個男子，他聲言要找陳老先生！

陳桐山說：「我就是陳桐山，你有什麼指教？」

「我看過你的巨賞啓事了，我覺得你的確令人敬佩！」那人說。

陳桐山道：「你太過獎了，錢只不過是一種鼓勵，實在算不了什麼。你是不是有什麼新發明？不妨在這裏先說說！」

「新發明不算得，這是一種較複雜的原理而已。」對方說，「我有辦法將垃圾變爲能源，而且所費無幾！」

陳桐山立刻大感興趣，忙問道：「先生，你貴姓大名？」

「小姓賴，賴孝華。我是市立大學一位講師。但我對一切科學均感興趣！」

「賴孝華先生。」陳桐山打着手勢，叫他的兒子寫下來！

「是的，我是大學一位講師。」賴孝華道。「我們可以見面談談嗎？」

「當然可以。」陳桐山十分興奮！

「那麼，明天早上。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呢？」

「請到舍下來吧！我隨時恭候！」

陳富立刻在旁示意道：「問問他的電話和住址好嗎？」

陳桐山想說話時，對方已一聲：「晚安！」就此掛綫！

陳富是個十分孝順的兒子，否則他也不會與父親在一起足足有半個世紀！

他是極之希望他父親快樂的。七十歲人了，還有多少日子留在世界上？

所以在可能範圍之內，他讓陳桐山做他喜歡做的事！

雖然他希望父親安全無恙，但經過當日之情形之後，一切保安措施也只好改爲暗中舉行，而不是明刀明槍！

那一晚，陳桐山就因爲這個電話而抵消了當日的怒火！

當然，他還是希望姓杜的男子再打電話來的；他希望知道更多新的關於能源的知識。他希望利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無限的財富，眞眞正正替人類帶來一點新希望！

服侍老人家進房休息之後，陳氏昆仲又在開緊急會議！

陳富說：「這個人似乎有些根據，不像那個姓杜的。」

陳貴也說：「是的，但我們還是小心點好，主要不是爲了那五百萬元，而是爲了父親的安全問題。所以我有個主意！」

「說來聽聽吧，你有什麼好主意？」陳富問他的弟弟。

陳貴道：「趁那人未來之前，先查查他是個什麼人。」

「這是個好主意！」陳富道，「老實說，我也這樣想。」

一名顧問在旁插咀道：「這是絕對必要的，最好把這事交給一位著名的私家偵探去辦，我們要在未天亮之前查出那人的底細。」

「是的。」陳富有些猶疑，「但是，這麼夜了，寫字樓早已下班！」

顧問道：「有些私家偵探社是一日二十四小時辦公的。」

陳貴問：「你有相識的嗎？」

顧問道：「我並不太熟悉這些偵探社，但我却知道那一家最好！」

「你試介紹一間吧！」陳富說，「讓我打個電話看看！」

「就是剛强私家偵探社！」顧問說道，「他們是由好幾位甚有名氣的人辦的；江强是退休警探，他是始創人。但是，自從鐵拐俠盜呂偉良加入成爲董事長之後，便改名叫做『剛强私家偵探社』，以免外人誤會是江强獨資！」

「你有他的電話嗎？」陳富又問。

顧問說：「電話簿可以找到，我未光顧過他們，只是朋友曾經提及過這班人，知道他們信譽最爲可靠！」

於是陳富叫人從電話簿中找出剛强私家偵探社的電話號碼！

陳家的客廳中，這時除了陳氏昆仲之外，還有他們商業機構中的一些高級人員，和剛才那位顧問，他也是一位律師。

電話查到了，陳富親自打電話到剛强私家偵探社去！

陳富兄弟時時聽他父親教誨，除非迫不得已，否則，凡事必須親力親爲。這就是他一生人之中從經驗得來的成功秘訣！

因此，陳富覺得這麼重要的電話，更加非親自處理不可！

時間已是晚上一點半。

剛强偵探社是全市規模最大，業務最繁忙的一家偵探社！

那兒是二十四小時不歇有人辦公的，彷彿一間私人警局！

他們的無綫電通訊系統和電腦部門，甚至比警方更完善！

起碼江强挑選的人都是非常負責任的，他們眞眞正正爲工作而工作，絕不馬虎！

江强來自警界，警局中一些同事的缺點和工作態度沒有人比他更清楚。

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句：江强就是因爲看不慣那種懶洋洋的馬虎工作態度，才決定辭職不幹，跑出來自闖天下的！

警界中大部份人十分散漫，不少人致電緊急報警系統，竟然可以三番四次搭不通；或者搭通了立即又被截斷的！

江强既是剛强私家偵探社的實際負責人，自然會針對這一切弱點，把業務攪到盡善盡美的地步，絕不苟且！

接綫生十分有禮貌，由電話中的感受，第一句話開始就令到陳富留下了最佳印象。

陳富在電話中表示，他有一件十分重要而又非常急切的工作交託給他們做，希望能直接找着社長江强談談。

接綫生寫下了陳家的電話號碼，又問明對方是陳富。

然後她又對陳富說：「陳先生，數分鐘之後，我叫江社長親自與你連絡好嗎？因爲我們暫時還不能確定他在什麼地方，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一定會替你找到他的！」

陳富是個有修養的中年商人，這一番得體的對答令他聽得非常舒服。

因此，他答允在家等江强的電話。

× × ×

這時候，江强正與三俠在飛鏢俱樂部裏，一同吃晚飯。

他們飯後聊天，談論着昨天晚上電視台的特別訪問節目。

就是有關陳桐山懸出巨賞求賢的事！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侍者過來把江强請過去聽電話。

江强與三俠同是俱樂部會員之一，侍者對他們十分熟悉！

阿生對他師父說：「江强越忙，你們公司的收入一定越多。師父，你身爲偵探社總監，但我覺得你老是顧而不問！」

呂偉良不會怪阿生的，他也常常教訓阿生要努力工作，別令任處長失望！

他笑道：「我對偵探社的業務是外行！」

林愛莉忍不住說：「你是不是看不過眼？你一定是覺得我們太空閒了！」

「噢！」阿生瞪了林愛莉一眼：「我一下子倒忘記愛莉姐你也是顧問的身份。」

林愛莉「哼」一聲：「你可不知道，許多大案江强非我們二人親自動手不可！有時我們傷腦筋的情形，令你難以置信！」

阿生跟林愛莉都像小孩子，有時往往爲了一些小事吵得天翻地覆，到頭來還是呂偉良把他們勸開！現在他們又想吵咀！

但是，江强很快又回來了！

江强含笑坐回原來的座位！

林愛莉道：「誰打電話給你？江强。」

阿生道：「還用問麼？一定是他的心肝寶貝，看看那笑容就知道了！」

呂偉良看見江强手中有一張小紙片，却看不清楚上面寫了一些什麼。

江强故作神秘地說道：「猜吧！猜中了有獎！」

林愛莉問：「猜甚麼？獎甚麼？」

江强一邊摸出銀包，一邊說道：「猜猜剛才誰打電話給我，猜中獎一百大元！」

呂偉良笑道：「這一百元我拿穩了。」

「你猜到是誰？」江强怔了一怔！

「是的，我想我會猜中的。」呂偉良說，「是否是偵探社有事找你？」

「不！」江强搖搖頭，「猜錯了！」

阿生說：「是女朋友！」

「更加離題萬丈！」江强說。

林愛莉却半開玩笑道：「決計不會是慈善老人找你去領那五百萬元巨獎吧？」

「嘿！猜得接近啊！」江强非常神氣地，把鈔票納回銀包裏去！

但是給林愛莉一手抓住：「喂！想撒賴麼？這一百元是本姑娘的！」

江强道：「你根本沒有錯中，怎可以拿我這一百元？」

「你先揭謎底再說！」林愛莉淘氣地說，「你說我猜得接近，起碼也該有一半。」

「好吧！讓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我們偵探社可能接到一單大生意！」江强非常興奮地說，「剛才接綫生告訴我，陳富有電話找我，要我親自與他取得連絡。目前他正在家中等我！」

「陳富？」阿生問，「他是誰？」

「陳富就是陳桐山的長子。」江强道，「剛才我們不是談及那位慈善老人嗎？」

「嗯！他找你幹甚麼？」林愛莉咬着指頭，喃喃自語地說。

「你也是偵探人才，何不動動腦筋？」江强笑道，「根據接綫生說：陳富希望我很快就能與他連絡到，因爲他有一件急於待辦，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託我代辦。」

這時候三俠才想起，警界中今晚傳出一件「內幕消息」，這是連報界也瞞過的，就是當日有個姓杜自稱「化學師」的人，致電陳家，弄到警方手忙脚亂那件事。

於是林愛莉道：「這是可能叫你去偵查那姓杜的人是甚麼底子。對嗎？」

「對了！」江强說。

阿生苦笑搖頭：「有錢人眞小心！但是，如果當時的情形果如傳說中一般，我敢打賭你找不到那姓杜的人。」

江强說：「陳富既然留下了電話，我想跟他連絡一下，好嗎？」

林愛莉道：「你是社長還要向誰請示？」

江强笑道：「當然是向總監請示！」

呂偉良苦笑一下：「我這總監是『總是不監』的，你自己拿主意吧！」

「有生意當然不能不做的，你們說是嗎？」江强又對三俠道，「但是，我徵求各位的意見也是十分有理由的！」

阿生有點恍然大悟：「難道你要請臨時替工不成？」

「對了！」江强說道，「不怕對你們說，我們人手不足。」

林愛莉道：「公司業務發達是一件好事，爲甚麼不多請一些探員？」

「雖然說失業人多，但要找個有經驗的探員談何容易？」江强又說，「這是一單大生意，但一定要你們答允，我才敢接下！因爲事情太急切了。」

呂偉良笑道：「江强，別再轉彎抹角了，看情形你早已接下了這生意，是不？」

「是的。」江强笑了笑，「我收到接綫生的電話之後，立即與他取得連絡。」

「你已跟陳富連絡過了？」林愛莉問。

「是的。」江强道。

「陳富要你做一些甚麼？」阿生問。

「偵查一個人。」江强道，「但不是你們想像中的人！」

林愛莉問：「然則是誰？」

「一個大學講師，姓賴的。」江强道，「陳富急於要知道他的一切！」

林愛莉苦笑道：「大概是他要知道此人是否有能力發明一種新的能源吧？」

「我想是的，所以必須三位大力帮忙！」江强說道。

林愛莉睜大眼睛說：「你把我們當作外人麼？」

呂偉良也說：「是的，我們請不到好探員，惟有自己動手！」

江强對阿生道：「你是局外人，看來剛才那句話只可以對你說！」

阿生道：「我也帮你們去查！反正我現在沒有公事辦！」

於是那一頓晚飯，就用江强手中那張百元鈔票去結賬。

廢物利用　確有可能

三俠和江强漏夜出動！

他們是爲應陳富之邀，希望盡可能在天明之前找到賴孝華其人，同時查清他的底子。

陳富兄弟不希望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突然出現在他們父親的面前！

雖然陳桐山不是那種人，他有視死如歸的精神，他更相信因果那回事；既然平生未作虧心事，又何必怕人暗算？

但是陳富和陳貴兄弟二人却不像他那樣想。尤其是這個世界的人心，有時簡直無法忖測。一個看來非常正常的人，可能眨眼間斬你兩刀，絕對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至於盜賊輩，更加無法再找一個「盜亦有道」的人！

一些乳臭未乾的小子，可以三五成羣幹起刼殺生涯來！

一些一表斯文的人，說不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總之令你防不勝防！

因此，陳富的戒心，三俠和江强都非常之了解，而且認爲：說得動聽點，那是一點「孝心」！

三俠因爲時間無多，他們與江强四個人，分作兩組，分工合作！

江强和阿生一組，負責向大學方面調查，是否確有如此一位講師，以及他的爲人，背景和他在大學的工作等等。

呂偉良和林愛莉是另一組，他們負責查出賴孝華其人的住址，以及向隣居了解，看看他是否一位危險人物！

這些調查工作看似簡單，其實絕不簡單。

江强和阿生開車到大學裏去！

時間已是晚上九點多鐘。

這時候市區一些夜生活中心熱鬧剛才開始，但大學裏却靜得可以！

江强在電話中約好了一位教授，他是住在大學一間宿舍裏的！

江强到了宿舍外面的時候，問阿生道：「你以爲我們應該怎麼樣開始？我跟這位外國人只有過一面之緣，想不到他一口就答允下來！」

「既然如此，你又何妨開門見山的單刀直入，問問賴講師的一切，這是節省時間的好方法。」阿生又說，「我不陪你了！」

「你要到那裏去？」

「半小時後，我會回到汽車裏等你。」

阿生雖然沒有說出他往何處，但是江强明

白到他的爲人：大概他不會在這緊要關頭去玩吧？

於是江强自己跑到教授宿舍去！

一個外國人熱烈地歡迎江强入內！

那是一個英國人，一派紳士作風，用生硬的本地話招呼江强！

江强會講英語，但是對方那幾句生硬的本地話却聽得他感到親切！

「請坐請坐！」外國人說，「喝杯甚麼酒？威士忌還是拔蘭地？」

「兩樣都不要，最好是汽水！」江强笑道，「我不喝酒，怕喝醉不會講話！請原諒。」

外國人格格大笑！

他終於倒來一杯汽水給江强！

江强問道：「恕我唐突，我此番到來，無非爲了向你了解一個人。」

外國人呷了一口酒，問道：「誰？我知你是私家偵探，希望在可能範圍內我可帮你。」

「他姓賴，是一位講師。」

「噢，你說安東尼賴麼？」

「我不清楚他的英文名字是否安東尼，但中文則叫賴孝華。」

「是的，就是賴孝華，非常出色的講師。」外國人說。

江强問：「他的爲人如何？」

外國人翹起大姆指：「一等好人！」

「他的學識修養如何？」

外國人笑道：「江先生，你應該想像得到的，能够做到大學講師，你還懷疑他的學識不够麼？」

「不！我不是這意思。」江强道，「我知道一些教授講師，往往會在大學裏担任一些特殊的研究工作，有些是由外國一些學會支持的，也有些是由聯合國方面支持的。」

外國人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你意思了，不錯啊，賴講師是『自然環境保護會』的成員，他對垃圾問題甚有研究！」

江强一邊記錄，一邊又問：「教授，你還知道他一些甚麼？」

外國人沉吟一下，又呷了一口酒，說道：「據我所知，他與美國芝加哥一間大學有密切聯繫！他們似乎在研究如何把垃圾變爲能源的辦法。」

江强覺得這一點最重要，立即又問：「有甚麼特殊成就嗎？」

「我不大清楚！」教授說道，「我對這些事不感興趣！」

江强又問了一些關於賴孝華和他的背景。但是，可惜這外國人只說：「中國人實在很聰明，賴先生是十分出色的科學家，只是他沒有在名利上求進取，否則我敢打賭他能成爲一位博士！」

這位外國教授只對酒感到有興趣，喝了一杯又一杯！

江强覺得他已把他所知的都說過了。

看看腕表，將近半小時了，也許阿生這時已回到汽車裏等他！

但是，當江强告辭了教授之後，回到汽車裏的時候，阿生仍未見回來。

江强正在猜測阿生去了那裏，突然聽到一陣非常急促的步聲！

江强急忙下了汽車，望過去，只見二個人影，匆匆忙忙地朝住山邊走去！

一個在奔跑，一個在追！

江强隱隱約約認得其中一個人影的身形十分似阿生！

就是那個在後面追的人。

阿生在追誰？

江强心裏一方面感到驚奇，另一方面也感到担心！

他立即採取行動，也奔跑過去！

雖然以這距離和方向，他的行動對阿生可以說一點帮助也沒有。但是，萬一對方向阿生反噬，他的出現就大有帮助了。

他急奔過去！

阿生追得更急，但那人很快便消失在黑暗中，可能逃上山去了！

阿生氣喘喘地站在山邊，望向山上！心有不甘地說：「這傢伙大概是一名出色的田徑選手！我竟然追不到他！」

江强覺得阿生這麼說也不算誇張，阿生是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他的跑步速度也十分了得！所以他剛才的說話是很易了解的。

江强只好問：「他是誰？」

「我也不知道。」阿生說，「我剛想跑到有燈光的一幢建築物去，我想那兒一定是大學裏一部份，想找個人問問。想不到黑暗處有人在竄動！於是我喝問他是誰，但是他竟然拔足飛奔！」

「將近半小時了，你去過甚麼地方？」

「跟一個校役談話。」

「看來剛才的人可能是小偷之流。」

「我想是的。」阿生又問：「你找到那位外國教授嗎？」

「找到了。」江强道，「回到汽車裏再說吧！」

二人回到汽車裏，阿生對江强道：「根據一位校役說，大學裏有派系之分，一般來說洋人與華人相處得不融洽……」

「但是，我剛才跟那位大學教授談話時所得的印象却並不如此。」江强道，「那位外國人對賴講師讚不絕口呢！」

「也許是因爲你是個中國人的緣故，也許只是口和心不和。」

「無論如何，我的收穫已算不錯！」

阿生說：「賴孝華是個很沉實的人，中國學生很敬重他！」

「校役還有甚麼對你說？」

「他說，有個甚麼會在支持賴講師和一些學生，携手研究垃圾問題。」

江强道：「憑這點可見我們的調查有了結果，而且是一致的！」

「不知師父那邊有些甚麼發現呢？」阿生說着，指指汽車上的無綫電話，「你不打電話給他們。看看他們有沒有找到賴孝華。」

江强的汽車裏也裝備了無綫電話，因此舉手之勞他們就可以找到呂林二人。

根據時間上的估計，呂林二人可能正在賴講師的家中傾談。

但也有可能正向隣居打聽。因此，汽車裏這時候未必有人。

但是，電話搭通了之後，只響了三次，就可以聽到林愛莉的聲音！

照一般情形說，如果汽車中有人，那麼，人一定在車頭近着駕駛座位的。因此，通常如果有人在汽車，電話只消響一次，立即就被人接聽。

現在響了三次，就是說：林愛莉當時並不在汽車之內！

她一定是由汽車外面聽到了電話響聲，然後才急急趕來接聽的！

江强問：「你們找到了賴孝華嗎？」

「找到了。」林愛莉說，「不過你們一定想不到他用甚麼態度接見我們。」

江强忖測着說：「他不高興？」

「不！」

「他熱烈歡迎你們？」

「也不是！」

「那麼，人家一定是睡着了。」

林愛莉在電話中模仿着江强的語氣道：「

你猜得很接近！」

因爲林愛莉他們在飛鏢俱樂部時，江强也叫她猜過誰打電話到俱樂部去找他！

江强十分敏感，吃驚地問：「怎麼？他……他有了意外嗎？」

「是的，他死了！」林愛莉索性告訴他！

江强呆在一旁！

阿生在旁邊也聽到了，他奪過電話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林愛莉道，「但我們已經報了警，正等警察到來！」

江强冷靜下來，把車子開動！

阿生仍在用無綫電話跟林愛莉交談，他問：「是你們發現的？」

「是的，我們打電話給他，但不通。」林愛莉說，「我們以爲電話壞了，開車到這兒來，直接登門造訪，但門鈴響了很久也沒有人開門。大厦管理員却力證他沒有外出！」

阿生道：「於是你們破門而入，發覺他被人殺死了，是不？」

林愛莉道：「情形正是這樣，還好當時有管理員陪同我們，否則這一次水洗不清！」

江强把汽車開到一幢大厦外面，這時已見滿街都是警車和警員！

平時你可能到處找不到一位警察先生，但是有事發生，賊過興兵的時候，大陣大仗的情景，你會爲之感動不已！

當然，只有這樣才能令你相信當局的確在「盡力撲滅罪行」！

阿生下了車，和江强擠進現場去！

他們二人之中，一個是國際特警，一個是退休警探，現在却是私家偵探，所以要擠進封鎖圈之內是並不困難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向夏維探長交代發現命案的經過！

但是，夏維探長對他的口供却半信半疑！

直至到夏維看見江强到來，才招手把他召入去，問道：「你是否接受陳富一宗委託？」

「是的，探長。」江强說，「我們四個人分兩組，目的是希望快些完成這項偵查！」

「陳富爲甚麼要調查一位大學講師？」夏維沉吟。

阿生在旁說：「他打算明天去領取那五百萬元巨額獎金！」

夏維恍然大悟：「陳桐山想在未見他之前，先了解這個人，對嗎？」

「我想，情形正是這樣吧，探長。」江强說。

「我們進來時，就發覺他倒斃地上！」林愛莉說，「同時還有大厦管理員。我首先制止他用室內的電話！」

「對了，你們應該有『保持兇案現場一切現狀』的常識。」夏維說。

呂偉良道：「爲表清白，我叫愛莉去向隣居借用電話報警，我和管理員留守現場，直至你們的人到來爲止！」

「做得好極了！」夏維一邊指揮下屬展開現場的偵查工作，一邊又問阿生：「這是否意識着，又是一宗國際性案件？」

阿生苦笑道：「別開玩笑了，探長，我也是剛剛才知道的。」

夏維所以這樣說，是由於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通常來說，凡是國際特警插手的事，他們一定會通知巴黎總部。這一類案件往往就是國際性的罪案！

但是今晚夏維顯然猜不到。

江强向夏維交代：「這件事來得太突然，三俠助我調查賴講師，無非都是由於陳富兄弟一片孝心。此事可能連陳老先生還不知道。」

「你是說，富豪陳桐山麼？」夏維問。

「是。」江强說，「陳富先生吩咐過我，把結果直接向他報告，不要驚動他父親！」

「也眞湊巧！」夏維苦笑搖頭：「怎麼你們要調查的人，總是先死掉的？」

江强道：「也許他早已死去。」

「不！雖然驗屍官未到，但憑我的經驗，他死了未到三小時。」夏維說。

江强道：「兇器呢？找到了嗎？」

「還沒有。」一名探目在旁答道：「但電話綫割斷了。」

林愛莉道：「怪不得我們打去總是無法打得通了！」

「有其他人住在這裏麼？」阿生問。

呂偉良說：「根據管理員說，賴講師是個獨身主義者。」

林愛莉「嘿」地一聲說：「我才不明白，單身一個人，要這麼多錢幹甚麼？」

「你是指他企圖獲得那五百萬元巨欵麼？」夏維問道。

「是的，也許他不打電話到陳家，根本就無須死去。」林愛莉說，「我並非暗示兇手可能是陳家的人，只可能有人因此而動殺機！」

夏維沉吟道：「這是十分重要的綫索，他如果眞的發明了甚麼可以獲致專利的東西，說不定就會惹起一些人妒忌！」

「例如國際間諜！」林愛莉說，「這裏一片凌亂，顯然被人搜索過！如果我所料不差，他的發明已被人取去了！」

江强却說：「他的廢物利用辦法大概不是甚麼秘密，因爲根據那外國教授說，他們一班學生與他在一起研究。」

「是的，你說是那一間大學？」夏維問。

江强道：「市立大學。」

夏維召來一些探員，吩咐他們到大學裏去，漏夜展開調查！

他們在兇案現場靠近門口處站立，直至到讓警方的攝影師拍下了現場的照片——各種角度的照片，這才進入內部調查。

這是一間頗大的單位住宅，客廳滿鋪了地毡，沙發是來路的，有飯廳，還有酒吧，一切顯得極其豪華。

裏面有兩間房，一間睡房，一間比睡房大兩倍的實驗室，連同書房在一起。看來是二間房打通的，然後才有這麼濶大！

實驗室有不少儀器，另一角用通花屏風隔開，那是書房！

書架上擺滿中文英文的科技書籍，一看就曉得這裏的主人是個擁有高度科技的專門性人才！

後面是沒有後門的，這是新建樓宇的一項「特色」之一。

沒有人能明白當地政策，本來一幢住宅必須有足够的走火通道和救生設備，而後門和太平梯是決不能少的。

但是，這裏的所謂「大厦」，請問那一間有後門和太平梯的？

至於由政府設計的平民大厦，就更加令人驚奇，難怪連市長祖家來的「貴賓」看見了，也爲之搖頭苦笑不已！

因此之故，殺死賴孝華的兇手，絕對不可能由後門逃走！因爲這裏根本沒有後門。

而所有的窗門都關上，也不會由窗門來去吧？

剩下來就似乎只有正門了！

呂偉良深覺不安，因爲當時他就是在管理員的陪同下，施展了他的開鎖技術，把大門弄開而進來的。

他深感不安的原因，就是門環上的指紋，勢必因此而弄掉了。

那麼，呂偉良的指紋會因此而留下在正門

的門環之上！

呂偉良担心兇手就因此而逃出了法網，他只希望室內其他地方還有綫索或者指紋可尋！

夏維探長知道三俠和江強等人都是極富偵探常識，因此也讓他們在現場各處協助偵查！

現場的情形是頗爲罕見的，一般來說，這是住宅樓宇，根本不適宜設置一間如此規模的實驗室。因爲實驗總難免會有此化學物器，萬一引起化學作用而燃燒爆炸，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警方專家就在賴孝華的私人實驗室中找到一種可以燃燒的甲烷氣，此外又有二氧化炭等等。至於儀器方面更是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給！

警方又在地毡上偵查一些留下的烟灰，那是由於一個烟灰缸從几子上翻倒了，以致有些烟灰從几子上撒向地毡上！

有一點令到夏探長大表驚奇的，就是烟灰缸裏面沒有烟蒂。

但無論如何，烟灰缸以及撒在地毡，几子上的少許烟灰，也給偵探人員收集起來，因爲有經驗的警探都知道，一點點塵埃也可能成爲破案的綫索。

三俠與江強分別在屋內屋外各處展開偵查，尤其是那位大厦管理員，他更加成爲衆人查問的主要對象。很容易想像得到，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是：當晚有些甚麼人來過這裏？

但是，大厦裏面有幾十個居住單位，管理員根本不可能記憶多少人進入這幢大厦之內。

江強因爲受人所託，他只好到樓下管理處去借用電話，致電陳富。

陳富本來已經睡了，電話是由下人接聽之後，用內綫分機接駁到他的睡房中去的。

陳富聽到賴孝華突然死得不明不白，也大感意外。他立即睡意頓消，在電話中怔怔地對江強說道：「果眞是有賴孝華其人？」

「是的，而且他確確實實是個大學裏的講師。」江強說，「他還是個保護自然環境的維護者。根據我們查得的資料，他還在課外時間，領導一班學生致力研究垃圾問題。」

「垃圾問題？」陳富說，「對了，他在電話中對家父說，能將垃圾化作能源，到底有沒有這種可能？」

江強道：「我不是科學家，我不知有沒有這種可能，但是，聽說有人在支持他作這項研究，甚至一間外國大學，也跟他保持連繫。看這種種情形，賴講師在這方面可能的確有些成就。」

「爲甚麼會有人殺死他？」

「我也不知道，希望不是爲了取去了那條方程式就好了。」

「甚麼方程式？」

「就是把垃圾化作能源的方程式啊！」江強又說：「陳先生，如果有人向你領取那筆賞金，希望你立即通知警方，因爲他可能就是兇手！」

陳富非常合作地說：「當然，現在我既然知道有這件事發生，任何人企圖領取這些賞金，我都會通知警方的，你放心吧！」

「那麼，我也不阻你尋好夢了。這麼深夜騷擾你，眞不好意思！」

陳富苦笑道：「不好意思的應該是我，我拜託你去了解的，竟然會是個死人，似乎在存心跟你開玩笑，眞不好意思！」

「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也許是你們懸出五百萬元巨賞太過吸引了！」

「但是，現在我知道有這種可怕的事發生，我也不會輕易相信企圖領獎的人。正如你所說，他們可能會是兇手！」陳富忽然大爲嘆氣！「不過，家父如果知道此事，一定大受打擊！因爲前此已有一個姓杜的男子被警方嚇走，他也自稱擁有一種水變汽油的方法，結果由於我們爲小心計，要求警方在現場戒備，而令到他生氣。家父失望之餘也非常生氣！除非明天或後天有新的發現——有人前來應徵，否則，以家父的個性，他可能又會失眠！」

江強也知道陳富的父親就是著名的「慈善老人」陳桐山。

至於陳桐山懸出巨賞的事，他自然也知道了。但他却不知道陳桐山原來非常之希望有人能取去這五百萬元巨賞，而交出他的新發明！

江強於稍後時間，對三俠提起這件事，阿生立即就說：「韋君平一定可以滿足這位慈善老人的慾望，可惜他未必會把這五百萬放在眼內！」

「阿生，你有沒有攪錯？五百萬也不放在眼內？」江強不認識韋君平，所以他這樣反駁阿生。

但是後來呂偉良把韋君平的身份告訴江強，同時對江強說：「本來他吩咐我不對外人提及此事，但我相信你不會損害到他利益的，所以我不妨告訴你，他可能擁有更新奇的方法，產生一種新的能源，替我們人類解決這頭痛問題。」

江強道：「那麼，爲甚麼不叫你的朋友去領取這巨額獎金？」

「阿生說他不志在，是因爲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長級人物。」呂偉良說。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要保守秘密，以防消息外洩，以致影響專利麼？」江強道。

呂偉良說：「我想是的。」

江強忽然眉頭一皺，沉吟道：「我以爲你應該親自去找找他！」

「怎麼？」呂偉良說：「你想我勸服他，把秘方拿去換取陳桐山那五百萬元麼？」

「是的。」江強直率地說，「我要你這樣做，並非因爲陳桐山是個慈善老人，他的兒子陳富說：如果沒有下文，他可能受不起打擊，既然這老人一片善心，我們又何妨帮帮他！」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也認爲這是值得一試的事，無論爲公爲私都是值得的。陳富既然付服務費給剛強偵探社，要求江強爲他做事，那麼，他是顧客了。

呂林二人既然又是偵探社的兩位大股東，江強的事也就等於他們的事。這是指「私」的方面。

至於「公」那一方面，就是爲了全人類的將來幸福着想！

於是三俠決定明天就去找韋君平。

雖然韋君平答允改天電約呂偉良，但是對方既然貴爲一家大機構的董事長，他應該相當忙碌的，誰曉得要等到甚麼時候他才記得打電話？

因此，呂偉良決定明天去找韋君平，跟他談談這個問題——勸他把秘方拿出來，取去陳氏那五百萬元的巨額賞金！

但是，這樣去找人，人家會不會覺得他太過唐突？

如果打個電話先約好韋君平，只怕又像昨晚通電話時一樣。不是說沒空，便是說改天致電呂偉良再行約過！

呂偉良左思右想，決定去登門造訪，即使對方不歡迎，他也要硬住頭皮去的！

× × ×

三俠來到一幢非常現代化的辦公大厦，這就是「太空電子中心」！

「太空電子中心」就是這幢三十層高辦公大厦的一個名稱！

這大厦的建築直追世界第一流水準。雖然樓高僅三十層，但外型美觀，設計十分新，而且所佔面積非常之濶大，因此看來十分壯觀！

樓下入口處有個接待處。三俠進來後，一名穿制服的職員立刻過來招呼！

呂偉良認識韋君平雖則不是頭一次，但却從未到過他這裏的辦事處，多數在飛鏢俱樂部之內。

呂偉良向接待員道明來意，三俠被招待至一列名貴沙發之上坐了下來。據說韋君平須要經過通傳，然後才會客的。

現在一名高級職員去替他們通傳，就在接待處利用內綫電話向韋君平的辦公室報告。

三俠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之後，像大鄉里出城一樣，四下裏張望，阿生無意中看到天花板一角有電視傳眞的隱蔽鏡頭。

天花板之上有許多金屬小孔，因此這電視傳眞鏡頭很容易爲人忽畧，但是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這鬼靈精對一切事物都知一些，要瞞騙他可眞不容易呢！

林愛莉一邊打量着各處地方，一邊喃喃地說：「排場倒不錯啊！」

呂偉良說道：「我也是頭一次被人這樣接待。」

阿生却說：「我差點以爲現在我們正在求見市長呢！如此謹慎，難道韋君平担心有人行刺他不成？嘿！」

林愛莉說道：「外國一些大機構的首腦，往往也是這樣。主要不是講派頭，而是人家太忙！」

阿生知道這時候電視傳眞鏡頭正對準他們，韋君平接到內綫電話之後可能正在螢幕之上注視他們。因此，他只聳肩一笑，甚麼都沒有說！

不久，那位高級接待員過來了，他非常有禮貌地對三俠說：「韋先生請三位到他的辦公室去！」

說着，他彎腰把手一攤，說：「三位請到這邊來！」

阿生一直以爲電梯在那邊走廊之上，想不到接待員却帶着他到另一角去！

那兒原來也有一部電梯，但是亮燈的表板之上，只有兩盞一紅一綠的小燈，與日常所見的電梯顯有不同之處。同時電梯門處也沒有任何按掣，只有一個鎖孔，看來像一座保險庫的鋼門！

那名高級接待員自口袋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枚鎖匙來！

三俠對於鎖匙最了解，他們都可以看得清楚，這是最新的磁性鎖匙！

匙身是扁平的，看上去並無甚麼特別的地方，只是匙身之上有一些點狀的磁鐵鑲在其中，間隔並不規則。

阿生忍不住問：「這是私人電梯麼？」

「是的，是韋先生的私人電梯。」那位高級接待員說道。

表板上的小紅燈在磁性鎖匙插進去之後，瞬即變爲綠燈亮了！

那度電梯門立即打開，接待員把手一攤，示意三俠入內！

接待員最後走了進去，按了其中一個按掣之後，電梯門閉上，然後迅速地上升！

電梯內部非常之簡潔而豪華，按掣只有簡簡單單的幾個。

這裏雖然樓高三十層，但這部私人電梯只直達頂樓，中途並不停留，所以那些按掣除了上到至頂樓，下降至地下之外，便只有開關掣以及緊急停止和求救掣等等，一目了然！

電梯底部墊上了厚厚的地毡，香風陣陣！

而且機身十分的穩定！

呂偉良認識了韋君平這麼久，還不知道這位靑年人有這種排場！

電梯的升降速度極快，由於機身穩定，他們幾乎在不知不覺中便沒見電梯門再次打開。這時那位高級接待員把手一攤，便把他們引至梯門不遠處的一張巨大的辦公桌前面！

那位高級接待員說：「這位是柳秘書。柳小姐，這三位先生就是要見韋董事長的！」說完就自行引退。

柳秘書充滿了女性的成熟美，雖然架上了一副眼鏡，但却無減她的漂亮面型，反而增添了幾分莊重與內在的美！

「是呂先生嗎？」柳秘書一邊含笑站了起來，一邊按動了桌上一角的通話機。

呂偉良也有禮貌地，含笑點頭！

柳秘書對住通話機說：「董事長，呂先生他們三位上來了！」

「替我請他們三位入來我辦公室吧！柳小姐。」韋君平的聲音出現在通話機之內！

於是柳秘書把三俠帶到一度桃木門板之前，推門入內。

韋君平的辦公室大得很，主要分爲二個部份，一邊是擺放辦公桌的，另一邊會客室了。

會客室有名貴沙發，茶几和酒吧等等。

阿生進來之後，首先注意房間內是否有一座電視傳眞機。

但是，四下裏打量一遍，也沒有任何電視機。

韋君平很客氣地自他那巨大的辦公桌後面站了起來，迅速繞過來與三俠熱烈地握手，然後攤手引領他們到會客室這邊坐下來，又問他們喝些甚麼酒！

阿生因爲剛才在樓下無意中發現了電視傳眞系統，所以對韋君平產生一些疑問。

雖則暫時無法證實電視傳眞系統是否把樓下的情形傳送到這間房裏來，但是，那些鏡頭既然隱蔽得這麼巧妙，誰知道那些桃木牆壁之上是否也有秘密存在？說不定韋君平的辦公桌之上放置着的一系列按鍵之中，就有一個是可以令桃木活門自動打開，活門背後可能出現一些凹陷的洞孔，其間也許就放置着一副秘路電視傳眞的螢幕。

總之，阿生現在對韋君平的興趣已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他開始覺得此人絕不簡單，難怪他年紀只有三十餘歲，便爬到這麼高的職位！

呂偉良抱歉地說：「希望你不要見怪，我們來得似乎太唐突了！」

「不！不！」韋君平笑容可掬地說，「難得三位這麼賞臉，歡迎之至！」

阿生覺得這是外交詞令。

「本來我應該先給你一個電話，但是，我怕你太忙，可能拒絕接見我們！」呂偉良笑了笑，「事實上，我有些事情急於要見見你！」

韋君平面上的笑容一沉，問道：「到底三位有甚麼貴幹？」

「韋先生，我們對閣下的發明固然感到有興趣，同時我也想知道閣下對別人的發明有沒有興趣？」林愛莉說。

「是那方面的發明？林小姐。」韋君平似乎有點不明不白的。

林愛莉笑了笑：「這幾天以來，鬧得最熱烈的，是甚麼新聞？」

「五百萬元賞格，是不？？」韋君平反問道。

林愛莉點點頭：「對了。」

韋君平束着眉梢，他顯然無法可以猜得到，三俠此行的用心！

呂偉良說：「相信你已從早報上讀過一段命案的消息了！」

「這個都市每天都有命案發生，要不是刼案便是兇殺，不知你們指那一宗呢？」韋君平

還是有如丈二金剛一般，摸不着頭腦！

「是關於一位大學講師之死！」林愛莉說道。

韋君平「哦」然一聲，點了點頭：「你們原來說那位賴講師。」

阿生立刻問道：「你認識他嗎？」

「不！」韋君平說，「我只是在報紙上知道這件事，據說賴講師是個甚有來歷的人。」

「是的，傳說他發明了利用垃圾做能源，正準備賣給富豪陳桐山，想不到昨天晚上，忽然之間就出了事！」呂偉良說。

韋君平沉吟道：「那麼，你們來找我是爲了……」

呂偉良說：「我們今天來找來，是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向你請教，垃圾是否能變作能源？第二，就是你說過的實驗，不知我們有沒有機會一開眼界？」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不妨告訴你，利用垃圾變成可以燃燒的甲烷氣是絕對可能的事。但據我所知，不是賴孝華發明的，這理論正在外國一些科學家研究和試驗中。」韋君平看看腕表，「至於我在電話中所提及的諾言——把我的驚人試驗表演給你看，恐怕我暫時沒有時間，因爲我們有個董事會就要召開，數分鐘之後我便要到會議室去！」

阿生問道：「做實驗可能來不及，那麼，談談內容可以嗎？」

韋君平苦笑搖頭：「三位雖然是外行人，但我知道三位都很聰明，如果我做實驗給你們看，你們會像看魔術一樣。但是，如果我說出個中秘密，就等於出賣了其他股東！」

呂偉良道：「你担心我們把秘密外洩？」

「這是一個明爭暗鬥的社會，我相信三位不會出賣我，但難保消息不外洩，如果我現在把秘密告訴你，你們的責任便無形中變得重大了。」韋君平笑了笑又說：「人的腦，很奇怪，有時你想到的，人家也可能想到，所以，直至到現在爲止，我也不敢保證，我的實驗是否獨一無二。但是我不妨告訴三位，這種發明勢必震撼整個世界，因爲它將改變我們人類！」

阿生忍不住又問：「是不是有一種物質可以代替石油？」

「是的，簡單來說，那是用一些廉價化學物品，混和一種不虞缺乏的物質，便可以成爲足可代替石油的燃料。」韋君平說。

阿生笑道：「我不是科學家，不知道你所講的秘密，但是我却知道製紙的主要原料是木材，樹木在我們的地球上照計也不會感到缺乏，對嗎？但是，目前世界各地爲甚麼一樣大鬧紙荒？」

「嗯……」韋君平吶吶地，好一會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最後只好說：「這是由於生產計劃與世界市場的供求脫了節。」

呂偉良看見韋君平面露尷尬之色，忙說道：「其實這世界上有許多東西都感到缺乏，不知是由於人口過多，還是人類越來越懶，以致生產不足，供應失常而至價錢不斷上升！別的不說了，單說厠紙就令人爲之啼笑皆非，價錢固然起了一倍，世界各地還在不斷地有人大事搶購，這不是物質缺乏是甚麼？」

林愛莉還想說一些甚麼，但是就在這時候韋君平辦公桌的通話機「嗚嗚」地响了起來！

韋君平走過去按下按掣，問道：「甚麼事？柳小姐。」

「董事長，人到齊了，請你過來開會吧！」他的女秘書在那邊說道。

「好的，我現在就過來！」韋君平說完，又到三俠面前來！「對不起，我要開會了！」

三俠在這種情形底下，惟有告辭。

離開了電子中心大厦之後，林愛莉嘆氣道：「我們一無所獲！」

阿生却說：「那又未必，起碼經過了這一次拜訪之後，我們知道韋君平是個值得研究的人物。」

「你的意思是……」林愛莉莫名其妙地，側過頭來瞪住阿生！

阿生又說：「不知是否由於我太過敏感，我總覺得，韋君平是個不尋常的人物。」

「四十歲未到，便有這種成就，當然是不尋常的。」林愛莉道。

「但是，我指的不是他事業上的成就！」阿生說，「也許你們沒有留意到，我們進入電子中心大厦之後，便一直受人監視！」

呂偉良問道：「你是指那些電視傳眞鏡頭麼？其實，許多大機構都有秘路電視系統設備，只不過有些鏡頭是擺放在當眼處，像銀行就是，有些却把鏡頭隱蔽起來！就像我們剛才所見的。」

阿生這時候才知道呂偉良原來也發覺了。

儘管呂林二人覺得阿生未免有些大驚小怪，但是阿生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未經過今天的會見之前，阿生對韋君平此人有點仰慕，但是經過剛才的會面，他又覺得此人充滿了神秘感。也許是由於他本人是一名國際特警，在許多事情方面有點過份的敏感！

三俠回到剛強私家偵探社的時候，江强也剛好在外面回來！

江强知道他們三人的行程和動態，於是問道：「怎麼？韋君平有有興趣領取那五百萬大元的獎金嗎？」

「暫時還不知道！」呂偉良說，「但看來希望十分微。」

林愛莉却急不及待地問江强：「賴孝華的命案有何發現？」

「我剛從警局回來，解剖的結果，證實賴講師是死於利刀刺中要害。」江强又說，「根據夏探長初步判斷，兇手有可能是吸食大麻的人。」

三俠幾乎異口同聲地問：「憑甚麼作出這樣的推斷呢？」

江强說道：「憑撒在茶几和地毡上的烟灰化驗出來的結果。」

「烟灰中有大麻的成份？」阿生問。

「是的。」江强說，「但解剖證明死者生前沒有吸食大麻，因此可以想像得到，死者當晚的人客之中有一位是吸食大麻的，他可能就是兇手！」

林愛莉道：「表面上看來，兇手做得頗乾淨俐落，但是，他可能想不到現代的偵查工作是無微不至的。兇手可能倒去烟灰缸中的烟蒂以免留下綫索被警方追尋，却沒有辦法將烟灰清理得一乾二淨，結果，還是讓警探有綫索可尋！」

江强道：「是的，夏探長目前就派人到大學裏去偵查，看有誰是吸食大麻的，他深信兇手可能是跟賴講師合作研究廢物利用的人。」

呂偉良說：「這推斷是正確的，從現場研究所得，兇手應該是死者認識的人，否則如何入屋行兇？門窗既然如此完整，自然是死者開門讓他入內的，如果那些烟灰果眞是關鍵之一，他們還可能在談話中引起殺機。否則，兇手不可能在事後才抽烟。」

阿生却問江强：「有賴講師那些助手的名單嗎？」

「你是指協助他研究廢物利用的助手們嗎？」江强又問道。

「正是。」阿生說，「根據我們當晚在大學中的調查，賴講師似乎有三名助手。」

「是的，一名助教二名學生。」江强把一張紙打開，讓阿生看！

阿生看見上面寫住：——

韓志達，助教，四十歲。

岑家明，學生，二十一歲。

任培，學生，十九歲。

江强又說：「這是我由探長手上取得的，我明知你們對此案一定有興趣！」

「看來你的興趣更大！」阿生笑道，「起碼你已經跟夏探長連絡過！」

「我的興趣在業務方面，這是有點市儈的。」江强苦笑聳肩，「陳富認爲賴講師死得冤枉，希望我們找到兇手，他願意付足一切所須費用。」

阿生笑道：「又是生意經！」

江强說：「這本來就是一個商業社會，沒有錢如何生活？」

呂偉良向江强問道：「你打算如何着手偵查？」

江强對阿生說：「你記得夜訪大學宿舍的事嗎？」

阿生說道：「昨晚的事而已，怎麼會不記得？」

呂偉良瞪住二人問：「有甚麼發現？」

江强說：「可能是巧合，但我以爲値得研究，就是阿生昨晚差點抓到手的小偷。」

阿生剛才還不大明白江强所指，現在他却恍然大悟了。他喃喃自語地說：「是的，那小偷爲甚麼要走？這可能不是巧合。」

「所以，我以爲我們不妨舊地重遊！」江强說，「也許會有些綫索可尋！」

阿生把昨晚在大學宿舍外面追捕小偷的事說出，呂林二人也覺得大有可疑。

他們四個人，終於同意到市立大學去看看了。

市立大學佔地甚廣，幾乎像一個小鎭，各部門的建築物星羅棋佈。

由於那兒靠近山邊，有些建築物就是依山而建成的。例如有些宿舍就是。

阿生指出追捕那可疑人物的路綫，直達山上斜坡，於是四個人便分別登山視察！

但是，一切看來似無可疑之處，除了幾個頗深刻的鞋印之外。

鞋印頗大，但却無法證實是昨晚那疑人留下的。

四個人逗留半句鐘左右，便告離去！

他們下了山，回到停車場的時候，剛好有一輛車子停下來！

江强認得車中人，對三俠示意道：「那車子裏的人就是韓志達！」

阿生一怔問道：「就是死者助手？」

「是的，我在警局見過他。」江强說，「夏探長向他調查死者生前的事。」

江强說着已走了過去，跟韓志達招呼起來。因爲夏維在不久之前才介紹他們認識，所以他們很有印象。江强又把三俠介紹給韓志達認識。

韓志達表現得非常痛苦，他嘆氣道：「兇手可能是個瘋子，他爲甚麼要殺賴先生？」

「會不會與他的發明有關？」林愛莉問。

韓志達搖頭苦笑，道：「其實那算不了甚麼發明，外國科學家說也正在利用垃圾變爲熱能。」

阿生問道：「那麼，你們還有甚麼好研究的？人家既然進入實用階段了！」

韓志達道：「我們志同道合，常常在一起研究各方面的事情。至於垃圾變能源的方法，不可能成爲殺人動機，有了這方法亦須要足够的技術和設備，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韓志達似乎沒有正面答覆阿生的問題，因此阿生又問道：「你知道死者把垃圾變爲能源的方法，準備拿去換取五百萬元巨賞事嗎？」

韓志達束着眉頭，搖搖頭道：「我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

呂偉良插咀問道：「除了閣下之外，還有兩個學生參加你們的研究工作，是不？」

「是的。」韓志達道。

「有些外國機構在支持你們？」江强問。

韓志達說道：「你們的問題似乎夏維探長也問過了！其實你們有點誤會，外國一家大學只是與我們交換資料，並非資助我們，眞正在金錢方面支持我們，是保護自然環境協會。」

江强又問道：「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你那位高足？」

「你找我的學生幹甚麼？」韓志達有點不高興地說，「警方已經令我們麻煩透了，你們是不是也在懷疑我們殺死賴先生？」

「我沒有這樣說過。」江强道，「但是我們都希望知道此事的眞相。」

韓志達道：「我又何嘗不希望知道此事的眞相？但是我們所知道的，都已經對警方說過了，你最好不要再令我感到討厭！」

韓志達這時已鎖好了車門，說完就悻悻然離去！

林愛莉「哼」一聲道：「誰相信一個這樣沒有修養的人，竟然可以在大學裏任教？」

呂偉良却說道：「也許他除了跟死者志同道合之外，感情亦深厚。好朋友死了，自然心情惡劣得很。這是很易想像到的事。」

阿生道：「我們一定要了解這三個人的生活，只要發現其中一人吸食大麻，相信這件事情很快便可以水落石出了。」

林愛莉道：「江强，我以爲你應該與陳富保持連絡，說不定兇手會自投羅網呢。」

江强道：「我們的連絡當然不會中斷，但是我以爲兇手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如果那條方程式眞的如此有用的話，相信除了陳桐山那兒之外，在其他地方也一樣可換到許多錢。」

「是的，我也同意江强兒的看法！」呂偉良道：「其實這命案發生前後有太多可疑的地方，例如：死者爲甚麼遲不死早不死，偏在他打算領取那五百萬元巨賞之時就被人殺死？」

江强反問道：「你是指有人企圖制止他出賣秘密嗎？」

「有可能的。」呂偉良忖測着說道：「另個可能就是：有人企圖制止他們研究下去！」

「這是關乎到令人類幸福生活的發明，爲甚麼會有人阻止？」林愛莉忍不住反駁道：「以我個人意見，認爲各種關於新能源的發明之中，最有意思還是這一種。因爲能源問題固然令人煩死了，垃圾問題也是一個急切須要解決的問題。現在賴講師研究的方法，既可解決擸摣問題，同時也有助於能源短缺，可謂一石二鳥！」

呂偉良道：「目前我們這世界上有許多種人，其中一種是近乎瘋狂的，例如那些常常製造空難的恐怖份子，爲求達到政治目的便不顧一切。假如他們認爲其他能源會取代石油的地位，因而影响到世界能源的壟斷地位，說不定就會採取行動，企圖阻止有關這方面研究！」

阿生有些吃驚地道：「如果這又是一宗國際性事件，恐怕又輪到我來忙了！」

林愛莉又道：「我覺得這種推測並非絕無可能，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敲搾證明非常之有效，於是有人担心其他物質可以代替石油。」

「如果這是政治性謀殺，夏維探長一定更加頭痛。」江强說着，又喃喃自語地，沉吟道：「那麼，誰又是那姓杜的男子？」

「甚麼姓杜的男子？」三俠差不多同時發出了同樣的問話！

江强解釋道：「最早致電陳桐山的是一個

姓杜的男子，他自信絕對有把握可以取得那五百萬元的巨賞，但要求陳老先生親自接見。豈料陳富兒弟却担心到老頭兒的安全，通知了警方，大陣大仗的把那傢伙嚇跑了。他一氣之下，決不再來見陳桐山，因此，老頭兒便耿耿於懷……」

「於是他又託你代查那姓杜的男子是誰，是不？」林愛莉忍不住笑道：「你好像把自己視作萬能神探一樣，如果是我，我就沒有勇氣接下這生意！」

江强笑了笑，說道：「生意一定要做的，我却不是盲目地亂接一通！當然有若干綫索可查，我才會把這生意接下來！」

林愛莉立刻問道：「你有甚麼綫索？」

「根據陳富說，那姓杜的在最後一次電話中稱，他即將出國，時間可能在昨天晚上！」

江强又說，「我已派人到機場去查了。」

阿生道：「怎麼？你以爲他會眞的就是姓杜嗎？」

江强道：「根據陳富的見解，他認爲此人甚怪，凡是有天才的人，脾氣難免却會有些古怪的，因此他這麼生氣，又這麼耿直地說出要出國，相信極有可能眞的就是姓杜！」

呂偉良問道：「如果找到他又怎麼樣？」

「陳富希望我勸服他，去見陳老先生，如果他眞的發明了新的能源，就把五百萬元巨賞送給他！」江强說，「陳桐山這麼焦急，是担心他改變主意，一怒之下果眞把秘密出賣給外國人！」

林愛莉道：「他既然口口聲聲志在爲人類未來着想，即使秘密流入外國人手中，相信將來得益者也是我們全人類。」

「但是，陳老先生却担心外國人自私自利，留爲用己。」江强說，「所以他希望我急於找到這個人，同時勸服他！」

阿生不禁回過頭來，問呂偉良道：「師父，陳桐山是否眞的是這麼樣熱心公益的人。」

「表面上絕對是這樣！」呂偉良說，「但是，俗語說得好，人心隔肚皮，至於他的眞正心事如何，是否另有企圖？那就難說了！」

林愛莉道：「我不妨大胆假定，你無法找到那個自稱姓杜的男子。」

江强笑道：「盡我所能吧！總之這是一單大生意，客戶如此有來頭，難道叫我拒人千里以外麼？」

林愛莉正想說一些甚麼，車子裏的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他們四個人就站在車子附近！

江强走過去接聽，竟然是一名探員要找江强，他是偵探社裏面的探員。

探員叫做小劉，是奉江强之命派到機場去調查一個姓杜的男子的行蹤的！

小劉在電話中報告道：「根據各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單，昨晚只有一個姓杜的離境，他叫杜柏，是本地人，昨晚去了曼谷，今天將回來。只要那個打電話給陳老先生的人不改名換姓，我相信一定就是他！」

江强道：「小劉，你留在那裏等他吧！」

「好的，如果他由曼谷回來，我應該怎樣做？」小劉問。

江强道：「暗裏跟蹤和偵查他，包括他到曼谷去到底爲了甚麼。」

「好吧！」小劉最後說，「有消息我會打電話向你報告！」

江强把電話掛上，將情形轉告三俠。

三俠登上汽車，江强一邊開車一邊笑語林愛莉：「剛才你還肯定我無法找到那姓杜的，但是，現在看情形你是輸定了！」

「我仍然堅持己見！」林愛莉說，「小劉找到的小[illegible]會是打電話給陳桐山的人。」

「愛莉姐，你太肯定了！」阿生說，「這一次我幫江强。」

林愛莉道：「除非他是個傻瓜，否則他不會說出自己的眞姓名！如果我是他，而又有這種驚人才能的話，我一定會改名換姓！」

「既不是偷，又不是搶，爲甚麼要改名換姓？」阿生說。

林愛莉道：「我如果眞的是那個姓杜的，我會爲我的安全着想。尤其是當賴孝華被殺之後，任何人都會想到他的死可能與發明新的能源有關。」

「但是，他致電陳桐山時，賴講師還未被殺。」阿生說。「而且，利用攪拌變爲熱能，也不是他發明的，美國田納西州就有一間攪拌工廠，專司將攪拌化作熱能之責。賴孝華只是算得上後起之秀而已！」

林愛莉道：「但是，我認爲他擁有更新的辦法，否則他沒有可能取走人家那五百萬元的獎金，因爲他也明知陳桐山有專家做他的顧問。如果他企圖用人家發明的方法去騙錢，那是不可能的事！」

呂偉良故意把話題扯歪，以免他們繼續吵下去，因此對江强道：「我想到警局去找夏探長談談！」

「好的，我送你一程吧！」江强說。

林愛莉與阿生仍然在不斷地吵吵嚷嚷，兩個孩子氣未脫的人，往往就是爲了這些小事而吵得面紅耳熱，但是他們之間並無任何惡意的，只是爲了尋求眞正的答案而已，呂偉良往往也因爲他們的淘氣而感到啼笑皆非。

海水煉油　永不短缺

小劉是剛强私家偵探社裏一名很出色的探員，他只有二十餘歲，短小精幹。最初的志願本來是投考警察奈何體重和高度都不符標準。廣東俗語有句：矮仔多計！小劉大概是屬於這一類人吧！

他自從加入剛强私家偵探社之後，已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現在他獨個兒候在機場裏，等待着一班來自曼谷的班機。

根據小劉的情報——來自航空公司的，知道杜柏將於今日乘搭這一班機回來。但是，頭痛的問題來了，就是他從未見過杜柏其人。

還好小劉是個懂得動用腦筋的人，他查得該班班機的乘客將由六號閘出口，便事先與那處閘口的海關人員取得連絡。

海關人員負責檢查行李，移民局人員負責檢閱旅行證件。小劉就憑着這點小聰明，獲得那班人的合作。所以當乘客魚貫而出時，小劉很容易獲得暗示，知道那一個是姓杜的。

當然，這種默契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順利獲得的，小劉是私家偵探，而且是著名的偵探社，再加上他懂得門路，花多少茶錢，一切便可迎刃而解！小劉發覺那個背着簡單行囊的男子，只有三十七八歲左右，中等身裁。

小劉看見他行色匆匆的，立刻走過去攔住他道：「閣下可是杜先生嗎？」

那人怔了一怔，詫聲道：「嗯！你是……你是……」

小劉立刻自我介紹。

「私家偵探？」那人瞥了那張咭片一眼，瞪住小劉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小劉笑道：「我有幾句話跟你談談，杜柏先生。」

「對不起，我們似乎沒有甚麼好談的。」那人避過小劉，往外面走！

小劉尾隨不捨！

他一邊追上對方，一邊問道：「那麼，你眞的是杜栢先生嗎？」

「是又怎麼樣？」杜柏走着說。

「然則，你一定知道陳桐山老先生要找你談談。」小劉說。

「你以爲我會稀罕嗎？你不妨回去告訴他，他太不尊重別人了。」杜栢道：「這世界並非有錢就可以解決一切，美國號稱黃金國，日本也是經濟新興的强國，他們是不是一樣爲石油問題而傷透了腦筋？」

「是的，但是這件事閣下可能有所誤會！」小劉說，「陳老先生的兒孫們不過爲老人家的安全設想，想不到你會不高興。」

杜栢傲氣地道：「全世界的發明家相信都會像我一樣，我們不會爲了金錢而致力於一項研究，主要還是興趣方面。」

「是的，陳老先生只希望找到一個新的能源解決辦法。」小劉說，「當然，如果發明人是本地人仕，那就更好了！」



呂偉良、林愛莉、阿生和江强聆聽探員小劉的報告。

這時候，二人已邊說邊行的，走到了候車的地方！

杜栢對小劉說道：「你回去告訴他：待我這口氣下了之後，再決定是否接受那五百萬元吧……」

小劉笑道：「杜先生，你似乎很有把握，但據我所知，你已經有了對手！」

「你說甚麼？」杜柏回過頭來瞪住小劉。

小劉道：「據我所知，已有不少發明家先後設法與陳老先生接觸！」

「眞的？」杜柏傲氣縱橫地笑了笑，說：「我不管別人到底發明了甚麼，但是我不妨告訴你，沒有人可以眞眞正正發明一種像汽油那麼方便的東西。甚麼太陽能，核子發電等等，根本不可以用於汽車飛機，又怎麼可以代替汽油呢？」

小劉乘機問道：「難道你就發明了？」

「是的。」杜柏神氣地說，「我到曼谷去，是爲了會見一名美國石油巨富，當面表演我的實驗。所以，我根本不會把陳老頭那區區數百萬放在眼內！」

小劉越來越相信眼前這位年青人是一位偉大的發明家！

杜栢離開小劉，想加入等候街車的行列，但是小劉對他道：「杜先生，你要到甚麼地方去？讓我送你一程吧！」

杜柏猶疑了一下，打量着小劉道：「方便嗎？」

「絕對方便！」小劉道：「我本來就是專誠在這裏等閣下回來的。但是，你既不肯見陳老先生，我們只好另想辦法！」

「我不是不肯見他！只是他沒有誠意。」

杜柏跟着小劉繞到停車場那邊去！

「你的意思是：只要他有誠意，你隨時可以見他，是不？」

「是的，但我不會在衆目睽睽，或者警探的監視下試驗給他看！」

「但是，陳老先生並非科學家，當你試驗時，起碼要有他聘請的專家在場。」

杜柏道：「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我並非騙子，專家會明白化學原理，知道我的發明十分簡單，但將來勢必引起舉世震驚！」

小劉帶着杜柏登上他的小房車。

小劉一邊開車一邊又問道：「你打算出售你的新發明給美國人嗎？」

「是的。」杜柏說，「美國一位石油業巨子正在曼谷渡假，機票是他送的。我所以移船就磡，是因爲他的行蹤太過容易引人注意，而這裏的環境又太過複雜。爲了確保我們合作的成功，我也不想此事太過張揚！」

「眞可惜！」小劉故意嘆氣道：「看來又沒有眼福看你閣下的試驗了！」

「不！既然陳老頭派你來，你又這麼好人，我不會令你回去無所交代的。」杜柏忽然說，「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請你到我的實驗室去，立刻做一次實驗給你開開眼界！」

「那眞的好極了！」小劉喜出望外！

是的，也難怪小劉有點兒受寵若驚，因爲人家拿出五百萬大元，杜柏也不屑一顧，但現在小劉却不費一文，便可以大開眼界！

但是，小劉還不心足，他問杜柏道：「我可以多邀一位朋友同來參觀嗎？」

「不！」杜柏立刻反對道：「我不担心有人偷去我的方程式，但是我不想此事太張揚。我相信你，是因爲你這個人似乎很誠坦！」

「過獎了！」小劉說，「爲了尊重你，一切只好依你的！」

汽車在木棉道九四七號門前停下來！

小劉下了車，打量着那幢陳舊的樓宇，不禁問道：「你就住在這裏？」

杜柏走向梯間，說道：「是的，這是我的祖屋，我在這兒長大的！」

二人登上樓梯，那是一度木製的梯階，走上去時發出陣陣步履聲响！

杜柏開始掏出門匙來！

小劉畢竟是個私家偵探，他立刻就問道：「這裏只住了你一個人？」

杜柏回答道：「是的，所以我能成功，是由於沒有旁人來騷擾我。說出來你可能不會相信，我連女朋友也沒有一個。」

這時他們已走到門前，杜柏用門匙開門。

入門後小劉第一個印象就是：這是個典型的王老五住宅單位！

屋內陳設簡單，傢伙也十分的陳舊。杜柏

剛才對小劉說這是祖屋，相信這些傢俬也是「祖傳」的。

杜柏把手中的行李袋順手一擲，拋向一張舊沙發椅上，引致一陣塵埃飛揚！

杜柏走向客廳一角，那兒是一個舊式的酒櫃，回頭問小劉道：「喝點甚麼？」

「不要客氣！自便好了。」小劉打量着屋內各處，總覺得置身於這種古屋之內，有一種深沉而神秘的感覺。

杜柏自己倒了一杯酒，又倒了一杯汽水給小劉，然後才帶他到後面一間實驗室去！

古老大屋一般來說，都是又高又闊大的，這間也沒有例外！

杜柏的實驗室規模不及賴孝華的，而且儀器簡單得很。但小劉是外行，對這一切不甚了解。只見杜柏放下手中酒杯之後，走到一排玻璃試管前面，回頭示意小劉過去！

杜柏又戴上一雙薄膠手套，用鉗子夾起一支玻璃試管，小心翼翼地放到小劉的鼻孔之下，說道：「請你嗅嗅，猜猜這是甚麼東西？」

「嗯……」小劉想了想，說道：「這是水吧？」

「是的，是水，一點也不錯。」杜柏又把試管放回原位，再取過另一支，以同一手法讓小劉去嗅！又問道：「這是甚麼？」

小劉認眞地利用了他的嗅覺，似乎有些汽油的味道。所以他反問道：「汽油嗎？」

「不！」杜柏笑了笑，取來一個大小有如烟灰缸的不銹鋼碟子，這是實驗用的，不是飯桌上常見的那些器皿。然後把試管傾側。

試管中那些淡黃色的液體，傾了少許在那個不銹鋼小碟之內。

杜柏用打火機燃點，「蓬」的一聲，只燒了一把，立即又熄滅了。

小劉看看盛器之內，液體仍在。

杜柏笑道：「這是我第一期試驗的結果。現在請再看看第二期的！」

他又夾起另一支管子，把裏面的液體倒了少許在一盛器內，用打火機燃點，結果又是燒了極短的數秒鐘光景。但是，比起第一次時間長了一些。

再看盛器之內，有一半水留在其中。

杜柏一邊夾起一支儲着較深色液體的試管，做着同樣的實驗，但這一次他非常小心，用一隻較大的盤子，內裏放了小容器，這才燃着打火機！

這一次，火力很猛，火燄是青色，而且可以嗅到一陣陣電油的氣味。

杜柏似乎担心火勢會蔓延，所以在旁執住一個袖珍型的化學泡沫滅火器，小心戒備！

直至火光熄滅之後，小容器之內已涓滴無存！

杜柏用鉗子奔起小容器，讓小劉看清楚，同時又驕傲地道：「這是人造汽油，絕對不是用石油提煉的！」

小劉半信半疑！

他又問道：「是化學製劑麼？」

杜柏笑了笑道：「你只猜中了一半。」

杜柏又走到另一處櫃架之前，把一個玻璃瓶交到小劉手中，指指牆角那邊，說道：「麻煩你過去扭開水喉，取一瓶清水過來！」

小劉只好放下手中水杯，取過水瓶過去扭開水龍喉取水。

小劉以爲杜柏取水只是爲了洗滌一些試驗用的器皿，但是，杜柏接過水瓶之後，却把清水傾注入一支大試管中。試管就插在一座木架子之上，裏面本來就空無一物的，乾乾淨淨！

然後，杜柏從一列櫃架之上取下一些化學劑，先後多達十餘種，逐一較妥了份量，放入大試管之內與清水混和在一起！

杜柏用玻璃棒攪勻。前後只花去了數分鐘而已。

他把大試管取起，放到鼻端先嗅了一下，又讓小劉去嗅！

小劉發覺這氣味與剛才嗅過的，完全一樣，就是一陣汽油的味道！

杜柏道：「這就是人造汽油，簡單吧？」

小劉半信半疑，用清水製成汽油，的確令人難以置信！

但是，杜柏在容器內傾下少許，燃點給小劉看，果然又像剛才一樣，發出了青色火燄！

杜柏用一個小瓶——就像醫生給病人盛儎藥水的玻璃小瓶一樣，儎進了半瓶左右的「清水汽油」，交到小劉手中。

小劉驚奇得張目結舌，要不是自始至終親眼看見，他簡直不敢相信。

杜柏笑道：「劉老兄，麻煩你把這試用品交給你的僱主，但是你必須保守秘密，我不想這件事太過宣揚，以免多生枝節！」

小劉接過那小瓶，盯住瓶內的黃色物體，呆了一陣！

× ×

在江強那間巨大的辦公室之內，除了江強之外，還有三俠——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人，他們正聆聽着小劉的報告！

那個玻璃小瓶，就放在江強的辦公桌之上，各人的視綫大部份集中在那小瓶之上。除了小劉之外，其他人都在懷疑，到底瓶子裏的東西是否眞的可以燒得着火？

小劉把全部過程一一向各人複述，包括由機場開始，以至到達杜柏的私人實驗室爲止。

小劉說得口沫橫飛的，非常興奮！

江強也讚許小劉做得不錯，但呂偉良却一直在沉默中，不作聲！

阿生對那小瓶「清水汽油」甚有興趣，他曾經一再試驗過了，像火酒一樣容易着火，但顏色和氣味則與電油差不多。

林愛莉忍不住說：「你可知道那些化學劑到底是什麼東西嗎？」

「我不是化學師，不知道那是什麼名堂，只知道它五顏六色的，多達十餘種。杜柏說那是化學藥劑，只要調配得好，便可以像汽油一樣燃點！」小劉說道，「他又告訴我這是他多年以來的心血結晶！」

「小劉，你應該留在那兒監視他！」呂偉良終於說，「我担心他又出亂子！」

江強和小劉怔了一怔！

以目前這家私家偵探社的組織形式來說，呂偉良的地位最高，他是總監！江強只是社長，但他却負上了實際的工作。

因此，呂偉良這一項批評令到江強和小劉都感到忐忑不安！

林愛莉和阿生則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明白各人的心裏此時正在想着一些什麼，他又說道：「這種罕有的發明絕不簡單，比起賴講師那一種垃圾能源新奇得多了。萬一有人存心不良，那麼，杜柏的處境就非常危險！」

江強也給呂偉良提醒了！

江強雖則是負起實際工作的社長，而且他的前身還是警探！但是在許多方面他無法與呂偉良比擬，這是他心知肚明的。

因此，江強立刻對小劉說道：「你多帶一個人到木棉道杜家外面，監視和保護他！」

小劉領命去了。

阿生對江強說：「現在你打算怎樣做？」

「我想把這瓶水造的汽油送到陳家去。」

江強反問三俠：「你們三位有什麼高見？」

呂偉良聳肩苦笑：「我沒有意見！」

林愛莉道：「我們不應該只爲有錢人服務

，必須查明其中眞相。」

江強解釋說：「陳桐山不是一般有錢人，他有太多值得敬佩的地方，而且這件事太有意義了，否則我也不會接下這宗生意。現在我們把這小瓶水造的汽油送到陳家去，目的是利用陳老先生聘回來的專家，讓他們分析裏面的成份。」

阿生道：「要分析其中成份容易極了，讓我倒一些回去，特警總部的儀器一定可以找出令你滿意的答案。」

呂偉良問江強：「你爲什麼不利用我們自己擁有的儀器？」

江強說：「我也打算留下少許樣本，拿到我們的化驗室去分析，但是，我覺得應該向陳富交代一下！」

「這也不愧是個好辦法！」呂偉良說：「收集三方面的分析報告，答案如果一致，就證明更加可靠！」

於是，江強叫來一名助手，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小瓶「清水汽油」分作三份，留起一份讓化驗室分析，另一份交阿生帶去；最後一份江強準備送到陳富的手上去，作爲交代！

江強還未起程往陳家之前，阿生就已經走了！

三俠是剛由警局回來的，他們是爲了向夏探長了解「賴孝華命案」的詳情。但是警方所得到的綫索是極之有限的。

警方已查過賴孝華的二名助手學生，夏探長認爲他們無可疑之處！

呂偉良等三人想見見那二名學生，但他已經離開警局！

呂偉良特別注意到吸食大蔴問題，但是，夏維表示沒有足夠理由把二名大學生送到醫院去檢驗，只能暗中派人監視和調查他們的私生活。

夏維認爲：只要其中一人是有吸食大蔴習慣的，他們就有理由立刻採取行動。

現在江強已經跟陳富在電話中連絡好了，他們約好在近郊的陳家大宅見面！

江強正要告別呂林二人時，呂偉良突然把他叫住：「江強，請等一等！」然後他拄杖站起來，又說：「我們一齊到陳家去！」

「你也去？」江強有點意外！

呂偉良笑了笑：「我已經是這間私家偵探社的一份子，可不能坐下來拿乾薪！」

江強也知道呂偉良只是說說笑。他決不是坐慣辦公室那種人，事實上剛強私家偵探社接下來的案件之中，就有不少棘手案件是由三俠負責去破獲的。甚至在呂偉良未加入之前，他們已經帮過江強的忙了！

呂偉良陪着江強走了！

林愛莉沒有同行，因爲她另有任務；呂偉良要她到「保護自然環境協會」去調查。

× ×

位於近郊風景區的「積善堂」，是一幢巨宅，這就是陳桐山和他的家人們居住的地方！

當江強駛車開入一條私家路時，已經隱約可見，沿途上一些矮林後面有人埋伏！

呂偉良就坐在江強身旁，他當然也留意到這種情形了。

呂偉良嘆了一口氣，苦笑着說：「這個世界的確充滿了矛盾；沒有錢的人希望富有，等到非常富有的時候，又煩惱多多，有着太多的顧慮！像陳桐山現在這情形，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是的，五百萬元是個不小的數目。」江強一邊把車子開到門前，一邊說道。「這筆巨賞既吸引人，又令人担心！」

「有錢財的地方就有騙子，這句話一點也沒有說錯。」呂偉良又說：「其實如果陳老先生邀請社會知名之士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處理這件事，也許不致鬧出這許多枝節來！」

這時車子已停在門外。

陳家大門緊閉，但旁邊的小門却半掩，隱約可見門內聚集了數名彪形大漢！

當車子停下來的時候，裏面立即走出二名大漢；其中一人走到車子旁邊，彎腰俯首問道：「請問兩位先生貴姓？」

江強道：「我是私家偵探江強，這位是呂先生。陳富先生約我來的！」

「噢！是的，請等一等！」那大漢站直了身子，回頭向另一名大漢示意！

那大漢又向閘門內的人打着手勢，於是大門洞開了，江強把車子開了入去！

看情形，守門的人已得到陳富的指示，所以他看見車牌號碼之後已是心中有數，剛才過來查問一下，也許只是爲審愼計。

江強把車子停好，與呂偉良下了車，立即有人過來招呼他們！

這男子是陳富派來迎接江強的，他把二人引領到屋內客廳去！

陳富親自接見他們，江強又把呂偉良介紹給陳富和他的顧問認識。

江強交代一番之後，又把那一小瓶「清水汽油」交給陳富。

陳富讚不絕口說道：「你們果然是名不虛傳，不愧是一流的私家偵探，這麼快就有了結果。」

「你過獎了！」江強說着，又指指呂偉良：「我們一切工作有賴呂總監指揮若定。這次他親自前來拜訪，無非有些事情請教！」

陳富本來就聽過「鐵拐俠盜」這大名，現在知道他還是「剛強偵探社」的總監，自然更加敬佩不已！

呂偉良也明白到江強正在借題發揮，因此他也老實不客氣地說：「由於獎金太大，我覺得你們隨時都有可能被騙！」

陳富苦笑道：「家父要做善事，但又不信外人，一切要親力親爲，有什麼辦法呢？」

「聽說你們請了不少專家，是不？」呂偉良問。

「是的，非常專門的人才！」陳富說，「因此騙徒們想得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呂偉良又問：「這裏的安全措施如何？」

「一直以來交給一家保鏢社負責，最近警方也加入了。」陳富又說：「雖然家父認爲不會有人想謀害我們，但這世界有時很難說的，所謂雷劈好心人的事常常有發生！」

「嗯！」呂偉良沉吟道，「陳先生到目前爲止，跟一些什麼人接觸過？這當然是指打算領取那五百萬元巨額獎金的。」

「除了接聽過幾個電話之外，還沒有正式接見過任何人！」陳富道，「如果閣下答允，我倒願意加聘貴社做我們的安全顧問。」

呂偉良道：「恐怕我們沒有這種資格。不過，由於陳老先生熱心社會公益，所以他老人家的安全才引起我的關心而已！」

「謝謝你！」陳富說，「家父年事已高，但是他爲人頑固，有時我們也只能在暗中提防！其實這件事老早提交給政府，或者社會知名之士負責辦理，我們就可省却了不少麻煩！」

呂偉良道：「是的，爲什麼你們不勸他這樣做！」

「我剛才也說過了，他爲人頑固，認爲有些人假公濟私，志在出風頭，不值得信任！包括政府在內！」陳富苦笑搖頭！「總之，苦了我們做兒女的，花費了這麼大筆金錢之外，還要担心一番！」

呂偉良第一次聽到陳桐山原來對當地政府和社會名人有這種見解，他內心不禁暗自想：

老人家不但一片善心，還很有眼光和心思，眞的是英雄所見畧同！

陳富可能老早知道了鐵拐俠盜的爲人，所以對他才如此坦白！

陳富對呂偉良相當尊重，他親自帶領呂偉良和江强二人到屋內屋外各處巡視，目的是要看看他們對各方面保安措施的意見！

陪同他們一起的，還有保鏢社的高級人員以及陳家的顧問們。因此，呂偉良一直未有半點意見發表。他是個老江湖，知道保鏢志在賺服務費的，他如果加以批評，似乎有撬牆脚之嫌！

看了一會，已是黃昏時份。

呂偉良和江强終於告辭了。

在返回市區途中，呂偉良對江强道：「即使陳家內外把守得固若金湯又有什麼用？如果有人存心欺騙，對方用的當然是軟功，大概不會持刀弄槍前來硬刼吧！」

江强也同意呂偉良的見解，但是，陳富的孝心以及一切防範措施，他的心情是不難諒解的。

呂偉良看看腕錶，想到阿生這個時候應該有了化驗報告，於是便打了一個電話給他。江强的汽車內是設有無綫電話的。

阿生果然還留在特警總部之內，他正檢閱化驗室交來的「清水汽油」的報告。

呂偉良在電話中問：「化驗出來的結果怎樣？」

「我正感到迷惑！」阿生在電話中說，「化驗結果證明那是電油，份量是最好的一種，但顏色較黃，可能加進一些染色素。」

呂偉良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小劉可能上了他的當？」

阿生沉吟道：「目前我還不敢肯定。不知偵探社方面的化驗結果如何？」

呂偉良說：「我們還未回到那兒去，但相信化驗結果必然是一樣的。」

江强雖然一邊開車，但由於呂偉良就在他身旁跟阿生講電話，所以他聽得相當淸楚！

江强示意呂偉良道：「我們順道去看看小劉。」

呂偉良於是在電話中告訴阿生，他們去木棉道，然後才返回偵探社。

呂偉良跟阿生講完電話，剛放下了聽筒，電話鈴聲立刻就再次响了起來！

呂偉良以爲是林愛莉打來的，豈料當他剛執起聽筒，便聽到一個男子的聲音急促而驚惶地問：「社長嗎？」

「不！我是呂偉良。」

「呂總監，不好了！」對方顯然是剛强偵探社裏一名高級人員，他說：「小劉出了事，于明剛打電話回來報告，小劉和杜柏一齊失了踪！」

呂偉良吃了一驚，問道：「小劉怎麼會失踪的？」

「我也不大淸楚，但我們已趕緊派人到木棉道去會合于明。于明在電話中報告說：小劉是登樓查究杜柏是否在上面與人打鬥之後失踪的，于明奉命守在下面，但久久未見小劉下來，再登樓時發覺不見了小劉。」

江强有點生氣，破口大罵道：「于明那傢伙眞是飯桶一名！」

呂偉良只在電話中吩咐道：「我們立刻趕到木棉道杜宅去，你最好替我通知阿生和林小姐。」

「是的，呂總監！」

電話掛上了，江强急急的把車子開往木棉道！

他們不難想到：偵探社方面可能早已打無綫電話找江强，但由於呂偉良和阿生正利用車中的無綫電話連絡，以致接不通。

因此，江强爲了爭取時間，開快車，抄捷徑，希望儘快趕到現場去！

呂偉良在這時候也感到有點吃驚！爲什麼小劉會失踪？

杜柏可能有麻煩，這點呂偉良早就想到了，但是他想不到小劉也被牽連。到底對方是否將他們一併綁架？抑或另有別情？

杜柏如果眞的有發明天才，他的處境自然難免會有危險；尤其是能源大鬧危機的今天，許多國家須要他這種人才！

車子開到木棉道時，剛强私家偵探社的人員已湧到了現場。他們前後包圍，戒備得異常周密。

江强和呂偉良分別跳下汽車，于明氣喘喘，面靑靑的奔跑過來！

于明向江强報告說：「當時我和小劉在汽車裏監視一切，突然發覺二樓有些聲浪傳來，窗口處人影幢幢，好像有人打架。於是，小劉立刻叫我通知總部，同時把守住大門，不要讓可疑人物逃脫。我用電話通知了總部之後，回到梯間把守，但上面靜下來了。我覺得有點可疑，於是摸上去看看！二樓的大門關上了，裏面沒有聲响。但我敢肯定早些時屋內有人打架，一定是有人向杜柏偷襲。當時我很害怕，高聲叫小劉，但沒有反應。於是我破門而入，但屋內一片凌亂……」

江强沒有站停過，他和呂偉良二人一邊聽着于明的報告，一邊走向梯間，拾級而上，直達二樓！

杜柏就是居住在木棉道九四七號二樓的。

屋內一片凌亂，除了剛强偵探社的人員之外，看不見杜柏，也不見小劉。

于明指指屋後，說道：「後來我才發覺後面有後門，也有太平梯。看來他們是由那兒逃走的！」

江强問一名高級探員：「有沒有報警？」

「有的。」那高級探員說，「我們担心小劉的安全，不得不求助於警方！」

江强於是吩咐各人，暫時不要移動現場內一切物件，以便警探前來調查！

呂偉良雖然沒有移動室內物件，却到處視察，希望找出一些綫索來！

同時江强也指揮各人沿住後梯追踪！他們希望在警方未及趕到現場之前，知道小劉到底被人綁到什麼地方去了！

杜柏的私人實驗室之內，一片凌亂，許多儀器亂七八糟倒在地上！到處是破碎了的玻璃碎片。現場顯然發生過一場十分劇烈的打鬥！

不久之後，阿生和林愛莉亦已聞訊趕來；警方人員亦於稍後時間趕到現場。

阿生進入杜柏的私人實驗室之內，覺得有點可惜！

如果不是一切如此混亂，相信他多少總可以在這裏找到一些「清水汽油」的製作過程。但是現在根本不可能知得更多！

江强會同警探在後梯找尋綫索。這些警探有不少是江强的舊同事！

江强開亮了手電筒，到處找尋小劉可能留下的綫索。他知道小劉有點小聰明，希望他臨危不亂，只要留下少許可供追尋的綫索，便有可能知道他們逃走的方向！

所以確定小劉是被綁架，是由於他們的同伴于明的口供。看情形他可能在混亂的打鬥場合中，被人一併綁走，由後梯遁去的！

「如果于明的口供可靠的話，對方起碼超過四個人。」呂偉良對阿生和林愛莉二人說出他的意見！

林愛莉不禁問道：「難道你在懷疑于明的口供不成？」

呂偉良道：「不！我沒有理由懷疑于明，江强挑選探員的態度相當認眞。但是，他太年靑了，我是說于明，他在胆色及判斷各方面未夠經驗。例如他的口供說：他致電通知總部，——偵探社的總部之後，回到梯間來，這一段時間可能超過五分至十分鐘，但他說不會超過五分鐘。」

林愛莉道：「這又有什麼分別？」

「分別大了！」呂偉良說，「我們不妨假定小劉登樓之後，先企圖制止打鬥，但對方不但不聽勸告，還向他襲擊！如果過程就如我剛才所料，必然浪費不少時間。但是，如果像于明所說，他在極短促的時間內回到梯間，聽不見樓上再發出聲响的話，那麼，情形就絕對兩樣。」

林愛莉束着雙眉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呂偉良說：「你也應該想得到的，對方必須制服杜柏，同時亦要在極短時間內制服小劉，然後才可以離開現場。」

「是的。」林愛莉道，「就像你剛才的推測一樣，對方可能有四個人以上，他們剛剛制服杜柏，但杜柏仍在掙扎，所以有聲浪傳出街外。這時小劉又摸上來，對方於是順手牽羊，把小劉一併帶走，這又有甚麼不對？」

呂偉良說：「你的想法可能就是當時的事實，但是，一個疑問就是：爲什麼對方不帶着杜柏和小劉由前門走，却要由後門走？」

「嗯……」林愛莉一時無話可說。

但是阿生却道：「因爲對方知道前門有人監視，所以他們懂得利用後門！」

「對了！」林愛莉說，「他們本來就是由後門登樓綁杜柏的，否則又如何瞞得過小劉和于明二人的監視呢？」

呂偉良道：「無論如何，我總覺得這裏面仍然存有一些疑問。」

「是的！」阿生亦有同感地，喃喃自語道：「他們是何方神聖？爲什麼要把杜柏帶走？爲什麼要在這裏搗亂？這些全是值得我們仔細研究的。」

林愛莉道：「我們不妨假定對方是一個犯罪集團，他們偵知杜柏有了一種新發明，於是綁架他，目的當然是想發財！」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搗毀實驗室？」阿生反問道，「如果我是杜柏，我會爲此而十分生氣。一個有發明天才的人，他重視實驗室的一切設備，有如拳師之重視拳套一樣！同時，他還可以有許多藉口不向歹徒供出淸水汽油的製法。甚至說，唯一的一種混合化學劑，在實驗室中被毁了。這就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林愛莉道：「如果你是杜柏，而又對歹徒這樣說，他們担保不會相信，亦不會饒你，結果就只有被人活活打死爲止！」

「好了，別再吵了！」呂偉良說，「現在我們不妨研究一下，這班人是否與謀殺賴講師的，同一路人馬？」

「有可能的。」阿生說，「然則，這是一系列有計劃的行動！」

「目的又是什麼？」林愛莉反問道。

阿生說：「可能是志在那五百萬元巨奬，也可能是另有目的。例如某國特工奉命收集新的能源情報，所以他們不擇手段！」

呂偉良道：「然則，悲劇豈不是還會陸續發生？」

「我正這樣担心！」阿生說，「應該通知夏探長，凡是有預算領取陳桐山那巨額奬金的，都要加以保護。否則，不幸的事確有可能繼續發生。」

「但是，我有另一種想法。」林愛莉說，「會不會是有一個大機構，企圖以軟硬兼施的手段，把發明權據爲己有？」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問：「你是指此事與太空電子中心有關？」

「是的！」林愛莉答得爽快，「我今天去過保護自然環境協會，那是由一班反染汚的有心人組成的。他們担心城市生活的人會給汚濁的空氣弄得百病叢生。所以，這個協會的會員們，大都是懂得保養的人，他們絕大部份住在郊區。不過協會會址却在市區，我找到了他們的秘書。」

「他有什麼話說？」阿生急不及待地問。

林愛莉道：「他說，他們的協會確實在支持一位大學講師，目的是要研究處理這城市的垃圾問題，他們既反對政府將大批垃圾傾倒海上，也反對焚化時爐峯噴出的烟塵，認爲那是十分不合衞生的。」

林愛莉說到這裏時，江强等人由下面回到了現場二樓來！

呂偉良問江强：「有什麼發現？」

「沒有。」江强嘆氣道，「他們做得相當乾淨，非常有計劃！」

阿生說：「隣居有些什麼提供？」

江强道：「這一列舊樓快要拆建了，所以大部份的人已經遷出！」

呂偉良問：「樓上樓下，以及對戶也沒有人居住麼？」

「都搬走了！」江强道，「後巷又黑又靜，所以他們懂得利用後門是相當聰明的，可惜小劉聰明一世，笨極一時！」

阿生忽然又對江强說：「你有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陳富？」

「還沒有！」江强反問阿生：「你認爲有此須要麼？」

「絕對有此必要！」阿生說，「越來越有可能一切問題出自那巨額奬金之上！由於奬金太大，於是有人不擇手段！」

林愛莉却說：「如果照我的想法，我覺得對方未必志在那些奬金，而是比這五百萬元更吸引的世界專利權，那可能給他們帶來五千萬，甚至五億，五十億！比擁有油井更可觀的財富。」

剛才江强不在這裏，所以他不知道林愛莉曾懷疑到「太空電子公司」那方面去！但呂偉良和阿生就明白她的意思！

呂偉良說：「韋君平曾對我透露，他們也正在發展一種新能源……」

林愛莉不待他說完，立即就說：「也許他們之間所擁有的方程式，都差不多，有人担心杜柏把秘密先向外國油公司洩露，因而影响到他們本身要發展的新能源，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

「你懷疑這可能與韋君平那間公司有關？」江强怔了一怔！

林愛莉點點頭！

江强束眉沉思，沒有說話。

是的，一連串的事件看上去似乎互有關連，又好像毫無關連似的。

呂偉良一時之間也弄得糊塗，他不知道這到底又是一件什麼性質的案件，尤其是令人担心的，就是私家探員小劉的安全。

小劉這次出了事，看來與呂偉良無關，但是他却認爲自己間接造成的。要不是他提醒江强，應該派人到這兒來監視和保護杜柏的話，江强可能不會派小劉和于明二人到這兒來。那麼，今晚的事自然也不會發生了。

現在呂偉良比任何人更加焦急，他希望儘快把小劉找回來。

但是，正如江强剛才所說，對方做得非常之乾淨俐落，既無綫索可尋，又如何展開救援和追踪工作？

林愛莉在現場上逗留片刻便匆匆告退，她甚至沒有知會呂偉良。

這是罕見的事，三俠的一舉一動向來都非常之有默契，甚至有許多時候他們三個人對同一事件的見解和想法也一樣，但這次卻有些例外了。

呂偉良急於要救小劉，阿生則急於要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

師徒二人既有不同的想法，於是便分頭行動，這一來，三俠便分三路出發。

林愛莉認爲韋君平大有可疑之處，竟然跑到「太空電子中心」去。雖然她明知時間已是晚上，那兒是辦公大厦，人們可能都走淸光了，但她仍然試一試自己的運氣。

當她去到「太空電子中心」辦公大厦時，那兒四個不同方向的入口大門均已關閉。

但是，一輛勞斯萊斯大型房車仍然停在東面大門外面的停車位上。林愛莉知道這是韋君平的座駕車，所以肯定他還未離去。

林愛莉不久前從呂偉良那兒聽過，據說韋君平這個人對工作非常熱情，所以往往在辦公室逗留到很夜才離去。這可能就是他成功的因素，現在看來果然一點不會假。

時間已是晚上八點，天色早已黑了。

林愛莉走到那輛勞斯萊斯大房車旁邊，立刻引起那位穿制服的司機的注意。

那司機打量了林愛莉一遍，感到有點兒迷惑。

林愛莉對那司機嫣然一笑，然後又打開手袋，掏了一疊鈔票出來，揀了一張遞到司機面前，說道：「我是你老闆的女朋友，我有幾句話想問你，這區區之數你拿去喝杯咖啡吧！」

司機有點猶疑，但林愛莉已將鈔票塞進他的手心裏。司機又再推辭，林愛莉却把鈔票塞入他的口袋中去。

司機終於問道：「小姐，你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林愛莉問：「韋先生最近是否有個十分要好的新女朋友？」

林愛莉所以特別强調那個「新」字，大有表示自己是韋君平的「舊愛」之意。

司機望望東面大門的出口處，他顯然担心韋君平會在這時候下來。

「是的。」司機說，「你也知道我們老闆有許多女朋友的。」

「不妨坦白告訴你，韋先生最近曾向我求婚，但我有些事情必須查淸楚。」林愛莉又說：「例如他最近每晚下班之後，是否常常到一個女人的家中去？」

司機道：「小姐，別開玩笑了，老闆很少到女朋友家中去的，除非你是例外。但據我所知，女朋友常常到他的寓所來。」

「他每晚都走得這麼遲嗎？」

「不一定的，有時很早便走了！」

「有誰跟他在一起？」

司機道：「他的女秘書柳小姐。」

「現在柳小姐也在上面？」

「是的，通常是我們先送柳小姐返家，因爲人家是超時工作。」

「你覺得他對柳小姐怎麼樣？」

「很難說，他似乎對每一個女人都陪小心，何況那還是他的女秘書呢！」

林愛莉作成「既愛且恨」的樣子，說道：「是的，他少年得志，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然後她又問司機：「他每晚下班之後，多數到什麼地方消遣？」

「除了到飛鏢俱樂部去之外，就是返家休息，有時可能有女友在家中等他，但我不知道。因爲我們下人很少上樓的，一切連絡只憑內綫電話機！」

林愛莉問：「他跟公司的股東們，會不會發生什麼意見？」

「公事上的我反而知得少。」司機說，「但我相信公司股東們非常信任他，因爲他既聰明又肯幹，否則公司的業務不會一日千里！」

林愛莉開始問到主題了：「我知道他對科學很有興趣，他這麼深夜才走，會不會在研究一些什麼？」

「是的，你一點也沒有猜錯！」司機說：「我常常聽到他在車子裏跟柳小姐討論一些什麼實驗，有時還講了一大堆英語！」

「柳小姐也對科學有興趣？」

「是的，他常常對人稱讚柳小姐不但是他的女秘書，還是一位好助手。」

林愛莉順水推舟地問：「他的辦事處上面，是否有一間實驗室？」

「是的。」司機說，「有時他們出外吃過了晚飯之後再回來，大概就是在實驗室工作。像今晚就是，他跟柳小姐出外晚飯之後才回來的。」

林愛莉也來過這裏找韋君平，曉得裏面關防嚴密，要摸上去一看究竟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林愛莉又問：「你肯定上面現在就只有韋先生和柳小姐二人嗎？」

「我不敢肯定，因爲我沒有上過去！」

「韋先生大約什麼時候出過去？」

「六點鐘左右，跟柳小姐到飯店去，吃完飯又回到這裏來！」

「他什麼時候下來？」

「差不多了。」司機看看他的腕表，「他約好我八點至八點十五分左右，開車在這兒等他下來的！」

林愛莉有點失望，顯然的，她的假想可能失敗了，韋君平不會是主使綁架杜柏的人，除非這司機對她扯謊。

但是，既然等閒人不容易登上那「禁區」，誰曉得上面沒有秘密？

林愛莉忽然想起這兒大厦有個地牢停車場，那兒是專供這大厦用車停放的地方。同時也有直通電梯升至頂樓，入口處在北面那邊。

因此林愛莉不禁又問：「那邊停車場關閉了嗎？爲什麼你不在地牢下面等他？」

「是的，地牢停車場通常在六點鐘左右便關閉。」司機說，「老闆約好我在這兒等他下來的。」

林愛莉担心韋君平就要下來，對司機說：「今晚的事，請勿對人提及，有機會我會再請你喝茶！」

「謝謝你，小姐。」司機笑了笑，「今晚的事我不會對人提及的，你放心吧！」

林愛莉也笑了笑，跑開了！

她跑到大厦北面，那兒是這一帶街道比較寬闊的一條，地牢停車場的入口處就在那邊。

林愛莉看見一度大閘門經已落下，不知道裏面是否還有人看守。

通常這一類辦公大厦總是在日間辦公的時間內顯得熱鬧，但入黑後便靜悄悄的，但想不到停車場也關閉了。也許是由於私用的緣故，事實上在各寫字樓下了班之後，許多車輛亦已紛紛開走，而這一幢辦公大厦亦停止了一切活動。

林愛莉走到閘門前往內窺伺了一下，從裂縫中內看，可以看見燈光朦朧，只停放着幾輛漆上招牌或字號的客貨二用小巴士，大概是一些商號用來送貨的，而這些商號必然是大厦上面一個商業單位所有的。

「電子中心大厦」雖則是太空電子公司所擁有的物業之一，但是三十層高的辦公大厦，他們只留回數層供自用，其餘的都租了出去。

林愛莉估計這裏起碼也應該有一名看更人留守，但是裏面靜寂得有如一座墳墓，似乎沒有人。晚上八點多鐘，照計還不會這麼早就睡着了吧？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這幢辦公大厦有一個集體的管理系統，看更人會在每隔若干分鐘之後，到這裏巡視和檢查一次。

林愛莉決心要上去看看，這裏應該是理想的內進路綫，因爲她知道裏面至少也有一部電梯通至各樓。

但是，如何可以進入裏面？

林愛莉四顧無人，立刻自頭髮中摸出一枚髮夾來，走到大鐵閘的小鐵門旁，輕輕撬了幾下，小鐵門便應手而開。

這一類私用停車場的大鐵閘通常是自門頂的隱蔽處一拉而下，然後在門脚鎖好的。大鐵閘一旁亦例必是另設有小門，以供關上了大閘之後看更人仍可利用小門出入。迷你女俠林愛莉現在就輕而易舉地，由這裏入去。

雖則剛才在罅縫中窺見裏面沒有人，但是林愛莉仍然小心翼翼，將門掩上之後，悄悄溜至一輛汽車旁邊，四下裏再用眼睛搜索一次，直至確定這裏的確沒有人留守爲止。

林愛莉走到電梯門前，兩部電梯都停在最低層——地牢停車場。

錶板上的數字最高只有二十八，也就是說，兩部電梯最高只能升至二十八樓而已。

林愛莉記得韋君平的辦公室位於最頂一層——三十樓。二十九和三十樓同是「太空電子公司」的總辦事處，但這兩部電梯竟然不能到達，是什麼意思？林愛莉難免有些奇怪。

她正在思索着一個問題：由二十八樓是否可以沿住梯間登上二十九和三十兩層樓？

她一邊思索，視綫已觸到車場內的另一角落。

原來那邊又有一部電梯，深灰色的漆油門前寫住：「私用」二字。

林愛莉立刻走過去，發覺一些閃爍反光的東西出現在電梯門頂的天花板之上，她立刻閃過一旁。

那是一個秘路電視傳眞機的鏡頭。

林愛莉担心有人在監視隣近的情形，起碼也不會放過電梯門附近。

她再偷眼望向電梯門，發覺那部電梯與剛才所見的兩部有不同之處，首先是門旁的指標上面只有兩盞一紅一綠的小燈號，沒有數目字。這時錶板上亮了紅燈。同時電梯門上的匙孔，表示須要一枚特別配製的鎖匙，然後才可使用。

林愛莉不難想像得到，這部電梯是「太空電子公司」專用的，只可以登上二十九和三十樓。情形相信亦像正門入口處，三俠第一次見過的韋君平專用電梯一樣。既屬專用，自然不能通達其他各樓。

林愛莉既然對韋君平產生這麼大的疑心，現在又看見電梯門外有秘路電視傳眞系統，更加覺得可疑，同時亦加强了她必須查出眞相的信心。

毫無疑問，電梯必然可以直達二十九或者三十樓，問題只是如何可以瞞騙得過電眼的監視。

林愛莉躲在一角靜靜地想，眼睛不斷搜索可以利用的東西。

她終於想到了。

她走到一輛汽車前面，把車子旁邊的望後鏡移動，那光圈在搖幌中停止在那個秘路電視鏡頭之上。由於天花板上有燈光，所以鏡子發出反光，林愛莉現在就是利用這反光去擾亂那電眼。

她相信這辦法必然收效，如果這時有人在螢幕中窺伺的話，鏡子的反光會令到鏡頭閃耀，而無法再看清楚電梯門前的一切情景。

本來她還可以開亮車頭燈，但是那樣做太過令人注意了。既然目的已達，她也省得去動手把人家的車門撬開。

現在她迅速竄至電梯門前，重新施展開鎖絕技，把電梯門弄開。

因爲她沒有鎖匙，不知道用開鎖的辦法是否收效，可能電梯門開了之後裏面現出一個大洞，電梯可能停留在上面二十九或者三十樓。

但是出乎意外地，電梯仍停在樓下，於是林愛莉小心地走了進去。

她按了一個上升的按掣，電梯門立即關閉，然後急速地上升。

林愛莉無法預料電梯將停在那一層樓，因爲電梯內錶板的按掣只有五個，一個箭咀指向上，一個箭咀指向下，這兩個按掣自然是控制一上一落的。

第三第四按掣是控制燈光和抽氣機的，至於第五個按掣則是求救。

林愛莉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暫時不去考慮到後果問題。

當電梯停止下來，電梯門打開的時候，外面竟然一片黑暗。

林愛莉身邊沒有帶備手電筒，只能憑着電梯內部射出的光綫走了出去。

照計這麼大的一幢辦公大厦，不應該全無照明的，尤其是電梯門前面，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應該有燈光照明，怎會這麼黑暗？

林愛莉在滿腹疑團中走了出來，電梯門就在這一刹那間關閉了。

林愛莉在視覺上的感受，彷彿一位剛步入電影院的觀衆，即使窗外有微光透入，仍然看不見眼前的一切景物。

林愛莉正在摸索中突然聽到一陣輕微的步聲，她立即採取戒備。

但是，一個身影已撲到了她的身後，她立即彎腰伸腿，這一式虎尾脚如果施展得及時，那一定會被她踢出丈外。

但是這時那人已閃到身後，迅速伸臂箍住了她的頸項。

林愛莉畢竟是個學過武功的人，她頭腦冷靜，即使這時呼吸有些困難，她仍能運勁沉肘後擊。

那人被林愛莉的手肘撞擊了一下，「喲」的一聲不由自主地叫了起來！

他的手臂一經鬆弛，立刻就被林愛莉雙臂一拉，使出摔角招數中的凌空過頭摔，把他摔倒飛向前面，「嘩啦」一聲，跟住傳來一連串的呻吟！

林愛莉正待有所行動，燈光却在這時候亮了起來！

一名男子出現在走廊的盡頭處，手中持着一支二二口徑的手槍，揚聲吆喝道：「不要動！把雙手舉起放在頭上！」

林愛莉因爲距離太遠，看不見那人的面部，但肯定他持有的確是一支手槍——絕對可以置人於死地的手槍。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有雙手舉起。

直至對方慢慢地走了過來，被她摔倒的人這時也爬了起來。

一種熟悉的聲音，發出了一聲驚奇的叫道：「咦！怎麼會是你？」

林愛莉由於彼此間的距離縮短，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對方是誰。

他，就是韋君平。

林愛莉冷然一笑，道：「你想不到吧？韋先生！」

韋君平仍然握着手槍，走到更接近林愛莉的面前來！

「林小姐，你到這兒來幹什麼？」韋君平出奇地問。

「找你！」林愛莉答道。

「唉！你找我又何必這麼樣鬼鬼祟祟的？」韋君平苦笑搖頭，「你應該先打電話給我，我會派人落樓下去接你上來！」

林愛莉看見對方並無惡意，卻表現得落落大方的，倒有點不好意思了。

韋君平揮揮手，把站在一旁的二名大漢撤退。

這二名大漢之中，一人曾被林愛莉摔了一交，另一名是聞訊趕來助陣，但他們看見韋君平與那女子如此友善，只好悻悻然離去。

韋君平把手槍納回口袋中，攤手示意道：「請到樓上我的辦公室去！」

林愛莉這時才知道這是二十九樓。

登上最高一層──三十樓時，那位秘書柳珍珍以無限驚奇的目光盯着林愛莉。

「請進我的辦公室裏坐吧！林小姐。」韋君平又向他的女秘書示意：「柳小姐，請拿兩杯咖啡入來！」

林愛莉一邊走入去，一邊說道：「別客氣了，我這次到來，只爲了弄明白一件事。」

「到底是什麼事？」韋君平以極其疑惑的目光瞪住林愛莉。

「聽過杜柏這名字嗎？」林愛莉問道。

「杜柏？」韋君平皺着雙眉，認眞地去回憶！好一會才說：「沒有，絕未聽過！」

「他是一名發明家！」

「嗯！發明什麼？」

「他發明了清水電油。」

韋君平苦笑搖頭：「名字倒新鮮，但我從來未聽過！」

林愛莉說：「我知道你也在這方面研究，但是我不妨告訴你，杜柏已經成功地用清水混和數種化學劑，變成可以燃燒的電油。他叫這些人造汽油爲『清水汽油』，相信你也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吧？」

「不妨坦白告訴你，我直到現在，還是給你弄得一頭霧水！」

「由於你們的研究太過相似，所以他突然之間失踪，難免令我想起了你！」

韋君平自從收回手槍之後，態度一直變得相當和藹，但現在他却面色一沉，冷冷地反問道：「林小姐，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林愛莉只希望迫他供出一切，暫時却忘記了她本身可能發生的危險。

因此她說：「有人看見杜柏被數名大漢押到這幢大厦裏來！」

「嗯！眞的有這回事？」韋君平呆了呆。

林愛莉所以要這樣說，一方面是替她自己找個合理的藉口，解釋她何故要偷偷摸摸的跑到這裏來，另一方面就是要看看對方的反應。

但是，韋君平一派莫名其妙的神氣，又好像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

韋君平正在撫着下頷沉思，女秘書柳小姐已將二杯咖啡捧了入來。

柳珍珍並沒有指定那一杯是奉客的，兩個咖啡杯一樣，方糖則是逐件用飾紙分粒包好的，放在與咖啡杯同一色澤的套裝茶具裏。

韋君平對他的女秘書說：「替我搭個電話到門房下面去問問，今晚有沒有可疑人物綁架着一名男子進入我們這大厦來！」

柳珍珍顯得意外地呆了一呆。

她望了望林愛莉，又回頭望望韋君平，終於執起了一具電話內綫機，撥了兩個號碼。

在柳珍珍與下面講電話的時候，韋君平問林愛莉：「那個姓杜的多大年紀？」

「三十餘歲，與你差不多，身裁相信也相差不遠。」林愛莉說。

韋君平站起來，正要走到柳珍珍身旁接過電話之際，柳珍珍已經跟對方講完了。對方掛斷了，她回頭對韋君平說：「警衛說，下班之後只見有人由此離去，未見有三個人以上由外面入來，我和你是例外。」

韋君平回頭聳聳肩，對林愛莉道：「林小姐，相信我也無能爲力可以帮你，或者你心中仍有存疑的話，最好還是報警！」

報警？──林愛莉心中覺得對方的提議既大胆亦新鮮。

在正常的情況下，韋君平如果是個可疑人物，他根本不會希望警方人員到這裏來，除非他是有意以退爲進，故意虛張聲勢。

林愛莉瞪住韋君平，說道：「你不反對我報警？」

「當然不反對，如果眞的有人看見這裏有非法綁架事件的話。」韋君平十分大方地說。

林愛莉指指他的口袋：「你那支手槍，大概領有槍牌了，是不？」

「當然有！」韋君平開始顯得不高興，「林小姐，我要不是看在呂俠士的份上，我敢保證我的警衛員早已將你交給警方了。」

柳珍珍說：「剛才警衛員發覺車房入口處的小鐵門已被人撬開。」

韋君平道：「其實我老早知道你要試驗一下我們這裏的防盜設備，電眼雖則被玻璃鏡子反光造成了混亂，但電梯內的電視傳眞系統却清楚可以見到有人上來，要不是我及時下去制止，只怕你會給警衛殺死！」

林愛莉感到處處理虧，處於下風，她想：難道韋君平絕無可疑之處，只是自己太過敏感？然則即使在警方面前，只怕她也無從解釋。

「警衛隊正在各樓檢查！」柳珍珍又問韋君平：「要通知他們上來嗎？」

韋君平揮揮手：「柳小姐，沒有你的事了，你可以到外面等我，或者叫司機送你返家，然後叫他開車回來東閘等我！」

「好的，那我先去了！」柳珍珍說着，離開了韋君平的辦公室。

韋君平這才苦笑一下，又搖搖頭，有點啼笑皆非地對林愛莉說：「我實在弄不明白，你們爲什麼會懷疑到我的身上來。可能是呂俠士認爲我太神秘了，不肯將一些新能源的秘密說出來。其實我也不是故作神秘，我身爲一個大機構的主持人，我是有權保留這份秘密的。除非你能發誓，爲我保守一切秘密，不讓外間的商業對手知道。」

林愛莉本來就無法下台，但現在她正好順水推舟地說：「我如果有資格知道其中秘密，我可以發誓不告訴別人！」

「那好極了！」韋君平手捧起杯咖啡，「先喝杯咖啡，我再帶你到我們的實驗室去！」

几子上的咖啡共有兩杯，不分彼此，但有一杯放得很接近韋君平所坐的位置。因此林愛莉老早已料到他捧起面前的一杯，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柳珍珍存心靠害，把迷藥置於咖啡之中，她一定想不到林愛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偷龍轉鳳手法，把兩杯咖啡悄悄調換了！就在他們站起來，走向電話機旁的刹那間，林愛莉已經做了手脚！

並非林愛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她的處境應該處處提防的。

她剛捧起了那杯咖啡，韋君平就要爲她加糖。

在這一刹那間她難免會想到：咖啡中可能沒有「加料」，會不會在紙包的方糖中做了手脚？

於是她又把咖啡杯放回几子上，說道：「我不喝了，咖啡太濃，而且凍了！我們還是到你的實驗室去看看吧！」

其實咖啡一點也未沾唇，韋君平顯然也看到了，但他沒有說穿，只笑了笑！

韋君平帶着林愛莉到辦公室一角，林愛莉以爲那兒有一度門，他們可能由那「暗門」出去。但是，韋君平却站停在一幅桃木製成的百葉屏之前，打個手勢說：「請伸手過來試試這兒放出的暖氣吧！」

林愛莉小心翼翼地，把手伸過去。

韋君平看見她這神氣，也忍不住笑道：「我不可能向你施毒氣的，林小姐，放心吧！誰不知道三俠是百戰百勝的？如果我是個邪門中人，我決不會把你留下來早已打發你走了！」

「嗯！」林愛莉說，「是的，很暖，是暖風機麼？」

暖風就由百葉窗簾一般的木屏後面吹出！陣陣溫暖！

其實那些每條只闊一英寸左右的活頁是鐵製的，只不過漆成桃木一樣，使人在視覺上覺得溫柔，同時亦與辦公室內的傢俬互相配合！

韋君平笑道：「這的確是暖風機，但不是用電力的，而是用太陽能！」

「太陽能？」林愛莉半信半疑地，怔了一怔！

「是的，我在天台之上裝了一個太陽能的熱力收集系統，可惜這是夜晚，否則我會帶你上去看看那些金屬裝置！」

「你設計的？」

韋君平含笑點頭：「這也算不了什麼，美國已有不少大厦使用這方式收集太陽熱力，有人在郊區建成了龐大的『太陽田』，那就是一排排的曲鏡收集器，跟住太陽在天空移動的方向移動，不斷收集太陽能，令到蒸氣機中的水發熱。原理實在十分的簡單。但我們天台太細，所以暫時只有一個小型的『太陽田』，供應本公司各部門的暖氣！」

林愛莉在旅加時已聽過這一類太陽能收集器的設備，但想不到當地竟有此先進的科學設計。

她由衷地佩服韋君平，雖然她仍在戒備中懷疑着他。

韋君平把她帶到辦公室外面去，通過了一條走廊，進入一間頗大規模的實驗室去！

韋君平用特製的鎖匙開了門，裏面有燈光，但並不太光亮。

韋君平按了一系列的燈掣，燈光先後在天花板之上紛紛放亮！登時之間，室內光亮得如同白晝！林愛莉更覺其規模之大！

韋君平把林愛莉引導入內，一邊指住一些新式儀器，一邊說道：「林小姐，剛才你說有人用清水可以製成汽油，但在理論上我以爲絕不可能。」

「爲什麼？」

「事實上我最初也妙想天開，用清水加入一些可燃化學物，但成本太貴，其實所燃燒的，只是那些化學劑而已！」

林愛莉說：「但事實，有人親眼看過那種實驗！」

韋君平笑道：「水是氫氧化合物之一種，它的方程式連小學生也知道。本市的食水最多加進了一點點氟，但這是不能燃燒的。同時我們也研究過了，那些化學劑不但成本貴，而且有可能令人中毒。既不化算又相當危險，所以我終於放棄了。」

「那麼，你所發明的，又是什麼？」

「海水燃油！」韋君平指指一副儀器，「這是試製品！」

林愛莉看見那些清如蒸溜水的液體，大約有五加侖盛放在一個玻璃缸之內。要不是韋君平特別介紹，她一定以爲是清水。

韋君平一邊用一個玻璃杯盛儎了一小半杯「海水燃油」，一邊解釋着說：「這是經過提煉的海水，加進了化學劑，保留海水中含有的若干鑛物質，令它們產生化學作用，令到這種科學製品更加可以燃燒得耐久一些。」

他把那小杯「海水燃油」帶到實驗室一角，那兒有良好的遮火設備。

只見韋君平傾出杯中液體於一個鋼盆之中，燃點起來，登時火光熊熊！

韋君平說：「這小半杯如果是市面上出售的超級汽油，大概可以燃燒三分鐘，但現在如果我們不弄熄它，大約要在這裏燃十分鐘。」

林愛莉道：「也就是說，你的發明，較最好的汽油耐用三倍？」

「事實就是這樣，所以即使貴一些，也是相當值得的！」韋君平很驕傲地說，「起碼不愁供應方面有短缺現象出現！」

鋼盆中仍然火光熊熊，燒得很猛烈！林愛莉站在一旁也感到熱度很高！

林愛莉說：「可以大量生產嗎？」

「絕對可以！」韋君平又說，「儀器可以在外國大批訂製，但這室內的，却是我們自製的。」

「自製的？」林愛莉隔住防火膠板，往室內各處瞥了一眼！

她顯然不相信韋君平有這種本領！

韋君平解釋說：「一些分解儀器是許多實驗室都有的。混和機是用製啤酒那一種，此外再加進一些精細的儀器，每一個部份都要由一個專人管理。但是，如把各個部份連貫起來，製成自動機器，那時就可以改用電腦管理！」

「這的確是一項偉大的成就！」

韋君平用一個金屬蓋子，往火盆中罩上去，火立刻熄了！

他又帶着林愛莉回到一些儀器前面來，逐一加以介紹！

林愛莉逐漸相信韋君平是個天才發明家，他不但有商業頭腦，也有科學家理論，看來他必然參考過不少科學書籍。

有許多名詞林愛莉根本聽不懂！

總之林愛莉現在面對着滔滔不絕的韋君平，不但相形見拙，同時亦心服口服！

林愛莉走出那間實驗室時，彷彿上了一課化學科課程！

韋君平又向她解釋說：「我所以要你保密，是因爲我們董事會正在爭辯着一個問題：這項實驗應否公諸於世？」

林愛莉立刻就說：「當然應該公開，難道你們想申請世界專利？」

「是的，我們確實這樣打算。」韋君平又說，「但是，一部份董事認爲這將引致輿論的抨擊！」

「當然啊！際此世界能源危機令到工商各業陷於窒息之際，你們不該太過自私！」

「但是，有些董事則認爲：我們化了太多的費用，可不能血本無歸！」

「這是自私的商業想法！」林愛莉說，「如果這是你發明的，我敢寫包單，今屆諾貝爾獎一定有你的份兒。」

「我不敢個人居功，雖然最初是由我發起的，但是我們公司裏還有許多功臣。」韋君平一邊把實驗室的大部份燈光熄滅，只留回一小部份照明。

他鎖好門，然後沿住走廊，帶林愛莉回到他的辦公室去！

林愛莉給他的友善態度軟化了！

於是她對他的懷疑，在這一刹那之間便一掃而空，變爲對他敬佩！

是的，看過那種大規模的實驗，誰會相信他稀罕杜柏的小型實驗？

再說，在理論上的種種分析，韋君平不但說得頭頭是道，也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但相反，林愛莉就未聽過杜柏在這方面的分析，一切只聽信了小劉的轉述而已！

林愛莉自動向韋君平表示她的歉意，韋君平十分大方地笑了笑！

他說：「不怕坦白告訴你，要不是今晚這情形，我決不可能讓你知得這麼多！」

林愛莉道：「即使你讓我知得更多也沒有用，我根本不是這方面的人才，絕不可能捷足先登的去加以仿製。」

「是的，我也知道三俠的爲人，我所以不敢對你們透露得太多，是担心其他董事會怪我！」韋君平又說，「我雖然身爲董事長，但是，不怕坦白告訴你，我本身沒有眞本錢拿出來，我只是憑一點小聰明，令到其他董事對我信服！」

林愛莉覺得韋君平坦白得令人感到可愛，相信許多紮上「董事長」這職位的人，決不會在一個女人面前說出這一番話。

韋君平雖然口口聲聲說自己憑了一點「小聰明」，但林愛莉就覺得他「絕對聰明」；可不是嗎？像他這麼年青，竟然成爲這麼大機構的董事長，別說他們沒有眞金白銀作爲股本，即使有，相信也不容易獲得其他股東的信任！

但是，現在看這情形，韋君平對「太空電子公司」其他股東的確是絕對負責的！

林愛莉越來越覺得內疚；她覺得不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還好韋君平這麼大方，不但不怪她，還讓她知道了不少秘密！總算不枉此行！

林愛莉抱歉地說：「今晚我實在太魯莽了，不知道應該怎樣向你道歉才好！」

韋君平一邊收拾公事手提箱裏的物件，準備離去，一邊說道：「過去的事還是不要再提了。我如果不信任你，我決不會讓你知得這麼多；只要你爲我保守秘密我就非常感激你！」

二人最後併肩離開辦公室，這時已是九點正！

他們乘專用電梯直達樓下，警衛們用奇異的目光盯住林愛莉！

顯然的，警衛們曾經討論過林愛莉這不速之客來龍去脈！但是他們無法了解個中奧妙！

韋君平陪着林愛莉由東面大門出去，那部名貴房車裏面的司機已跳下車來，拉開車門等他的主人登上汽車去！

但是，司機內心却糊塗得很：到底這位小姐如何進去？她又怎麼會跟韋君平一齊出來？

當林愛莉向他收買情報之後，司機還以爲林愛莉已經走了！想不到她竟然神出鬼沒地，出現在韋君平身旁！

韋君平對林愛莉說：「讓我送你一程！」

但林愛莉道：「謝謝你的好意，我的車子就停在那邊！」

「那麼，改天再見吧！」韋君平含笑跟她握手，「希望你不要跟踪我！」

林愛莉也嫣然一笑，回到她自己的汽車裏去！

韋君平叫她不要跟踪他，當然是開玩笑的，事實上林愛莉也不再打算浪費時間在他的身上！

玩火自焚　自尋死路

一輛客貨二用車在急速地開行！

車廂裏坐了小劉和杜柏二人，他們手足被綁，坐在震盪的鐵板上並不舒服！

「杜柏，你聽到嗎？」私家偵探小劉，因爲雙目被黑巾綁住，所以他不知道杜柏到底距離他有多遠。

杜柏其實只坐在他的身邊不及一英尺遠的地方。

「劉老兄，眞對不起，連累你也要受苦！」杜柏抱歉地說。

小劉担憂地道：「他們到底要把我們如何處置？」

杜柏說：「我也不知道，他們來得太突然了，你應該先通知警方，然後才上來！」

「是的，事前我不知道他們有這許多人。」小劉說，「我只担心你的安全！」

「你來得太湊巧了。」

「不！我並非來得湊巧，其實我一直在外面暗中保護你……」

豈料小劉這話還未說完，車廂前前後後突然轟出了一陣笑聲！

有人嘲笑着說：「你眞不怕羞，也太不知自量！你用什麼去保護他？」

另一人道：「其實你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也難保啊！」

其他的人又是一陣格格大笑！

小劉不知道車子裏的情況，因爲他一度昏了過去；他剛進入杜柏住宅時，就被人由後面用硬物擊了一下，登時昏倒過去！

剛才他在車子搖搖擺擺中醒來，發覺手足被綁之外，眼睛也看不見東西！這才想到已經被人綁架了！

他不知道杜柏怎麼樣了，但相信他也一定同時被綁，結果證明他的想法沒有錯！

杜柏問道：「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你到頭來總會知道的，小子，問來幹什麼？」有人惡騰騰地說。

小劉看不見東西，自然不知道那些人是誰，但憑入屋時未被擊昏前那一剎那間的印象，似乎起碼亦有五六個大漢！

「兄弟，你們可能找錯對象了！」杜柏說，「我並非富翁！」

「但你快要成爲富翁了！」有人搭訕着說道，「所以，我們並沒有如你想像中找錯了對象！」

另一人問道：「你姓杜，對嗎？」

「……」杜柏不敢答他！

但那人又說：「我知道你叫杜柏，是一位出色的業餘科學家！」

「你過獎了！」杜柏說，「不錯，我是杜柏，而且有興趣做一些實驗，但我絕對不是什麼科學家，也沒有錢！」

「我們只是要你的腦袋，不是要你的錢！」那人笑道，「我們不但了解你，還淸楚那個飯桶一直在你門外監視一切，否則我們決不會進行得如此順利！」

那班人又笑了一陣！

要不是小劉被綁了雙眼，要不是車廂之內一片黑暗，一定可以看得見他那副尷尬神情！

是的，對方的計劃相當周密，小劉由於經驗不足，終於上當了！

無論如何，現在一切已成事實，怎麼辦呢？小劉要不是昏迷過去，在被帶走的時候，他一定多多少少都會留下一些綫索。

但是，現在于明即使通知了江强他們，只怕他們也毫無綫索可供追踪。如何是好？小劉知道：這一次只有靠他自己了！

他不再說話，儘管他不斷被人取笑！

他在冷靜地想：如何自救的方法！

小劉是個私家偵探，杜柏又是個業餘科學家——剛才那班人才說過的。照計不會有困難的，問題是對方有備而來！

小劉在胡思亂想中，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他一直無法想像到這是什麼地方！

外面似乎很靜，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了？如果這是深夜，即使這是市區也很靜的；如果

時間還早，這裏有可能是郊區。

小劉心裏一直在想！

直至被人押下汽車，摻扶着走路的時候，他的耳畔可以隱約聽到一陣陣虫聲唧唧！

這裏極有可能是郊外，否則，最低限度也是半山區或者山頂。因爲有樹木草叢的地方，然後才可以聽得到虫聲的。

杜柏可能也一併被帶着走，但小劉一直沒有再跟他談話了！

等到押解他的二名大漢停止前進，小劉又聽到有人說：「把他們分開押起來，別讓他們在一起！嘿！這矮子多計，大家小心啊！」

於是小劉又被帶走！

轉彎抹角的，這裏可能是一幢頗大的屋宇，但小劉雙眼仍然被綁住，什麼都看不見！

一陣開門聲，小劉被人用力一推，一個踉蹌跌倒，那度門便「砰」的一聲，重重地關上了！

由於小劉的雙手是被人反綁，眼睛黑巾也綁得十分結實，唯一鬆了綁的只是雙腿，所以跌倒地上之後，一時之間也很不容易才可以重新站起來！

他耳畔聽不到聲音，杜柏固然不會一併押進這裏來，就是看守的人也無聲無息！

小劉開始掙扎，雙手磨擦時繩子逐漸鬆了一些，花了將近一小時才把繩子弄脫；然後他才把眼部的黑巾扯了下來！

原來這是一間密室，伸手不見五指！

外面到底是什麼時候了？

小劉又倦又餓，想睡睡不着，想坐又摸不到床或凳，唯有倚牆坐下！

地板凹凸不平，又冷又濕！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小劉從事私家偵探工作最少超過五年，但從未被人如此對待過！

杜柏他又怎麼樣了？

小劉明知這裏不可能有杜柏的影子，他也揚聲叫着杜柏的名字；他希望杜柏在鄰室聽到，彼此可以互相呼應！

但是，杜柏毫無反應！

他可能被囚得更遠，也可能這密室高牆阻隔，令他聽不到聲音！

小劉終於倦極睡去！

× ×

富豪陳桐山的長子陳富，在寓所中接見夏維探長！

時間已是將近午夜了！

陳桐山是個早睡早起的人，他的長壽秘訣之一便是生活有規律！

因此，接見夏維探長時，陳桐山實際上已睡在夢鄉裏。

也好，反正他的兒子陳富也不想老人家在場，以免他担心！

夏維是先透過電話連絡才來的，陳富也覺得事態相當嚴重！

江强較早時親自去找過夏維，更早的時候警方本來已接到報告，派人到木棉道九四七號二樓杜宅去調查杜柏失踪的事。但江强認爲事態嚴重，迫住要去找探長商量。

江强是夏維的舊屬，加上剛强私家偵探社又是他的好朋友呂偉良做總監的，夏維終於放下手上一些不太重要工作，親自處理這件事！

夏維探長在聽取了江强的一連串報告之後，覺得急於要找着陳富談談。

陳富在電話中也知道小劉和杜柏二人被人綁走了，同時也知道小劉是他僱用的私家偵探社裏的人，因此更加感到事態嚴重！

現在他披上了晨褸在客廳中接見夏維，不斷地吸抽着香烟！

「事情發展到這裏似乎已相當明顯！」夏維探長說，「賴講師被殺於前，杜柏和小劉失踪於後，相信不用我多費唇舌，閣下也想像到這一切與那五百萬大元絕對有關係！」

陳富有點不高興，可能是由於夏維說得不夠圓滑，而他本身則是有錢人，向來只聽慣別人恭奉的說話。

因此他面色一沉：「探長，你似乎在怪我們不該拿這麼多錢出來！」

「不！你誤會了！」夏維急忙解釋：「這件事關乎人命，我只希望閣下能與我們警方合作！」

「你要我怎樣合作？」

「例如除了杜柏和賴講師之外，還有些什麼人與你們連絡過？」

「電話有過幾個，但是有些我們肯定白撞。」陳富終於冷靜下來，「這件事本來就不易攪，但家父既然一定要做，我也沒有辦法！」

「你爲什麼說他們白撞？」

「是專家的意見！他們認爲有些所謂新能源，其實是舊東西，不符合我們條件，我們不可能付出任何金錢！也因此我們不打算接見對方。」

「杜柏是你聘請江强去找到他的嗎？」

「是的，只有杜柏提及水變汽油切合實際須要，我們的專家大感興趣！」陳富說，「所以我決定聘請私家偵探去找這個人！」

「事到如今，相信埋怨任何人都沒有用，我只想重覆一句，就是希望閣下與我們警方保持密切的連絡，若有任何訊息，請立即通知我們！」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探長。」陳富也站了起來，準備送客！

夏維所以不耐煩談下去，大概也是因爲彼此談得不投機！

夏維探長不像一般官員，他的個性深受摯友鐵拐俠盜呂偉良的影响；儘管他明知眼前的陳富乃是慈善老人陳桐山的長子，但從剛才一番對話中可看得出他根本不把對方看在眼內。

夏維出到花園的水坭通道上，隱約可見人影幢幢，較早時他聽過他的同事提及，這裏陳宅曾要求警方派人保護。

當時一些警官也曾對夏維說過，陳宅內外請了不少私家保鏢！

也就是因爲陳富太過大陣仗，所以夏維對他並無好感！

他總覺得：無論陳桐山的出發點是否正確，總之這件事只有麻煩多多，到頭來可能不止一個人要死，賴孝華之外，也許還有第二個，例如小劉或者杜柏他們就是！

陳富送夏維至門前！

夏維登車離去之前對陳富說：「閣下的安全大概不會有問題，問題却是其他人，所以，無論誰想拿走這五百萬元，最好請你留下他的姓名住址，以供我們警方作爲參考！」

「我會跟顧問商量，是否可以把每一個電話都加以錄音。」陳富說，「希望能把一份錄音副本交給你們。」

「謝謝你的合作！」夏維終於禮貌地伸出手來，跟陳富握別。

夏維到底是警探部門的主管，儘管內心有什麼偏見，在下屬面前他也要做得似模似樣。

登上汽車之後，夏維立即吩咐下屬：「派人暗中監視陳氏兄弟。」

身旁的辛尼立即問道：「探長，你覺得他們有些什麼不對？」

夏維反問道：「如果你是陳桐山的兒子，你父親突然之間拿出本來屬於你們兄弟二人一筆巨欵，作爲新發明的獎金，你會怎樣想？」

「是的，五百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辛尼說，「但是陳桐山有太多的錢，他拿出五百

萬元，好像我拿出五元一樣。」

「傻瓜，錢不會嫌多的，你沒有看見那些有錢人炒股票、炒金、炒地產麼？」夏維說，「許多人擁有的金錢足可養活他一生一世，任他如何吃喝亂花也花不掉，但他們還希望越炒越富有，這是為了什麼？再說，五百萬元不同五元，就如我和你，只怕這一生也未會見過五百萬元，對嗎？」

辛尼苦笑一下！

他是夏維探長的助手，當然明白他的個性，因此只好叫人暗中監視陳家兄弟。

× ×

三俠為了營救小劉，一直留在剛強私家偵探社裏！

午夜將臨，他們還沒有意思返家休息！

江強已經忙了大半晚，還是一點頭緒也沒有。

偵探社較高級的人員都沒有下班，小劉的失踪他們已作為一件大事去處理。

林愛莉把她較早時向韋君平偵查的結果對呂偉良說了，但是呂偉良老早已肯定她摸錯了門路。不過他既然知道林愛莉的個性，也只好讓她自己喜歡怎樣查就怎樣查！

至於阿生，他曾一度獨自離去，呂偉良當時也不知道他去了那裏。

後來阿生回來說：他覺得賴講師的命案可能與此有關連，所以他去找一個人，要求他為自己做一件事！

這件事本來已經有人正在進行中，但阿生認為有一個人必然做得更好，所以他心血來潮，立刻就開車到市立大學去找他！

那人就是阿生訪問過的校役！

阿生要他收集二名大學生的生活資料，包括每一枚烟蒂在內！

那二名大學生就是賴孝華的助手，岑家明和任培他們！

阿生所以會懷疑他們二人，是由於賴講師被殺當晚，他在校園內見過一個黑影匆匆隱沒在山上的樹林裏，此人可能作賊心虛。

湊巧賴講師這二名學生也是在大學裏寄宿的，因此更覺可疑。

阿生也知道警探正在調查他們，但他相信校役如果答允幫忙，一定比警探更為收效！所以阿生便漏夜去找他！

憑阿生的鬼靈精頭腦，校役當然樂意為他服務的！當時呂偉良和江強一直留在木棉道杜柏住宅內外進行偵查！

杜宅內外竟然毫無綫索可供追查，連經驗老到的偵探也為之感到頭痛不已；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

最後，江強等人只好回到偵探社來，商量下一步行動應該如何展開。

現在各人都感到有點束手無策！

三俠的心裏都有同一樣的想法：呂林二人如果未加入剛強私家偵探社，這件事攪成怎麼樣他們可以不問不聞。但是現在呂偉良身為總監，林愛莉也是一位股東，如何可以不理呢？

萬一小劉因此而喪生，偵探社的名譽必受到損害，將來業務勢必受到影响，此乃意料中事！就是江湖中人亦會嘲笑呂偉良！

因此，三俠焦灼之情是很容易想得到的！

呂偉良在苦苦沉思片刻之後，抬頭問阿生：「國際特警方面有些什麼特別情報？」

「你是指近來有沒有國際犯罪份子潛入本市麼？」阿生反問道。

呂偉良點頭道：「正是這意思。我今晚已先後向本市一些黑道中人查過了，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消息，因此我懷疑是外來的犯罪份子的所為！」

「總部暫時沒有這方面的消息！」阿生忽然又說：「我想還是讓我先打個電話。」

呂偉良又對江強說：「我們的電腦系統資料是否十分齊全？」

「是的，」江強說，「由於我們有專人經常把收集到的資料存入電腦，所以警方的資料亦未必有我們這一套如此齊全！」

「那麼，陳氏兄弟的資料有嗎？」

「當然有，一切社會名人都有。陳氏兄弟是一流巨富的兒子，當然也有！」

呂偉良於是說：「找來看看好嗎？」

江強立刻吩咐一名高級助手跑到電腦資料室去！

阿生這時已經打過了電話，有點神色不安地回到呂偉良的身邊來！

阿生所以有點忐忑不安，是因為他剛才回答呂偉良時太過輕率！

呂偉良是他的師父，他對師父實在萬二分的敬畏，剛才要不是呂偉良提醒他，他簡直忘記了他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

是的，為什麼他不向總部查問一下？

雖然阿生身為行動隊長，如果總部有事一定會到處找他回去。但是這一類案件他早該想到不妨向特警總部查一查！

而當晚他已經超過了十小時未與總部通過電話，一直在外面活動。但是，剛才他竟然對呂偉良說總部暫時沒有消息。

現在阿生就是担心被呂偉良教訓一頓！

阿生畢竟是個鬼靈精，他知道如果讓呂偉良知道他大半天未與總部連絡過，那頓臭罵是難免的，尤其是此時此地呂偉良的心情是壞透了！

因此，只好對他說：「剛接到曼谷的消息，那邊有一批可疑犯罪份子今天較早時來本市渡假。師父，你以為這與本案有關嗎？」

「未必有關，但你一定要去查查他們的行踪！」呂偉良又沉吟道：「杜柏是由何處回來的？」

江強立刻答：「曼谷。」

「對了，杜柏說過去曼谷會一位美國石油商人，談專利和合作的。」林愛莉幾乎是叫了起來，「曼谷的犯罪份子會不會跟踪杜柏到本市來？」

「嗯！大有可能！」阿生恍然大悟地說，「其實他們可能與杜柏同時到本市來，只是杜柏一直以為保密功夫做得很好！結果人家有如探囊取物一樣容易，把他抓住了。可能還連累了小劉！」

呂偉良又用奇異的口吻問：「他們綁架的目標當然是杜柏，小劉只是不該在此時闖上去，結果只被他們順手牽羊而已，對嗎？」

「我以為未必！」阿生說，「他們可能只是奉命行事，根本不知小劉乃局外人，所以才會把他一併帶走而已。」

林愛莉說：「我以為事實未必如此，小劉如果目擊一切，犯罪者不可能留下這重要的目擊人！」

江強聽到這裏，更替小劉担心！

呂偉良又說：「無論如何，他們綁架杜柏是有計劃的。那麼，下一步驟又怎麼樣？」

「向美國油商講數！」阿生毫不考慮地說道。

呂偉良道：「另一個可能就是：由另一個人出面，向陳家領取五百萬元巨賞！」

「但這樣一定給警方留下追查的綫索。」江強說，「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杜柏的發明就是清水汽油。他們一定會想到警方會跟陳家有連絡。」

「是的，所以後者的可能性不高，但却有此可能。」呂偉良又對阿生說：「你應該通知曼谷的國際特警組，注意那美國油商的行動，

包括跟他接觸過的任何有關人等。」

阿生於是又去打電話！

這時候，電腦資料室已將陳富和陳貴二兄弟的有關資料送來！

呂偉良接過細看，覺得可疑的地方有以下幾點：——

陳貴喜歡賭博，往往一擲千金，年中輸掉他老父不少錢！

陳富不愛賭博，却愛玩女人。不過由於他的身份地位，往往只由一些心腹為他作秘密安排，却不是亂攪一通，連他妻子也不知道。

至於陳桐山因為年屆七十高齡，根據電腦資料指出，他的遺囑已立好了，密存於一位知名律師的保險庫中，有跡象顯示老人家一旦歸西，他的財富便由二名兒子平分！

呂偉良雖然身為這家偵探社總監，却很少利用這些電腦資料，想不到會如此清楚。

江強辦事認眞，平時的收集原來有這麼大的幫助。難怪他花去了不少金錢購置了這一套電腦記憶系統了。

呂偉良把資料逐頁傳給各人參閱。他看完了一頁，便順手交給江強，江強看完便遞給林愛莉。等到阿生打完電話回到這邊來，也看了一遍！

等到各人都看過了這些資料之後，呂偉良便說：「會不會是陳氏兄弟之中，有一人企圖保留那五百萬元巨額財富？」

「大有可能！」林愛莉說，「五百萬元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

阿生也說：「如果有人企圖保留這五百萬元，他會怎做？」

江強道：「他會派人綁架或者殺害企圖領取那筆獎金的人。」

林愛莉又是興奮得直叫了起來說：「事情十分明顯，這是陳氏兄弟的所為，為什麼我們老早沒有想到這點？」

「但是，五百萬元在陳氏的天文數字的財富中，只佔了極少的比數而已！」呂偉良又束眉沉思，喃喃自語地說道。

林愛莉說：「五百萬啊，可不是五萬；即使只是五萬元，也可以做許多事情。因此，有人企圖阻止這筆錢外流，是絕對可能的事！」

「是的，這是老人家的主意，兒子未必同意他這樣慷慨的！」江強說，「只要其中一個兒子看不過眼，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阿生也同意了江強的想法！

林愛莉說道：「我以為我們應該通知夏探長！」

江強說：「我早已通知了他！」

「我們也應該派人監視陳家各人的行動！」林愛莉對江強說。

江強道：「像陳家那麼富有，他們只要花多少費用，就有許多亡命之徒為他們做事，所以，我以為派人監視他們也未必有用，他們可以安坐家中，用電話指揮一切。因此……」

「嗯！對了！」林愛莉道：「因此我們必須偷聽陳家的電話。」

「是的，我正是這樣想！」江強又束眉道：「但是，這件工作可不簡單，第一，陳家十分富有，本市許多知名律師盡是他們的法律顧問，萬一有什麼差池，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們；第二，陳家住於郊區，那一帶多見樹木少見人倫，派人截聽他們的電話，必須大費心思，以我見解，要瞞過他們的保鏢已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江強的分析十分合理，起碼呂偉良就同意他的見解。他是這偵探社的負責人，除非獲得警方的同意，向法庭方面申請，否則，這件事自然不是講玩的。

但是，以陳桐山今日的社會地位，相信即使夏維同意，警方最高當局也決不會同意；就算警方最高當局也同意，法庭方面，也必不會同意。

因此截聽陳家電話這件事，看來是不可能的。

但是，阿生却拍拍心口，說道：「這件事交給我去辦吧！」

江強差點忘記了阿生鬼靈精周身八寶，他說：「是的，除非國際特警插手，你們大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辦妥這件事。既不必向法庭申請，亦無須向警方備案。只要任處長同意就行了。」

阿生道：「我會說服老傢伙的！」

呂偉良提醒他的愛徒：「阿生，凡事必須順理成章，切不可太過勉強！」

「師父，放心吧！」阿生說，「我保證做到天衣無縫！」

阿生說完，一溜烟似的走了！

呂偉良對小劉仍然念念不忘，他對江強道：「即使阿生一切進行順利，亦未必有什麼效果，我們不能坐待的！」

江強明白呂偉良的意思，說道：「我們的探員差不多傾巢而出，所有警方的綫人都在探索之列，但直至現在仍無消息。現在我們要做的事，似乎又是向機場下手！」

「對了。派人到機場去，查查那幾名泰國壞蛋的下落。如果他們並不住在預定的酒店裏，立刻設法通知阿生和夏探長！」

呂偉良不在的時候，江強是最高負責人，但這總監既然在旁，他的指示自然是最高的指示了。於是江強立即去吩咐各人依命行事！

林愛莉忽然又驚叫起來！

呂偉良知道她的衝動性格，尤其是這兩天以來睡得太少，神經衰弱是難免的事！

林愛莉在驚叫之後立刻站了起來，匆匆跑到電話機旁！

呂偉良揚聲問她幹什麼！

但是她沒有回答呂偉良，儘管撥了一個電話號碼。豈料越是急忙越容易撥錯號碼。

這時已是午夜時份，許多人已上床休息去了，試想想：當你睡得暖洋洋之際，好夢正憩，突然電話响了，你當然要接聽的！

因為對方可能是你的親友自外國打長途電話回來，也可能親友向你報喪。總之你不可能不起來接聽。但當你發覺對方原來只是打錯了電話，你會怎麼樣？一定很生氣！

於是林愛莉在慌慌忙忙之際，被人在電話罵得狗血淋頭！

呂偉良拄杖過來，雖然還猜不透她打電話到什麼地方去，但却聽到她一再向人家道歉，就忍不住笑了起來！

林愛莉終於把電話搭通了！

她首先問清楚：「你是韋先生嗎？」

「是的，我姓韋，小姐你找誰？」對方的聲音顯然也是剛剛睡醒，一定是給電話吵醒了的。

林愛莉說：「我要找韋君平先生。」

「我就是了。」韋君平還未完全清醒過來，他問道：「你……你是那一位？」

「我就是林愛莉！」林愛莉在這邊却悄悄舒了一口氣！

呂偉良現在當然明白了，她原來正在担心韋君平的安全！

呂偉良心裏不免好笑，不久之前她還是非常懷疑韋君平的，但不久之後的現在，她反而為他而担心得如此大驚小怪！

林愛莉道：「你沒有事吧？韋先生。」

「我剛發了一個噩夢！」韋君平顯得有點啼笑皆非！

林愛莉把她的想法對韋君平道：「這兩天

以來，一連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

「小姐，我早已對你說過了，這些事與我有什麼關係？………」

「你聽下去吧！這一次我並非懷疑與你有什麼關係，而是担心你的生命安全！」

這一下子可把對方嚇得清醒了！

韋君平怔怔地問：「我的安全問題？」

「是的，可能有人要殺你！」林愛莉煞有介事地說，「賴講師不幸被殺之後，杜柏失了踪，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你！」

「你……你說誰會殺我？………」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傳來一陣混亂的聲響，好像有人突然之間闖進了韋君平的睡房似的，又好像有人向他襲擊！

呂偉良看見林愛莉面色大變，也爲之吃驚不已！

林愛莉在極度驚惶中問：「韋先生韋先生，你怎麼啦？……喂……喂………」

林愛莉用力按了電話機幾次，但對方在這一刹那間把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想像得到，韋君平果然出了事，於是立刻與呂偉良開車趕到韋家去！

江强因爲有太多事務要他留下，例如與阿生連絡，與派往機塲的人員連絡。所以，他必須留下來，沒有跟他們同行。

呂林二人匆匆開車至韋家！

在途中，林愛莉複述了剛才電話中的情形，呂偉良也相信事情有點不妙！

車子在韋家門外停下，一切看來又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似的。

一切顯得極其平靜！

呂偉良說：「難道下人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主人出了事麼？」

「這有什麼出奇？」林愛莉一邊說着一邊已經下了車！

按了門鈴，久久未見有人出來應門！

林愛莉又說：「下人們住在花園和樓下，只有韋君平一個人住在樓上，所以即使突然有事發生，他們也可能一無所知！」

呂偉良正想問林愛莉怎麼會對韋君平的私生活如此了解，門內已有人問了出來：「誰？你們要找誰？」

林愛莉說：「我們是找韋先生的………」

「噢！韋先生睡了，這麼深夜他不見客！」門內的人說。

林愛莉說：「我們剛通過電話，但突然中斷了，我担心上面有事發生！」

門內人說：「但是我並不認識你，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是他的朋友！」林愛莉焦急地說，「你快些開門吧！」

「對不起，請你等一等！」門內人把小窗眼關上了，大概他正向主人作出請示吧！

呂偉良又問林愛莉：「你剛才在電話中還聽到了一些什麼？」

似乎有人突然之間從後面向他襲擊，他悶聲叫了一下，隨即有人把電話掛上了！顯然是有事發生………」

「我看你不妨通知探長派人來，如果你肯定有事發生的話，否則他們不會開門的。」呂偉良又說，「但是，愛莉，我又担心你有點神經衰弱！」

「什麼？」林愛莉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你以爲我第一次遇到這種事嗎？我自問我的頭腦一直都保持清醒………」

門內又有人問：「門外二位先生小姐，請問你們貴姓大名？」

林愛莉覺得事到如今，不能不用旁門左道了。她裝腔作勢道：「我們是警方的人，快些開門吧！你的主人可能出了事！」

說着，她竟隨便自口袋中摸出了一張咭片出來，作勢揚了一揚！

豈料小門內有人伸手出來，順手把那張咭紙取了入去！

門內人可能是另一名較高職位的男管家之流，已不是先前的那一個了。

林愛莉有點啼笑皆非，她的用心本來很簡單，只想對方快些開門，別再拖延時間。因爲韋君平萬一眞的出了事，阻延一分鐘也可能誤了一命！

但是，她想不到門內那人出手奇快，竟把她暗示「這是證件」的東西一手取去！

她以爲下人們都怕警探，只要取出少許紙張掩映一下便可當作證件冒充一下。其實那張到底是什麼咭片，連林愛莉也忘記了。

總之，她只是順手摸出來的。

豈料奇蹟一再出現，大鐵門竟在這一刹那間「呀」然而開！

「兩位請進來吧！」門內人果然是一位男管家，後面站了另一名下人。

那人又說：「我已派人上樓把韋先生叫下，請二位先到客廳喝杯茶！」

連一向機警的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也想不透這是怎麼一回事！

林愛莉過去有一位男朋友霍根是一位年青魔術師。呂偉良也知道他們在加拿大的時候，一度成爲蜜友，林愛莉也從霍根那兒學了一些魔術。

剛才的情形彷彿就像玩魔術一樣，難道林愛莉有本領在一刹那之間，用變戲法的手法，把一張咭片變爲警探的證件？

——呂偉良這樣想。

林愛莉幾乎也不敢相信這是眞的，剛才呂偉良一再說她神經衰弱，她自己也不承認，但現在這情形，她反而有些懷疑！

他們正要研究對方何故突然開門讓他們入來，屋內已傳出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尖叫聲！

一名女僕奉命上樓把她的主人叫下來會客，不知怎的竟在一聲驚惶的尖叫聲中突然昏倒過去！

屋內立即引起一陣混亂！

男女僕人紛紛衝上二樓去！

呂林二人已想得到，一定是韋君平出了事，也急忙撲上樓去！

房門開處，一個血人倒在床緣！

他身穿睡衣，半截身差點滑下床來！

電話還在他的手上，但電話綫已被人割斷了！

他，當然就是韋君平！

呂偉良立刻問下人：「這裏有另一具電話嗎？」

「有的，樓下客廳裏有另一具不同綫路的電話。」下人說。

「快些報警！」呂偉良簡單地吩咐下去。

林愛莉也和呂偉良一樣，一時之間忘記了他們是客人。在驚呆了片刻之後，立即制止下人們進房間去移動韋君平的屍體！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韋君平已經死了！

他動也不動的，像個醉酒鬼突然仆倒在席前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背部被人揷了幾刀，鮮血不斷由傷口冒出！

窗門已打開，風由外面吹入來，吹得窗簾不斷地飛揚！

呂偉良拄杖繞過去，他極力避免走直綫，因爲兇手如果由窗口入來行兇，一定走直綫；呂偉良不想留下的脚印混亂！

呂偉良俯視窗外，下面是花園，更後的地方是個小泳池！

花園有高牆，牆上有碎玻璃，也懸了鐵蒺藜！

照眼睛所見，兇手要混入來行兇，眞的不是簡單的事！

呂林二人同是同道中人，對於如何入屋，以及事後安全撤退，沒有人比他們更加清楚。

因此，他們在看過了現塲環境之後，一邊令下人們維持現塲上一切現狀，一邊趁警方人員未開到之前，向下人們問話！

男管家這時才知道他們並非什麼警探，剛才他所以會在看過了那張咭片之後立即開門讓他們入來，主要是因爲那是他主人——韋君平的名片。

原來林愛莉與韋君平告別時，韋君平把此咭片留給她。

當時韋君平還說：上面印有他住宅的電話，如果林愛莉對他仍存有任何疑問的話，歡迎她隨時隨地用電話與他連絡！

林愛莉眞想不到，錯有錯着！

她當時只不過隨隨便便找一些東西冒充警探證件，結果這韋君平的名片比任何通行證更加有效！

呂偉良看見韋家的男女僕人竟多達十個八個，心裏不禁暗自說道：這傢伙眞懂得享受！除了男管家之外，還有女管家一名。

男下人之中包括看更、司機、花王和厨子等等。

女下人之中也有洗熨、打雜和近身等等。別的不說了，單是這班男女下人們的月薪，相信數目也非常可觀！

女管家對呂偉良和林愛莉說：「我們平時很少上樓，除非韋先生上了班，或者他召喚我們，我們才敢上來！」

「爲什麼？」林愛莉問。

「因爲………」女管家有點難以啓齒似的，「有時他有人客留下來………」

「人客？」林愛莉恍然大悟，「你是指，他的女朋友？」

女管家面紅紅的點點頭。

「也就是說：韋先生常常有女客留宿，是不？」林愛莉問。

女管家說：「是的，事到如今，我們當然不該再爲他隱瞞了！」

呂偉良問：「今晚例外吧？」

「是的，可不是每晚都如此！」女管家說，「大約每周總有兩三晚，多則四五晚！」

呂偉良這才想起，那晚他致電韋君平時，首先是女人接聽，後來才是韋君平本人。

女管家又說：「有些女人很妖冶，但我們只有視若無睹！」

呂偉良心裏想：像韋君平這麼年青英俊，事業又有這麼大的成就，而且又未成家立室，他的生活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呂偉良沒有說出來，林愛莉已經忍不住破口大駡：「這樣的男人眞該死！」

不久，警方人員大批開抵現塲！

附近一帶街道立即被封鎖起來！

現塲找不到兇器，附近也找不到，但林愛莉因爲那個電話，却成了主要證人！

夏維探長聞訊匆匆趕來，看見呂林二人在塲，又知道林愛莉是最後和死者通電話的人，便對他們說道：「你們又怎會想到死者可能有危險？」

「是愛莉心血來潮，突然想到要打電話給他的！」呂偉良說。

林愛莉道：「我覺得有個隱形兇手，他可能是一個狂人！」

「你說甚麼？」夏維不明白她的意思。

「這個人要阻止一些有發明天才的人，例如賴講師，杜柏以及目前這個韋君平，他們都有興趣於新能源的研究！」

「你是說：有人要阻止陳老先生那五百萬元巨欵落入發明人的手中，是不？」

「正是這樣。」

「那麼，我們可以說是：英雄所見畧同！」夏維探長說。

林愛莉不禁問道：「你也在懷疑陳氏兄弟嗎？」

本來身爲一名警探，他們不能向外透露懷疑某人，尤其是像陳富兄弟那一種名人。但是夏維與呂林二人是摯友，他們常常協助警方破案，彼此間自然無所不談！

現塲上有一支手槍——二二口徑的。

手槍放在枕頭底下，沒有動用過。林愛莉見過了這支槍，是韋君平自衞用的，警方事後查過，他是領有槍照的。

但是，兇器肯定是一把利刀！

大批警探在花園內外展開大規模的搜索行動。

警員搬來不少光綫甚强的水銀燈，把韋宅內內外外照耀得如同白晝！

韋家的防盜設備本來不錯，牆頭上的鐵絲網也通上了電流！

當然，韋君平懂得使用自衞手槍，自然肯花一筆錢令到自己高枕無憂，想不到他還是難逃一死！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花園內協助警方找綫索！

韋家下人們正分頭被警探們就地錄取口供。這時他們才知道呂林二人並非警探！

呂偉良忽然對林愛莉說：「說起來是你害死了韋君平的！」

「你說甚麼？」林愛莉呆了一陣，出奇地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道：「你聽我說吧，如果你不打電話給他，兇手不易得手，所以，你這個電話等於間接幫了兇手的忙。」

「嗯！」林愛莉沉吟道，「你是說，韋君平可能及時用枕頭下的手槍還擊？」

「是的，我在飛鏢俱樂部看過他射擊，很有水準。」呂偉良說。

「但是，怎麼會這麼湊巧？」林愛莉道，「除非兇手一直躲在上面！」

「是的，兇手一直躲在上面。」呂偉良說，「他剛想下手殺韋君平，電話就响！他認爲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因爲韋君平當時的注意力集中於電話中，所以即使他更機警也沒有用的。」

林愛莉束眉道：「但是，他如何混入了？我眞不明白！」

「是的，照警方剛才巡視過這裏的防盜設備，牆上鐵絲網通上電流，除非兇手會飛天！」呂偉良又說，「因爲花園中既無高樹，外面鄰近亦無高樓大厦可以利用，用飛天索也不可能！」

夏維探長忽然由那邊高聲把男管家叫了過去！

呂林二人不知那邊發生了甚麼事，也匆匆奔到泳池旁邊！

夏維向男管家問道：「誰放掉泳池中的水的？」

原來這時泳池中的水已少了許多，而且仍在不斷地外流！

男管家說：「我吩咐阿炳放水的，爲甚麼現在還未流完？」

「快些停止！」夏維叫着說。

男管家不知有甚麼不對，忙指指牆角那邊：「開關掣就在那邊！」

夏維探長在男管家的陪同下，飛奔過去，親自用手帕裹着手，將去水掣門好，不讓泳池中的污水自暗渠中流入大海！

所以要用手帕裹手，當然是不想弄去原來的指紋。但有甚麼不對？各人仍未明白。

直至夏維叫人用水銀燈射向池底，又叫人下水打撈，各人才想到水底下面可能有兇器！但水既然一直外流，兇刀相信已隨水流入大海去了！

夏維立即吩咐各男女僕人雲集於花園，然後令探員分頭向他們問話。

原來夏維在池畔沉思中，無意間發覺池水不斷低下去，於是他不難想到兇刀可能被人棄入池中，故意讓它流入大海！

阿炳就是花王，但他今晚有點不舒服，不敢到露天的地方去。

後來他服了藥，睡覺之前吩咐廚師子大胖記得替他做妥一件工作，那就是男管工吩咐他把泳池中的水放掉，然後倒頭大睡！

所謂「大胖」，只不過因爲數名男工之中廚子最肥，所以才這樣叫他，其實他也不算肥胖，只有百五磅左右。

「大胖」說道：「是的，這些工作並非我本份的工作，所以一時忘記了，直至睡醒一覺我才記起這件事，所以起來放水。」

「是甚麼時候？」夏維問道。

「我沒有看鐘，總之睡了一覺，矇矇矓矓的爬起來，出去開了掣——放水掣，又回去睡過，直至他們後來把我吵醒。」大胖說。

阿炳道：「是的，他很貪睡的。」

「管家的，請告訴我，這一池水，要完全放掉，要多少時間？」夏維問。

男管家道：「差不多一小時！」

「爲甚麼揀今晚放水？」夏維又問。

「水太污了，會生蚊蚋！」男管家說，「而且明天韋先生有女友來作客，我怕他們要用泳池，必須先放了污水，明天一早叫人洗擦，再注入新鮮的水，他們才可以使用。」

呂偉良忍不住問：「這是寒天，他喜歡多泳？」

「有時會的，他的女友之中，有些喜歡穿上泳衣在池畔讓他攝影。」男管家沈德說道。

這時候，一名探員已從泳池上來，池底果然甚麼都沒有。

如果有兇刀的話，相信亦早已流入大海！因爲據那探員說，池底有一個網罩不見了，去水喉露出一個大洞，足以容納一把刀流入去！

那些網罩通常是罩在去水喉一端的，目的阻隔硬物流入喉中造成阻塞。

夏維有點洩氣！

他以爲找到兇刀就有希望找到兇手。但現在已絕望了！

但是，呂偉良却在這時候對夏維說：「探長，如果你肯定兇刀在裏面流入水渠中，我有辦法保證你可以找到。」

「你有甚麼辦法？」夏維問。

「我知道這一類去水喉在附近必有彎角處，只要叫人沿住地底，將喉管拆出，就必可發現那一柄兇刀！」呂偉良又說，「因爲兇刀相信很長，不可能會轉彎抹角的，一定擱置在喉管彎角的駁口上！」

夏維也認爲有道理，叫人通知水務局工人漏夜開工！

韋家幾個男工人全被監視起來。尤其是大胖和阿炳二人。

女工人阿秀是奉命登樓把韋君平叫下來見客的，據她說：當時，門是打開的。

這表示兇手可能由門入口去，但窗門又何故被人推開？

韋君平睡房下面——樓下一間房，是男管家沈德住的。

因此呂偉良問他：「你有沒有聽到樓上窗門被風吹動的聲音？」

「有，但我剛想查究時，你們就來了。」沈德說。

「當時你睡着了？」呂偉良又問。

「是的，睡着了。」沈德說，「是風吹窗門聲把我吵醒的……」

沈德幾乎沒有說完，呂偉良已經回頭對夏維說：「他就是兇手！探長。」

沈德咆哮似的叫將起來！

但是，一名探員已衝過去把他制服！

呂偉良對沈德說：「你太愚蠢了，請你上樓看看，就知道你不會說謊！」

一干人等入屋轉登二樓，這時探員已完成了現場的調查工作。

呂偉良進入兇案現場，走到窗前，對沈德說：「看清楚吧，這種窗門不會發出聲音，你怎麼會給聲浪吵醒？」

「但當時我的確聽到一些音响，所以才從夢中驚醒。」沈德堅持說。

「這不是大熱天時，你不可能打開窗門睡覺，所以你更加不可能聽到任何聲响，除非你存心聽聽這上面的動靜！」呂偉良又說，「你行兇後故意推開窗口，暗示兇手由此逃去。其實你最早開門讓我們入來時，就已經露出了馬脚！」

「我是看見韋先生的名片才讓你們入來。」沈德說。

「但是，名片上根本沒有任何約會的字跡，這是身爲一個管家起碼的常識。其實當時你只希望有人突如其來，乘機讓兇案早點揭發，而我們正來得合時。」呂偉良道，「如果我沒有猜錯，你故意叫阿炳開了去水掣，你身爲管家，明知他病了，爲甚麼不自己動手？你太自作聰明，以爲這樣便可以轉移視綫，其實只是弄巧反拙而已。」

「大胖子已承認是他開水掣的。」沈德說道。

呂偉良笑道：「即使他開了掣，你仍然可以悄悄把水掣關上！然後等到兇案完成後，把兇刀投入池中，你再把去水掣重新開放，目的自然是讓水把兇刀冲出大海！所以，水喉封口處的網罩突然失去，自然也是你事先安排。」

夏維插咀道：「其實你也無須再狡辯了，你由睡房透過窗口，可以看得到泳池及花園中這一邊的情景，更可以聽到樓上你主人房中的動靜，如果打開窗門，而你又存心竊聽一切的話，甚至可以聽到他房間中的電話鈴聲！」

「其實你露出的破綻太多了！沈管家。」呂偉良說，「你不該推開窗門，因爲你主人睡房的窗門與你睡房朝向花園的窗門成一直綫，如果兇手果眞由上面窗口一躍而下，你一定首先發覺。」

「我關上窗門，怎知得這許多？」沈德又說。

「但你剛才不是說過，被風吹窗門吵醒的麼？」呂偉良笑了笑，「你無謂再辯護了，我早想到外人難越雷池半步，唯一可以穿房入舍的，就只有你和女管家。但女管家並無可疑之處，因此你才是眞正的殺人兇手！」

夏維說道：「我們會在窗門留下的指紋，以及地上留下的脚印等等分析，根本不容你狡辯的，何況還有兇刀呢！呂先生提醒了我，水喉是有彎角處的，兇刀不可能流出大海。只要工人把兇刀尋獲，相信你再也無話可說了！」

「待你找到了再說吧！」沈德生氣地說。

他仍然不肯承認一切。

但是，夏維已將他帶回警局裏去！

呂偉良現在担心小劉的安全，沈德不說出眞相，他們根本無法可以找到小劉他們的下落，他們仍想到這可能同是一個集團的所爲。而沈德只不過是該集團所收買的一名殺手而已！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心狠手辣？

儘管林愛莉認爲與那五百萬元獎金有關，但呂偉良覺得可疑之處就是：韋君平並未打算把他的發明拿去換取五百萬元獎金，爲什麼他也同樣遭人毒手？

呂偉良想到這裏，又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他不能再等沈德的供述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回到剛强私家偵探社，江强對他們說：「由泰國來的一班可疑人物果然失踪了，他們並未住在酒店裏。」

「本市警方綫人完全沒有他們的消息，我早就想到可能是外地來的歹徒做的。」呂偉良說，「阿生有消息回來沒有？」

「沒有。」江强說，「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辦妥那件事的。」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阿生剛好打電話到偵探社來。

接聽電話的是呂偉良，他問阿生：「你那邊進行成怎麼樣？」

「出乎意外地順利！」阿生在電話裏說：「我們僞裝成修理電綫的，漏夜進行搶修，當然我們必須先令陳家的電話壞了一陣。連那些保鏢社的人也給我們騙過了。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無法猜得到，就是我們根本無須裝竊聽儀器。」

「爲什麼？」

「因爲已經有人爲我們裝妥了！」

呂偉良有點摸不着頭腦，問道：「這事到底怎麼攪的？」

阿生解釋說：「當我們的人要動手裝上竊聽儀器時，竟然有人先裝妥了，而且非常新式巧妙，因爲地綫位於公路旁，經常留個人在那兒偷聽不方便，所以他們把竊聽電話的綫路拖到上山，如此一來便可以在山上的樹林中安然偷聽。」

「那是什麼人做的手脚？」

「我也不曉得。」阿生道，「但看來他們的目的已達，一切裝置均已放棄，但我們正好用得着！」

「嗯！那是誰做的？他們沒有特別事情，你最好回來，竊聽工作可以交給其他人負責。我想你回來想辦法去救小劉。今晚不久之前又有個人被殺。」

「誰？」阿生問：「誰被殺？」

「就是韋君平。」呂偉良說。

「這麼看來，陳氏兄弟的確有太多可疑的地方。」阿生說。

「但是，韋君平根本沒有意思領取那五百萬大元。」呂偉良又說，「而且兇手已經立刻捉到了，他是韋家的管家，只是不肯招出誰是幕後人。」

「爲什麼你說與陳氏兄弟無關？江强曾把韋君平的發明向陳富報告。因此，他們可能担心韋君平遲早會來。」阿生說。「總之，我相信不久之後便可以水落石出，也許只須等數小時。目前我在汽車裏打電話給你，我已派人把所有打到陳家的電話都加以錄音。」

「好吧！」呂偉良說，「那麼，我等你消息，在這裏等！」

阿生剛掛了綫，一名特警這時正匆匆走到汽車旁邊來：「隊長，有發現了，你快過來聽聽！」

阿生那輛裝設有無綫電話的汽車就停在公路旁邊，但是竊聽器却引到山上的樹林中，那是人家老早裝置的。

阿生跟那特警爬上路旁樹林中去，特警組人員正一邊偷聽，一邊進行錄音。

阿生立即接過耳筒，電話還未講完。

「……好吧！十分鐘後我們再通電話，你必須作出決定！」這人的本地話，說得十分生硬。

「可以給多一點時間嗎？」一個中國男子的聲音哀求着說。

「不！沒有時間了，陳先生，你只可以考慮十分鐘，否則我們就撕票，因爲外面風聲太緊！不過我不妨提醒你，在我們撕票之前，會先致電各報社電台和電視台，把一切責任推在陳桐山老先生的身上。嘿！到那時，只怕會把他活活氣死呢！」

「不！你們不能這樣做的。」

「我麼，我們十分鐘之後再談。」

電話「叮」的一聲掛斷了。

剛才與對方講電話的，顯然是陳富。他一連「喂」了幾聲也沒有人回答。

阿生把錄音機重播一次：——

「喂！陳宅嗎？請陳富先生聽電話。」

「是的，我就是陳富，你……你是誰？」

「我是誰你可以不必理，但有兩個人的聲音却要你聽聽。」

於是電話又出現了兩個不同聲綫的男子，一個說：「陳先生，我們雖然未見過面，但我曾致電給令尊大人，我姓杜，叫做杜柏，本來我……」

這時又有人奪過電話聽筒，惡騰騰地說：「够了够了，別嚕嗦了！」那人然後又對陳富道：「現在你再聽聽另一個人的聲音吧！」

「陳先生嗎？我叫小劉，是江强的人，他們要我跟你講，但我却不知道應該講一些什麼好……」

電話又被人搶去。

那人又對陳富道：「杜柏是目前唯一能以清水配製成汽油的人，如果你果然眞的是那麼熱心公益的，請今晚就付出一百萬元——我們只要五百萬的五份之一，否則，我們會殺死杜柏和小劉，作爲向你小試牛刀，然後下一個便輪到你的家人。」

陳富說：「你把我弄得糊塗了，他們二人與我何關？」

「小劉是你請的，他死了你當然有責任。至於杜柏，他是個鬼才，他發明的東西準可拿走你那五百萬元，但我們沒有耐性再等了，我們今晚天亮之前一定要一百萬，否則就只有把他們殺死。」

「可以給我一些時間嗎？」陳富說，「我必須考慮一下……」

以下所講的，阿生剛才已直接聽到了。

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有人從矮林後面吆喝過來：「那邊的人不許動，否則就開槍！」

阿生等人登時僵呆下來，他們不知道對方是誰，只知道有人用强光電筒照射過來。

當光圈投在阿生臉上的時候，立即又聽到有人驚叫了一聲：「咦，阿生怎麼會是你？」

阿生當然認得，那是辛尼的聲音。於是特警們把手放下，舒了一口氣。

原來，他們就是奉命監視陳宅的警探。剛才有人看見山上有人影移動，就是趕來看看，想不到原來是阿生他們。

現在阿生把情形對辛尼說了出來，辛尼於是一邊叫人通知探長，一邊立即趕到陳宅會陳富。

陳富正感六神無主，他知道辛尼是探長助手，便把剛才被勒索巨欵的事說出，辛尼也只佯作現在才知道這件事。

陳富說：「家父一生行善，是眞眞正正的出於一片善心，萬一有人因爲此事而喪生，他一定受不了這打擊……」

辛尼不等他說完，因爲十分鐘已到，歹徒隨時會打電話來。所以辛尼只示意陳富答允對方一切條件，誘他們上當。

果然電話又响了，是剛才那人打來的，陳

富唯有依計行事，佯作非常馴服地，聽對方的指示！他唯一的要求只說手上沒有那麼多的現金，但可以先付五十萬。這令到對方更加相信他出於一片眞誠，但求不要鬧出人命，破財是在所不計的。

對方有點急不及待，立刻就要陳富只派一個人到附近公路上，那人身穿白衣，挽旅行袋，袋內儎住五十萬現金，在指定的燈柱下等候他們的人開車來接收。

陳富收綫後，辛尼知道來不及由警局調人來此增援，還有阿生帶了五名特警正躲在山上，於是立刻與他取得連絡，迅速在附近一帶佈置。

一名探員身穿白衣，手挽旅行袋，站在公路分岔路口的一支燈柱之下等候，那兒有棵樹，很易認的。

這已是凌晨時份，再過兩小時便天亮，公路上冷清清的，鬼影也沒有一個，當然也不會有車子經過。

數分鐘之後，一輛黑色客貨二用車開到，在樹下停下來。車內有人招手示意探員把旅行袋交過去，探員照做了。收了錢，車子立即開去。公路上仍然只得那麼一輛車子疾馳，自然沒有人跟踪他們，看來他們成功了。

十分鐘之後，一架直升機在天空中出現，那是警方派來的，奉命找尋一輛車頂有夜光漆的汽車。原來剛才已有人躲在樹上，悄悄向歹徒的汽車頂噴了夜光漆，對方竟一無所覺。

直升機很快就找到那車子，用無綫電話通知辛尼，那車頂發亮的車子正停在一處農場外面，那農場近海，由一條小路轉入。

辛尼於是要求總部派水警輪出動，以防歹徒用快艇逃去。然後他和阿生等人迅速乘車從隱蔽處出來，依直升機指示，趕到目的地去。

他們只在附近暗中戒備，不敢迫近可疑農塲，那是爲了小劉他們的安全起見。

警方一直在暗中部署，因爲阿生的汽車有無綫電話，一切十分方便。

直至天色將亮，仍未見小劉他們被釋出，阿生他們非常担心。

一組特警在附近一處山頭用望遠鏡監視一切，直升機早已撤退，避免在上空飛得太久會引起歹徒的疑心。

山頭上的特警突然向阿生報告：「他們果然落了岸邊一艘快艇！」

阿生問：「看見小劉和杜柏嗎？」

「看不見。」特警說：「但却帶走了那一袋鈔票。」

阿生於是立即示意辛尼，通知水警輪在海上採取行動，同時他也親自帶人沿住小徑衝入農塲中去。

當阿生他們衝入農塲時，只見地上躺了兩個人，一個是杜柏，他滿身鮮血，刀傷處處，另一個自然是小劉。

阿生大吃一驚。

屋內沒有其他人留下，所有的歹徒已乘快艇逃走，水警輪有足够的時間佈下天羅地網，相信他們逃不了的，問題是他們爲什麼要殺死人質？

經過連番搶救，小劉原來只是嚇暈了，他醒後才說出杜柏原來與歹徒是同黨，一切佈局無非爲了騙財。那些竊聽儀器便是他們裝置的，目的自然是爲了查出誰與陳家連絡。結果給他們知道賴講師的地址，他們担心那是杜柏的對手，於是漏夜派人把他殺了，目的是要爲杜柏減少一個對手。

杜柏並非什麼發明家，只是個魔術師，「清水變汽油」自然也是戲法之一種而已，想不到小劉信以爲眞，爲他大事宣傳。

杜柏是曼谷的華僑，剛來此渡假，無意中發覺「五百萬懸賞，徵求新能源」的事，便租下一層樓，佈置成實驗室的樣子，實行冒充發明家。但後來他知道瞞不過眞正的專家，所以與同黨一再商量之後，便改變了主意。改用現在這方法，退而思其次。

想不到來自泰國的歹徒們認爲錢太少了，留下杜柏也是一種負累，殺了他反而可以分少一份，又不必留下綫索。

可憐小劉看見杜柏活生生的被人生劏，登時暈倒過去，還好歹徒無意加害他，否則又要死多一條人命了。

水警輪終於成功地截獲五名泰國歹徒，他們是分兩批自曼谷飛來的，這次却企圖由海上逃走——用快艇先逃至公海，乘泰國漁船回去，可惜他們却逃不過警網。

但是，他們只承認殺死杜柏之外，只殺了賴孝華，至於韋君平則與他們無關。

還好夏維的手下一再向疑兇沈德施壓力之後，他終於供出：韋君平之死，是由於太空電子公司一位副董事長何培想奪權不遂，把心一橫，買通沈德施毒手。

沈德果然是利用泳池把兇刀沖出大海的，但事後渠務部工人已在去水渠的水泥井中，找回那兇刀。

原來通出大海的水渠，每隔一段路必有這種水泥三合土建成的井，以防暴雨時作爲緩衝的。兇刀既是鐵器，自然會往井底沉下，所以只要小心找，一定找到，呂偉良一點也沒有猜錯。

可憐韋君平正當年青有爲之際，就爲了爭權奪利而死得不明不白。

更可惜的是：利用海水製煉成汽油的方程式只他一個人知道。他死了之後，就只有實驗室中遺下的數加侖「海水汽油」，供科學家仔細分析研究，但將來能否試製成功，那就要看他們的努力了。

但無論如何，陳桐山這五百萬元巨賞至今仍未有人領去，老人家只希望在他有生之日能見到一種新能源面世，至於金錢他是絕不計較的。

其實全人類的希望也像老人家一樣，只是：新能源到底何時出現？

（全文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相思夫人（中）

黃　鷹·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殺手費無忌，受僱刺殺沈勝衣，他從捎信的小廝手中，獲閱蕭玲函約沈勝衣在天女廟中相唔，費無忌遂先一刻到天女廟中，僞扮天女神像，等候刺殺對象到來，果然，沈勝衣接到蕭玲的約唔信函，依約來到天女廟，他見蕭玲未到，便依柱坐下假寐，未幾，蕭玲來到，見沈勝衣依柱瞌睡，一式乳燕投懷，縱向沈勝衣懷中，費無忌乘着沈勝衣分神之際，震裂神像，縱身一劍刺出，劍到處恰是蕭玲投入沈勝衣懷中之時，費無忌一劍便從蕭玲背心刺入，沈勝衣抱着蕭玲失去生命的軀殼陷入僵呆之中——

佳期難上難　相思山上山

就連費無忌的鐵石心腸也似被這種淒慘的情景軟化，收住了笑聲。

良久，良久。

凝結的空氣突然飛揚。

一股殺氣在散開！

沈勝衣輕輕的放下了蕭玲的身子，緩緩的站起身軀。

是他在動，是他的衣袂在飛揚！

殺氣正是從他的身上散發開來！

他胸前的衣衫一道裂口，他胸前的肌肉一個傷口。

這傷口已沒有血流下。

這傷口並不大，並不深。

這樣的一個傷口，流出來的血又能有多少，又怎可以將他胸前的衣衫染成現在這個樣子？

染在他胸前的衣衫的到底是他自己的血，還是蕭玲的血？

他坐擁着蕭玲的時候還不覺，這一站起來，費無忌馬上就覺察到了。

他的眼睛旋即就收縮。

沈勝衣冷冷的迫視費無忌，一雙眼無限悲憤。

「你笑得未免太早！」語聲中同樣悲憤無限。

費無忌由心冒起一股寒意，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說出這句話。「我那一劍刺得你並不深！」

「並不深！」

「人算不如天算。」費無忌嘆息。

「你還要歎息？」

「我要殺的人不是她，是你！」

「你認識我？」

「認識！」

「什麼時候的事？」

「未够一天。」

「在此之前，我並未見過你，在這一天之內，我並未與人——任何人結仇！」

「我不是復仇而來！」

「你只是殺我而來？」

「正是！」

「你是一個職業殺手？」

「正是！」

「誰出錢要你殺我？」

「你說？」
「我不知道，我在問你！」
「你問我也沒有用。」
「我幾乎忘記了，保守秘密，是作爲一個職業殺手的起碼條件。」
「嗯！」
「這一次可是由不得你！」
「未必！」費無忌悶哼。
沈勝衣面無表情，猛一拂衣袖。
費無忌握劍的手連隨一緊。
沈勝衣目光一垂，突然歎了一口氣。
「你那一劍我寧可刺入我的胸膛。」
「我那一劍的目的就在刺你的胸膛！」費無忌冷笑。「但你也不必歎氣，我的人還在，我的劍還在，我的人還狠，我的劍還狠！」
「你的人的確狠，你的劍的確狠！」沈勝衣轉顧蕭玲，一面的歉疚，一面的淒涼。「除了你，還有誰忍心殺她？」
「這可是無可奈何。」
「好一個無可奈何，你也認識她？」
「不認識。」
「你知不知道她是多麼好的一個女孩子？」
「知！」
既然不認識，怎會知？
費無忌却竟說知。
「她……」沈勝衣哽咽。
「她對你很好？」
「好……」沈勝衣的眼睛中又像是籠上了一層烟霧，整個人就像是陷入回憶之中。
費無忌哇的一聲，雙脚猛一蹬，連人帶劍即時箭一樣向鼎爐上射出！
他既然不認識蕭玲，又怎會知道蕭玲是怎樣一個女孩子。
他說知，目的只是在將沈勝衣帶入回憶之中。
一個人在緬懷過去的時候，意志總是特別來得軟弱，心情總是特別來得恍惚。
這也就必然疏於防範！
這也就是他的機會！
他懂得製造機會，把握機會。
他懂得選擇最適當的時候出手！
現在應該是最適當的時候！
他就在這時候出手！
他的第一劍還有天女神像一重隔碍。
第二劍沒有隔碍，完全沒有！
第二劍當然比第一劍更狠，更快，更準！
劍光只一閃，劍尖就已來到了沈勝衣的胸膛！
這一劍理應不會落空。
這一劍竟然落空！
這剎那沈勝衣的人已換了一個位置！
他身形變換的迅速更在費無忌箭一樣飛射的這一劍之上！
費無忌早知沈勝衣劍術高强，但只是聽說，聽說起碼也總算叫做有個印象，沈勝衣的輕功也高强到這個地步，他却連起碼的印象也沒有。
這一劍他志在必得。
這一劍已是有去無回之勢。
這一劍落空，他的心神，他的勇氣，立時也沒有了着落。
那種感覺就正如一個人行走間突然一腳踏空。
這一劍果然是有去無回之勢。
劍落空，劍勢並未絕，費無忌連人帶劍繼續飛前，沈勝衣胸前掠過！
劍出鞘的聲音即時在他耳邊响起！
他的劍已出鞘，這出鞘的劍當然就是沈勝衣的劍。
這裏只有沈勝衣跟他兩個人。
沈勝衣的輕功名不經傳也高强到這個地步，沈勝衣的劍？
費無忌怪叫一聲，劍勢猛一頓，劍鋒猛扭轉，脅下刺出！
這反手一劍，已然護住了他後背的要害。
錚錚錚的三劍，立時刺在費無忌這一劍之上！
也幾乎同時，費無忌就覺腰後一涼，肩頭一痛！
沈勝衣這剎那竟已刺出了五劍，五劍都幾乎沒有落空！
這種出手實在快得驚人！
費無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一個身子旋即着地，着地就轉回。
一轉回他就看到沈勝衣烈火一樣的一雙眼，怒獅一樣的一個人，閃電一樣的一支劍！
劍閃電一樣刺來！
只一劍！
沈勝衣心頭的悲哀，憤怒，亦似盡寄在這一劍之上！
沒有見過這一劍的人，根本不能想像得到這一劍的聲勢，這一劍的威力。
費無忌幸好適時轉過身來。
他到底也是用劍的好手，只一瞥，他就知道沈勝衣這一劍，無論如何他都閃避不了。
不能閃避就只有硬接！
他緊咬牙齦，連忙挑起手中劍。
他的劍才一挑起，沈勝衣的劍已到！
好快的一劍！
「嗆，」的一聲，火花激射！
費無忌手中劍齊中兩斷，連退三步，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沈勝衣這一劍悲憤中出手，能夠接得住的人本來就沒有幾個。
費無忌總算接下了這一劍！
這一劍接下來，他並不好受，劍折斷，握劍右手的虎口迸裂，就連內腑也已被震傷！
沈勝衣却是若無其事，他咬牙切齒，咽喉中悶聲咆哮，滿頭散髮飛揚，左手劍高舉，第二劍看來就要出手！
只看他這個樣子，不難就想像得到他這第二劍的聲勢，威力！
費無忌一張臉不由得發青。
他仗劍爲生，也知道遲早總有一天死在劍下，但到這一天，這一刻來臨，他還是感到恐懼。
千古艱難惟一死，這句話，實在大有道理。
沈勝衣左手的一劍舉得更高了。
映着落日的餘光，劍，更奪目，更輝煌！
也就在這下，費無忌突然怪叫一聲：「看我再給她一劍！」右手一揮，斷劍突然脫手飛向蕭玲的臉龐！

蕭玲的面上還有笑容，唇邊還有笑意，雖然僵硬，依然完整依然美。
美得淒涼，美得令人心傷。
費無忌這一劍若是擲中？
好狠的心，好毒的劍！
他若是不開聲，沈勝衣實在不知道他這悶葫蘆賣的是什麼藥。
他的劍脫手，沈勝衣才知道他說話中的含意。
沈勝衣的面色霎時一變，目光一閃，手中劍幾乎同時脫手！
這一劍的目標當然在費無忌的斷劍！
無論如何，他都不會再讓蕭玲受到任何傷害的了。
這在費無忌意料之內。
他自顧給沈勝衣這個挽救的機會，所以他開聲。
這同樣也是他的機會，逃走的機會！
劍一脫手，他的人就倒翻了出去！
沈勝衣又豈會不知道費無忌的用心？
他冷笑，突然一偏身，右手地上一抄，一揮！
一道白光閃電一樣飛出，直奔費無忌的後心！
沈勝衣的暗器手法同樣高明。
本來他就是一流殺手之中一流殺手！
費無忌的身子才翻出門外，白光就擊在他的右肩之上，竟就是他那支劍斷下的劍尖！
這一着可在他意料之外。
他的耳目總算靈敏，半空中腰肩一擰，硬硬扭轉了身形，避開了後心要害！眼看着他的身形一栽，馬上又標起，斜刺裏往左撲了過去。
天女祠左一帶都是齊肩的野草。
費無忌野草中一閃而沒。
沈勝衣沒有追，退返蕭玲身畔。
他的劍就釘在蕭玲右邊面頰半寸不到的地方，費無忌那支劍也就在一旁。
他的劍總算沒有落空，總算及時擊中費無忌那截斷劍！
他捏了一手的冷汗，一俯身，將劍抓在手中。
不是他自己的劍，是費無忌的那截斷劍。
斷劍的劍柄好像刻着幾個字，沈勝衣這所以將劍拾起來。
果然刻有字，五個字！
西園費無忌！
「是你，原來是你！」沈勝衣冷笑！
「是你！」

× ×

費無忌的面色一變。
他的右肩雖然負傷，並沒有影响到他的行動，他的雙脚一些事也沒有。
一竄入草叢，他的腰背就躬下，蛇行鶴伏，迅速的轉換了好幾個位置，肯定了沈勝衣沒有追來，身形才加快。
到了草叢的盡頭，更就不猶疑，箭一樣標了出去！
他只顧後面，不知前頭也有人在等着他。
那個人一直高高的坐在草叢外的一株大樹上，天女祠的週圍，費無忌祠外的行動，一直在他的眼中。
費無忌才到草叢邊緣，那個人已從樹上躍下。
費無忌才從草叢標出，那個人就迎了上去，倏的一伸脚！
費無忌當場翻了一個觔斗，摔倒在地上！
這一摔好重！
費無忌整個身子簡直散了一樣。
他忍痛將頭抬起。
一抬起頭他就看到了金獅！
一雙金獅爪橫掃兩河的金獅！
金獅一笑！
費無忌的面色一變！
「是我！」金獅笑得好像很開心。
「原來是你！」費無忌的右手一緊！
如果他的劍在手，他已然一劍刺出。只可惜他的劍已斷成兩截，只有一截劍尖還留在他的右肩之上。
他的右手一緊，就是陣澈骨的疼痛！
他這才省起。
金獅看在眼內，搖頭嘆息。「你實在太緊張了。」
費無忌沒有作聲。
「如果你要劍，我可以給你。」
費無忌苦笑。
即使有劍，他的右手，現在也使不動了。
金獅當然看得出，所以金獅才會這樣大方。
費無忌只有苦笑。「你打算拿我怎麼樣？」
「還是那句話，請你隨我去一見相思夫人！」
「我可以不去？」
「不可以！」
「這你又何必多說？」
「禮貌上總該說一聲的。」
「這也好，反正我要找一個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
「你的確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依然香車？依然寶馬？」
「沒有香車！沒有寶馬！」
「也沒有醇酒？也沒有佳肴？也沒有美人？」
「也沒有！」
「寶馬香車何去？醇酒佳肴美人又何在？」
「都準備了在這兒，都預備去夫人那裏。」
「昨日都是爲我而來，爲我而設。」
「昨日是昨日，今日是今日。」
昨日的確不同今日，費無忌嘆息在心中。
「你又何必嘆息？」金獅竟似看穿了費無忌的心。「你應該覺得開心才是。」
「哦？」
「香車寶馬醇酒佳肴美人雖然都已換了對象，我却替你找來了三個保鏢！」
鏢字才出口，金獅已起脚，一脚將費無忌踢的飛了起來！
這一脚正好踢在費無忌的肩窩之上！痛上加痛，費無忌幾乎沒有昏死了過去。
他的一個身子飛出了丈多兩丈，就給三個人接在手中。
這三個人同時出手，動作一致，就連身裁，相貌，也是一樣。

梅山三兄弟！

梅山三兄弟眉心的傷口已然結疤。

一看到這三兄弟，這三道疤痕，費無忌的心裏不由得就一寒。

「路上好好的保護他，照顧他！」金獅隨卽這樣吩咐了一聲。

「大爺放心，我們一定會好好的照顧他，保護他！」梅山三兄弟一齊應聲，一齊冷笑，對着費無忌冷笑。

費無忌忽然發覺這梅山三兄弟就連冷笑的時候也竟是一個樣子。

他實在覺得好笑，只可惜他已笑不出來。

「我們先替他包紮好傷口再說。」梅山三兄弟對望一眼，當中的一個一揮手，突然伸手抓住了插在費無忌右肩的那截斷劍的劍尖，使勁的拔了出來！

一股鮮血嗤的立時由肩頭上怒射！

又是一陣徹骨的痛苦！

費無忌一張臉痛的發白，緊咬牙齦，沒有作聲。

他偷眼一望金獅。

金獅負手在那邊，一面笑容，不單止沒有喝止，而且好像很欣賞。

一個人如果還有相當利用價值，金獅似乎沒有理由採取這種態度。

這除非無足輕重！

一個人在別人的心目中無足輕重，這個人的生死在別人的心目中亦必然無足輕重！

費無忌的面色一刹那難看到了極點！

× ×

肅殺的面色同樣難看到了極點！

身爲巡按大人，消息當然靈通。

沈勝衣才來到巡按府門前，他已等在門外。

一看到沈勝衣懷抱中的蕭玲，他的面色就變。

一將蕭玲的身子接在手中，他的面色就難看到了極點！

再沒有經驗的人，也應該知道蕭玲早已去了。

他只有蕭玲一個妹妹。

他瞪着沈勝衣，目眦欲裂，一個身子猛在顫抖，突然嘶聲狂呼：「是誰殺了她！誰！」

沈勝衣望着蕭玲血紅的胸膛，蒼白的臉龐，沉痛的回答：「西園費無忌，一個職業殺手！」

「費無忌？職業殺手？」蕭放一怔。

「她與誰有仇？誰買兇殺她？」

「費無忌目的在殺我！」沈勝衣淒然一笑。「殺她只是一時錯手！」

「一時錯手！」蕭放眼角迸裂，兩縷血絲順腮流下。

「可以說，是我害了她！」沈勝衣心傷的垂下頭。

蕭放順腮流下的兩行血絲之上不覺添了兩行淚水，他笑，縱聲狂笑，猛轉過身子，大踏步回去！

笑聲說不出的痛苦，說不出的蒼涼。

沈勝衣淒然目送，直至消失不見，正要離開，一個森冷的聲音突然喝來！

「站住！」

沈勝衣應聲回頭，就迎上兩道森冷的目光！

語聲森冷，目光森冷，這個人的面容同樣森冷！

這個人看來還不過二十六七左右，還算得年輕，目秀眉清，也算得英俊。

無論衣飾，無論氣質，這個人都好像與衆不同，與人迥異。

這個人簡直就是天生的富貴中人。

這個人一直站在石階之上，沈勝衣一直沒有留意。

他突然留意。

一種窒息的感覺旋卽壓上心頭！

「是你叫我？」他問。

「是我叫你，」這個人冷笑。「你就是那個沈勝衣？」

「那個？據我所知沈勝衣向來就只得一個，這個！」

「我知道！」

「我却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

「你是那一個。」

「我是那一個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給我說好了。」

語聲陡落，兩個錦衣侍衞霍地兩旁搶出，齊聲喝叱！

「住口！」

「七王爺面前豈容你如此放肆，如此說話！」

七王爺！

這個人竟就是當權得勢的七王爺！

沈勝衣一怔。

七王爺一笑。「現在知道了？」

「嗯。」

「看你知道的並不多。」

「也不少。」

「哦？我問你！」

「什麼？」

「你可知蕭玲是我的什麼人？」

「不知。」沈勝衣實在不知。

「連這你也不知？」

「不知就是不知。」

「我未過門的妻子！」

沈勝衣又是一怔。

「你將她抱在懷中，本來就是一條大罪，但不知不罪，我可以不追究。」七王爺面色陡寒。「她給你害死這件事，我可就不能不追究！」

「我……」

「不是你，她根本就不會離開應天府，不是你，她根本就不會死在什麼費無忌手上，她雖然不是被你所殺，却是因你而死！」

沈勝衣黯然無語。

「費無忌是直接的兇手，你是間接的兇手，」七王爺戟指沈勝衣，厲聲道：「費無忌固然應死，你同樣該殺！」

殺字一出口，護在他左右的二十個錦衣侍衞就伸手握住了劍柄！

這二十個錦衣侍衞一個個太陽穴高聳，眼瞳中精光畢露，顯然都是內外家兼修的高手。

七王爺什麼身份，座下又豈會沒有能人？

沈勝衣目光一掃，暗自嘆了一口氣。

在此之前，他雖然還沒有見過七王爺，七王爺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却已心中有數。

這樣說話，他知道七王爺無論如何是不會放過自己的了。

七王爺果然沒有打算放過沈勝衣，他回顧左右，冷冷的一笑。

「我的意思難道你們還不明白？」

這句話還未說完，二十個錦衣侍衞最少已有一半利劍出鞘。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們追隨了我這許多年，今日也應該有所表現了。」

二十個錦衣侍衞轟然齊應一聲，二十支利劍已無一留在鞘內。

「四俊六傑的武功我已見識過，三英又如何，七雄又怎樣？」七王爺倏的一拂袖。

十條人影馬上撲出，十支利劍曳着寒芒，直奔沈勝衣！

劍快、人快，三英七雄，看來也有幾下子！

沈勝衣一聲微喟，一個身子颼的突然倒飛！

三英七雄眼裏分明，身形陡落又起，緊追在沈勝衣身後，一點也不放鬆！

巡按府前面是老大的一幅空地，也正是羣戰的最佳地方。

沈勝衣根本就不想動手，一個身子着地又凌空，凌空又一個倒翻。

三英七雄却只當沈勝衣要在空地上動手，脚下一踏實，齊都收住了身形。

這一慢，沈勝衣的人已在兩丈之外。

三英七雄當場一怔，身形連忙再次拔起。

這十個人的輕功雖然還不及沈勝衣，但也並不慢，只要沈勝衣慢上片刻，還是可以追上的。

問題在沈勝衣連一慢的意思也沒有，那身形一起再起又起，一落再落又落！

也就在這下，一輛極其華麗的四馬馬車驀地街角轉出，疾馳而來！

馬車還未到，一陣銷魂蝕骨的脂粉香味已在空氣中飄揚。

沈勝衣第三個起落，馬車已來到他的身旁，突然一慢！

車門適時打開，一個金衣中年人車廂內一探頭，一伸手。

「沈大俠請上車！」

金獅！

金獅一面的笑容。

沈勝衣並不認識金獅，只是覺得這個人看起來還不討厭。

他雖然覺得奇怪，並沒有拒絕，可也沒有上車，只是一聳肩，坐上了車頂。

金獅也沒有多說，一拍手。

馬車應聲加快，比來的時候更加快。

三英七雄正好撲到！

相距還不遠，還可以奮力撲擊！

三英七雄正有此意，肩頭齊聳！

金獅看的眞切，猛喝一聲：「毒藥暗器！」雙手暴翻！

毒藥暗器！

三英七雄心頭一凜，躬起的身形不其而齊地一收，回劍一擋！

擋什麼？

一顆暗器也沒有！

金獅雙手一收一拍，拍手大笑。「我只不過跟你們開一個玩笑，你們又何必這樣子認眞？」

好一個玩笑。

這一個玩笑開下來，馬車已去遠，撲也撲不到的了。

三英七雄一時間又驚又怒。

驚的是七王爺面前無可交代，怒的是憑他們的經驗，居然還會上這個當。

驚怒交集，十人齊聲咆哮，十劍同時脫手，飛擲車廂內的金獅，車頂上的沈勝衣！

這十劍驚怒之下出手，聲勢又是何等驚人！

金獅不意有此一着，也自小小的吃了一驚，一翻手，正想將車門關上，用車門來將劍擋住，一道劍光突自上凌空飛下！

沈勝衣的劍！

一劍封住了十劍！

三英七雄的十劍一入劍光，錚錚錚的馬上飛開，嗤嗤的馬上飛回，釘在地上！

釘在三英七雄脚前的地上！

三英七雄不其而面色慘變！

金獅也變了面色！

沈勝衣却是若無其事，回劍入鞘，淡淡一笑。「這樣精緻的一輛香車，弄壞了未免可惜，我坐上了你的車，總算領了你的情，總得盡一分心，一分力！」

車是香車，馬是寶馬！

駕車的亦是一流的好手，沈勝衣這幾句話才說完，馬車已遠遠的將三英七雄拋下，轉過了街角，連巡按府也看不到了。

金獅一聲有勞，再聲多謝。

「我也沒有跟你客氣，你又何必跟我客氣？」

「不是我跟你客氣，只是你跟我客氣。」金獅又將車門盡開。「我邀你坐在車廂之內，你却竟坐到車頂之上。」

「車頂亦無妨，車廂亦無妨。」

「既然都無妨，你何必留在車頂？」

「既然都無妨，我何必入去車廂？」

「難道你不知車廂比車頂舒服？」

「知。」

「我還在車廂之內替你準備了醇酒，佳餚，美人，這你又可知？」

「這我可就不知了。」沈勝衣猛可一個觔斗，翻下了車頂，翻入了車廂。

醇酒，佳肴，美人。

金獅並沒有說謊。

沈勝衣一翻入車廂，醇酒佳肴就已送到他面前，美人就已投入他懷中。

酒菜已冷，色香還在。

美人更是絕色，香的來更就是令人魂銷，意銷。

沈勝衣摸了摸鼻子，忽的歎了口氣。

金獅聽在耳裏，一臉的抱歉。「酒菜預備了已有半個時辰，半個時辰下來，雖然還未盡冷，難免色消香杳，但此地不宜久留，沈大俠也請暫且將就，幸好美人的活色生香，却是不變的。」

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你知道我已經大半天沒有東西下肚？」

「所以我作好了準備。」

「你知道我現在需要什麼？」

「醇酒，佳肴。」

「只是醇酒，只是佳肴。」沈勝衣緩緩的推開了懷中的美人。

美人一面委屈的望着金獅。

金獅也無可奈何。

沈勝衣隨即老實不客氣的端起了酒杯，拿起了筷子，却連一眼也沒有給那美人一眼。

這也是一種侮辱。

美人不由得珠淚雙垂。

金獅倒是一個憐香惜玉之人，安慰的望了一眼美人，替美人問上一句：「美人不美？」

「美。」

「喜歡不喜歡？」

「喜歡。」

「既然美，既然喜歡，又何不留在懷中？」

「對於我你似乎知道不少？」沈勝衣反問。

「不少。」

「現在我是怎樣的一種心情，難道你反而不知？」

金獅幾乎沒有給自己一脚。

「美人來自何方？」

「來自應天府。」

「這裏豈非正是應天府？」

金獅會意，一笑，一偏身，將美人摟入自己懷中，左手一揮，又推開車門，右手一送，美人立時穿過了車門，飛出了車外。

馬車正馳在長街之上，美人就落在長街一旁。

金獅用的力道恰到好處。

美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一骨碌又爬了起來，突然破口大罵！

眞的破口大罵！

罵人的說話很多種，有一種只有男人才會用，她用的却竟是這一種。

馬車雖然飛快去遠，幾句總會聽得到的。

這樣的一個美人居然這樣子罵人，若不是親耳聽到，實在難以置信。

金獅當場呆住。

沈勝衣反倒充耳不聞，只顧喝酒，只顧用菜。

「幸好這馬車還快！」金獅好容易回過神來。

「嗯。」沈勝衣含糊的應一聲。

「那好像不是女孩子用來罵人的說話呀。」

「她本來就不是女孩子。」

「可知我那裏找她來的？」

「那裏？」

「因受閣。」

「什麼閣？」

「因受。」

「因果的因，消受的受？」

「正是。」

「恩愛無心，這就難怪了。」

「她是因受閣中最美的一個。」

「你是說外表？」

「去那種地方的人，最着重的也只是外表。」

「所以她只懂得修飾自己的外表，只需要修飾自己的外表，所以因受閣並沒有改錯名，你也沒有找錯人。」

「她這樣罵人可是在我意外。」金獅道。

沈勝衣淡笑。

「我也看錯了沈大俠的爲人。」

沈勝衣這次却連笑也懶得笑了，他的一雙手，一張嘴，都很忙，很忙。

金獅也沒有多說，靜靜的陪笑坐在一旁。

馬快車快。

沈勝衣第三杯酒才斟上，馬車已出了應天府北城。

過北城不遠，道路的兩旁都是樹木。

風吹過樹梢，落葉漫天片片，遍地片片。

車馬過處，亦激起了遍地片片落葉，漫天片片落葉。

葉落舞西風，舞入了車廂。

沈勝衣突然放下了右手的筷子，抓了飛舞進來車廂的一片落葉。

「秋已深了。」沈勝衣一聲輕歎，忽又鬆開手。

落葉飛出了他的右手，飛入了風中。

「酒菜可還合意？」金獅這才開口問道。

「合意。」

「這我就放心了。」

「寶馬香車，醇酒佳肴，你給我準備了這許多享受，就只是爲了要聽我說一聲合意。」

「當然不是。」

「車馬何去？」

「相思深處！」

「往見何人？」

「相思夫人！」

「相思深處，相思夫人，好動人的地方，好動人的名字。」

「人更動人。」

沈勝衣道：「那裏才是相思深處，誰是相思夫人？」

「去到自知，見到自知。」

「我非去不可？非見不可？」

「你可以不去，可以不見，但你一定會去，一定會見。」

「哦？」

金獅道：「到了相思深處，除了相思夫人，你還可以見到兩個人，你希望見到的兩個人。」

「哦？」

「一個你所恨！一個你所愛！」

「我所恨……」

「西園費無忌豈非你所恨之人？」

「費無忌！」沈勝衣眼中寒芒暴閃。

「他逃出天女祠的時候，正好遇上我，一來我有幾句話要問他，二來我想沈大俠也許亦要問他幾句話，也就不客氣，將他留下了。」

「我的確要問他幾句話，就怕他不肯說。」

「這個沈大俠大可放心，只要人還在我的手上，我要問的，沈大俠要問的，我一定有辦法要他說出來。」

「哦？」

「只有一種人才能令我束手無策。」

「那種人？」

「死人！」金獅一笑。

這一笑之中彷彿藏着無盡的殘忍、冷酷！

「費無忌不是死人。」

「所以我請沈大俠放心。」

「還有我所愛……」

「沈大俠這幾天我知道一直在找尋一個人。」

「嗯。」

「我還知道，沈大俠在找尋的是什麼人。」

「哦？」

「步烟飛是不是？」

沈勝衣只有點頭。

「有這樣的一夜，我路過城北的白樺林，聽到有人在呻吟，我這個人的好奇心向來很重，也就因爲這一份好奇心，結果給我找到了一個人，一個中毒昏迷的女孩子。」

「……」沈勝衣怔怔的望着金獅。

「這個女孩子中毒昏迷之下仍然念念不忘沈大俠的名字，我本來就已有救人的打算，知道她是沈大俠的朋友，更就不敢怠慢了。」

「這之後……」

「這之後我才知道她原來是輕功獨步江湖的步烟飛，這之後我才知道她中的原來是白蜘蛛的銷魂蝕骨散。」

「現在她又怎樣了？」

「銷魂蝕骨散雖然霸道，相信還不致難倒相思夫人。」

「哦？」

「相思夫人在藥物方面比我更高明，我也能保住步烟飛的一條性命，相思夫人總該可以回復她的一身功力，這所以我將她送到了相思深處。」

「這看來我也非要去一趟相思深處不可了。」

「我要聽的正是沈大俠這句話。」

「何時可到？」

「三日。」

「一日三秋，三日……」

「若是馬不停蹄，兩日亦無不可，只怕辛苦了沈大俠。」

「我向來不怕辛苦。」

「這正合我心意，我同樣想早一日回到相思深處，早一日見我相思之人。」

「哦？」沈勝衣忽然一怔。「我跟你說了大半天，聽你老是沈大俠前，沈大俠後，居然忘了請教一下你的名字，實在有些過意不去。」

「人家稱呼我金獅，我本來也就叫做金獅。」

「一雙金獅爪橫掃兩河的金獅？」

「沈大俠原來也聽說過我。」

「我還聽說過你原來是有情山莊多情劍客常護花的結拜兄弟！」沈勝衣一下沉吟。「有情有思，無情無念，相思深處莫非就是有情山莊？」

「山莊有情，人却無情，有情山莊並非相思深處，金獅也早已不再是多情劍客的結拜兄弟。」

「哦？」

「沈大俠還有什麼要問？」

「步烟飛現在怎樣？相思深處何處？相思夫人何人？費無忌爲誰賣命？」沈勝衣淡然一笑。「我要問的已然不少，我問你都不能給我解答，這我又何必多問？」

「你要問的兩日之後總有解答，這你又何不多等兩日？」

「我等。」

「未到之前，我却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請說。」

「我給沈大俠預備了一方黑巾，除了必需的時候，這兩日之內，我想沈大俠盡可能幪上眼睛。」

「這又爲了什麼？」

「只不過謹愼，只不過小心。」

「好一個謹愼，好一個小心。」

「若非謹愼，若非小心，人間已無相思深處，人間已無相思夫人。」

「黑巾何在？」

「這裏。」金獅的手中已多了一方黑巾。

沈勝衣從容接過，從容縛上。

黑巾好厚，厚得就連近在咫尺的金獅沈勝衣也再看不到。

眼中有的只是黑暗。

一片黑暗。

× × ×

「有雨。」

雖然看不到，沈勝衣總可以聽得到。他的耳朵一向就很靈，何況這兩天下來，他經已習慣。

雨勢很密，很響。

「的確有雨。」金獅怔怔的望着窗外，車外。

「雨下的好大。」

「不大，不信，你可以拉下幪着的黑巾。」

「到了？」

「未到，但已不遠。」金獅回顧沈勝衣。「只要你喜歡，拉下黑巾也無妨。」

「我沒有不喜歡的道理。」沈勝衣拉下黑巾，雙眼連隨就一陣眨動。

還很早，又是下雨天，沒有陽光，很快他的眼睛就已能夠適應。

窗外果然在下着雨，入眼除了雨水，就是黃葉。

馬車冒雨馳在一條小徑之上。

小徑兩旁都是樹木。

一徑的落葉。

一樹的黃葉。

「果然不大。」

「雨點打在樹葉之上，聽起來難免就覺得大了。」

「嗯。」沈勝衣頷首。

「每年一入秋，這條路就是滿目黃葉，我就算忘了時日，一走在這條路上，我就知道，不會是春，不再是夏，是秋！」

「嗯。」

「雨一來，秋的感覺就更濃了。」金獅的目光又轉回窗外。「別人也許不知道秋從何來，我却是知道的。」

「秋從何來？」

「秋生黃葉聲中雨。」

「人在那方？」

「人在清溪水上樓。」

× × ×

人在清溪水上樓。

樓在烟中婀娜，樓在雨中蕭瑟。

沈勝衣朝早已來到這地方，黃昏才進入這小樓。

一來到這地方，金獅就失了踪，只留下兩個人在書房中侍候沈勝衣。

對着這兩個人實在比對着金獅好得多了。

這兩個人都是年青貌美的女孩子。

沈勝衣却沒有理會，他並不是爲了這兩個女孩子而來。

等了好一會還不見金獅，他索性就倒頭睡覺。

這一覺一直睡到午後。

一醒來，小點就送上，然後沐浴，然後更衣。

然後金獅才出現。

然後金獅才領他走出書房，穿過一條花徑，進入清溪上的小樓。

這已是黃昏。

雨一直沒有停過。

到了黃昏雨下的更大。

雨點落在水面之上，激起了漫天的水烟，組成了一首異樣的樂章。

雨水簷前滴下，却成了一道晶瑩的珠簾。

人在簾內，目光却在簾外。

歌聲？

歌聲也不知飄向何處。

只道相思苦
相思令人老
幾番幾思量
還是相思好

歌聲之中帶着說也說不出的幽怨，揮也揮不掉的哀愁。

還有一縷柔情，無限相思。

金獅進來的時候還是金獅，這下子，彷彿已變了另外的一個人。

一聽到這歌聲，金獅的目光已痴，神情已痴。

沈勝衣也彷彿在歌聲之中，迷失了自己。

金獅停下了脚步的同時，他的脚步亦停下，痴望着臨風漫聲輕唱，憑欄凄然獨立的那人兒。

同樣的四句歌詞，同樣的一曲相思。

柔情依然一縷，相思依然無限。

幽怨却更濃，哀愁却更重。

沈勝衣不禁一聲歎息。

歌聲歎息聲，飄向雨中，人緩緩的回過身來，回過頭來。

輕盈，婀娜。

腰似柳，襪如鈎。

翠袖輕舒玉筍纖，湘裙微露金蓮瘦。

一靜，一動，無一不美，無處不美。

沈勝衣一時間也不知道一雙眼應該放在何處。

他到底也是一個人，有血有肉，有感覺，有感情的一個人。

男人！

露出來的只是一雙手，一雙眼，那人兒一身都在淡青色的衣衫之中，一頭秀髮，一張俏臉，亦用淡青色的輕紗籠着，依稀只見一個淡淡的輪廓。

很美很美的一個輪廓。

就這樣一個輪廓，已令人色授魂與，心蕩神旌。

要是沒有了那襲衣衫，那重輕紗……那還得了？

沈勝衣一直知道所謂天生尤物這個名詞，但現在他才知道什麼叫做天生尤物。

他的眼睛一眨也不一眨，簡直就像個賊一樣。

賊有多種。

你應該知道這是說那一種。

但比起金獅，沈勝衣已經可以算做君子。

你有沒有見過眞正的獅子？

金獅的一雙眼正就是獅眼一樣睜大。

他躬着身，他偏着頭。

他伸長了頸子，一雙眼就像是一雙手，就像要撕下那人兒面上的輕紗，撕開那人兒胸前的衣裳。

他似已忘記了自己，但突然又彷彿記起。

他面上的肌肉難堪的一陣痙攣，痛苦的將眼移開，將頭垂下。

那人兒却沒有注意金獅，視綫停留在沈勝衣面上，身上。

「這歌兒我每天都唱上千遍萬遍，
燕子飛去又飛來，
桃花謝了又重開，
我唱了一年又再一年。
五年下來我始終未倦未厭。
今日才祗聽了三遍你便歎息在先，是我的歌聲不好，惹你意亂心煩。還是有人比我唱的更好，更美，更使你留戀？」

她說話的聲音同樣動聽，她的說話簡直就已像是一首歌詞。

「不是你唱的不好。」沈勝衣又是一聲歎息。「只是你這一曲相思惹起我無限相思。」

「相思人何在？」

「相思人遠。」

「人遠在天涯近，怪不得人家說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相思的確比天涯更遠。」

「不遠。」

「不遠？」

「在你不遠，天涯不遠相思不遠。」

「天涯不遠？相思不遠？」

「咫尺天涯，天涯又怎會遠，咫尺相思，相思又怎會遠？」

沈勝衣好像還不明白。

「人就在咫尺，人不遠，天涯又怎會遠，相思又怎會遠？」

沈勝衣終於明白，忽然問：「這裏是相思深處？」

「相思不可寄，只在寸心中，你若是已在相思，相思深處，也就是你心深處，你怎麼還要問相思深處，還要尋相思深處呢？」

「我要問，我要尋的並不是我心深處的相思深處，是相思夫人的相思深處。」

「人家都叫我相思夫人。」

「你也就是我要見的人。」

「我要見的人也就是你，你也並沒有找錯地方。」相思夫人幽怨的一聲歎息，「我無日不在相思，相思深處在我心深處，我人在這裏，心在這裏，這裏豈非也就是我的相思深處？」

「咫尺只有你，我相思之人，却不是你。」

「相思夫人當然不是你相思之人。」金獅突然插口，語聲之中竟似帶着些兒妒忌。

沈勝衣並未在意。

相思夫人也由得金獅，到金獅住口，她才接上一句：「咫尺未必咫尺。」

「哦？」

「步烟飛雖然並非在你眼前，離你可也不遠，步烟飛豈非就是你相思之人？」

「嗯。」

「要見隨時得見，人豈非在咫尺，相思豈非也就不遠？」

「嗯。」沈勝衣立即接口問：「她可好。」

「好，這句話你應該問她，你何不留待見到她的時候才問？」

「我可以見她？」

「怎麼不可以？」

「人在那裏？」

「人在這裏。」

沈勝衣遊目四顧。

小樓中只有金獅，只有相思夫人。

「這裏未必這裏，」相思夫人輕笑。

她的笑聲，同樣動聽，同樣迷人。

沈勝衣微喟。「我何時可以見她？」

「這麼多天也等了，人既在咫尺，你又何必如此心急，又何必在乎多等這一時半刻？」

沈勝衣淡笑不語。

「你一直只在想她？念她？」

「我還在想念着另外一個人。」

「天下烏鴉一樣黑，天下男人一樣心。」相思夫人一聲冷笑。

她冷笑的聲音可就不怎樣動聽，不怎樣迷人了。

沈勝衣一怔。

「你們男人的心簡直就比楊花還更飄蕩，楊花也只不過一春忙。」

沈勝衣一笑。「我還在想念着的另外一個是一個男人，費無忌！」

這次却到相思夫人怔住了。

「我要問他幾句話。」

「這也是簡單。」是金獅答話。

「何時才簡單？」

「在我們之間說好了之後。」

「寶馬香車，醇酒佳餚，你們這樣子接載我到來這地方，當然有你們的目的，你們的動機，我正要問這目的何在？這動機何在？」

「你先坐下再說。」相思夫人移步走向小樓當中，雲母屏，九華燈下的七寶桌邊。

就連走起路來她也是風姿綽約。

這樣的女人實在沒有幾多個。

沈勝衣也不客氣。

金獅隨亦一旁坐下。

相思夫人素手輕輕一拍。

兩個小丫環旋即雲母屏後轉出。

白玉盤，紫霞盃旋即送上。

「要酒還是要茶？」

「茶也無妨，酒也無妨。」

「這就茶算了，處理下來這件事還是頭腦清醒一點的好。」

相思夫人這句話才說完，茶已斟上。

沈勝衣才呷上一口，雲母屏已左右分開，一面丈許高下的畫屏立時呈現眼前。

沈勝衣面對屏風，只一瞥，他的面色就沉下。

「你先看清楚這面屏風。」相思夫人的目光，相思夫人的語聲，也變的凝重起來。

「我已看清楚。」

「屏圖上畫着什麼？」

「人！」

一個人！

栩栩如生的一個人！

這個人朱唇皓齒，鳳目龍眉。

這個人三牙鬚鬢掩口，雙股頭巾束髮，四十左右年紀，七尺長短身裁。

這個人面上五分冷傲，五分溫柔，看似無情，又似有情。

這個人臨風獨立在月下，在樹下，含笑橫劍在胸前，在溪前。

衣袂舞風，頭巾舞風，這個人也似要舞風飛去。

劍未出鞘，人未凌空，人劍却已呼之欲出。

樹上有葉，葉似已在劍氣中靜止。

溪中有魚，魚似已在劍氣中凝結。

好俊雅的一個人！

好風流的一個人！

好肅殺的一個人！

好恐怖的一個人！

這只是一個畫中人。

天地間若然眞的有這樣的一個人，這個人定必已迷倒不少人，殺死不少人。

果然有這樣的一個人。

相思夫人倏的輕輕一搖頭。「窮我五年心血，盡我一生所學，我只能得他三分神韻，七分模樣。」

三分神韻，七分模樣，竟已這樣子驚人，這樣子動人，若是十分神韻，十分模樣，又是何等動人？何等驚人？

「這到底是那一個？」沈勝衣忍不住問上一句。

「你知否有一處有情山莊？」

「知。」

「你知否有一個多情劍客？」

「常護花？」

「你到底也知道他。」

「只不過聽說，這畫中之人莫非就是有情山莊多情劍客常護花？」

「正是常護花！」

「這個人我總得一會。」

「爲什麼？」

「夫人在這畫之中看到了什麼？」

「常護花！」

「只是常護花？」

「只是常護花！」

沈勝衣道：「我却還看到了一股霸氣！一股殺氣！」

「本來他就雄霸一方，本來他就嗜殺如狂！」

「他有情？」

「他無情！」

「江湖傳言常護花『常護花』！」

「只可惜護的全都是野草閒花。」

「野草也是草，閒花也是花。」

「有情也是情？無情也是情？」

「有情又怎同無情？」

「有情又怎麼不同無情？他名雖有情，實在無情，他的所謂有情豈非就是無情？」相思夫人的語聲逐漸的激動起來。「他護野草，他護閒花，在他的心目中却並無野草，並無閒花，什麼草也沒有，什麼花也沒有，有的只是劍！劍！」

「他喜歡劍？」

「劍幾乎就是他的生命！」

「劍沒有生命，劍無情，一個有情人將他的生命寄託在沒有生命的一支無情劍之上，又怎能有情？又怎不無情？」

「你知道最好，你明白最好。」

「難怪他一身殺氣如此之重！」沈勝衣淡笑。「一個人一生在劍，一心在劍，他在劍上的造詣一定也有相當成就，找個機會，找他切磋一下，對我來說亦未嘗不無補益。」

「我給你這個機會！」

「妳要我去找他？」

「我還要你去對付他！」

「妳與他有仇？」

「仇深如海！」

「也有恨？」

「恨比天高！」

「那裏來的仇？那裏來的恨？」

相思夫人無言的將頭垂下。

「這與你無干，你不必知道，不必理會。」金獅又插口。「你要知道的，要理會的只是一件！」

「是那一件事？」

「常護花是我們夫人的仇人，你得替我們夫人解決這個仇人！」

沈勝衣道：「我與他素未謀面，我與他並未結仇。」

「未謀面，正好謀面，未結仇，也得結仇。」

「這算是什麼說話？」

「金獅的說話，夫人的說話。」

「我沒有理由答應。」

「你必需答應！」

沈勝衣冷笑。「爲什麼？」

「步烟飛的一條性命，費無忌的幾句說話！」

「這算做威脅？」

「我實在不願意用到威脅這些難聽的字眼，但你若是一定要强迫我用到，我也無可奈何。」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你既然有意與他切磋一下，現在正是機會，一舉兩得，又何樂而不爲？」

沈勝衣沒有作聲。

「他又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你用不着過意不去，亦無損你俠名，危險或者會危險一點，總算是一宗便宜的交易，不妨考慮考慮。」

沈勝衣正在考慮。

金獅也沒有再說話騷擾。

小樓中這就靜了下來。

雨還在下着，風還在吹着。

這一靜，風聲、雨聲，於是更響更大了。

「費無忌的說話我儘可以不問，步烟飛的性命我却不能不顧。」沈勝衣歎息在風雨聲中。

「你是答應了。」

「嗯。」沈勝衣點頭。

「大丈夫一言九鼎。沈大俠當然亦是言出必行，意無反悔！」

「你又何必用這些說話，來扣我，壓我？」

「不敢不敢。」

「我對於你，對於相思夫人，對於這個地方，本來就有一份好感，發生了事，即使不要我插手說不定我也會插手，現在我雖然一樣插手，這份好感却已沒有。」

「奈何奈何。」

沈勝衣伸了一個懶腰。「這件事，我也懶得逐一細問，最好你詳細的跟我說清楚。」

「當然當然。」金獅一聲輕咳，一清嗓子。「這得從常護花這個人說起。」金獅一指畫屏。「常護花這個人你或者不大了了，我却很清楚很清楚……」

「我並沒有忘記你跟常護花本來是結拜兄弟。」沈勝衣冷笑。

金獅只當沒有聽見，接下去。「這個人一向心高氣傲，沒有人放在他的眼內，他曾經誇口，早晚總要幹幾件驚天動地的事情，才不枉他這一生才對得起他自己！

「他並沒有誇口，這五年下來，着實幹了好幾件大事，只可惜沒有一件成功，不是半途給人設法破壞，就是一早給人捷足先登！

「跟他作對的就是我們夫人！

「說眞的，若是正面接觸，我們即使傾盡全力，也不是他的對手！

「這幾趟所以得勝，全憑我們消息靈通，全仗有情山莊中還有我們臥底的人。

「常護花也是一個聰明之人，雖然還找不出紕漏的所在，對任何人都已心存疑念，不再輕信！

「現在他相信的只有一人，他自己！

「消息傳來，他又在計劃大幹一番！

「這一次，他不再依賴人，任何人！

「他私下，暗中計劃，他親自挑選人手！

「沒有人知道他在計劃什麼，我們留在有情山莊臥底之人，亦只不過知道他要找的是什麼人！

「他秘密修書，秘密召集人手！

「有書信就不會有秘密，所以我們知道他修書什麼人，召集什麼人！

「金指！

「百變生！

「千臂靈官！

「妙手空空兒！

「西園公子費無忌！

「他修書這五個人，召集這五個人！

「一流的波斯匠人！

「一流的易容大師！

「一流的暗器名家！

「一流的偷竊祖宗！

「一流的職業殺手！

「這五個人聚在一起已足令天下大亂，再加上一個多情劍客常護花，唉——

「他要幹的事情到底轟動到何等地步，實在不敢想像，難以想像！

「我們留在山莊臥底的人想盡辦法，總算偷看了他五封書信的內容！

「書信中並未提及他計劃如何，只是要百變生他們五人九月初九之前到達有情山莊！

「同一樣的書信，許下的酬勞却完全不同，每一樣酬勞都擊中每一個人弱點！

「每一樣酬勞的價值都大得驚人！

「他計劃做的事情，也就更耐人尋味了！

「這不成我們只好採取第二個辦法！

「我們試圖截下他所約五個人之中的任何一個，用雙倍的酬勞，用更高利益，

將之說服，將之收買，明着給常護花工作，私下替我們効力，必要時伺機從中破壞，儘可能暗通消息！

「這未嘗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那知道我們四次都失敗，最後的一次也失敗！

「金指的家中簡直八陣圖一樣，我們明明看到他，一轉眼人就不見了，看來他的胆子實在不大，不想太過多事，到我們找到秘道的入口，追到秘道的出口，人已出外，人已不知何處！

「百變生離開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他易容的本領無疑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千臂靈官一生之中大概還沒有做過什麼大事，心切做上一件大事，一接信在手，就飛馬離家，可笑的，我們的人還未到！

「妙手空空兒到底是鼠竊狗偷的出身，他的手雖然靈，胆子未免太小，我們的來勢也未免太汹，一驚之下，到得我們前門進來，他人已經後院越牆逃去！

「只有西園公子費無忌！

「費無忌百無禁忌，招搖過市！

「這個人最好找！

「只可惜我們找到他的時候，他已是半個死人！

「九月初九前他的傷勢一定難以痊癒，他即使答應我們，他即使九月初九前到達有情山莊，常護花也未必會再用他！

「常護花需要的是一流的職業殺手！

「憑他的經驗，費無忌的傷勢勢難瞞過他的兩眼，這樣重要的事情，他當然絕對不容發生任何紕漏，當然絕對不容一個武功只及原來五成的人還再担任原來的工作！

「沒有辦法之下，他也許還會再用費無忌，這只是也許！

「我們不能做只是也許，沒有把握的事情！

「這已是我們僅有的機會！

「幸好在這個時候我們遇上你，沈勝衣大俠！

「沈大俠的年紀，沈大俠的身裁，正好跟費無忌差不了多少！

「沈大俠的武功，沈大俠的胆識，更在費無忌之上！

「金指，百變生，千手靈官，妙手空空兒，西園公子費無忌他們五人天各一方，不可能彼此認識！

「常護花選用他們五人，也只是聞名，同樣不認識他們五人，同樣不認識費無忌！

「給他送信的人是自己幾經辛苦，幾番追尋，才找到費無忌，才將信交到費無忌手上！

「給他送信的人當然認識費無忌！

「這個人很湊巧，正是我們留在有情山莊臥底之人！

「是以沈大俠去到有情山莊，沈大俠就是西園公子費無忌，送信的人自會承認，常護花自會相信！

「他並不認識費無忌，他同樣並不認識沈大俠！」

「你是要我冒充費無忌前往有情山莊？」沈勝衣到這下才開口。

「是！」

「你是要我參與常護花這次計劃？」

「是！」

「你是要我伺機暗通消息，好得你們捷足先登，即使不能也要從中破壞，好讓常護花美夢成空！」

「是！」

「還要我怎樣？」

「我們不敢再要沈大俠怎樣。」

「我到應天府不過五六天之事，你認識我諒來也不過這三四天之間，相思夫人一直在相思深處，當然不會清楚我，清楚我的，只有你，這一切想必都出自你的主意！」

「夫人由我作主，我的主意也就是夫人的主意！」

「好一條金獅！好一個主意！」

「沈大俠過獎。」

「我何時動身？」

「時間還多着，沈大俠再多留三幾天，摸清楚費無忌的性格，問明白費無忌的作風再動身也不遲。」

「費無忌怎樣性格？」沈勝衣仰天大笑，狂笑！

他旁若無人，肆無忌憚，笑聲簡直就像是費無忌一樣。

好驕人的笑聲，好凌人的笑聲。

金獅呆在當場。

金獅亦聽過費無忌的笑聲。

笑聲突斷，沈勝衣再問：「費無忌的作風又如何？」

金獅如夢初覺，一時間也不知道怎樣回答。

「哇」的一聲，沈勝衣的身子突然離椅飛起，箭一樣飛向西窗。

人在半空，劍已出鞘，劍已在手，右手！

劍光一閃，西窗一道珠簾嗤的中斷。沈勝衣人劍穿窗而出，飛出了窗外，飛出了郊外。

非常的速度，意外的一劍！

珠簾要就是人頭，人頭已經劍光中飛離脖子！

金獅不其而色變。

相思夫人面上雖然幪着紗巾，看不到她神情的變化，外面的一雙眼睛已然驚訝的睜的大大。

「好快的一劍！」她一聲嘆息。

嘆息聲未了，哇的又一聲，沈勝衣人劍已然那邊飛了回來！

金獅不由的反手握住了插在腰後的一對金獅爪。

沈勝衣只是飛回原來的地方，只是坐返自己的椅子。

「我這可像費無忌？」他冷笑。

「嗯！」金獅捏了一手的冷汗，整個人虛脫了一樣滑靠在椅背之上。

沈勝衣這才收劍。

金獅這才吁過口氣，他像是想起了什麼，望着沈勝衣，突然問：「你不是左手用劍？」

「我的右手同樣能够用劍，我的右手並不在費無忌的右手之下。」

金獅又是心頭一凛。

他承認沈勝衣的話是事實。

他看出沈勝衣的右手不單祗不在費無

忌之下，而且在費無忌之上。

他見過費無忌的出手。

費無忌的右手，的確不如沈勝衣的右手。

沈勝衣却是以左手揚名。

右手也這樣，他以揚名的左手？

金獅再也想不了下去。

「費無忌是用右手使劍！」沈勝衣再補充一句。

金獅只有點頭。

沈勝衣道：「這我還要摸清楚什麼？明白什麼？」

「即使再沒有什麼需要你摸清楚，明白，我想你總得見他一面。」

「嗯。」

「你不是有幾句話要問他？」

「嗯。」

「你不是也在關心着步烟飛，你不是也很想知道他現在怎樣？」

「嗯。」

「看，」金獅展顏一笑。「還有許多事情等着你做，你這就問何時動身？」

「人在那兒？」

「一在碧落，一在黃泉。」

「天遠還是地遠？」

「當然天遠。」

「那我就先下一趟黃泉。」

「這也好，我這就領你到地牢一探費無忌，再往凌霄閣一見步烟飛。」

「你將費無忌囚在地牢之內？」

「這裏的地方實在有限，我實在找不出第二個更好的地方安置他。」

「你將他怎樣？」

「我沒有將他怎樣，護送他回來的是梅山三兄弟，不是我，我一直不是在你身旁？」

「嗯。」沈勝衣沉吟一下，「梅山三兄弟聽說都是你當年的死士。」

「現在也是。」

「費無忌傷在我的手下。」

「我知道。」

「除了右肩的傷口，其他的現在大概也應該痊癒了。」

「沒有。」

「哦。」

「不單止沒有，甚至比原來還重。」

金獅又笑，笑得非常奇怪。

「怎麼？」

「第一次我是與梅山三兄弟一同去拜會他，他並沒有應邀，只給梅山三兄弟一人刺了一劍。」

「哦？」

「我的嘴又不怎樣懂得說話，沈大俠要知道詳細情形最好還是隨我去一趟。」

「我正是這個意思。」

金獅舉步。

沈勝衣也舉步，相思夫人，亦相繼舉步。

她移步回到欄邊，回到簷下。

黃昏已逝，晚色已濃。

風未息，雨未停。

相思夫人淒婉的歌聲又飄入雨中，飄入風中。

只道相思苦

相思令人老

幾番幾思量

還是相思好

一縷柔情，無限相思。

唉，相思夫人！



沈勝衣箭一般飛向西窗，人在半空劍已在手，右手。

× × ×

地牢陰暗而潮濕，一脚踩下去，吱吱的發響，簡直就像是踩在爛泥之上。

費無忌，簡直就像是爛泥上的一條蚯蚓。

他兩眼深陷，他的面容憔悴，身上的衣衫破碎又破碎，身上的傷口非獨沒有紮好，而且開始潰爛。

梅山三兄弟果然記着他的好處，果然對他特別加以照顧。

他原來的傷勢雖然並不輕，還不致於只剩下半條人命，現在他却就只剩下半條人命。

空中本來無燈，現在有燈。

燈是金獅携來，燈在金獅手上。

燈光照亮了費無忌。

沈勝衣幾乎不敢相信眼前蚯蚓一樣癱軟在地上的就是當日意氣騰驤，風流倜儻的西園公子費無忌。

費無忌燈光中勉力抬頭。

燈光也照亮了金獅，照亮了沈勝衣。

一看見沈勝衣，費無忌散渙的眼神立時就凝聚，擴張的眼睛馬上就收縮。他的面色更白，慘白。

「好！好！」他慘笑，一連說了兩聲好，掙扎着坐起了身子。

「好？」金獅冷冷的望着費無忌。「我看你並不覺得怎樣好！」

「金獅金獅，你莫以為我費無忌是一個貪生畏死的人！」費無忌氣得吸了一口氣，竭力想挺起胸膛。

只可惜他胸前的肋骨最少已有兩條斷了。

這一動就是撕心裂肺的一陣劇痛，猛一陣咳嗽，半挺起的胸膛一下子又縮了回去。

「金獅看在眼內，冷笑。我並沒有說你貪生怕死，我只知道你活到現在。」

費無忌如果不是貪生怕死，就不會忍受梅山三兄弟這許多侮辱，就不會活到現在。

這正好說在費無忌的心上，費無忌的意志刹那完全崩潰。

「你們到底要拿我怎樣？」他扳着臉龐，放開咽喉，語聲却閃縮，誰都看得出，他這是色厲內荏。

「我們根本沒有意思再拿你怎樣。」金獅搖搖頭。「你對我們根本沒有用處，我們這就將你交給沈大俠，沈大俠要拿你怎樣就怎樣，我們不知道，我們也沒有意見。」

費無忌一怔，轉望沈勝衣。

沈勝衣面寒如水。

「沈勝衣！」

「費氣忌！」

「你待要拿我怎樣？」

「我沒打算拿你怎樣，你自己應該知道你自己應該怎樣！」

「我知道，但你也得知道我還年青，還未活够，我不想這麼快就死。」

沈勝衣冷笑，突然問：「你殺人的時候有沒有這樣替別人設想一下？」

費無忌沒作聲。

他沒有！

他如果有，他不會仗劍為生，殺人為生！

沈勝衣也沒有再說下去。

好一陣死寂。

——只有燈花畢剝的聲音。

燈花畢剝畢剝的炸開了一朵又一朵。

費無忌忽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忍痛挺起了胸膛。「我知道，你絕對不會放過我。」

「嗯。」

「我也不會向你乞命求饒，我只求你乾脆的給我一個痛快！」

「我也沒有意思將你如何擺佈，我只要你老實的答我一句說話。」

「好，給我劍！」

沈勝衣一翻腕，一揮手，劍出鞘飛出，颼的釘在費無忌面前地上！

費無忌雙手握住了劍柄，穩住了身子，一聲：「多謝！」

「不用謝我！」

「請問！」

「僱用你殺我的是什麼人？」

費無忌道：「我是一個職業殺手，純職業殺手！」

「知！」

「純職業殺手目的只在賺錢，只在殺人，要殺的是什麼人，聘僱的是什麼人，都無關要緊，都不成問題！」

「知！」

「這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只有兩種人，活人，死人！」

「知！」

「他約我是在深夜，是在西城老杜私邸的大堂見面！」

「哦。」

「堂中無燈，窗外無月，我看不清楚他，也沒有問他是什麼人。」

「哦？」

「你要更清楚，只有問西城老杜！」

「西城老杜早已死在白蜘蛛一案。」

「這我也曾聽說，西城老杜的私邸亦已被官府封閉，我推門而入，並沒有再遇見過其他人！」

沈勝衣雙眼霍地一張，似是在費無忌說話中找到了什麼。

「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

「……」沈勝衣陷入沉思當中。

「我只知道他是一個活人！」費無忌雙手緩緩的拔出了插在身前地上的劍！

「不是死人！」他連忙反腕，噗的使勁將劍刺進自己的胸膛！

利劍穿心，他憔悴的面容猛然一下痙攣，雙手忽又將劍拔出，擲向沈勝衣。

沈勝衣接劍在手。

血從劍尖滴下。

血從費無忌的胸膛標出！

在他的心目中，一向只有兩種人，活人，死人！

他現在就只是一種人，死人！

他倒在血中！

沈勝衣微喟，轉身，走出地牢，走入烟中，走入霧中。

夜色更深。

雨不知何時已停下。

風未息。

風吹來了淒烟，同吹來了冷霧。

烟重，霧濃。

× ×

小樓人影淒迷，和烟和霧，化作一樓幽怨。

人幽怨的倚在燈下，倚在窗旁。

人幽怨的在輕描冰絹。

冰絹上畫着一個人。

沈勝衣！

一眼就可以分辨得出冰絹上畫着的那個人是沈勝衣。

烟重，霧濃。

步烟飛的情更重，意更濃。

沒有這麼重的情，沒有這麼濃的意，步烟飛又會留下這麼深刻的一個印像，又怎能畫出這麼相似的一個肖像？

她輕描幾筆，忽又將筆放下。

她曼吟：「相見無言還有恨，幾回判却又思量。」

她一聲長歎。

「再還有兩天，這張畫就可以完工了，我終日想念着你，你又可曾有過一時片刻牽掛着我？」

又一聲長歎。

不是她又再長歎。

這一聲長歎在她身後響起。

步烟飛一驚回首。

一回首她就看到了一個人。

這個人的目光正落在冰絹上。

這個人正是畫中人！

沈勝衣！

「沈大哥！」

步烟飛也叫沈勝衣沈大哥。

沈勝衣的心中一陣刺痛。

步烟飛的面上却是一片羞紅。

她自己也感覺到了。

她站起了身，只想將臉埋在沈勝衣懷中。

一起身她就栽向地上，顯然她並沒有完全康復。

她並沒有栽倒地上。

她羞紅的面頰還是貼上了沈勝衣的胸膛。

沈勝衣一伸手就將她扶住，將她摟入懷中。

沒有說話。

說話豈非已是多餘？

金獅也是一個知情識趣之人，躡着脚悄悄的退了出去。

他退下了階梯，退出小樓，退到了院外。

霧冷，烟凄。

他面容也是一片落寞，一片蒼涼。

「相見無言還有恨，幾回判却又思量！」他一聲長歎。「金獅啊金獅，人家這才是相思，這才是相思！」

語聲烟中消失，霧中消失。

金獅也消失在烟中，消失在霧中。

× ×

凄烟，冷霧。

金獅再現身烟中，再現身霧中的時候，烟依然重，霧依然濃。

小樓之上，步烟飛依然偎在沈勝衣懷中。

兩人之間却已有說話。

細語喁喁。

金獅連一句也沒法聽清楚。

好不容易步烟飛沈勝衣兩人才停住了說話。

金獅連忙重重的一咳。

沈勝衣應聲回頭。「我早就知道你已來了。」

金獅尷尬的一笑，說：「夫人有請沈大俠。」

「嗯。」沈勝衣輕輕推開了步烟飛的身子。

步烟飛依依不捨的，離開了沈勝衣的懷抱。

映着燈光，她的眼中好有淚。

沈勝衣無言。

「我等着你！」步烟飛也只有這一句話。

沈勝衣頷首，舉起了脚步。

「沈大俠還有什麼話要跟姑娘說？」金獅居然還要這樣問。

沈勝衣一笑搖頭。

金獅終於會意，沒有再問，轉身便舉步。

我等你！

一個女孩子這樣對你說，你還需要再說什麼？

× ×

相思夫人也在等。

在相思小築等沈勝衣。

兩旁還有兩行軟墊，十二個女樂工，當中還有一席盛筵，十二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

沈勝衣還在堂外，樂聲已起，歌舞已動。

羽衣迴雪，素袖翻雲。

十二個女孩子舞態輕盈，歌喉婉轉，相對共舞，合聲齊歌——

冰肌自是生來瘦，
那更分飛兩下愁，
別離情苦思悠悠，
何日休，
似水向東流——

她們竟是爲沈勝衣步烟飛兩人而歌，爲步烟飛沈勝衣兩人而舞。

沈勝衣心中不禁一陣愴然，一轉念，倏的又大笑。「逝水東流不復返，沈郎有日再回頭。」

那十二個女孩子相顧一笑，轉調，又唱——

苦相思，
沈郎消瘦不勝衣——

「消瘦未必相思苦，沈郎還名沈勝衣！」沈勝衣大步而入，笑聲更亮，語聲更響。「你們就算將衣裳全都脫下，加在我身上，我一樣勝任得來。」

那十二個女孩子不由得都紅了臉，兩旁迴避。

相思夫人的歌聲也就在這下子燈光中繚繞，大堂中飄揚——

別情無限，新愁怎消遣，
沒奈何分恩愛，忍教人輕拆散，
一寸柔腸，雨下哀相縈絆，
去則終須去，見也何曾見，
只怕燈下佳期難上難，
枕上相思山外山……

這也是爲沈勝衣步烟飛兩人而歌。

這歌聲更動人。

沈勝衣心中又是一陣愴然。

這一陣愴然更深。

相思夫人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沈勝衣面上，一直注意着沈勝衣面上的表情變化。歌聲一停下，她就問：「你難過？」

沈勝衣沒有回答。

相思夫人一笑又說：「這你就應該早去早回。」

沈勝衣淡笑。「我現在就去。」

「車馬正整裝待發。」

「我沒有什麼需要執拾。」

「且待這一席酒菜過後。」

「嗯。」

「這一席酒菜我意思本來是準備給你洗塵，但現在却是餞別的意思了。」

「一舉兩得，未嘗不好。」

「我也想多留你幾天。」

沈勝衣道：「只可惜我連一刻也再就不下去了。」

「你這種心情我也明白，這所以我也不再留你。」

沈勝衣淡淡坐下。

兩個女子隨即給他遞上了香巾，斟下了美酒。

相思夫人却還有說話。「車馬將會送到大名府城，之後就會停留在那兒等你到事情完全解決，接載你回來這裏爲止。」

「嗯。」

「到了有情山莊後，自會有人跟你聯絡。」

「那個人我認識不認識？」

「不認識！」

「這我如何分辨得出對方到底是敵是友？」

「所以你要記好那兩句歌詞。」

「那兩句？」

「那是：燈下佳期難上難，枕上相思山外山。」

沈勝衣一怔，忽然問：「那個人是男是女？」

「是女的，就叫做小翠，有情山莊的四大總管都是女人。」

「小翠是有情山莊四大總管之一？」

「是。」

「這倒好。如果是男人，那兩句暗語最好還是改過別的，兩個男人那麼對話，實在很容易引起誤會，我不想引起任何誤會，尤其是那種誤會。」

金獅一旁不由得失笑。「沈大俠不想也是一個妙人！」

「哦？」

相思夫人再一聲叮嚀。「那兩句暗語沈大俠可不要忘掉。」

「我怎會忘掉？」沈勝衣一聲輕歎，曼聲輕吟：「燈下佳期難上難，枕上相思山外山……」

× ×

山外有山。

一山比一山的秋意更濃。

撲翠色秋山如靛。
湧寒波秋水連天。
西風黃葉滿秋川。
秋喚起天邊雁。
秋折盡水中蓮。
秋添出階下蘚。

越北，秋越蕭瑟。

沈勝衣披着無邊蕭瑟，越過了一重山川又一重山川。

十二日後的黃昏時份，夕陽影裏，哀雁聲中，一葉輕舟，穿渡蓮塘，終於踩在有情山莊門前的石階之上。

一上了石階，他就看到一個人。

這個人右手一壺酒，左手一隻麻辣鷄，正在跟門邊一個就像是門公的老蒼頭說話。

這個人的說話很奇怪，出口雖然是京片子，聲調却截然迥異，也分不出是那一處地方的口音。

這個人的一身衣服同樣也不知道是那一處地方的裝束。

沈勝衣走遍大江南北，還沒有聽過這種口音，還有人見過這種裝束。

這個人也根本就不是中原人士。

這個人來自波斯。

金指！

金指滿嘴的鬍鬚盡是油膩，衣襟上一片酒漬，一雙眼睛矇矇矓矓，一個身子搖搖晃晃，好像已醉的連看也看不清，站也站不穩了。

他的嗓子本來很雄壯，現在却壓的很低沉，很溫柔。

他的動作更溫柔。

他右手只用兩隻手指拈着酒壺，還有的三隻却在老蒼頭的身上。

老蒼頭面上的表情很奇怪，又好像想笑，又好像要哭。

凡是認識金指的人都知道，只有對女孩子，金指才會用那種嗓子，才會用那種動作。

莫非他已醉得一塌糊塗，連眼前的老蒼頭是男是女也分不開了。

他咬了一口鷄肉，又舉起酒壺。

一壺酒幾乎沒有倒進鼻子。好容易他才喝上一口。

再來這一口，他的眼睛更矇矓，脚步一軟，身子一栽，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這就挨住了老蒼頭，空着的三隻手指跟着摸在老蒼頭的面上，摸在老蒼頭白的鬍子之上。

他猛一怔，縮手，一下子站直了身子，一雙眼睛最少清醒了三份。

「你原來是個男人！」

他原來還沒有醉得一塌糊塗。

「他本來就是個男人！」沈勝衣一旁忍不住笑了。

金指這才知道旁邊已來了一個沈勝衣，應聲一瞪眼。「你又是什麼東西？」

「我不是什麼東西，只是一個人，男人！」

「什麼男人？」

「來自西園的男人！」

「我好像聽過這個地方。」金指一皺眉。

「我是西園費無忌！」

「西園公子費無忌！」金指這才省起，眼睛又清醒了三分。

老蒼頭比他更清醒，一下子跳了起來，引吭高呼——

「西園費無忌費公子到！」

這一聲尖銳得簡直就像是一脚踩在鷄脖子上。

金指的一雙耳朵幾乎沒有穿透，這一下刺激，就連他一雙眼睛也再清醒三分。

九分清醒的一雙眼瞳，無論如何都可以望清楚沈勝衣的了。

他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沈勝衣一眼又一眼。

沈勝衣也在打量金指，忽然說：「你好像不是中原人士。」

「我來自波斯，中原人士，都叫我金指！」

「你就是金指？」

「如假包換的金指！」

「我看你十根手指好像連一根也沒有是金造的。」

「的確沒有，但我這十根手指可比金還要名貴，比金還要値錢！」

「哦？」

「這所以常護花常莊主看中我。」金指連忙補充一句，「我是說看中我的十根手指，不是看中我的人。」

「我沒有忘記你是個男人。」

金指大笑。

沈勝衣也笑，笑得比金指更大聲，更狂莽。

他的笑聲一起，金指的笑聲就停了下來。「常莊主一共看中了五個人，金指我，百變生，千臂靈官，妙手空空兒，還有你西園公子費無忌！」

「哦？」

「五個人先到了四個，我是最後沒到達的一個，我在半個月前到達，到今日我已足足等了半個月，十五天！」

「等我？」

「正是等你！」

「我現在不是來了。」

「再不來我們就不等了。」

「我記得還有三天才到限期。」

「你難道不能早來幾天？」

「不能！」

「怎麼？」

「你以為我要做的事情，就只是這一件？」

「哦？」

「我今日就趕到來，在我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了。」

「哦？」金指看似要生氣，但反而笑了起來。「你倒瞧得起自己。」

「我這個人事實就不錯。」

「我們四個却並未將你放在眼內！」

沈勝衣冷笑。

「要不是常莊主方面堅持要等你，我們已出發多時。」金指也冷笑。「莊主看得你倒也重要。」

「我具備這種優良條件！」

「這我就非要見識見識不可了！」金指這樣說，雙腳突然像小孩撒嬌一樣頓了幾下。

沈勝衣還來不及吃驚，察察察察的十六條棗木棒分別在莊門上下左右彈出，交錯架成了一方籠子，將他困在當中！

這十六條棗木棒才一架成籠子，才一將沈勝衣困住，就斷成三十二截，嗤嗤嗤嗤的四下飛了開去！

這一次到金指吃驚了。

這機關雖然說是他閒着無聊，隨手莊門安裝下來跟別人開玩笑，但連片刻也阻不了沈勝衣，實在意料之外。

他吃驚的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前後左右一條棒子也已沒有。

沈勝衣還是站立在原來的地方，還是那樣子，只不過手中已多了一支劍！

劍握在他的右手！

劍閃亮！

「這個人原來眞的有幾下子。」金指一酒壺塞入自己口中，骨都骨都的狂喝。

壺嘴抵在牙齒上，咯咯的直響。

金指狂喝了一口又一口，兩隻手還是在發抖。

沈勝衣沒有看到，他的視綫早已離開了金指，落在另一個人的身上。

這個人錦衣粉覆，身長面長，面色慘白，身子搖晃不定，就像是一個身子已掏乾了的公子哥兒。

過莊門是一個廣場，廣場兩旁，高場兩側，都夾着一條花徑。

這個人左邊花徑轉出，就望沈勝衣行來。

沈勝衣才下了石級，這個人已來到他面前。

這個人一臉笑容，居然還伸出手來擁抱沈勝衣雙肩。

這簡直就像是良友久別重逢。

沈勝衣印像之中却好像沒有這人的存在。他一怔，就只是一怔，動也不一動，由得這個人擁住自己的雙肩。

他突然一動。

一旋身，一動手！

一動手他就抄住了這個人的雙手，將這個人的雙手握在自己的左手之中。

這個人雙手本來空着，雙手的指縫之間現在却已多了好幾張銀票。

沈勝衣冷笑。「這幾張銀票，像是我的。」

「本來就是你的。」這個人居然還是一臉笑容。

「這幾張銀票本來放在我懷中。」

「現在在我手中。」

「你好快的一雙手。」

「我以這雙手揚名天下。」

「妙手空空兒？」

「江湖中人都是這樣稱呼我。」

「除了偷東西之外，你還懂得偷些什麼。」

「偷心！偷女孩子的心！」

「就憑你？」沈勝衣又一聲冷笑。

說話出口，銀票已回到沈勝衣手上，冷笑未已，妙手空空兒的人已飛了起來，飛上了門上的滴水飛簷。

妙手空空兒慘白的一張臉不由得更白，他實在想不到眼前這個西園公子費無忌身手的靈活並不在自己之下。

他實在懷疑自己到底還有多少斤兩，怎麼人家只是一揮手，自己就給送上了門上的滴水飛簷。

他又驚又怒，幾乎沒有破口大罵。

好在他還沒有破口大罵。

他才一開口，沈勝衣就在他的身旁出現。

他儘管張着嘴，要罵的已嚇了回去。

沈勝衣手一拍妙手空空兒屁股，將他拍上了滴水飛簷，自己亦同時拔起身子！

他的身子一拔起，一大蓬暗器就射到、飛過他腳下叭叭叭叭的擊在他方才存身的地面之上！

七種暗器！

這七種暗器却只是發自一個人手上！

人正從右面的花徑轉出。

人四十左右年紀，短小精悍，絡腮鬍鬚，身上最少紮着七個豹皮囊。

這個人才出現在左邊花徑，右邊花徑之上亦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長髮披肩，白衣曳地，千嬌百媚，似玉如花的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星眸如絲，風情萬種的瞟着沈勝衣。

給一個這樣女孩子這樣的瞟着，要是第二個男人，不難就心蕩神旌，一頭栽下來。

沈勝衣並沒有一頭栽下來。

他也沒有心蕩，也沒有神旌。

他只有一種感覺，想吐的感覺。

女孩子却笑了。「千臂靈官的暗器雖然快，還快不過費殺手的身形，妙手空空兒的雙手雖然妙，還妙不過費殺手的一隻左手，金指的十根手指雖然巧，還巧不過費殺手的一支劍，我雖然不是第一個到來，最少已等了二十天，實在有些不服氣的，但看費殺手這麼本領，現在反而有些佩服了。」

這聲音更是嬌膩得迷死人沒命賠。

妙手空空兒腳下一滑，只差一點沒有飛簷上掉下。

沈勝衣？

沈勝衣始終不為所動，永無表情的聽着。

等到那女孩子住口，他才冷冷的接上一句。

一句很奇怪的說話。「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那個女孩子居然毫不介意，眼波輕流，櫻唇微動，反而報以一笑。

這一笑嫵媚極了。

問心說，眞還沒有幾個女人笑得像她這樣迷人。

「男人！」他却是這樣回答。

男人這兩個字才出口，這個女孩子就不見了。

不見的其實是這個女孩子的一張臉。

人還站立原來的地方，人已是變了一個面容清癯，蓄着三縷長鬚的中年人。

「你看我像不像一個男人？」連語聲也變，變做男人的聲音。

沈勝衣一怔，沒有答話。

「不像？」這個人一笑，一手掠起披肩長髮，飛快的在頭頂上挽了一個髻，一手臉上一抹，一張臉，又是一變，居然變的眉如漆刷，臉似墨裝，豹頭環眼，虎鬚燕頷！

「這又像不像？」他再問，連語聲也變的豹一樣硬朗，虎一樣雄渾！

如果有人說這樣的一張臉還只像女人還不像男人，這個人的腦袋一定有問題。

沈勝衣的腦袋並沒有問題。

他實在有些佩服，他終於點頭，隨即問：「你就是百變生？」

「你就算叫我千變生，我也當之無愧！」這個人的語聲又一變，變的動聽而溫柔，一翻手，倏的用一條鴉青頭巾束住了髮髻，再一翻手，倏的撕下了面皮！

一個劍眉星目，儀表非凡的少年郎立時出現在沈勝衣眼前。

少年郎在笑。「只要你跟我相處兩天，第三天我就可以變做你的模樣，神情舉止亦可以學個九成！」

沈勝衣冷笑。「有一樣我却敢肯定你學不到，連一成也學不到！」

「那一樣？」

沈勝衣不答。「哇」的突然一聲怪叫，離弦箭矢一樣，滴水飛簷上飛射向百變生！

人飛射，劍飛射！

百變生一驚偏身，才一偏身，沈勝衣已從他的頭上颼的飛過！

好驚人的速度！

百變生慌忙回頭，回頭就看到沈勝衣已然站立在他身後一丈的花徑上。

只一瞥，他就變，這一次，是面上變色！

沈勝衣站在那裏，右拳壓在唇上，拳中之劍貼着眉心筆直指天。

劍尖之上赫然穿着半截百變生用來束髮的那條鴉青頭巾！

這剎那，他竟已凌空一劍將百變生束髮的那條頭巾削斷，再穿在劍尖之上！

頭巾再下就是腦袋，這一劍再低，百變生的腦袋豈非就得搬家？

百變生不由的伸手摸着腦袋。

沈勝衣旋即一振腕，穿在劍尖上的頭巾這就飛出了劍尖，連隨又在劍光中碎成了十多二十片！

碎飛的頭巾，還未飄落地面，劍光已消散，劍鋒已入鞘。沈勝衣按劍大笑，狂笑！

百變生笑聲中臉色一變再變，慘白！

千臂靈官笑聲中揑了雙手的冷汗。

妙手空空兒一觔斗從滴水飛簷上栽了下來。

金指左手的麻辣鷄，右手的一壺酒早已脫手，掉在地上，摔在地上。

四個人，四雙眼，都已在笑聲中徬徨無主。

只有一雙眼例外！

這雙眼始終清冷如冰，明亮如水。

這雙眼一直在花樹叢中的一座假山後面。

這雙眼一直沒有離開沈勝衣！

這雙眼的眼深處，這個人的心深處，其實也有着一份震驚，一份訝異。

只不過心深處看不到，眼深處又不怎樣明顯。

這個之外還有一個人，女人！

這個女人並不是在假山之後，是在沈勝衣之後。

她正向沈勝衣行來。

沈勝衣立時覺察，立時斂笑，立時回頭。

這個女人立時收步，檢衽一笑。

「你到底又是男人還是女人？」沈勝衣瞪着眼睛，又這樣問上一句。

「女人！」這個女人笑得更甜。「我是這裏西院的總管，奉莊主之命，前來迎接公子。」

「哦？」

「西院那邊，已給公子安排好休息的地方。」

「好，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我叫做小翠。」

「小翠！」沈勝衣腦海中馬上憶起了相思夫人的說話，馬上憶起了那兩句詞。

「你……」

「西院中有燈，」小翠截住沈勝衣的說話。「只不過現在時間還早，還未用得着，所以我沒有攜來。」

「哦。」

「我這就給公子引路。」小翠領先走入了花徑。

花徑幽深。

（下期續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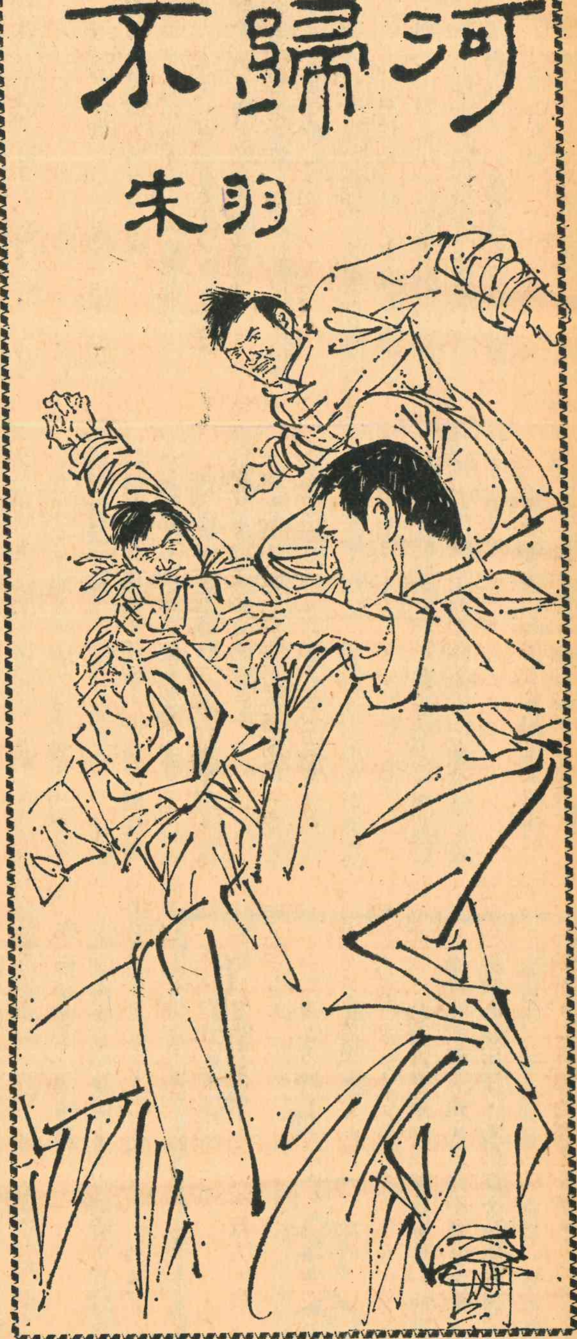
下期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吞金神童」 上官庸 著

我國古代常有「吞金自殺」的事情發生：利用堅硬的黃金哽住喉嚨氣管氣絕而死，是一種最原始的自殺方法。時至今日，黃金價值不斷上昇，近來由於阿剌伯產油國提議以黃金交易石油，因此，黃金價格飛漲到近千港元一兩，本故事的「吞金神童」，却與一萬兩黃金有關……

不歸河

朱羽



一場智力鬥 兩脫死門關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殺手蔡金洪因恨唐貴臣用僞金騙他，佯允往打覃秀姑黑槍，却反向覃秀姑告密，並請覃秀姑幫忙他，演一齣捉放曹的把戲，鎭懾了唐貴臣再起歹念頭的歪想，同時也爲蔡金洪斬斷了一條累贅尾巴，事後，金浩送來唐貴臣的致歉信，覃秀姑大方地將原信撕碎，表示不究已往，金浩由衷感激地告辭而去。覃秀姑突向娃娃說唐貴臣不愧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彭祖康心腸不够歹毒，只配作愚夫，娃娃反高興彭祖康是個愚夫，覃秀姑向娃娃勸告不可溺於情愛而忘却此次任務，娃娃答應誓言不會——

「那我就放心啦！」覃秀姑鬆了一口大氣，目光往帳子後面一掠。「看看我們的東西有人動過沒有？」

原來她們方才離去時在帳子後面打了一個轉並非爲了換衣服，而是另有花樣經。看來彭祖康認人的確有獨到的功夫；覃秀姑眞是陰險而又狡黠。

娃娃到帳子後面察看了一番，走出來時面上浮現陰冷的笑容，輕聲道：「秀姊！有人動過了。」

「東西有沒有少？」

「沒有。」

「這傢伙倒是很精明的……」

「只不過他沒想到咱們比他更精，箱子把柄上撲了粉，還用一根頭髮絲沾口涎封住了箱口，這恐怕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的。」

覃秀姑却沒有像娃娃那樣洋洋得意，她轉過身去，凝視着滿窗紅日，久久不言。過了好一陣子，才緩緩說道：「娃娃！別高興得太早，魚兒才開始用唇碰碰咱們的鈎餌，是不是敢吞咱們投下的鈎，可還不一定哩！」

「我看那是早晚的事。」

「等着瞧吧！」

× × ×

儘管楊占武一再約束他的次子星魁這幾天不准外出，畢竟不能把他當囚犯看待；而楊星魁又像一頭從未上過籠頭的野馬，在家裏整了一天，渾身關節似乎都不對勁，這天一大早就躡手躡足地摸了出來。

這麼早上那兒去呢？賭錢，吃花酒，那都是天黑之後玩的把戲。也罷，吃兩杯早酒去。

主意一定，楊星魁的脚步也就不再猶豫了。誰知剛一邁開大步，却教一個人攔住了他的去路。

那人胖胖呼呼，面上浮現和善的笑容。低聲道：「楊二爺！借一步說話。」

這一聲二爺喊得楊星魁遍體舒泰，淸早被人擋路的那一份不快瞬間消失。然而他倒沒有舒服得忘了形，放眼將對方打量了一番，然後冷冷道：「面生得很，哥子高姓大名？」

「兄弟姓邱，特地爲楊二爺送來一宗富貴。」

一宗富貴？楊星魁心頭不禁暗暗一怔；在他這種年齡，對富貴並不過份熱衷。但是人家好心找上來，又不便冷拒，於是點點頭，道：「好！我請哥子喝杯早酒，好生聊聊。」

「不！」姓邱的搖搖頭。「酒館人多口雜，只怕談話不便。」

「那麼，我們到那裏去？」

「楊二爺請跟我來。」姓邱的說完之後，未得楊星魁答應可否，就轉身先自走了。

楊星魁雖然生性逞勇好鬥，屬於粗暴型的人物，却也粗中無細；這人來歷不明

，言語閃爍，是應該多作提防的。但他又被逞勇的性格支配着、摸摸腰間的匣槍，快走跟了上去。

那自稱姓邱的胖子，一路上連頭都沒有回，他似乎肯定楊星魁會跟着他走。

出了鎭，那胖子一頭鑽進了那座廂竹林；一夜之間，已經有好幾人在這裏聚會；似乎唯有這座竹林才能包含任何秘密。楊星魁已經跟到這裏，自然毫不猶豫地跟了進去。不過在進竹林子之前，他又禁不住摸了一下暗藏在腰間的匣槍。

進入廂竹林深處，姓邱的胖子才停住脚步回過身來，向楊星魁微微一笑；那似乎是表達歉疚的笑容——一大早就害這位楊二爺跑了這麼遠的路。

但他却只是笑，而沒有開口。

楊星魁顯然已發覺有那麼一點不對勁，因此不由自主地向四面八方看了一看；這一看，不禁冒出一身冷汗。竹林中突然多了四個神情冷峻的大漢，而且手裏都有槍。槍口正集中對着他。

這個一向性格暴躁的粗漢，在臨死亡威脅的這一瞬間，竟然會冷靜下來。他放棄了拔槍一拚的念頭，平靜地說道：「哥子！這是怎麼回事？」

姓邱的仍然在笑，而他說話的聲音還是那樣柔和動聽：「楊二爺！這種場面你見得多了，怎麼還要問呢？」

「我只是有些不明白……」楊星魁爲了保持語氣的平靜，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氣。「我們從未見過面，這段樑子是如何結下的。」

「你想想看：到底得罪過誰？」

「這……」楊星魁聳聳肩，作了個自嘲的表情。「我不是一個安份的人，得罪的人恐怕還不少。你哥子若是不點明，我是弄不清的，法官若是要判我上法場，也該告訴我犯了什麼罪，對不對？」

「你認識一個姓彭的吧？」

「姓彭的？」楊星魁搖搖頭，「不認識。」

「不認識？再想想看。」

楊星魁道：「哦！是不是錢三新請的那個舵把子？」

「嘿嘿……」姓邱的胖子這回笑出了聲。「你到底想出來了。」

楊星魁橫目一掃，看看那四支死冷冷的槍，心情再也無法保持冷靜，嘶吼道：「一向平靜無事的雙龍灘，想不到被他姓彭的鬧得天翻地覆。好！你們殺了三娃子還不够，還要殺我，是不是？來呀！儘管開槍。在四支槍的招呼下，我沒有打算活着走出廂竹林。不過，你姓邱的也要弄清楚，我死，只怕要由你墊背。」

「哈哈！」姓邱的胖子笑得更狂了。「楊二爺眞是名不盧傳，不過，舵把子有交代，他不打算要你的命。」

「那又要什麼？要你們來傳幾句狠話，讓我嚇得發抖他讓我以後見他他便喊爺爺？」

「他可不稀罕你這個孫子。」笑容在姓邱的胖子臉上消失了。說話的聲音也開始轉冷：「舵把子只是要給你一點教訓，免得你以後再在他面前賣狂。」

楊星魁咆哮道：「姓邱的！你好大口氣，我不是一塊豆腐，由你炸，由你煮，由你炒，我楊星魁是個服軟不服硬……」

姓邱的沉聲道：「楊二爺！你最好少在我面前說這種狠話，我宰過像你這樣的角色只怕比你踩死的螞蟻還多。我知道你身上有槍，不信你就摸摸看。只怕你從今以後要用左手拿筷子。」

楊生魁自然知道對方不是虛聲恫嚇，看看那四隻握槍穩定的手，就能看出他們用槍的功夫。

姓邱的又說話了：「楊二爺！本來是不要跟你說這麼多廢話的，一顆花生米就可以把你解决了。只因爲楊老太爺很給我們舵把子面子，所以才留下你這條狗命。現在你可以想想清楚：是想硬就面子逼我們非幹你不可？還是願意乖乖地接受我們舵把子的教訓？」

誰不怕死？若沒有時間讓楊星魁去思考，他可能眞不怕？偏偏對方是在慢打細磨，激不起他那股子豪氣。

心頭已經軟了，然而面子還是拉不下來，楊星魁依然氣勢汹汹地道：「姓彭的難道不怕我報仇雪恨？」

「嘿嘿！你想得太週到了。」

「你呢？難道也不怕？若要報仇，我一定先宰你。」

「狠話儘管說吧！」姓邱的滿臉陰笑。「若依我的脾氣，你是萬難活命的，偏偏我們舵把子要留你這條狗命。現在，要你回答我：是否願意乖乖接受教訓？」

「來吧！君子報仇，三年不晚。」楊星魁已經決心屈服了，却仍然不忘記說狠話。

「躺下。」姓邱的輕叱一聲。

「躺下幹啥子？」

姓邱的聲色俱厲地道：「教你躺下就躺下，面朝下，跟我扒着。」

楊星魁咬咬牙，扒了下去。在他來說，這是從未受過的屈辱，但他不得不低頭，心裏反覆唸着那句狠話：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姓邱的胖子向那四個粗漢打了一個眼色。

那四個漢子滿懷戒備地向楊星魁逼近，一個人踩住了他的頸項，一個人抓住了他的雙腿，另外兩個人分別執着一條胳臂，這個時候，他們的匣槍都揷回腰間。四雙目光一齊望着姓邱的，似在等待他的一聲令下。

楊星魁閉着眼睛，咬着牙。有生以來他算是首次向命運低了頭，與其說是姓彭的要給他一點教訓，不如說是老天爺要教訓他，他已準備承受任何遽來的痛苦。

姓邱的在下達命令之前，小心翼翼地掃視四週，楊星魁無可避免地將要發出一聲撕肝裂肺的慘叫；那呼聲很可能驚動附近的行人，也可能破壞了他的歹毒詭計。

他的眼睛彷彿中了魔，突然定住了；因爲他看到了一個人。不是幻影，是一個眞眞實實的人，還是他心目中最恐懼的人——彭祖康。

彭祖康就那麼安詳冷靜地抱着膀子站在一個陰影處，就好像在等待一場好戲上演那樣寧靜，當那姓邱的胖子發現他的時候，他還向對方咧嘴一笑。

那森森白牙給姓邱的一種刺激，使他自愕然中甦醒。疾聲喊道：「兄弟們，後

頭……」

那四個漢子立刻放棄了待宰的羔羊，非常矯捷地彈身而起，一個個探手摸槍。

彭祖康還抱在胸前的雙臂突地左右一分，雙槍倏然出現，沉叱道：「要命就不要動。」

這幾個字說得非常清晰有力，就像如來佛的符咒，眼前的羣妖就都定身法定住了。

楊星魁飛快地自地上彈跳而起，也同時拔出了槍，制住了姓邱的。然而當他一眼看出救星竟是彭祖康時，不禁大感迷惑，暗暗道：這到底是在攪啥子名堂啊？

「很好！」彭祖康冷冷地道：「借刀殺人！也算你們背時，偏偏被我撞上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說吧！你們是那一路的英雄好漢？」

姓邱的眞夠種，雖然心中胆寒，面上却沒有求饒的表情，一偏頭，來個不理不睬。

彭祖康一開口，楊星魁自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不由得怒火中燒，狠狠在姓邱的背上踢了一脚，氣呼呼地道：「狗雜種！原來你在耍陰招。不要裝啞吧，老老實實說出來，你龜兒子是什麼來路？爲啥子要借刀殺人？」

有楊星魁代他逼供，彭祖康倒落得淸閑；也正好全心全意地照顧那四個粗漢，以防他們蠢動。

「楊二爺！」姓邱的大吼大叫地道：「我上當了。明明是他請我們來的，現在他又出面作好人，姓彭的！你太陰了。算起來你也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怎麼可以來這一套啊？」

想不到姓邱的胖子竟然耍起賴來了，彭祖康不禁覺得好笑；他深信，不管楊星魁爲人粗鹵到什麼程度，也絕不可能會相信這種鬼話。

果然，楊星魁幾乎連想都沒想，就破口大罵道：「狗雜種！你少在老子面前耍這套嫁禍栽贓的鬼把戲，你就是把三十六計一套套地搬出來我也不會上當。說吧！免得皮肉受苦。」

姓邱的見計未售，完全洩氣了，兩腮的肥肉一上一下地抽動着，悻悻的目光也轉變成惶恐之色，幾次三番張口欲言，却又將話嚥了回去，好像有什麼顧忌。最後，他終於低下了頭，裝起悶葫蘆來了。

彭祖康自然不願就這樣耗下去，他開始轉變目標向那四個壯漢打交，說道：「姓邱的變了啞吧！你們四個總有能說話的，不要說得太多，只要點一點就行。你們既是爲錢賣命，小弟自然會奉敬。說出是受了誰的指使，每人大洋一百元。要不然就請你們每人吃一粒衞生丸，要死，要活，由你們選。」

那四個壯漢你看我，我看你，一時還難下決定。而姓邱的這時又抬起頭來以嚴厲的目光注視他們；那種目光似乎很有威嚴，使那四個壯漢誰也不敢吭聲。

彭祖康也不說話，兩隻手的大姆指同時向內一勾，卡卡兩响，匣槍的機頭就拉了起來。

這一招無言勝有言的恐嚇果然生效，內中一個大漢立刻惶然地叫道：「邱管事！你要替我們想一想，一個人才拿你二十塊大洋，就要我們送命，這……」

姓邱的胖子聲色俱厲地吼道：「嘴吧生在你們身上，只要不怕死，你們就儘管胡答亂說好了。」

那大漢又辯道：「邱管事！不是我們不懂規矩，不知厲害，眼前這一關我們就逃不過……」

「你們跟我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姓邱的胖子目光冷峻地白了彭祖康一眼。「我敢拿先人板板（祖宗靈牌）跟你們打賭，姓彭的絕不敢在這裏動槍殺人。」

楊星魁一拳敲在胖子背上，大吼道：「姓彭的不敢，我敢，我先斃了你。」

彭祖康唯恐楊星魁當眞動怒殺人，連忙喊道：「楊二哥！賞那龜兒一槍托。」

有他這一句話，楊星魁那會慈悲？結結實實以槍柄敲在姓邱的後腦上，那胖呼呼的軀體立刻頽倒癱瘓在地上了。楊星魁似乎意猶未盡，還在胖敦敦的臀部踢了好幾下，噗噗連聲，像是踢死豬。

「各位哥子！」彭祖康客客氣氣地說道：「你們一句話，就教我聽出大概了。你們每個人得了邱胖子二十塊錢，所以才來替他幹事，我不怪你們。只要老老實實回答我的話，你們將得到多過那二十塊好幾倍的賞頭。」

還是先前和姓邱的抗辯的那個漢子回話：「我們都願意說老實話，只是我們知道得並不多。」

「放心，我問的也不多。」彭祖康頓了一下，放慢了語氣：「這姓邱的胖子是在跟誰管事？」

「我們不知道。大家都這麼叫他。」

「他住在那裏呢？」

「興隆場，我也是在那裏混的。」那大漢將他的三個同伴一指。「他們三個是我臨時拉來的。」

提起興隆場，彭祖康心頭不禁一動。而表面上仍然平靜地問道：「你們什麼時候來的呢？」

「已經快有半個月了。」

彭祖康立刻將整個情況迅速地作了一個判斷：這批人早在十多天前就來到了雙龍灘，顯然此行的目的並非爲他；只因爲他的出現或許妨碍了他們原先的計劃，所以才使出許多卑劣的手段來打擊他。姓邱的是管事之流，啣命而來，奉命打事，絕不可能作主張。毫無疑問，姓邱的上面，那個頭兒也到了雙龍灘，只是一直未露面而已。也許那個神秘人物，就在這竹林附近哩！

想到這裏，彭祖康不禁提高了戒備，本來他還要盤問三娃子命案是不是他們的傑作。現在，他也不想問了。

「我信得過你們。雖然你們沒有說出誰是背後的主使人，我還是要表示一點心意，送一百塊大洋給四位哥子買酒喝。」彭祖康說到這裏，緩緩將雙槍收了起來，然後擺擺手：「你們可以請了，一個鐘頭以後，派一人到錢記大發船行找宋管事拿錢。」

那四個大漢只關心他們的性命，那裏還想得什麼份外之財，一聽此言，連忙脚底板抹油。

「彭大哥！」楊星魁喊得很親熱，他是心悅誠服了。「這條胖豬交給我，帶回

去慢慢拷問，不怕他不說實話。」

「算啦！讓他去吧！」彭祖康的語氣很輕鬆，「興隆場就那麼一丁點大，誰是他的老闆，不要半天工夫，就可以査出來了。」

對彭祖康這個決定，楊星魁是不表贊同的；而且彭祖康如此輕易發落，也使他大惑不解，正要發問，却見彭祖康對他連施以眼色。

像楊星魁這種粗豪的人，一旦對彭祖康服氣之後，就不會有半點疑問。他相信彭祖康如此作必有其道理，也就不再多話了。

二人緩緩走出廂竹林，一路上誰也沒有說話。

直到走了很遠，楊星魁一見前後左右都沒有人影，這才忍不住問道：「彭大哥，是怎麼回事？」

「楊二哥！你想想：這夥人來了快半個月，那時我還沒有露面，他們此行的目標絕不是我。現在來對付我顯然是臨時的決定。姓邱的胖子是不能作主的，因此，他的老闆一定也在雙龍灘。」

「嗯！有道理。」

彭祖康道：「說不定那個傢伙方才就躲在廂竹林那個陰暗的角落裏，偷聽我們談話哩！」

「哦！我明白了。難怪你不讓我帶走那姓邱的胖子，你是怕他暗中打我們的黑槍。」

「他不會作那種傻事。」

「哦！」楊星魁不禁又是滿面孔迷惑之色。

「根據許多情況看來，對你，都還沒有非殺不可的時候，不然，他也不會千方百計製造你我之間的仇恨了。我敢百分之百肯定，三娃子多半也是他們幹的。」彭祖康道。

「這話也許有道理。」不過，楊星魁只是贊同了一半。他又道：「以我看，如果我們方才要帶走邱胖子，他如果眼見的話，一定會動槍的。」

「不會，」彭祖康說得很肯定。

「爲什麼？」

「是先射你，還是先射我？不管他的槍法多快，多準，他只能殺死一個人。他絕不會作這種冒險的事。如果他要開槍，也一定是先殺死姓邱的。」

「彭大哥！」楊星魁激動地道：「我眞是服了你，原來你是故意虛幌一槍，免得打草驚蛇。」

「對！」彭祖康年輕氣盛，火候並不到家，也難免流露深獲我心的喜悅。他聲音低低地說道：「我的船明天一大早就要開，也許他會跟着走，也許他會留在雙龍灘。不管他打什麼主意，我的主意，只有一個。」

「哦！什麼主意？」

彭祖康道：「在明天太陽出來之前，將他找出來。」

「好！我帮你的忙……」

「多謝！」彭祖康笑道：「我們在這裏分手吧！若是需要楊二哥帮忙的時候，我會到府上來請駕的。」

說罷，他先一步向鎭上走去。

楊星魁沒有半點疑心，然而心裏却產生了濃厚的好奇心。待彭祖康的身影在他眼簾中消失之後，他又折了回去，明明是對彭祖康的判斷十足信賴，而那股强烈的好奇心却驅使他前去求得證實。

不錯，邱胖子不見了，以他受傷的情況來說，是不可能在短短半個鐘頭之內復甦逃離現場的。

是那四個壯漢去而復回將姓邱的抬走了嗎？不可能，他們並非義薄雲天的漢子，只是市井地痞之流。已然從虎口逃生，那有重回虎口的道理？

是那個人——姓邱的老板。

地上有血漬，楊星魁不由自主地勾着頸子循着血漬走。並沒有什麼目的，完全是好奇心所使然。

他循着血漬走了一段不算短的距離，勾頸彎腰，挺不是滋味。於是他猛吸一口氣，挺直的腰幹，想舒展一下。

驀然，他發覺有一根硬硬的東西挺在背樑上。

楊星魁是非常吃驚的，但他並沒有動，因爲他知道那是一支槍。

「楊二哥！」那聲音很冷峻，也很穩定。「是掉了什麼東西嗎？」

楊星魁一句話也不答，他深悔自己的行動過於輕率孟浪，如果這回能够從背後那支槍下逃生，以後他一定會精明得多。

那聲音又問道：「楊二哥，你看過相嗎？」

「我不相信那些胡說八道。」

「對！那些看相的本來就是靠胡說八道混飯吃的。比如說你吧！本來該斷掉一條膀子，結果却有人救了你。救了你之後，你又不安份，自己重新闖進死路。在短短不到一個鐘頭之內，你的命運起了這麼多的變化，只怕神仙也算不出來吧！」

楊星魁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雖然他咬牙力持鎭定，說話的聲音仍然有些不自在：「你要殺死我？」

「是你自己送上來的。」

「殺人總該有理由吧？」

「當然有理由，我剛才全力在搬運受傷昏厥的人，想必你已經看到我了。」

「原來你是作賊心虛，實際上我並沒有看到你。」

那人冷笑道：「你在求饒了？」

「隨你怎麼說，」楊星魁說話一向粗聲粗氣慣了，現在却很小聲。他盡量不去觸怒對方。「如果你是爲了怕我日後認識你非殺我不可，你不妨多想想，如果那只是你殺人的藉口，那就請動手吧！」

「你一點也不想反抗？」

「如果安份點被殺，也許身上只有一個槍洞，要想反抗，只怕身上會變成蜂窩。那犯不着。」

「能够像你這樣看得開的人世上倒是少有的。你或許可以不死，但是要你能够把握住機會才行。」

楊星魁不禁輕緩無聲地吁了一口氣，最少，他還可以活個三，五分鐘是不成問題的。

「是不是有什麼條件？」楊星魁輕輕地問，他過去不管處理什麼事情都是大刀闊斧地直幹，現在，他突然發覺，鬥智慧，繞圈子，不但有趣味，而且還有妙用。

「你不是一條狗，是位大少爺。」那

人說起話來非常刻薄。「如果我要你老子拿洋錢來，你的命，十萬，八萬大洋還是撈得進的。如果你想活命，當然要付出一點代價。」

「當然，誰不想活呢？」楊星魁盡是順着對方的口氣說話。「但是你想要的東西也要我拿得出來才行啊！好！現在請開出來吧！」

楊星魁說話從來就沒有這樣嚕囌過，而他現在却盡力多說，因爲他明白，多說一句廢話就可以使自己多活一點時間，在那一點點有限的時間說不定就有轉機。比如說，彭祖康去而復回……但他知道這種可能性是太小太小了。

那人突然沉默了，而那支硬硬的槍管仍然抵在楊星魁的背脊上，他似乎在考慮：是不是要跟他的獵獲物打一次交道？或者開什麼樣的價錢對他才合算？

許久，那人才陰沉沉地開了口：「我想知道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呢？」楊星魁故意語氣輕鬆地道：「是想知道清月庵尼姑守不守規矩？還是想知道開荳腐店的王寡婦……」

「住口！」那人顯然是個很容易發怒的傢伙，吼了一聲，接着又厲聲道：「你少在老子面前滿咀跑馬，胡說八道。你以爲你在槍口逼迫之下還能說笑話就很神氣，是不是？老子一發火，扳機一勾，你只有跟閻王爺去說俏皮話了。聽清楚：老子要知道彭祖康跟你老頭楊占武談了些什麼，一個字不漏地從實招來，老子就饒你一條狗命。」

以楊星魁的性格，他是寧願被殺也不願受這種侮罵的。

然而他現在却完全將本來的性格壓制住了，他顯然已懂得了生命的價值，如果他能巧妙地逃脫這一刼，那麼，他將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者。

事實上，他根本就不知道彭祖康跟他父親談了些什麼，甚至連他那深得父親信任的大哥楊星茂也不知道。而他却把握機會巧妙地利用起來。

「哥子！」楊星魁慢吞吞地說道：「牙疼買薄荷，你硬是開對了方子下對了藥。他們談了些什麼，我是一清二楚，本來是不可以對外人亂說的，如今爲了活命，也顧不得了。不過，有句話我可要先問問，我怎麼知道在我說出你想知道的秘密之後，你是否守信呢？」

「那你只有碰碰運氣……」

「對！碰運氣。今天我的運氣好像特別好，我相信你一定是個講信用的人。」說到這裏，楊星魁咳嗽了一聲，清清喉嚨，顯得很正經的樣子，其實他是信口開河：「彭祖康是要我父親帮忙他尋訪一個仇家。」

「仇家？」顯然使那人感到十分意外。他接着追問：「什麼仇家？殺父之仇？還是奪妻之恨？……」

「對！對！是奪妻之恨。」楊星魁特別加重了語氣，唯恐對方不相信似的。

「噢！我想問一個問題。」那人語氣怪怪的。「當你吃黄鷄蛋的時候，咬一口發現是個壞了的蛋，你是否還會一直吃到完？」

「當然不再吃了。」

「你回答得很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當我聽見別人一開口就在說假話，我就不再聽下去了。」那人語氣突然一沉：「你本來有個活命的機會，可惜你沒有把握住。姓彭的根本就沒有討老婆，那來的奪妻之恨？」

楊星魁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他發覺自己畢竟不是一個擅長鬥心機的角色，三言兩語就露出了馬脚。現在生機既然已失，也不必再壓制自己的本性了。心念一橫，冷笑道：「哼！你把楊二爺當什麼角色？會爲了一條命而吐露人家的秘密？你休想？」

「有種！」那人的槍管用力抵了一下，沉叱道：「往前走。」

「走就走。」楊星魁大步往前走，一點也不含糊，橫字當頭，他自然不會有絲毫猶豫之態。

從茂密的竹林穿過去，來到一條乾溝邊，楊星魁自然地停下了脚步，背後那支槍分毫不離抵在他的脊樑上，使他毫無機會。

「躺下去，面向下扒着。」槍管向前一戳，那强勁的推力使得楊星魁脚下打了一個踉蹌。

楊星魁情知自已已經死定了，但是若教他死在誰的手裏都不知道，那實在很難令他甘心。因此他不計後果地將身子轉了過來。

那人很沉着，並沒有冒失開槍，只是機警地退後了一步。冷冷一哼，道：「看吧！儘管看個够，應該讓你知道死在誰的手裏。」

那是一張慘白得不見一絲血色的臉，冷芒逼人的眼睛在這張臉上顯得十分突出，咀唇鮮紅，像是剛剛吃過帶血的生肉。年齡約莫三十出頭，不算高，一身皮包骨，像是風都可以將他吹跑。然而他站在那兒的穩定姿態，一眼就可以教人看出卽使三條壯牛也未必拖得動他。

楊星魁雖然年紀很輕，也曾跟他父親跑過不少碼頭，也因而見過不少狠角色，像面前這個人可以說是狠角色當中的狠角色。不管鬥智，鬥狠，自已都不是對手。

現在，他反而心平氣和了，緩緩問道：「是我楊家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哥子？還是……？」

「沒有。你我之間可以說是毫無干係，只是……只是因爲你背時（倒楣）。」

「對！我背時。人走霉運的時候吃荳腐都會卡住喉嚨……」頓了一下，楊星魁又道：「能不能請教哥子高姓大名？」

「反正你快就要死了，告訴你，也無妨……」

他的話剛說了一半，突然一個急促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喂！慢點，這個時候亮姓報名太早了啊！」

聲落人現，竟是唐貴臣。

那人的反應非常快，只見他身子一幌已然到了楊星魁的背後，這是一個機會，但是楊星魁無法掌握住。現在，他更不敢妄動，因爲他無法了解後面那人的動態。

那人只是以楊星魁作盾牌，槍口指着遠遠的唐貴臣，但他却沒有發射，而唐貴臣却是雙臂環抱胸前，神態顯得非常輕鬆，好像有恃無恐的樣子。

那人冷冷地說話了：「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想不到在這裏對了頭。不知是巧遇呢？還是你哥子存了心？」

「巧遇！巧遇！」唐貴臣慢慢地走了過來。

楊星魁這才知道他們原是熟人，那麼這個半路中殺出來的程咬金自然不會是他的救星，但他却隱約地覺得情況似乎有了轉機，因爲背後那個面孔慘白的人明顯地對這個不速之客不表歡迎。

待唐貴臣將走到近前時，身後那人才又說了話：「以你哥子的爲人，遇到這種事，躱還躱不及，不知爲啥子反倒要插一脚？」

「插一脚？那是不敢。」唐貴臣和顏悅色地道。「我只是要提醒你哥子莫作錯事。」

「什麼錯事？」

「這個時候，千萬提不得名，報不得姓。」

「我應該要他知道是死在什麼人的手裏。」

「他現在還死不得。」

楊星魁心中的高興是可以想見的，這個人的目的也許不是爲了救他，但是他眼前大概已不會死了。他看得出，面前這個人說話很有點份量。

「嘿嘿！」背後那人陰惻惻地笑了，笑聲刺耳已極，頗似一頭怪獸的嗚叫。「難怪哩！原來你哥子早就下決心要橫插一脚了。唐……我是塊什麼料子，你清楚，你是塊什麼料子我也同樣明白。無事不會跑來雙龍灘，你教我不殺這傢伙，壞了我的事難道你負責？」

唐貴臣倏地將臉色沉了下來，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如果你殺了他，就會壞了我的事，難道由你負責？」

「殺他會壞你的事？爲什麼？」

「你爲什麼殺他，我心頭全明白，現在也不必說穿。那樣很可能使大發船行那艘小火輪明天開不了船，剛巧我要搭那條船去南川，十萬火急的事等我去辦，就誤一天都會誤事。」

「就憑這個原因你才阻止我殺他。」

「是的。」

「不行。」那人一口回絕。

「那麼，你只有先開槍殺我。」唐貴臣的口氣非常平靜，他似乎有十成十的把握，那人絕不敢殺他。

方才命在旦夕之際，楊星魁的心情都還不太緊張，現在的心情却像一根繃緊的絃，幾乎隨時都會斷裂。自己的生死聽由兩個不相干的人去討論，爭執，那的確不是好受的滋味。

唐貴臣的話帶來了一陣沉默，接着却是一聲咆哮：「你以爲我不敢？」

唐貴臣的語氣還是那樣平靜：「拚着一身剮，皇帝拉下馬。你哥子那有不敢作的事？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幾年你我在道上各混各的，彼此客客氣氣的，臨到有事，總有個商量的餘地，是不是？」

「我的事你全明白，」那人的口氣軟了下來。「其實，我也沒有非殺他不可的理由，只是擒虎容易放虎難。說吧！你打算如何發落他？」

這時，唐貴臣還抱在胸前的雙臂才鬆了開來，拍了拍胸膛，道：「發落的事由我來辦。」

「由你來辦？話倒是很輕鬆。」

「話說得輕鬆，担子却重。若是因爲這位楊二哥誤了你哥子的事，一概由我負責。」

「你說的？」

「說了算。」唐貴臣再一次拍打着胸膛。

那人一句話也沒有說，收起匣槍，走了。

楊星魁重重地吁了一口氣，渾身軟癱癱的，彷彿剛剛才生過一場大病。

「楊二哥！」唐貴臣緩緩道：「若是旁人，這件事我還眞的不敢惹上手。關於你，我聽說過很多，够光棍，講義氣，交朋友也不拘三教九流，所以我才放胆插上了手。千萬要給我留個餘地。」

楊星魁最喜歡聽這種爽氣話，立卽感激地道：「沒得話說，你哥子朗格吩咐兄弟我就朗格做。對了！我忘了請教你哥子的高姓大名。」

「楊二哥！」唐貴臣作了個諱莫如深的表情。「想必你也看得出，我是在黑道上混混的人物。你不同，家大業大，認識我這種人不會有什麼好處。我看……通名報姓還是免了吧！」

「我認識你，你叫唐貴臣，對不對？」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從廂竹林的暗處傳來：「是個積案如山，官府限令捉拿的棒老二『頭頭』。聽說，廣安府的保安隊，就出了大洋三千塊的賞格，我沒有說錯吧？」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但是楊星魁已經聽出說話的人是彭祖康，而唐貴臣自然也知道這個說話的人是誰，不管如何，他都難免要大吃一驚的。不過只是驚在內心，表面上却顯得非常沉靜，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

以楊星魁的機智來說，他根本不可能在這一瞬之間將眼前這複雜的情況作一個正確的判斷。然而有兩件事情他倒是很清楚的：其一，聽口氣，彭祖康對唐貴臣，似乎並不友善，其二，不管出於什麼動機，唐貴臣總算救了他一命，他不能忘恩負義。

因此，他輕聲問道：「你認不認識這個人？」

唐貴臣的眼皮霎動了一下，那是一個肯定的回答。

「有過節？」楊星魁再問。

唐貴臣的腦袋輕微地一擺，幾乎看不出。

楊星魁輕吐一口氣，輕聲道：「放心！我跟這個人有點交情，不會讓他爲難你，放心……」

唐貴臣一笑，笑得很自然，在任何情況下，他似乎都不願喪失他那黑道巨擘的威風。

隱身在竹林深處的彭祖康沒有再發話，也沒有任何行動；好像存心給予機會讓楊星魁和唐貴臣去打交道。

楊星魁高聲道：「彭兄！剛才這位唐兄曾經救了我一命……」

竹林中的彭祖康立卽接道：「我方才都看見了，唐兄的確是見義勇爲。楊二哥

！你可別誤會，唐兄雖然身上背着一大筆賞格，我還不想靠他發橫財。第一，我不靠抓棒老二領賞格過日子；第二嘛，唐兄的兄弟夥特別多，我就領了那三千塊大洋的賞格也不會過得安穩。只是，有一點小事要向唐兄請教。」

這番連誚帶諷的話，對唐貴臣來說眞是夠受的；幸而其中還有一兩句話誇了他，讚了他，故而他的老臉還算掛得住。連忙旋轉了身子，循聲答道：「請教二字不敢，不知……」

竹林中的彭祖康很快開腔：「方才那一位朋友，唐兄一定是認得的？」

楊星魁發覺彭祖康隱身之處又變了，顯然，他對唐貴臣有所提防。

「認得的。」這句話本來可以立即回答。而唐貴臣却猶疑了一陣；因爲他想到下一個問題必是令他難以答覆的。

果然，下一個問題緊接着提出來了：

「請問：那位朋友高姓大名？」

「這……」唐貴臣咬咬牙，一口回絕：「……這實在不便奉告。」

「爲什麼呢？」彭祖康問得輕描淡寫，一點也不激動；似乎對唐貴臣的回答早已預知。

唐貴臣眸子裏閃過一絲惱怒之色，顯然他認爲彭祖康是明知故問。而他並沒有發作，以極爲沉靜的語氣道：「方才那位朋友爲了不使他的行踪洩漏，甚至想殺人滅口。由於兄弟我出面，方將楊二哥一條命救了下來。兄弟我豈能輕易透露他的姓名，這無論如何要請你哥子見諒。」

「那我就未便强人所難了。」彭祖康的語氣間毫無悻悻不愉之色。「不過，我還可以問他本人，只是要多費一點氣力。整人的辦法我還多得很哩！」

唐貴臣和楊星魁不禁相互一怔，聽口氣，好像那個人已經落在彭祖康手裏。

唐貴臣雖是沉默不語，臉上却已浮現了顯著的驚色。

楊星魁在驚疑之餘，還有一份欣喜，他禁不住高聲問道：「彭大哥！那個傢伙是不是被你逮住了？」

只聽彭祖康很沉靜地回道：「我說過在明天太陽昇起之前一定要將他找出來，想不到一個轉身之間他就露面了。楊二哥！這事件情想必你也是要追根究底的。他爲啥子要在我兩個之間架樑子？爲啥子要借刀殺人，製造我們之間的仇恨？……哼！他現在變成了啞吧，等一下，我就要他說話了。」

楊星魁幾乎要高興得跳起來，但是，當他看到唐貴臣那種滿面凝重的神色時，又禁不住將欣喜雀躍之情硬生生地壓制住了。

唐貴臣吸了一口氣，緩緩揚聲道：「哥子聽我說一句，倘若兄弟我早曉得你哥子在暗中潛伏，楊二哥根本就是有驚無險，那我就不該多事了。如今兄弟我既然插進了泥巴塘，可要放胆說一句話。」

「請講！」彭祖康高聲回答，而他隱身之處又變更了；自然，在他出聲之後，還會不停地移動他的位置。

唐貴臣並沒有立即開腔，他低着頭，似在考慮他的措辭，他深知自己處於夾縫之間，稍一不愼，就會爲自己帶來危險。

默然許久，唐貴臣才緩緩道：「那位朋友前來雙龍灘，就好比是北雁南翔，雁是成羣列陣的，如果你哥子硬要將他帶走，只怕有後患之憂。」

「唐兄這話是勸告呢？還是威脅？」

彭祖康的口吻已不像先前那樣客氣了。

「勸告。」唐貴臣回答得很快。「我既然已經一脚踩進了泥巴塘，想置身事外好像已不可能。兄弟我願意居間作個調人。若是那位朋友對你哥子有失禮之處，該由那位朋友按江湖規矩賠罪。」

彭祖康冷冷道：「事情怕沒有那樣簡單。」

「那麼，你哥子是打算一點也不留面子了？」唐貴臣的語氣，也開始轉爲冷峻；自然，以他的字號，是不會輕易向人示弱的。

「這不是給誰留面子的問題。」彭祖康的口吻是嚴厲的，却十分通達情理：「他得罪我，可以向我賠罪，然而他殺死的那個人，可以再使他復活嗎？」

「他殺死了誰？」唐貴臣的問題衝口而出，這顯示他十分吃驚。

「他殺死了三娃子，楊二哥家裏的伙計……」

唐貴臣目光猶疑地望了楊星魁一眼。

楊星魁一聽提起三娃子，不禁火氣往上冒，連連地點着頭道：「對！三娃子一定是那個龜子殺的。」

唐貴臣微微吸了一口冷氣，緩緩道：「口說無憑，要有人證，物證才行。」

「唐兄！」彭祖康在竹林隱密處又接上了腔：「你是在半場中間進戲園子，所以只看了邀台戲，因此整個情節也就連貫不起來了。現在，只有一句話，唐兄若是願意說出這位朋友的高姓大名就說，若不願，那就請便。」

唐貴臣猶疑了一下，問道：「兄弟我是否可以和那位朋友談幾句話？」

「不行。」彭祖康回答得斬釘截鐵。

「如果我仍然不願說出他的姓名呢？」唐貴臣又問。

「無所謂。」彭祖康的口氣很輕鬆，好像眞的無所謂。

「唉！」唐貴臣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你哥子是撐船掌舵的舵把子，但那位朋友的老子却是這條不歸河的舵把子。不管是楊大爺，錢三爺……這些有名的船幫老大，都要對他畏懼三分。倘若我說出那位朋友的名姓，你哥子反倒進退兩難了。」

「無所謂。」彭祖康還是那句老話，却是隔了一陣才說出來的。顯然，唐貴臣的話使他內心感到一怔。

「好吧。」唐貴臣堅持的態度放鬆了。「若是我不說，你哥子也許會對他用出百般酷刑，那樣反而會造成嚴重後果……他姓蔡，名叫勝龍，他老子蔡百春，和楊大爺，錢三爺，都算是船幫中有頭有臉的人物。」

彭祖康那邊沒有反應，楊星魁倒先一步嚷了起來：「什麼？那龜兒子是蔡百春的仔仔？他老子每年過生日，我老頭都是十挑，八挑的送禮，他竟然要殺我。好！我要我老頭到興隆場去找老蔡評評理。」

唐貴臣完全沒有理會楊星魁的嚷叫，他關心的是彭祖康的反應。（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文·蕭逸
圖·盧令

冬眠先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弓富魁暗與柳青嬋相晤，勸柳青嬋對報仇之舉切不可輕舉妄動，因過之江功力過人，決非其敵，並請柳青嬋趕往河間，通知六合門戒備過之江尋仇，屆時三方面合力，或可奏功。弓富魁返回住房，値過之江正在練功，擬乘機暗襲，但恐一擊不成，返速其禍，未幾，過之江練完神功，與弓富魁閑聊間自誇功力，弓富魁僞作不服，邀過之江與他試招，弓富魁又擬乘機搏殺仇人，唯功力不如人，反遭制服，幸過之江未曾識穿他的陰謀，更向他侈言神功如何厲害，由過之江說話神氣看，他所說並非虛言——

茫茫復仇路　楚楚可憐人

過之江冷冷的接下去道：「就像剛才你最初感覺的那種冰寒氣機，正是我得自冰中的極寒之菁英，這種寒冰的質能，一般人是萬難抵擋得住！」

說時他兩隻手畧一搓動，徐徐張開！

弓富魁霍然就覺出，自其雙掌之內，散發出一片蒸騰的白霧！

那陣白烟初起時，不過薄薄的一片，隨着過之江幌動的雙手，漸漸越聚越多！須臾間，室內已爲這片白茫茫的霧氣佈滿！

隨着這些霧氣的增加，房間內氣溫頓時爲之下降！

不過是一會的工夫，已冷得弓富魁面色發青，全身打戰，彷彿全身已爲冰鎮，就連身上的血也凝固了一般！

眼看着那滾滾的冰霧，兀自由對方十指尖上蒸騰散發不已，寒冷的氣温益加的下降不已！

弓富魁全身大大搖蕩了一下！

他强自忍着這種生平從來也不曾當受過的寒冷氣質，正待激發丹田內的元陽之火，以運行全身！

這當兒，耳聽得過之江發出一陣嘻嘻笑聲，道：「這冰中之菁非比尋常，眼前我只不過施展出一半的功力，如果全數逼運而出，弓朋友你只怕當場就得凍成一個冰人！你也用不着運功抵擋，我只不過施展出來，讓你見識一下罷了！」

話聲一落，只見他張嘴一吸——

「颼——」

滿室白霧，頓時化爲一條白色長龍，長鯨吸水般地，全數都到了過之江腹內！

頓時，室內又回復了原有的氣温。

弓富魁打了一個寒顫，臉上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片淒瑟的苦笑！

過之江冷森森的道：「天地之造化於人深矣——只是很少有人能體會出這種寶貴的天機——」

他眼睛習慣性的眨動了一下。

兩隻白皙的瘦手搓動了一下，緩緩的張開來，即見其掌心裏紅光一現！

像是一團火般的，在他來回搓動的雙手裏越聚越大，瞬息間，已形成一團烤烤大的烈火！

過之江嘻嘻一笑道：「這就是晨昏間，竊自太陽的光能！你可曾見過？」

說話時，這團紅紅的烈火，已煊染得室內一片奇紅異彩！

隨着過之江來回的抛動，那團紅色的火光，宛若一枚火球似的，散發出刺目的光，刺得人雙眼如灼，難以逼視！

室內頓時呈現出無比灼熱！

弓富魁原先冰凍的身子，一刹時奇熱如焚，一時間汗下如雨！

再看對方手上那枚大火球，一刹間，已有籮筐般大小，赤紅的光，映得過之江全身皆赤，直似坐在烈火中一般！

眼看着室內各物，俱已不耐高溫，散發出一陣子火烤的乾燥氣息，似乎眼看着即將火起！這才看見過之江張開大嘴，往裏一吸——

「颼！」一聲！

像前番一般模樣，那團大火球頓時化爲一長條火龍，全數吸入他口腹之內！

弓富魁眞是看得觸目驚心！

過之江道：「天地鍾靈造化之於人眞是深厚了，只可惜如今武林中之一般人，整日眼裏只在凡俗裏打滾，却把這些上天有意賜給人的東西給忽畧了！」

弓富魁一句話也沒有說！

平心而論，他是嚇糊塗了。

活了這麼大，不要說見，聽也沒聽說

過的事情居然親眼看見了。

過之江冷森森的道：「如今我只向天地間討了三成的功力，已是天下罕有敵手，假以時日，武林中將唯我獨尊了！」

弓富魁心裏一動道：「聽你口氣，你如今功力，尚還不能獨霸天下了？」

「這要看未來的事實證明！」

弓富魁一笑道：「我敢斷言，以你這身功力，天下萬無一敵，你將可穩居武林魁首的地位！」

這句話果然甚爲過之江樂聽。

聽了這句話，他那張蒼白，瘦削而陰沉的臉，就同向日葵迎着了日光一樣的展了開來。

可是那方自展開笑紋的一張瘦臉，突然間又罩下了一層陰影——

他像是忽然觸及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似的一下子呆着了。

細心觀查他的弓富魁，馬上就由他這張突然有所變化的臉上，看出了端倪！

他於是試探的道：「我想這個世界裏，再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是江兄的對手！」

過之江黯然的搖了一下頭。

「怎麼，過兄不以爲然？」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五年後，當我五次冬眠以後，也許我敢說過這句話，可是今天……也許……」

他搖了一下頭，忽然不想說下去。

走到了桌子旁邊，他倒了一杯水，仰首乾杯！

弓富魁一直靜靜的觀察着他！

由過之江不安寧的神態裏，他發現到一項事實：——

那就是過之江也有所懼！

他怕些什麼？

是人？是事？還是……？

這一點所見，立刻鼓舞了弓富魁！

他決心要挖根到底，把對方心裏的這一點秘密發掘出來，然後對症下藥——

一旦自己手裏掌握到對方所懼怕的東西，那麼局面立刻就不同了！

過之江飲下了一杯水後，日注着弓富魁道：「從這裏去河間，有多少路？」

弓富魁說道：「很遠，總得十天的脚程！」

「這……太慢了！」過之江道：「我們五天趕到！」

這一步棋弓富魁押勝了。

因爲他早想到對方一定會把預定的脚程打一個折扣，所以說時就誇大其詞，把本來五天的脚程說爲十天。

那麼，現在他只要用些小聰明，帶着他故意繞一趟遠路就行了。

這麼做的原因，當然是爲使得柳青嬋能夠趕在前面，早一天通知「六合門」的掌門人古寒月，以便有較從容的時間，聯手對付他！

弓富魁原來想緊追着他先前的話題，把他心裏所懼怕的那件事情追問出來。

可是，他轉念一想，覺得這樣似乎太性急了一點，很可能引起對方的疑心。

他於是站起來告辭道：「夜深了，我要睡覺去了！」

過之江點點頭道：「明天一早，我會叫你！」

× ×

弓富魁當然不會傻到與他同室而眠！

因爲他身上携帶着本門的功譜秘笈，這些一不小心，隨時都會暴露在對方眼前，自招殺機！

而過之江也似乎是獨處慣了。

經過長久冬眠以後，他平常夜晚是不睡覺的——幹什麼？這些他也不欲爲外人所知！

× ×

夜深——

疾而冷的寒風，緊緊的撲叩着窗紙！

一條黑影，由第二進院子閃出來，迅速的躍進到第三進院子裏！

稍一顧盼與張望，他已來到了多眠先生所居住的那間房子紙窗前！

天上是一彎寒月！

這個人——田福！——

他顯得異常的焦急與激動！

頻頻的用着他的那隻獨眼，注視着當空！

天上一片雲！

這片雲緩緩的移動着，直向月亮掩過來！

田福已輕巧的撥開了紙窗！

烏雲過後，月光重現！

田福已經翻進了房內！

他的企圖，似乎不難猜知——

意圖去刺殺過之江！

這實在是很大的一項冒險！

田福有他的打算！

房子裏燃點着一盞昏燈，光影很暗！

田福騎跨在窗框子上，一隻脚在裏，一隻脚在外！

那口才由柳青嬋處借得的七首，却緊緊的咬在上下兩排牙齒之間！

獨眼裏冒射着殺人的怒火，只一轉，已看見了那個人——過之江！

出乎田福意外的，過之江並沒有睡在牀上！

頭下脚上，他正在牆角倒豎着！

田福日光一經觸及，禁不住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勢成騎虎，總不能就此而退！

手上一着力，「叟！」一聲，已把那口精光四射的七首擲了出去！

寒光一閃，這口七首劃出了一道寒光，直向着牆角過之江背心上擲去！

田福也曾爲自己事先留下了退路！

七首一經出手，足下用力一點，倏地向院中縱去！

說到「飛刀」這一手絕技，田福的確是一把好手，這一門功夫，他曾經下了三十年的功夫，平常就算沒事的時候，他也總喜歡拿着一口刀到處擲練習着！

曾經以飛刀刺中過天上的燕子，也斬落過來回天際的蝙蝠！

這一刀，他瞄準着過之江的後心，就絕不會偏差一分一毫！

飛刀出手，靜寂無聲！

田福落下的身子，不謂不快！

也許是太快了一點，快到他來不及看見室內人中刀的情形！更不會聽見中刀時發出的叫聲！

非但是叫聲，簡直一點聲音都沒有。

如果中刀後，必然會倒下去，那麼，

倒下去也會帶出一點聲音來！

奇怪是，他竟是一點聲音沒有聽見！

他默默的轉過身子來，靜心的聽，靜靜的在想：「這是怎麼回事？」

「別是那小子死了吧？」

「也許，是這一刀我用的力太猛了，以至於把他的身子釘在了牆上，沒有倒下來！」

後者這個猜想似乎很近乎情理！

田福心裏頓時昇起了一絲狂喜！

他慢慢的轉過身子來，再次的向着窗前移近——

就在他身子方自轉過的一瞬間，眼角一瞬，似乎發現了甚麼！

他趕快的把身子轉過來！

可不是——一個人站在眼前嗎！

這個人一入田福眼簾，頓時使得他全身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兩隻脚就像是忽然被一塊銲鐵銲在了地上，頓時動彈不得！

面前這個人不是別人！

過之江！

他怎麼會沒有中刀？怎麼出來的？

田福一時可真的想不通了！

那個人——過之江手裏拿着那口明晃晃七首，臉上帶着鄙夷的微笑！

「田老頭——你想殺我？」

「我……我——」

說到第二個「我」字時，田福猛的點足而進，兩隻手運足了力道，倏地向着過之江兩肋上插了下去！

後果不難想知！

田福的輕舉妄動，爲他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

他的雙手雖然有力的插中在過之江的兩肋之上，但是過之江並未曾因而受害！

受害的竟是田福！

只聽得「克察！」一陣子骨節碎響之聲！

田福痛得哼了一聲，十根手指全數折斷，就在他身子仰天倒下的一剎，過之江的一隻手已劈中他的腦門之上！

田福甚至於一聲也沒有出，就倒地死了！

過之江冷冷的笑了一聲，閃身掠起，似是白雲一片，又回到了房內！

接着那扇窗子又關上了！

× ×

窗內——

過之江反手揮掌，掌風把桌上的那盞燈熄滅！

他悄悄的把窗扇拉開一縫，向外窺伺着！

他以爲必有人會出現！

然而他却是失望了！

沒有一個人現身出來！

屍體仍然是直直的躺在地上！

院牆一角——柳青嬋蜷屈着身子，剪水的瞳裏噙着兩汪熱淚——

她只是遠遠的注視着，足下並不曾絲毫移動！她來晚了一步。

當他發覺到田福不在時，事實上田福已和過之江動了手，對方不過是舉手之勞，田福已橫屍就地！

她不曾走近去收田福的屍體，那是有原因的！因爲她已經猜想到那是過之江有意設下的一個餌！

她只是遠遠的注視着他，用她流出的淚來表示她的感傷與向死者的致哀！

× ×

第二天大清早，這座客棧起了一陣子騷動！

田福的屍身，立刻引起了人們的猜測與非議！

客棧的主人立刻想到了與死者同來投宿的柳青嬋，可是當他們找到了柳青嬋住處時，那位柳姑娘早已不翼而飛！

桌子上留有一封信，和許多銀兩！

店主人照着信上的指示，爲死者買了一口棺材，少不了驚動了地面上的官人！

地面上這兩天不太平是事實！

府台衙門在得悉這件命案與那個怪客「冬眠先生」發生牽聯時，那裏再敢認眞的查辦！

一番請示之後，知府李吉林嚇得臉色蒼白，只關照辦案子捕快虛作聲勢一番！

一件命案，就這麼馬馬虎虎的混了過去！

倒是李知府良心有愧，因知死者田福的死，也是受了自己的牽聯，所以特別予以厚葬！

人命關天，不過爾爾！

× ×

弓富魁在屍體旁邊站立了足足半盞茶的時間！

過之江顯然也是旁觀者之一！

旁觀的人很多！

大家的眼睛注視着地上的死人！

過之江的眼睛却是專門注意活人——

他顯然是期待着柳青嬋的出現，可是他失望了！

因爲自始至終，壓根兒就不曾看見那個姑娘的影子——

旁邊人帶來的消息是那位柳姑娘已在今晨四更左右離開了！

弓富魁頓時心裏一鬆！

他忽然發覺到這個姑娘大不簡單，果眞在智力方面，構成了過之江大大勁敵！

過之江說不出的一種失望神采！

他冷冷一笑，問弓富魁道：「這個人你可認得？」

弓富魁道：「他就是昨天路上的那個獨眼老人——」

「對了，他叫田福！」

弓富魁微微一笑道：「這麼說，是你下的手了？」

「你說呢！」

「當然是你！」

「不錯——」過之江冷笑了一聲道：「的確是我！」

然後他輕輕一嘆道：「天下竟然會有這種笨人！」

「你的意思是——」

「我是說他明明可以不必來送死！」

「他不是送死！」

「不是送死？」

「是報仇！」

這三個字出自弓富魁的嘴裏，顯得異常有力，也異常冷酷！

然後他改變了一下臉色，語氣很平靜的道：「任何人只要一沾到仇恨這兩個字，往往都會失去理智，你也不會例外！」

過之江冷笑了一聲道：「你好像很爲

他抱屈！」

「不錯——我的確很同情他！」

「爲甚麼？」

「因爲他不是爲自己復仇，是爲主人復仇！」

「這又如何？」

「這就證明，他是一個很有義氣的忠僕！」

長嘆一聲，他才又接下去說道：「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如今這種人已經不多了！」

過之江冷聲道：「明知不可爲而爲，是最蠢的行爲！」

「殺一個不足爲敵的人，是最不光榮的行爲！」

「你說甚麼？」

過之江凌厲的一雙眸子，忽然迫近了他！

弓富魁冷笑了一聲道：「過老兄，有一句話我要奉勸你！」

「請說！」

「以你的武功，儘可以找天下第一流的高手放手一搏，但是大可不必拿不是敵人的人試刀！」

怔了一下，過之江點點頭，說道：「有理——」

但是馬上他又搖了一下頭道：「不對！我且問你，那位柳青嬋姑娘，可算得上是第一流的高手？」

「她還算不上……」

「她算得上！」過之江道：「她的智慧很高，武功雖然還嫩一點，但是，她的根基很好，倘若假以時日，她必然是我一個勁敵！」

「怎麼見得？」

「你還看不出來？田福死了，她却連屍首都不爲他收，豈非大悖情理之事？」

弓富魁焉能不明白，却裝作不知的道：「爲甚麼？」

「嘿嘿！道理很簡單，因爲她只要一現身就會被我發現！必將死在我手下！」

頓了一下，他木訥的道：「一個女孩子，能够這麼識大體，悖情理，的確不易多見！」

「那麼，你以爲現在她在那裏？」

過之江冷一笑道：「她像是一條隱沒在暗中的狐狸，隨時都會找機會撲出來向我襲擊！」

「你害怕了！」

「我不怕任何人！」

弓富魁緩緩轉過頭來，盯視着他的臉：「你是說，這個天底下沒有一個人能是你的對手？」

過之江正要點頭，忽然像是觸及了甚麼又搖了一下頭道：「我沒有這麼說！」

弓富魁笑了一下！

「這麼說，這個天底下仍然還是有人武功高過於你了？」

「當然！」

「是誰？」

「一個是我師父獨孤無忌——」

「還有呢！」

「還有一個是……」

弓富魁眼巴巴的看着他，他渴望着得知這個答覆，這個答覆對於他太重要了。

然而過之江却深沉的笑了一下！

他那麼深沉的樣子，低下頭「哧！哧！」的笑着，却令弓富魁感覺到很費解。

「你好像很想知道是不是？」

「不錯！」弓富魁道：「因爲我的確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甚麼人的武功能够超過你——」

「那麼，我可以確定的告訴你，除了師父以外，還有一個人！」

「我不信！」

弓富魁顯然提高了警覺，改爲一種旁敲側擊的方式由側面來打聽！

提起了這個人，過之江的樣子立刻顯得很深沉——

不知道甚麼時候，現場的屍體早已抬走！人也星散，而他們兩個人，却仍然站立在當地，未曾移動！

「這個人……即使能够勝過我，大概也不會相差太多，也許他還不一定能勝過我！」

「你爲甚麼要這樣說？」

「因爲我與他前次交手，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一次我輸了——可是十年後的今天，我功力大進，說不定他已經不是我的敵手了？」

「也許也許！這個人是誰？」

「你以爲我會告訴你，那就錯了！」

弓富魁怔了一下，作出一副無關痛癢的樣子笑了笑！

過之江打量着他道：「我對你的印像不惡，但並不能說你是我的朋友——假以時日，那時候我們無所不談的時候再告訴你吧！」

弓富魁笑笑沒說話！

過之江道：「我們可以走了！」

弓富魁恍然道：「對了，我竟然忘了，此去河間，路途遙遠，你打算怎麼個走法？」

「我不知道，你不是很清楚麼？」

「我是很清楚——不過……」弓富魁笑了一下，說道：「第一站先去廣平，我昨天已向店家打聽了，聽說馬號裏的馬都叫人牽走了，這段路只好委屈一下騎毛驢子了！」

過之江點點頭道：「也好！」

× ×

兩匹小毛驢叮哩噹啷在山道上行着。過了這片山丘地帶，眼前是一望無際的廣大平原。

成羣的鶩鳥在收割以後乾枯的旱田裏飛着！

天是灰沉沉的！冷得緊！平原上幾乎看不見一個人，人都躲在低矮的茅草屋裏去了。

幾隻黃褐色的野兎不時的在旱田地裏流竄着，由這個洞裏竄出來，又由那個洞裏鑽進去！

那個人——過之江坐在驢背上，有如老僧入定一般，動也不曾動一下！

小毛驢前進了有三里地，才接上了官道。

所謂「官道」其實比起這條泥巴小路也好不了多少，不過是寬敞一點，路稍微平一點而已！

道路兩側栽種的是兩列楊柳——

剛剛立過春不久，萬物都還是死沉沉一點復甦的意思都沒有的時候，「春」已經在楊柳上展出了姿態，在禿枝斷椏的頂尖上，已吐出了絲絲的一點新生之意！

弓富魁心比冰還要寒冷！

驢頸上的串鈴，老是那麼一種音階，單調的响着，鈴聲帶給人一種幻想，一種希望，却又似一種沉淪無邊無際的灰色失望！

如果你的心本來就不開朗，那麼萬萬難以再開朗了！

在漫長的旅程道路上，弓富魁一直都跟在過之江的身子後面，他的那口劍插在行李捲兒裏，行李捲就揹在背上，一抬手就可以摸着劍把子，拔出來輕而易舉！

出手也並非是沒有機會！

只是他不敢！

每一次動念的時候，他都會强制着自己的衝動，提醒着自己不可輕舉妄動！

於是，一次一次的機會就這般的喪失了。

——一匹棗紅色的快馬由官道後方疾馳了過來，箭矢也似的飛快，一閃過去！

馬上客，是一個五旬左右，皮裘皮帽的壯叟！

馬行太快，只看見他一個背影，很豪邁雄壯的樣子，皮裘高飄，清晰的看見他細綁在腰上那一對南瓜大小的流星錘！

這匹馬在弓富魁的注視之下，不過是驚鴻一瞥，刹時間已奔馳於數里以外！

弓富魁心裏一動，正不知來人是什麼家數，耳中却又聽得身後一陣轔轔車聲！

一輛雙轅二馬的大篷車，在一個頭戴荷葉捲風帽漢子舞動長鞭之下，風馳電掣般的由後奔來！

兩頭小毛驢自動的在道邊停了下來。篷車以着異常的速度一路奔馳而前，官道上散起了漫天黃塵！

像是一面瀰天的黃色大紗帳，散置在天空，久久還不消散！

雖祇是驚鴻一瞥，弓富魁却已注意到那輛大篷車的四窗俱都淡淡的下着簾子，實難以窺出車子裏坐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車子過去了很久。

前面的過之江才睜開了眼睛。

帶着幾分木訥，他吶吶道：「上天有路不去，入地無門自投，弓老弟，你可看出來了？」

弓富魁一怔道：「看出了什麼？」

「河南七星門人，綴上了我們……」

「七星門？」——

弓富魁暗吃一驚道：「你是說七星門的崗家兄弟——？」

「錯不了！」

「可是崗氏二老並沒有現身哪——」

「怎麼沒有！」過之江冷酷的面頰上，綻出了一片冷笑：「頭裏走的那個人就是崗玉崑——」

「七星鈎——崗玉崑？」

「不錯！」

弓富魁心裏一驚，奇怪的道：「崗玉崑施的是七星鈎，那前行的老者，却用的是一對流星錘，不對不對，你看錯了！」

過之江嘿嘿一笑道：「你是眞糊塗還是假糊塗？誰不知道崗玉崑的七星鈎是軟兵刃？」

「那——這麼說你看出來了？」

「那條七星鈎，是纏在他右手腕子上，外罩長衣大氅，自不爲外人所發覺！只是落在我的眼睛裏，他却是掩飾不住！」

「七星門」的崗氏兄弟，長名崗玉崑，人稱「七星鈎」，次名崗玉崙，人稱「雙手飛梭」，兄弟二人各有一身特殊的武功——

尤其難得的是兄弟二人合練了一手「崗家護身神拳」，一經聯手施展，其勢有如長江大河，端的是勇猛不可一世，威猛無四！

崗氏兄弟的萬兒，也就是這麼闖出來的！

弓富魁此刻乍然聽到了兄弟二人的名字，當眞是又憂又喜！

憂的是怕崗氏兄弟上來失之於大意，不知道過之江的厲害，以至於吃虧上當，平白損失了性命。

喜的是說不定崗氏兄弟是有備而來，兄弟聯手，就許予過之江以致命一擊！

總之，他已經感覺到一場大戰即將要爆發了。

而弓富魁這種奇妙的身份，處在夾縫裏，很可能就被對方誤以爲敵人，他不得不暗中提防着！

過之江對於這件事的態度是不聞不問！口頭提過之後，遂即閉目不言！

弓富魁開始體會出過之江是一個極可怕的人物，可怕的地方是在他外表永遠看不出他心裏所想的，是一個標準的「冷面虎」！

兩頭小毛驢脚程加快了，跑起來叮哩噹啷的响着！

在這麼遼闊的大平原上，聲音能傳出好幾哩去！

走了約有半個時辰，前行來到了一片竹林子，林畔聳着一所茅舍。

舍前有一片池塘。

塘裏的水黃黃的，一羣鴨子呷呷叫着，正在池子裏玩着水！

兩個荷着鋤頭的莊稼漢子，站在池邊看着！

弓富魁發覺到那所茅舍，並非是住人的農家，像是積存雜物的糧倉！

小毛驢自動的跑到了池邊去飲水！

兩個莊稼漢子走來搭訕！

其中之一抱了一下拳道：「二位客人這是上那裏去？」

弓富魁笑道：「去廣平，請問老哥，還要走多少時候？」

那人赫赫笑道：「快了，快了！」

另一個漢子却斜過眼睛來偷偷的打量着過之江！

弓富魁發覺到兩個莊稼漢子並不像眞的莊稼漢子——

第一，兩個人雖然都穿着粗布衣裳，可是洗熨得很平，絕非是一般莊稼人衣着那樣隨便！

第二，兩個人雖然每人都荷着鋤頭，可是各人手脚上都很乾淨，尤其是兩根鋤頭上絲毫不沾泥土！

第三，兩個人不像莊稼漢率直粗魯，這一點可以由二人的眸子裏察看出來！

——倒像是兩個武林人物！

這個念頭，一經觸及弓富魁腦海，頓生警戒之心！

這是一個極為尷尬場面！

弓富魁暗喜於「吾道不孤」！

因為能有武林中人物主動出來對付過之江，這總是一個好消息！

然而，弓富魁總覺到對方過於草率行事，低估了過之江的實力！

弓富魁在心理上，毫無疑問是傾向於「七星門」這方面的，而且他恨惡過之江的程度，毫無疑問的也遠駕於「七星門」之上！

只是他是一個行事極為謹慎的人！絕不意氣用事和衝動！

當他忽然發覺到這兩個冒牌莊稼漢子可能的意圖之後，內心不禁大大的為之担心——

正因為他太瞭解過之江的不世身手，才會為着這兩個人的生命担心！

過之江即使在智力方面，也絕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擬得了的！

有了這層顧慮之後，弓富魁眞不希望再在這裏逗留下去！

他於是向着兩個漢子抱拳笑道：「打攪，打攪，在下與這位過君有急事趕到河間，不多躭擱了！」

兩個漢子一聽到他們要去河間，頓時面色一驚，彼此對看了一眼！

其中靠左那邊的那個漢子嘻嘻一笑，抱拳道：「老哥貴姓？是那裏來的？」

弓富魁含笑道：「弓富魁，老兄，你呢？」

那人哈哈一笑道：「草野村夫，還報什麼字號？我叫張鐵牛，他叫侯寶三！見笑！見笑！」

那個叫侯寶三的聽到這裏也嘿嘿的笑了起來！

兩頭小毛驢仍在低頭喝水！

驢背上的過之江自始至終却連正眼也沒有看二人一眼，非但如此，他甚至於連眼睛都不曾睜開。

好像是走了這一程路，他已經有點困倦，想睡覺的樣子！

自稱張鐵牛和侯寶三的人彼此互看了一眼——

這一眼絕不簡單！

弓富魁心中一驚，忙自咳嗽一聲！

這聲咳嗽是向二人示警，只要二人其中之一有所警惕，或是注意到他，弓富魁必會搖手示警！

只可惜兩個人都不曾發覺到他的咳聲有異！誰也不曾向他多看一眼！

小毛驢已經喝完了水，把頭抬起來，驢背上的過之江仍是一如老僧入定，連眼睛也不睜開一下！

就在一剎間，那個叫張鐵牛的莊稼漢子陡地橫出一脚，直向着驢腿踹了過去！

這一脚的作用再明顯不過！

細若杯口的驢腿，無論如何是當受不住張鐵牛的這一脚，勢必會在張鐵牛一脚踹中的當兒，身子自然的向前一傾，那麼間接受害的當然是驢背上的過之江！

也不知過之江是有意還是無意，忽然他那隻白手，在驢頸上輕輕拍了一掌。

更不知道那頭小毛驢，是有意還是無意！

總之張鐵牛那般有力的一脚，竟然踢了一個空！

時間竟然是配合得那般巧！

張鐵牛的一脚剛剛踢過去，小毛驢的腿正好抬起來，一脚踢空下，張鐵牛的身子自然而然的向前一衝，打了個踉蹌——

坐在驢背上的過之江，恰恰在這時睜開了眼睛，忽然探手去扶他的身子！

這當口那個叫侯寶三的人早已在側方忽然掄起了鋤頭，兜頭蓋頂的直向着過之江腦門上用力磕了下去！

「噹！」一聲！

鋤頭還是眞的磕實在了。

然而過之江並沒有由驢背上倒下來——

倒下來的是張鐵牛！

毛病竟然出在過之江舉手相扶的一剎間！

就在那一剎間，過之江那一隻又白又瘦的手掌，深深的插進到張鐵牛心窩裏！

過之江手拔出的一瞬，一股鮮血箭也似的竄了出來，張鐵牛大叫了一聲，身子前俯着倒下來！

面前就是池塘！

「噗通！」一聲水花四濺！

張鐵牛倒下的身子在黃水裏急速的打了幾個滾兒，一剎時黃水變成了紅水，他身子就不動了。

這種殺人的手法以及死法，看在眼裏，端的是觸目驚心已極！

更驚人的事情，接着又發生了。

侯寶三那麼用力的一鋤頭磕在了過之江的腦門上，那怕是一塊鵝卵大石，也會被磕為粉碎，然而眼前的過之江，却像是沒事人兒一般！

只聽得「噹！」的一聲！

那柄鋤頭一下子跳起老高來，震得侯寶三兩臂發麻——

如果此刻侯寶三棄鋤逃命未嘗不可，只是他鬼迷心竅，夢想着還要敗中取勝，身子向下一矮，這桿鋤頭橫着直向過之江身上掃去！

過之江當然不會被他打中！

只見他一抬雙膊，「噗！」的一聲，已抓住了鋤頭把子。姓侯的好似很有一把子蠻力！

只見他兩隻手力抓着鋤柄，用力的一摔，「克察！」一聲，鋤柄一折為二！

侯寶三這才知道不是好相與，足下一點，「颼——」一聲縱了出去！

他身子方才落地！一件物件已經忽悠悠的已朝着他後腦上飛了過來。

「叭！」一聲打了個正着！

大概是侯寶三的腦殼沒有過之江硬，這一鐵鋤打上來，頓時腦袋開花！

巧的是侯寶三倒下的身子，也同張鐵牛一般，「噗通！」一聲，正好倒落池水之內，一時水花四濺！

黃水池塘裏一下子又添多一具屍體！

兩個人不過是一照面的當兒，竟然變變倒斃於池水之內！再看看殺人的兇手，他依然是一派斯文的坐在小毛驢背上，他那張蒼白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

「下來吧！弓老弟！」

說着他首先由驢背上邁腿跨下！

伸出一隻瘦手，在驢股上拍了一巴掌道：「去！」

那頭小毛驢像是負痛的跳了一個高兒，立刻跑向一邊。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千里不留行

秦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年書劍偕僕年長福、年長壽二人，從萬里迢迢的五指山返回仙霞嶺，驚見崑崙五劍伏屍其父墓地，正擬搜查死因，以求眞相，三公會首腦率六衞士到來，疑崑崙五劍是死於年書劍主僕之手，年書劍力辯多時，均告無效，片瓦老人主張開棺驗屍，年書劍被迫同意，詎開棺後發現年南瀛屍體不翼而飛，訝異間，年長福突發現殭尸直立山頂，各人急追上山頭，但已失殭屍所在，驚詫之際，突見身邊的年長壽混身發抖驚叫，年書劍轉頭一望，登時也全身發寒——

蒙冤尤未雪　巨禍又臨頭

年長壽和年長福嚇得面色蒼白，雙脚發軟，連想逃走的氣力都沒有了。

年書劍雖然也震驚萬分，但畢竟對方是自己的父親，父子之情減輕了他不少恐懼，他驚望着那「殭尸」好一會之後，才向前跨出一步，顫聲叫道：「爹！眞是你麼？」

那殭尸向旁跳開一步，緩緩轉身，再向樹後跳了三步，便突然不見了！

年書劍拔步追了過去，大叫道：「爹！爹！」

二鐵衞大驚失色，急喊道：「老爺！快回來，你不能接近他呀！」

年書劍充耳不聞，疾向那樹下奔去。

他已忘了害怕，雖然他見到的分明是「殭尸」不錯，但是他的感受却與旁人不同，看到父親面目如生，他反有一絲欣喜之情。

此外，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必須把這件怪事弄明白，也必須設法阻止「殭尸」繼續害人，如能查明眞相及阻止「殭尸」繼續害人，自己死亦無憾了。

所以此刻的他，心中已無一絲恐懼！

他疾步奔到那株老松樹下，轉到樹後一看，又不禁驚呆住了。

樹後的「殭尸」不見了！

是的，不見了！

就好像突然化為一團空氣一般，突然失去了踪跡！

剛剛，他看見「殭尸」往樹後跳去時，他的眼睛就一直沒有離開那株老松樹，而且在這株老松樹的兩旁二三丈內，並沒有第二株老松樹擋住他的視綫，如果「殭尸」自樹後逃向別處，是絕對逃不過他的視界的，可是「殭尸」竟然不見了，這該怎麼解釋呢？

他雖身體孱弱，但有滿腹武學和見識，確知任何一個武功絕世的人也無法在這種情形之下隱遁身形，除非「殭尸」已變為鬼魅！

但這是可能的麼？

他是讀書人，鬼怪在他的觀念中是很淡薄的，他很想找出合理的解答，可是再仔細察看，樹上樹下都沒有人，甚麼都沒有！

他發呆良久，才開聲道：「長壽長福，你們過來！」

年長壽和年長福戰戰兢兢的走近樹下駭恐的問道：「那……那殭尸呢？」

年書劍皺着眉頭道：「不見了！」

年長壽訝然道：「跑了？」

年書劍反問道：「你們看見他跑了沒有？」

年長壽道：「沒有呀！」

年書劍道：「我也沒有，可是等我轉到樹後一看，已經不見了。」

年長福緊張地道：「這什麼意思？」

年書劍搖頭道：「我不知道……」

年長福抬頭看看樹上，道：「會不會躲到樹上去？哦，沒有，樹上沒有嘛！」

年書劍沉思着。

年長壽嘖嘖稱奇道：「這眞奇怪，難道會隱身術不成？」

年長福道：「老爺，你說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年書劍嘆道：「我現在只能說，咱們見了鬼了，只有鬼才有這種本事！」

年長福惶然道：「鬼？」

年書劍點點頭，黯然道：「咱們回墓地去吧！」

說着，舉步向林外走去。

二鐵衞隨後跟着，年長壽邊走邊問道：「老爺，那個鬼，他的相貌像不像老太爺？」

年書劍道：「就是他。」

年長福接腔道：「剛才小的見到的也是他，但這就怪了，到底老太爺是變作殭尸還是變作鬼呢？」

年書劍沒回答。

他也不知道父親是鬼還是殭尸，如是殭尸，那麼一具有形的殭尸是不會突然消失不見的，如是鬼，那麼鬼是無形的，爲何父親的遺體不在棺中？

年長福見他不答，又問道：「老爺，你說老太爺到底是——」

年書劍着惱地道：「不要再說了！」

回到墓地，只見「武林三公」等十四人已先回來，正一排坐在墓台石階上。

他們十四人的臉上，都掛着凝重的困惑，顯然追緝殭尸並無結果。

片瓦老人趙公鴻見他們主僕三人回來，沉聲問道：「你那裏去了？」

年書劍答道：「追那殭尸呀。」

片瓦老人目光炯炯的問道：「有無發現？」

年書劍道：「沒有。」

片瓦老人輕哼一聲道：「老夫等十四人也沒追着那殭尸，不過現在已證明那殭尸是令尊假扮的不錯！」

年書劍道：「怎麼說？」

片瓦老人舉手一指「玉麒麟饒君平」道：「剛才首先發現殭尸的是饒衞士，後來老夫等人也見到一眼，我們都已看出那殭尸是令尊不假！」

年書劍苦笑道：「哦？」

片瓦老人道：「還有，一般殭尸晝伏夜出，而當時天色已破曉，如是眞殭尸豈敢再現身？此外一般都是跳着走的，但老夫等人竟然追不上他，這就表示他確是活人假扮的！」

年書劍沉默不語。

他在考慮要不要把剛才在小山頭上所遇見的事情說出來，以及說出來後，會有什麼後果。

片瓦老人緩緩起立，以嚴正的神情對着他，道：「年書劍，令尊假扮殭尸害人，你身爲他的兒子不可能不知情，快把一切說出來吧！」

聽了這話，年書劍決定不把剛才所見說出了，因爲對方既然已一口咬定父親是僞死假扮殭尸的，自己如再說出遇見父親的鬼魂，對方是絕對不會相信的，當下他以平靜的聲色答道：「小侄如若知情，也不會跑到此地來查究了，你老人家尚請明鑒。」

他恭敬的一拱手，接着道：「當然，不論先父變爲殭尸或僞死假扮殭尸，小侄都願代父受過，現在小侄就站在這兒敬請貴會發落便了。」

片瓦老人沉聲道：「令尊連殺十多條性命，你又指使二僕殺害了崑崙五劍客，此事本會如不嚴辦，何以對武林同道交代——李衞士！」

劍迷李飛上前一步道：「屬下在！」

片瓦老人戟指年書劍喝道：「替老夫將這孽障斬首示衆！」

劍迷李飛才答應一聲「是！」時，百忍上人連忙起身阻止道：「慢着，此事不可如此輕率處置。」

他正對片瓦老人合十一禮，又道：「老衲以爲，殭尸害人的眞相尚未明查之前，不宜處死此子，不悉趙兄以爲如何？」

片瓦老人怒容稍斂，長嘆一聲道：「上人所言固屬有理，唯老夫乃是年南瀛的師兄，此子的師伯，若不立卽嚴辦此子，難免遭武林同道所物議！」

百忍上人道：「趙兄爲人嚴正無私，素爲武林同道所敬仰，此案雖涉及趙兄同門，然趙兄只要問心無愧，又何懼外來之流言？」

片瓦老人沉吟有頃，轉對無邊子問道：「無邊道兄意下如何？」

無邊子道：「貧道贊同上人之主張，俟擒獲正兇再一併處理。」

這就是三公會的「三司會審」的一個例子，每當辦理一件案子，他們「武林三公」便以個人不同的宗敎及見解，經互相研討之後，作出最完善的判斷，而這個判斷往往能做到無枉無縱公正無私的地步，是以三公會也一直深受武林人所推崇敬重，心悅誠服的接受判決。

現在，片瓦老人聽了百忍上人和無邊子的意見後，便不再堅持自己的主張，當下點了點頭道：「也罷，但目前如何處置他呢？」

百忍上人道：「任他去吧！」

片瓦老人詫異道：「本會已發下懸賞緝拿他的命令，如今怎可任他離去？」

百忍上人微微一笑道：「當初本會下令緝拿他們父子，是因認爲他們父子狼狽爲奸，但此子既敢公然在此現身，而且又已表明願代父受過，足見與其父之行爲無關，故老衲認爲不應囚禁他。」

片瓦老人道：「老夫却認爲因禁此子，可引誘年南瀛現身。」

百忍上人道：「不，任他離去，才有擒獲年南瀛的希望。」

片瓦老人似有所悟，又轉對無邊子問道：「無邊道兄認爲該禁或該放？」

無邊子含笑道：「貧道認爲該放。」

片瓦老人凝容道：「二位千萬勿因老夫是此子的師伯而愛屋及烏！」

無邊子搖了搖頭，說道：「貧道絕無此意。」

片瓦老人微嘆道：「老夫早有打算，此案若不能早日破獲及作公正合理之判決，決引咎辭職以謝罪！」

百忍上人道：「趙兄請放心，老衲及無邊道兄絕不會因嫌犯與趙兄有同門之誼而有所偏袒，他日證明有罪，當處以應得之刑。」

片瓦老人於是回望年書劍道：「年書劍，本會決暫時釋放你，你將何處去？」

年書劍恭聲道：「在眞相未明之前，如無必要，小姪將暫住於『仙霞山莊』之中。」

片瓦老人道：「本會在未擒獲那殭尸之前，亦暫時不會離開仙霞嶺，你便隨傳隨到！」

年書劍答道：「好的，小侄不會逃跑的。」

百忍上人道：「老衲有個主意，莫如我們大家一起住入仙霞山莊，以便於偵緝殭尸，趙兄意下若何？」

片瓦老人頷首道：「如此亦佳。」

再向年書劍問道：「你那仙霞山莊可有空房容得下我們這些人？」

年書劍點頭道：「有的，目今莊中只住着一位王公公，空房共有十餘間，小侄非常歡迎貴會人等一起入莊暫住，以方便辦案。」

片瓦老人道：「那麼，你先回莊準備一下，老夫等還要在此談談。」

年書劍應了一聲，卽向衆人拱手一揖，隨與二鐵衞退出墓地，乘上獨輪車，回莊而來。

墓地距離仙霞山莊甚近，不多時已回到莊內，王公公聞聲而出，大大的透了一口氣道：「啊哎！年少爺，你終於回來了，可把老漢急壞啦！怎麼着？可曾碰上那殭尸？」

年書劍將一切經過說給他聽，老人聽了驚疑不置，問道：「那麼，那殭尸到底是眞是假呀？」

年書劍苦笑道：「誰知道呢！」

王公公道：「這件事須得趕快弄明白，不能再拖下去了——你說那三公會的人將到此借住？」

年書劍點頭道：「是的，小可想麻煩你老人家指揮這兩個僕人，把莊內的房間打掃打掃，然後再帶他們去鎭上採購一些食物，好麼？」

王公公道：「這沒問題，今早老漢已替你們主僕打掃好了三間臥房……」

他一指對面的廂房，接着道：「就是那三間，你要不要先進去歇歇？」

年書劍道：「好的，小可先去歇一會，這裏的一切就麻煩你老人家了。」

他又吩咐了二鐵衞幾句，要他們負責打掃房間及採購食物，便入房安歇。

這間臥房，正是他童年住的一間，房中的一切勾起了他許多記憶，也使他感慨萬分。

他連日勞頓，再加上昨晚一夜未眠，故已疲憊不堪，當下和衣往床上一倒，頓覺適服多了。

但是他無法入睡，父親遺體的失踪，以及在小山頭上所見到的「鬼魂」，一再重現腦際，他心中有太多的疑問須要解答，在未找出合理的答案之前，他是無法安然入睡的……

——父親當眞變爲殭尸離開了那口銅棺麼？

——如果是的話，那麼在小山頭上所見到的人，便是父親所變的殭尸不錯了，但是殭尸與鬼魂是有分別的，爲甚麼那殭尸會消失得像鬼魂一樣快？

——如果那只是父親的鬼魂，那麼父親的遺體又哪裏去了呢？

「伊呀！」

一聲門响打斷了他的思想，只見年長壽推門入房，手上拿着一碗熱食。

他躺着沒動，無精打彩的問道：「那是甚麼？」

年長壽將那熱食放到桌上，答道：「這是王公公特爲老爺煮的鮮魚粥，他說老爺小時候很喜歡吃這個。」

年書劍說道：「放着，我現在還吃不下……」

年長壽道：「老爺非吃不可，王公公說老爺一定喜歡吃，等下他若見老爺沒吃，多不禮貌呀！」

年書劍只得起身走去桌前坐下，道：「我吃就是了，你不必在此侍候，快去帮王公公打掃房間吧。」

年長壽唯唯退了出去。

年書劍聞到香味，也就勾起了食慾，當卽將一碗鮮魚粥吃下，然後又躺回床上，繼續想着那些解不開的謎……

又過了一會之後，房門外响起了三下輕敲，旋聽年長壽在門外問道：「老爺，你睡着了麼？」

年書劍答道：「沒有，你進來吧。」

年長壽推門走入，看見那碗鮮魚粥已吃光，很欣慰地道：「爲何不睡覺呢？」

年書劍道：「我睡不着。」

年長壽道：「房間已打掃好了一半，王公公說這就帶小的去鎭上採購食物，以便中午燒給那些人吃，長福就在對面打掃房間，老爺若是有什麼事，叫他一聲他就會來。」

年書劍道：「好的，你去吧。」

年長壽掩門而去。

年書劍靜靜躺着，腦中仍在想着那些事情，但也許因爲始終想不通，潛意識感到厭煩之故，不知不覺就進入夢鄉了。

別人睡覺，是一種享受，可以消除一天的疲勞。

他睡覺却如跌入痛苦的深淵，不但不能消除疲勞，反而更疲倦。

因爲，他一入睡就做夢，做的往往又是驚心動魄的惡夢，每當從惡夢中掙扎醒來時，總是一身的冷汗。

現在他又在做夢，夢見父親的墳墓被破壞，夢見父親從棺中坐起，扼死了許多人，然後又夢見自己被幾百個人圍捕，他拚命的在突圍逃奔，好不容易的逃回仙霞山莊，躲入房中——

忽然房門被人推開，一個絕色女子仗劍入房，向他一步一步迫近，臉上罩滿殺氣！

他掙扎着要跑，可是身子好像被釘在床上，根本不能動彈！

那女子就伸出了她的利劍，抵上他心口，輕叱一聲：

「年書劍，你醒來！」

他霍然驚醒過來了。

但眼前的那個女子的形像並未消失，反而更清晰——一點不錯，有個女子侵入他房中，用一口長劍抵住了他的心口！

他不禁睜大了眼睛，幾疑身在夢中。

但這不是夢，而是事實！

原來，他做夢做到逃回房中時，人已醒了一半，神智渾噩間，看見一個女子仗

劍入房確是眞實的，只不過等到眼前的女子喝叱他「年書劍，你醒來！」的時候，他才完全清醒過來。

他因是剛從惡夢中掙扎醒來，情緒尚在激盪中，故遽然發現確實有個女子用劍抵着自己的心口時，自是震驚萬分，顫慄道：「姑娘，妳……是誰！」

眼前的姑娘美若天仙，年約二十二三歲，嬌軀婀娜，體態輕盈，最美的還是那對水汪汪的大眼，雖然此刻自眸中透射出來的是叫人心寒的殺機，但是它看起來仍是那麼動人！

她如果有缺點便是皮膚稍嫌白了些！

年書劍長了這麼大，還是頭一次見到這麼漂亮的女子，如果此刻她不是用劍抵着他，他一定懷疑她是從天上下來的月裏嫦娥。

然而，當這姑娘啓口回答他時，他頓時像跌入了冰窟之中──

「來要你命的人！」

這就是她的回答，其聲有如銀鈴，悅耳極了！

年書劍全身發涼，心頭陣陣抽緊，駭然道：「爲甚麼呢？」

這姑娘冷冷道：「報仇！」

年書劍驚疑道：「何來之仇？」

這姑娘道：「我表哥被你父親殺了，今天我特來爲他報仇！」

年書劍道：「妳表哥是誰？」

這姑娘道：「鐵扇秀士平中原！」

年書劍「啊！」了一聲道：「妳說的是三公會八衞士之一鐵扇秀士平中原？」

這姑娘道：「對了！」

年書劍不禁有些羨慕「鐵扇秀士平中原」有這麼個如花似玉的表妹，當下又問道：「姑娘貴姓芳名？」

這姑娘冷冷一笑道：「告訴你也不妨，我姓蔡，名瑞燕！」

年書劍心情已漸平定，低頭看看抵在心上的利劍，說道：「鐵扇秀士平中原，不幸遇害之事，刻下三公會，已在着手查辦──」

蔡瑞燕截斷他的話道：「那沒用，三公之一的『片瓦老人』是你師伯，他不會判你們父子死罪，是可預料到的事！」

年書劍道：「姑娘，妳太低估他老人家了。」

蔡瑞燕道：「就算他鐵面無私，判你們父子死罪，那也要等很久，我可等不及了！」

年書劍苦笑道：「表妹爲表哥報仇，雖非絕無僅有之事，但畢竟有些越俎代庖吧？」

蔡瑞燕道：「他本來準備娶我了，如果不是奉三公之命到此探究殭尸害人之事，說不定我們已是夫妻！」

年書劍聽了很替她難過，嘆道：「原來如此，難怪妳要替他報仇了，但姑娘以爲殺了小可便是替他報仇麼？」

蔡瑞燕臉現悲憤道：「是的，我無力殺死你父親，所以我要殺你，叫你父親痛苦一輩子，這叫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

年書劍道：「姑娘認爲先父僞死假扮殭尸？」

蔡瑞燕道：「那是無可置疑的！」

年書劍道：「眞是那樣的話，小可亦生不如死了──姑娘動手便是！」

蔡瑞燕見他視死如歸，反感意外，一怔道：「你不怕死麼？」

年書劍淡淡一笑道：「以小可目前之處境，死便如解脫痛苦，何懼之有！」

蔡瑞燕眼睛轉了轉，忽然撤回長劍，納入鞘中，走近床前道：「我改變主意，決定暫不殺你。」

年書劍仍淡淡然道：「姑娘有更好的消氣辦法是麼？」

蔡瑞燕回答了一聲「是的！」突然出手扳轉他的身子，緊接着在他腦後劈下一掌！

年書劍頓時昏厥過去。

× ×

不久──

在對面廂房打掃房間的年長福忽然想起了「怪俠歐陽善」的叮囑，覺得應該去探望一下主人，當下扔掉掃把，轉身出房，跨過院地，推門而入主人的臥房。

覷綫瞥及房中床上，發現床上是空的，不禁呆了一下，隨即退出了房外，舉目四望，呼喊道：「老爺！老爺！你在哪裏呀？」

他連叫數遍，沒聽見主人回答，心頭怦怦狂跳起來，連忙四處奔馳喊叫，急得像丟了孩子的母親！

「老爺！老爺！你在哪裏呀？」

「老爺！你是不是，跟小的開玩笑？老爺！這個玩笑，開不得的，請你快出來吧！」

找遍全莊無着落，他心中更慌，急得要哭起來了。

就在此時，驀聞附近有人沉聲道：「怎麼回事？」

原來，片瓦老人趙公鴻等十四人入莊來了！

年長福一見是他們，急迎上去問道：「你們可見到我家老爺？」

片瓦老人詫異地道：「他不是回莊來了？」

年長福一聽就知他們沒見到，頓足叫道：「糟了！糟了！我們老爺不見了！天哪！一定是被那殭尸刼去了！」

片瓦老人神色嚴肅下來，道：「好好的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年長福氣急敗壞地道：「今早我們主僕三人回莊後，我家老爺就命我們兄弟打掃房子，準備給你們住宿，後來我哥哥同王公公到鎭上買東西去了，只留我一個在打掃，剛才我入房去探望我家老爺，誰知他已不在房中，而且到處都找不到！」

片瓦老人面色微變道：「他原來在房中麼？」

年長福道：「是的，他吃了王公公養的一碗鮮魚粥後，就上床安歇，小的還以爲他在睡覺，誰知，……唉唉，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片瓦老人問道：「他在哪間臥房安歇的？」

年長福一指後院道：「在那邊的一間臥房。」

片瓦老人道：「快帶老夫去看看！」

到了年書劍歇息的臥房，片瓦老人略一察看床上，眼睛隨即投注到臥房的後窗上，那後窗是打開着的。

片瓦老人一指那後窗問道：「那窗原來就打開的麼？」

年長福搖頭道：「小的不知道，我家老爺入房歇息時，小的沒跟進來。」

片瓦老人趨近窗前仔細察看，發現窗上有些泥土，像是有人由窗上行過，面上不禁浮現出一片冷笑，說道：「哼，他還向老夫保證不逃呢！」

百忍上人問道：「趙兄，你認爲他逃走了？」

片瓦老人點頭道：「不錯！」

年長福道：「不，我家老爺絕不會逃走的，他沒有我們兄弟照顧，可說寸步難行。」

百忍上人表示同感道：「老衲也覺他不會單獨逃走，他體質孱弱，比一個女子都不如，怎麼逃得了呢？」

年長福道：「是啊！他縱想逃走，也絕不會棄下我們兄弟──」

片瓦老人不待他話完，即插口道：「六位衞士聽令！」

雲裏金剛滿天星，神行郎君仲孫逸，金龍槍聳雲陽，玉麒麟饒君平，鐵笛客晁基，劍迷李飛六人一齊躬身道：「令主請吩咐。」

片瓦老人道：「你們六位，每兩個一組，火速追下去找找看！」

六衞士應了一聲，匆匆出房而去。

片瓦老人接着轉對「雙筆鎭江西劉金堂」等五人道：「諸位可願幫本會一個忙，也出去找一找？」

於是，雙筆鎭江西劉金堂等五人也走了。

片瓦老人回望年長福問道：「這莊上的每間房子，你都找過了？」

年長福道：「沒有，我家老爺不會無緣無故進入別的房間的，再說──」

片瓦老人沒等他說完，轉向百忍上人和無邊子說道：「我們去搜一搜如何？」

百忍上人和無邊子當然不反對，三老於是開始搜查此莊的每一間房子，從後院而中院而前院，搜遍全莊的每一間房舍，結果毫無所獲。

片瓦老人皺眉道：「現在已可證明他不在莊中，難道說……」

他沒有把心中的憂慮說出來。

無邊子忽然向年長福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年長福答道：「小的叫年長福，我哥哥叫年長壽，我們是孿生兄弟。」

無邊子道：「跟隨年書劍多久了？」

年長福道：「三年了。」

無邊子道：「年書劍乘坐的那輛獨輪車，是金子打造的麼？」

「是的。」

「他何來那麼多金子？」

「我家老爺在五指山發現了一座金礦，已開採出很多黃金。」

「他一直定居在五指山，從未離開過麼？」

「是的。」

無邊子捻着鬍鬚沉思了一會，突然雙目一抬，精芒畢露的問道：「是不是你哥哥將他救走了？」

年長福矢口否認道：「沒有，我哥哥和王公公去鎭上購買食物，他們等下就會回來的，他若是將我家老爺救走，我還留在這裏幹甚麼！」

他頓了一頓，又道：「再說，你們三公會已說過不囚禁我家老爺，他何必逃走呢？」

無邊子點點頭，笑道：「他說的倒是很有道理，去爲我們弄些茶水來好麼？」

年長福應諾而去。

無邊子見他走了後，便向片瓦老人和百忍上人道：「貧道敢保證，年書劍與那殭尸是毫無關係的。」

百忍上人道：「老衲亦有此感。」

無邊子道：「趙兄，你當眞認爲你師弟年南瀛僞死假扮殭尸麼？」

片瓦老人輕嘆一聲道：「老夫若不是三公會的會主之一……」

無邊子笑道：「你的答覆是『不』，對麼？」

片瓦老人點點頭道：「是的，他絕不會僞死，也不會變爲殭尸，怪力亂神一類的事，老夫根本不信！」

無邊子道：「那麼，我們三人現在可以作個結論了，第一：年南瀛不是僞死，他確已亡故，第二，他也沒有變爲殭尸，第三：殭尸是別人假扮的──二位同意貧道這個論斷否？」

片瓦老人和百忍上人一齊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論斷。

無邊子道：「那麼，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兩點是：第一：是誰冒充年南瀛假扮殭尸？第二：他爲何要假扮殭尸害人？」

百忍上人道：「第一：假扮殭尸者，身手必不在我們三人之下，否則龍，平二衞士不會那樣輕易被殺，第二：他假扮殭尸害人，絕不是爲了損害年南瀛的聲譽，因爲年南瀛已死了。」

片瓦老人道：「那麼，會不會是爲了報仇？」

百忍上人道：「報仇？」

片瓦老人道：「我年師弟性剛烈，嫉惡如仇，生前懲惡無數，可能有人想找他兒子算帳，故假扮殭尸害人引誘他到此，然後將他刼去。」

百忍上人點點頭，說道：「這倒頗有可能。」

無邊子搖頭道：「貧道以爲不然！」

片瓦老人抬頭問道：「道兄，有何高見？」

無邊子道：「年書劍避居南方，知者雖然不多，但眞要找出他的下落，實亦不難，再說此次他自五指山返回仙霞嶺，路長數千里，乘坐的又是最引人注意的金製獨輪車，如有人要找他算帳，大可在路上動手，何必等到今天？其次，爲報仇而假扮殭尸害人，更因此殺害了本會龍，平二衞士，這未免太小題大作，即令是當年那個積惡如山毫無人性的『殭尸王漆雕瑾』也不會這樣做。」

百忍上人一聽到「殭尸王漆雕瑾」六個字，不禁衝口道：「對了，漆雕瑾有四個門下！」

無邊子又搖頭道：「他們四人，力不足擊殺龍，平二衞士！」

百忍上人一想也是，不覺皺起眉頭，說道：「若不爲報仇，那麼，其人目的何在呢？」

無邊子道：「這正是我們要研究的，對方此一行徑，必定含着某種陰謀……」

片瓦老人道：「現在先來研究年書劍，二位以爲，年書劍是逃走或是被刼？」

無邊子道：「年書劍雖體弱多病，然智慧極高，聰明絕世，他絕不會逃走。」

片瓦老人道：「既非畏罪逃走，那麼便是被人擄去的了，這證明假扮殭尸者的目的在於報仇。」

無邊子仍不以爲然搖頭道：「但如是貧道，絕不會在此時此地動手，他在此地動手，等於把撲朔迷離的局面明朗化。」

片瓦老人道：「問題是：他的的確確已失踪了。」

無邊子摸着鬍子沉吟道：「他會不會獨自跑入山中去尋找那殭尸？」

百忍上人點頭道：「有此可能，那孩子負疚極深，故打算單獨涉險……」

三人交談至此，只見年長福已端着茶走進來，年長福倒了三杯熱茶遞給他們道：「三位請用茶。」

三老接過熱茶，就默默的輕啜着，可以看出他們都在絞腦汁，希望解開謎團。

年長福却開口道：「三位，小的有一件事想告訴你們，這件事，本來我家老爺關照我們不要說的，但現在我家老爺不見了，所以小的想來想去——」

片瓦老人打岔道：「甚麼事，你快說吧！」

年長福道：「今早我們主僕三人跟着諸位追上山後，曾經見到老太爺鬼魂。」

三老驚問道：「鬼魂！」

年長福便把在小山頭上所見情形，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

三老聽完之後，面面相覷，驚愕良久，片瓦老人才開口驚問道：「你說的都是眞的？」

年長福道：「小的若有半句虛言，叫我被雷打死！」

片瓦老人閱人無數，看出他不是在說謊，不禁轉望百忍上人和無邊子苦笑道：「這可妙了，殭尸竟然一變而爲鬼魂！」

百忍上人向年長福問道：「這件事，你主人爲何不願說出來？」

年長福道：「他知道說出之後，你們也不會相信，可能反會指他故弄玄虛，因此不說了。」

無邊子接問道：「你再說一遍，你們確實看見大儒俠年南瀛出現在那樹下？」

年長福道：「是的！」

「距離有多遠？」

「約十丈。」

「那棵老松樹有多大？」

「約有四人合抱之大。」

「附近沒有別的樹？」

「有，兩邊二三丈外也有老松樹。」

「那年南瀛出現以至隱入樹後的那段時間，你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他？」

「沒有。」

「他隱入樹後之後，不論往哪一方向逃，都逃不過你的眼睛？」

「是的。」

「假如他順着樹幹往上爬，然後自樹梢上逃去呢？」

「也看得見。」

「往後退呢？」

「也一樣看得見。」

「嘿，這就不可思議了！」

「我家老爺也想不通是怎麼回事，所以只能解釋那是鬼魂。」

「鬼魂怎會在天亮的時候出現呢？」

「如非鬼魂，怎麼會那樣突然消失不見？」

「唔……」

無邊子習慣的摸着鬍子，沉思了半晌，大概想不通，便向片瓦老人和百忍上人苦笑道：「二位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百忍上人困惑的搖着頭。

片瓦老人長嘆一聲道：「等六衞士回來。我們去實地勘察一下吧！」

× ×

响午時分，首先回到仙霞山莊的是年長壽和王公公，他們採購了許多粮食，當他們聽說年書劍失踪時，自是又驚又急，年長壽指責年長福看守不力，幾次欲對年長福飽以老拳，都被片瓦老人勸開了。

午後不久，六衞士及「雙筆鎭江西劉金堂」等人陸續回到了仙霞山莊，都說沒有找到年書劍……

於是，一干人在莊上吃過了王公公燒的中飯之後，片瓦老人命「雲裏金剛滿天星」和「金龍槍鞏雲陽」留莊看守及保護王公公，一行十四人卽行出莊，欲往鬼魂出沒的小山頭搜查。

剛剛走出莊門，迎面便見山路上來了十多個人，從他們的裝束上看，似是本地居民。

片瓦老人住足等他們走到面前，拱手問道：「諸位何來？」

那十多個人當中，走出一個中年人，答話道：「我等是本地居民，聽說年書劍回來了，我們要見他！」

片瓦老人聽他口氣不善，已料知了一些，當下很溫和的問道：「諸位莫非是被害者的家屬？」

那中年人答道：「正是！」

片瓦老人道：「要見年書劍，意欲何爲？」

那中年人面現悲恨之色道：「他父親變爲殭尸，殺害十條人命，我們要問他如何解決！」

片瓦老人道：「年書劍今早突然失踪了。」

那中年人眉毛一揚，說道：「你說甚麼？」

片瓦老人便將發現年書劍失踪的情形說了一遍，那中年人冷笑道：「我不相信，他必是躲在莊內！」

片瓦老人苦笑一下道：「老弟不是武林中人，難怪會說這種話……」

那中年人面露敵意道：「你是誰？」

片瓦老人道：「老夫是三公會的會主之一，人稱『片瓦老人趙公鴻』便是。」

他接着又介紹了無邊子和百忍上人等人。

那中年人知道了他們是大名鼎鼎的武林三公，態度就有改變，不敢再咄咄逼人，拱手一禮道：「原來是武林三公，失敬了。」

片瓦老人微笑道：「現在老弟信不信老夫之言？」

那中年人吶吶地道：「你們武林三公

乃是名滿天下的大人物，說的話當然可信，只是在下等人……」

片瓦老人接口道：「關於殭尸害人之事，本會已在着手偵辦，相信不日卽可眞相大白，到了那時，有罪當誅，本會絕不寬赦，你等放心好了。」

那中年人道：「年大俠生前爲人正直，慷慨大方，老實說，我等都曾得過他的好處，却不知怎的死後竟變爲殭尸殘害人命，被他殺害的，又都是主持家計的人，如今丟下寡婦孺子嗷嗷待哺，境況實在悽慘……」

片瓦老人一聽此言，已了解他們的來意，轉對年長壽問道：「長壽，你們主僕此番回來，帶了多少盤纏？」

年長壽答道：「銀子不算，黃金有三百两。」

片瓦老人道：「要是年書劍在的話，不知他肯不肯拿出一百两黃金來撫恤十個死者的家屬？」

年長壽道：「這沒問題，小的這就去拿。」

說畢，返身入莊。

不久，取出了一包金子，交給片瓦老人，後者隨將金子轉給那中年人，道：「這一百两金子，就痲煩老弟分發給十個死者的家屬吧。」

那中年人糾衆到此，正是要找年書劍要求賠償，但是每人十两金子這個數目，却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心中自是高興萬分，當下接了金子，再三稱謝，領着衆人走了。

片瓦老人隨亦領着衆人入山，先到大儒俠年南瀛的墳墓看了一下，見無任何異狀，便由年長壽和年長福帶路，往今早發現鬼魂的小山頭趕來。

不一會，已來到小山頭上。

年長壽走到發現鬼魂的地方站住，說道：「小的就是在這地方發現那鬼魂的，他就在那棵樹下出現……」

他指着對面十丈外的那株老松樹，接着道：「那時，天已破曉，我們看得很清楚。」

衆人於是走到那棵老松樹下，繞樹仔細搜查，也沒有任何發現，片瓦老人便向衆人說道：「諸位且退回原處，由老夫來試試，看諸位能不能發現老夫逃去。」

衆人當卽退回十丈外的地方。

片瓦老人乃由樹前隱入樹後，然後施展上乘輕功飛縱術，如電也似的向左方掠去。

他能被推舉爲三公會的會主之一，並不只是「德高望衆」而已，其身手之高，實已臻神化之境，此刻自樹後掠開，的確快得無法形容，如非留心注視，當眞很難發現。

但他的身法雖已快到極點，還是逃不過衆人的眼睛，年長壽大聲叫道：「看見了！」

片瓦老人再折返樹後，接着施展壁虎功，沿樹身往上爬，盡量利用樹身遮住身形，但當爬到樹幹分叉之處，身形還是暴露了。

年長壽又叫道：「你在樹上！」

片瓦老人見被揭破，乃自樹上飄下，故意隱藏了好一會，然後再利用樹身遮擋身形，悄悄的往後退。

退出二三丈，身形又暴露了。

年長壽道：「你在往後退！」

至此，片瓦老人已告技窮，他走回到衆人跟前，向年長壽問道：「你仔細回想一下，今早當你發現年南瀛以至他消失時，視綫都沒有離開過這棵樹？」

年長壽道：「沒有！」

片瓦老人轉望年長福道：「你呢？」

年長福道：「也沒有！」

片瓦老人皺起了眉頭，轉對無邊子和百忍上人苦笑道：「二位，難道這世上眞有鬼魂不成？」

無邊子摸着鬍子道：「鬼怪之事，並非全然無稽，貧道早年就見過鬼，小時在家也見過狐仙，可是……今早他們見到的如是鬼魂，却有一點不合理之處……」

片瓦老人道：「鬼魂有形無質，而殭尸有形有質？」

無邊子點頭道：「正是，年大俠如是變爲殭尸，他絕不能像鬼魂一樣，突然化爲烏有，而如是死後變爲厲鬼，則其遺體，必在棺中，但是他的遺體，却已不在棺中了。」

片瓦老人嘆道：「不錯，這是很不合理的現象！」

百忍上人說道：「今早，他們發現年大俠時，天剛破曉，視界尚不太清晰，也許——」

年長福打岔道：「不，那時視界已很清晰，我們看得很清楚。」

百忍上人問道：「你們看見年大俠時，心裏很緊張吧？」

年長福道：「不錯，我們很緊張，但是我們的確看得很清楚，不論他往哪一方逃遁，都逃不過我們的眼睛！」

百忍上人「唔」了一聲，沒話說了。

片瓦老人說道：「我們再搜一次山如何？」

無邊子點頭道：「好，再澈底搜尋一次！」

於是，衆人又開始搜山，十四人分散爲一個橫隊，彼此相距三丈，使搜尋的範圍廣達四十餘丈寬，作捲地氈式的搜索。

這樣搜索了兩個時辰，已將仙霞嶺北側的每一寸地方搜遍，結果仍無所獲。

這時，天已入暮。

片瓦老人乃下令停止搜索，就地休息，與衆人研究下一步行動。

無邊子道：「等天黑之後，咱們再繼續搜索，貧道相信必有收穫。」

百忍上人問道：「無邊道兄所謂之收穫，指的是何種情況？」

無邊子道：「第一：不論他是鬼魂或殭尸，昨夜既曾出現，今夜亦必出現，這一點上人以爲如何？」

百忍上人點點頭道：「有理。」

無邊子道：「因此第二：今夜他如未再出現，對咱們來說也算有所收穫了。」

百忍上人道：「此言怎講？」

無邊子道：「昨夜他既曾出現，今夜便無不出現之理，故今夜他如未出現，便可知他是人而非鬼，因爲，鬼不怕被人捉到！」

百忍上人恍然道：「有道理，但今夜如又出現了呢？」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菲菲為茵茵毒藥所傷，成半身不遂，茵茵答允十日後當設法弄來解藥後，匆匆而去，小虎子抱着不能行動的菲菲，趕返古家堡。三日後，小虎子打出暗號，求唔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旋得答覆，苗艷秋在密室接見，晤面後，小虎子將前往止水山莊之事詳細說出，並說猜疑被軟禁的瘋老太婆是他生身之母，素手金花苗艷秋靜靜聽完小虎子的話後，一口證實那瘋老太婆確是小虎子生母，但勸小虎子勿急於救她出去，因最重要的是把她的瘋病醫好，小虎子興奮地問苗艷秋是否已有辦法醫好其母——

全誼遭橫死　護義進諫言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點了一點頭，道：「有！」

小虎子道：「那你老人家為什麼不把她醫好呢？」小虎子與黃秀華的母子關係，應該說是假戲真做，但不知怎的，小虎子就是沉不住氣。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老身從前不是說過麼，她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才最是安全。」

小虎子道：「現在你老人家不必再顧忌她的安全問題了，小侄自信，還保得住她老人家，請你老人家先替她把病醫好了吧。」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老身所說的有辦法，並不是說老身有治病之能，治病的另有其人，不過老身知道他的住處和有法請動他罷了。」

小虎子激動地道：「那是什麼人？他住在那裏？小侄這就請他去。」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搖頭地道：「你去請不動他。」

小虎子道：「誰能請得動他？告訴小侄，小侄去找他去。」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那人就是老身！」

小虎子一楞道：「就是你老人家！」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點頭一嘆道：「有二個辦法，可以請動那可以醫病的人，其一是老身親自前往相求，……」

小虎子道：「其二呢？」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其二是用老身的首級去請求他。」

小虎子臉色一變，驚愕得說不出話來了。

小虎子不笨，當然聽得出古夫人與那能醫病的人，有着不平凡的關係，也有着山高海深宿怨，所以才會形容這樣局勢。

換言之，也就是要用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的死，才能換回黃秀華的清醒正常人生。

小虎子又那能這樣呢？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望着小虎子那愁苦的臉色，暗嘆一聲，道：「虎兒你放心，老身包你把令堂病醫好就是。」

小虎子面色一正，道：「不，盛情心領，小侄也有一條路可行。」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行得通麼？」

小虎子道：「也許行得通。」

古夫人點點頭道：「也好，你先試試看，那麼令堂就讓她住在這裏好了，免得牽制了你的行動不好辦事。」

小虎子一嘆，說道：「你老人家說的是。」

小虎子告辭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出來愁腸百結，兩三天都打不起精神。

過了二天，冷面劍客花信風把小虎子調到他身前當侍童，水漲船高，小虎子的身份也提高了，副總管的侍童，除了內院，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自由活動了。

十天約期，眨眼而到，小虎子偷出古家堡，來到那座與茵茵約會土地廟前面。

茵茵還沒有來，四週一片寂靜。

他在附近轉了一圈，抬頭一看，月色已是西斜，照約定時間說，茵茵早就該來了，為什麼她竟還沒有來？

小虎子雜念叢生，開始替茵茵担起心來。

瞥眼間，遠遠的前方，似是出現了幾條人影，正向着他立身之處，飛奔疾馳而來。

小虎子飛身躍起，隱身在大樹之上。

來人一共有四個人，到得土地廟前，停身下來，搜尋了一陣，當然也沒放過那棵大樹，由於小虎子身形瘦小，輕功又奇高，竟然躲過了他們的搜查。

那四人接着一路搜查了下去，漸去漸遠，走得不見了人影，小虎子便覺到情形不妙，意識到茵茵可能出了事。

正當他憂心熾熾的時候，前面地平綫上忽然現出了一條蹣跚的人影，搖搖幌幌而來。

小虎子心中一動，便從樹上振臂而出，向着那人影迎了上去，他身形奇快，兩個起落之後，便已認出來人正是他的大姊茵茵。

小虎子目力奇强，一認出茵茵之後，同時也看出她一身血污，身帶重傷。

當下小虎子大吃一驚，叫了一聲：「大姊，你怎樣了？」身形急迎而出。

茵茵一眼看到小虎子，也叫了一聲：「虎弟……」接着奔跑的身形一陣搖幌，雙腿一軟，踣倒地上。

小虎子大叫一聲：「大姊！大姊！」搶到茵茵身前，只見茵茵已是人事不知，昏死過去了。

原來，茵茵早已身受重傷，只因與小虎子有約在先，憑着心中一股義氣，才能勉强支持得住，人便立時昏死過去了。

小虎子叫了二聲「大姊」，不見回答，伸手一探脉息，只見她脉息微弱，就像盡了油的燈光，快要熄滅了。

小虎子急得大叫一聲，道：「大姊，你要打起精神來，小弟助你一掌內力。」

左掌一落，貼在茵茵命門穴上，內力一吐，便向她體內緩緩度了過去。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工夫，茵茵突然緩緩吐出一口長氣，慢慢睜開了星眸，微弱的道：「虎弟，大姊終於還是趕來了。」

小虎子道：「大姊，別說話，你先調息一下吧！」

茵茵一轉螓首道：「大姊已經活不下去了，你讓我把該說的話，先說了吧。」

小虎子輕喝一聲，道：「胡說，你非活下去不可。」

茵茵苦笑一聲，道：「誰又不想活下去，可是要能够活得下去，才能活呀。」

小虎子道：「放心，你這點點傷算不了什麼，我能替你醫好。」

茵茵道：「我也知道傷勢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我另外還中了毒呀！傷毒交加，我那能活得下去。」

小虎子道：「毒也不怕，我有這個……。」話到口邊，他想起來了，藥雅慧送給他的「血珠蟾蜍」，止水夫人用後，因事一打擾，人家忘了還給他，他也不好意思問，因此未曾帶在身上，所以下面的話，就說不出口了。

茵茵搖着頭道：「沒有用的，他的毒誰也解不了。」

小虎子道：「大姊，你要支撐住，我把你送到止水山莊，就有辦法了。」說着，就要扶起茵茵來，向背上揹去。

茵茵一笑道：「別痴心妄想了，我那能支持到止水山莊，快不要動我，我也許還可以多活片刻，把要說的話說完。」

此去止水山莊，遠在千里以上，就是生了翅膀飛，也要飛大半天，小虎子長聲一嘆，向下望望茵茵，道：「大姊，別洩氣，我們再想別的辦法。」

茵茵道：「你要想別的辦法，你讓我說完了話再去想吧！……」

伸手懷中，取出二隻小瓶子，顏色是一白一藍，交給小虎子，接着道：「藍瓶子是二妹的解藥。白瓶子是一般解藥，對你也許有用，我一併順手帶來了。」

小虎子接過那二隻瓶子，心中一動道：「這白瓶子既然是一般解藥，對你也許有用……」

茵茵截口道：「沒有用，我已經用了將近半瓶了。」

小虎子一嘆，收好了二隻瓶子，道：「大姊，你先告訴我，他們是些什麼人，你萬一有所不幸，我好替你報仇。」

茵茵凄然慘笑道：「我的事不要你管，倒是乾媽和三妹的事，你要替他們想一想辦法才是。」

茵茵那知小虎子的能耐，她的不要小虎子替她報仇，是怕小虎子報不了她的仇，反而害了自己，所以絕口不提自己事。

小虎子的注意力果然被她引開，興奮的道：「她們在那裏？快告訴我！」

茵茵道：「乾媽，在九嶺南坪橋杜家，落得改名換姓當老媽子，三妹落到七星幫手裏去了……你和二妹在一起，那很好，快想辦法先找三妹，三妹也許知道四妹的下落，找到了四妹之後，再去找乾媽吧，乾媽雖苦，却最安全，先不找她，不要緊。」

小虎子訕訕的道：「大姊，我見過四妹。」

茵茵興奮的道：「她在那裏？快快告訴我。」

小虎子道：「後來我們又分散了，現在不知她到那裏去了。」

茵茵道：「她心裏對你最好，怎麼又分手了？」

小虎子慘然一笑道：「我們本來成了親，她一時想不開，又跑開了。」

小虎子眼見茵茵境遇坎坷，因此不敢把茜茜的遭遇告訴她，以免她聽了心裏難過，所以只輕描淡寫的提一提。

茵茵雙目一瞪，擺出老大姊的身份，道：「你這就不對了，茜茜和你成了親，你要好好愛護她才是，怎樣可以耍小性子，鬧意氣。你要把她找回來才對。」

小虎子眼淚向肚子裏倒流着道：「是，我去向她賠不是也要把她找回來。」

茵茵笑道：「這才是我的好兄弟！」

兩個人說得高高興興的，茵茵臉上忽然罩上了一層黑氣，小虎子看在眼裏，已知道她已毒氣攻心，束手無策了。

可是這時茵茵的精神還是好得很，接着問道：「二妹在做什麼？住在那裏？」

小虎子道：「二妹落脚古家堡，小弟是到古家堡去碰上她的。」

茵茵發出一聲驚叫道：「她是古家堡的。」

小虎子聽出茵茵語氣有異，反問道：「古家堡怎樣？」

茵茵道：「古家堡不能待，你勸她快快離開吧！」

小虎子又道：「大姊，你知道古家堡多少？」

茵茵道：「古家堡好像與『七星幇』很有關係，我是無意之中聽來的，確不確實，就不知道了。」

小虎子一震，問道：「你是那裏聽來的？……」

茵茵正要答話的時候，忽然面色一苦，大叫一聲：「唉喲！」吐出一口黑血，接着眼神一散，嬌軀一陣扭動。

小虎子一看情形不對，伸手一掌又貼在她命門穴上，叫着道：「大姊！大姊！你……你……。」

沒希望了，就這頃刻之間，她已全身靜止不動。

小虎子含着眼淚，收回了手掌，撲地向茵茵一拜，道：「大姊，大姊啊！……」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小虎子抱起茵茵，回到那棵大樹底下，就在大樹一旁，給她做了一座墳，由於種種顧慮，却沒有替她立碑。

做好茵茵的墳，已是陽光普照，又是一天了。

小虎子是偷偷跑出來的，所以不便在大白天裏回去，於是，信步向着附近的鎮集走去，準備吃飽了肚子再說。

離開那茵茵埋骨之後十里左右，小虎子來到一處名叫「石牌」的小鎮集。

「石牌」不大，但是相當熱鬧，小虎子選了一家不大忙碌的飲食店，進去要了一些酒菜，便慢慢吃喝起來。

這家飲食店招呼生意的是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大小子，送出來的東西相當可口，奇怪的是，店中四副座頭，空了三副，只有小虎子他一個客人。

以這家小店做出來的東西來說，生意不應該這樣冷淡才是，奇怪，爲什麼大家不願上這家來呢？

小虎子閑着無事，好奇的處處留心起來。

可是，不論他怎樣找，就是找不出這家店子生意不好的理由。

位置好，東西可口，價錢不貴，傢俱又乾乾淨淨，那一老一小兩人，又是那麼笑臉迎人，和藹可親，可說賺錢的條件都有了。

小虎子正顧盼沉思之際，忽覺身後有人蹋步而來。從那來人接近的身手看，那人似乎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小虎子懶得理睬他，裝作不知的悶頭吃喝。

那人到得小虎子近前，忽然，大喝一聲，道：「瞎了眼的小子，你敢不聽老子的話！」呼的一聲，便向小虎子肩頭上抓來。

小虎子這時筷子上正夾了一隻魚頭，頭也不回的向後一遞正好遞到那人手中。

那人一把抓在小虎子遞過來的魚頭，忽然大叫一聲，甩手不迭。

本來一隻魚頭抓在手中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抓一手油污而已，可是，小虎子這隻魚頭有點怪，魚頭上的骨頭，竟像刀片子似的，鋒利無比，那人一抓之下，竟然全部陷進了他掌心之內，那得不叫那人甩手不迭。

小虎子回頭望去，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長得橫眉竪目，歪鼻子斜臉，一臉兇悍之氣。

小虎子望着他點了點頭，笑了一笑。

那漢子瞪了小虎子一眼，喝道：「小子，你有種就別走！」他喝得兇去得也快，沒待小虎子答話，就跑得不見人影。

這時，那老太婆與大小子都一同跑了過來，尤其那老太婆更是一臉惶急的道：「你這位小爺請快走吧，他們的人來了，可不得了。」

小虎子一笑道：「沒關係，我不怕他們，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那老太婆道：「那批人找麻煩是不講理由的，誰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小虎子道：「我看你們今天的生意也不好，又是什麼原因？」

那老太婆道：「我們昨天的生意，原本好極了，今天突然鬼……沒有人上門來，我們也正在奇怪呢？」她本來想說「鬼都不上門」，話到口邊，覺得這話大有問題，頓了一下，忙又改過口來，話說完之後，只搓手，顯得非常歉仄和不安。

那大小子忽然「啊！」了一聲，道：「奶奶，您看是不是爲了彩娥姊的事？」

那老太婆輕喝一聲，道：「別胡說，這是兩碼子事，怎能扯到一堆。」

小虎子道：「彩娥姑娘是令孫吧！她有什麼麻煩？」

那老太婆嘆息一聲道：「不瞞你少爺說，老婆子身前就只剩下一個孫女和一個孫男，孫女叫彩娥，是小狗子他姊姊。」說着，指了一指那大小子，敢情那大小子叫小狗子。

鄉下孩子，叫什麼「狗子」「順子」「毛子」的乳名多的是，小虎子望着那小狗子笑了一笑。

小狗子接口道：「奶奶，一定是爲了昨天的事。」

那老太婆沉思了一下，沒有再叱喝小狗子，接着道：「昨天花大娘，來替我們彩娥拉過一次媒，我老婆子沒答應她，這怎能扯在一起呢？」

小虎子暗道：「可不就是一回事！」心裏有了數，口中道：「這是好事呀，你老人家爲什麼不答應呢？」

那老太婆冷笑一聲，道：「我們高攀不上。」

「哼！你要不答應這件婚事，你就別想在這裏再待下去！」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跨步進來，接上了話。

他身後正跟着剛才那受傷的漢子，除了那受傷的漢子，另外又還帶來了兩條漢子。

那老太婆一見那漢子跨步進來，臉色一下子變得慘白，欠身行禮，叫了一聲：「馬大爺……。」

馬大爺「嗯！」了一聲，冷笑道：「

你的胆子倒不小，竟然請了打手在家中，人呢？」

顯然，剛才那受傷的人沒有把話說清楚，眼睛掠了小虎子一眼，却沒把他放在眼裏。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就是區區在下。」

馬大爺有點不相信似地一呆道：「是你？」

那受傷漢子接口道：「不錯，就是這小小子！」

馬大爺哈哈一笑道：「小小子，看不出你還眞有一手……。」

笑聲裏，忽然一楞，望着小虎子半天沒轉過眼來，接着「啊！」的一聲，道：「你……你……不是古家堡的那位小……爺？」

古家堡小跑腿的，一下子竟然在馬大爺口中成了小爺，小虎子先是楞住了，不知怎樣答話。

馬大爺那待小虎子答話，馬上又是一聲哈哈大笑，道：「眞是大水冲倒了龍王廟，自己人不認得自己人了！得罪冒犯之處，有請多多海涵。」挽起雙拳，向小虎子行起禮來。

小虎子一看他這樣子，就是一個狐假虎威的地頭蛇，當下一翻眼皮，冷笑了一聲道：「在下眼拙，不認識你馬大爺。」

馬大爺陪着笑臉道：「小爺有所不知，在下姊夫的兄弟彭四爺，不和小爺你在一起麼！」

古家堡確有那麼一位彭四，其身份和小虎子差不多，小虎子是小聽差，那彭四年紀大一點，不過是大聽差而已。

小虎子暗嘆一聲，忖道：「眞想不到，古家堡一個聽差的，在外面都可以形成一種惡勢力，怪不得古劍秋更是胆大妄爲了。」

小虎子轉念之間，面色一冷道：「你認識彭四又怎樣？」

馬大爺連聲道：「不！不怎樣，在下只是說明大家都是自己人，請小爺不要誤會。」

他解說之後，唯恐小虎子心氣難消，馬上轉向剛才那受傷的漢子，怒叱一聲，道：「瞎了眼的東西，還不快向小爺磕頭賠罪！」

那漢子一聲不哼的，向小虎子納頭便拜。

常言道「宰相家奴七品官」，小虎子現在算是明白其中意義了，對這種人，似乎也沒有客氣的必要，受了他一拜之後，然後扳着面孔道：「馬爺，常言道『兔子不吃窩邊草，好漢不擾孤寡人。』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那馬大爺面色一紅，吶吶道：「在小爺面前，馬爺之稱不敢，您叫我一聲馬六好了……你小爺責備的是，……不過……不過……。」

小虎子冷笑一聲道：「不過怎樣？」

馬六訕訕道：「要他們彩娥姑娘的，就是彭四爺。」

小虎子「哼！」的一聲，道：「彭四又有什麼了不起，你可知他們是小爺什麼人？」

馬六跟着彭四到古家堡去時，原曾見過小虎子，這時一見他架子十足，更不知道他是吃幾碗飯的人，當下惶惶恐恐的欠着腰道：「是！是！小的無知冒犯，尚請小爺恕罪。」他只求小虎子恕罪，也不敢多問小虎子與彩娥姑娘他們祖孫有什麼關係。

小虎子一面作威作福，一面暗自思量善後之計，管這件事情容易，要管得他們祖孫永無後患，却不是說了就了的事，要管得不好，說不定反而害了他們祖孫，因爲小虎子有小虎子自己更要緊的事，不能爲了他們影响大局。

小虎子心中一動，忖道：「莫非彭四現在回來了，我且詐一詐他們。」面容稍霽的道：「好，這件事不怪你們了，可是彭四呢？」

馬六道：「彭四爺正回來了，馬六就去替小爺把彭四爺請來。」

小虎子「哼！」一聲，道：「好，我在這裏等着他。」

馬六帶着一羣人打拱作揖的退去了，馬六一走，小虎子回過頭來，却又不見了那老太婆和那小狗子。

小虎子搖了一搖頭，暗自一嘆，忖道：「看來他們也怕了我了。」他只好站起身來，向着後進走去，跨過中門，只見那老太婆和小狗子正和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美麗姑娘惶急的縮在一堆。

小虎子見他們心裏害怕，先打起一臉笑容，道：「姥姥，你不要怕，我不會帮着彭四他們欺負你，你放心好了。」

那老太婆望了小虎子一眼，不敢遽然相信他，沒敢作聲，那小狗子年紀輕，頭腦單純，聞言之下，便是一喜道：「公子爺，你不騙人吧。」

小虎子一笑，說道：「我爲什麼要騙你們，我就不帮他們的忙，你們又有什麼辦法？」

那老太婆一想小虎子的話言之有理，這才忙又向小虎子賠不是，接着，又推着那美麗姑娘向小虎子道：「公子爺，這就是我老婆子的孫女彩娥，你看，我們祖孫三人如何是了呢？公子爺，您既然認識彭四爺，就請您行行好，替我彩娥求求彭四爺饒了她吧！」

小虎子點頭道：「你們的事情，我心裏有數，到時候會帮你們的忙，不過，我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願不願意離開這石牌？」

那老太婆一怔，道：「公子爺，您這是什麼意思？」

小虎子道：「姥姥，你放心，我不是搗你的鬼，因爲，目前有我一句話，彭四一定會滿口答應，可是，我走了之後，他如果再找你們的麻煩，我就照顧不到了，所以，你們如果願意離開這裏，趁早遷地爲良，一勞永逸。」

那老太婆嘆了一口氣，道：「本來我也很想離開這鬼地方，可是……可是……唉……。」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道：「好，你願意離開就行，其他的事，我替你們想法子就是，現在你們快去收拾收拾吧！」說着，轉身回到外面，自去等待彭四。

小狗子隨後又送上了一大盤鹵菜和一大壺佳釀，請小虎子享用，他也就坐在一

旁相陪。

於是，小虎子便和他交談起來。

原來，小狗子他們一家人，本籍並不是這裏，因爲自幼父母雙亡，祖母帶着他們姊弟投親不遇，流落異鄉，於是在這裏落了戶，算來如今已有七八年了。

正談論的時候，只見馬六已經陪着彭四跨步進來，小虎子站起來迎着一笑，道：「彭四哥，你好呀！」「你好呀！」這句話可說毫無意義，但如果仔細想去，其中出入可就大了，舉例言之，譬如某人暗中作了不讓人知道的事，你這麼樣劈頭給他來那麼一句他準得心驚肉跳不得安寧。

彭四果然面色變了一下，接着才打了一個哈哈笑道：「老弟，你什麼時候來的，有什麼公幹？」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剛來，是花副座要我來的。」

小虎子調到副總管冷面劍客花信風身前當侍童，一樣同是下人，在一般人眼中的地位，可就有着天壤之別，彭四在古家堡簡直不入流，當然害怕副總管跟前人。

彭四臉色一變，說道：「不是來找我吧？」

小虎子「嗯！」了一聲，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道：「你看呢？」

彭四搖了一搖頭道：「大約不是吧！因爲……。」他那能再說下去，再說下去豈不等於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脚。

小虎子精靈透頂，察言觀色，心裏已是有了數，微微一笑，道：「因爲你只是順路……。」話聲一歛，點到爲止，就沒再說下去了。

彭四訕訕的笑着，叫道：「兄弟，咱們……。」

小虎子哈哈一笑道：「彭四哥，小弟才懶得管你的閒事哩！」

彭四哈哈笑道：「兄弟，以後我們得好好交一交。」

小虎子道：「以後是以後的事，但目前就有一個問題，你看怎麼辦好？」

彭四道：「什麼問題。」

小虎子一指小狗子道：「就是爲了他們……。」

彭四的臉色又變了，小虎子望也不望他一眼，自話自說的接着道：「花爺命小弟把他們送到一處地方去，可是，只發給小弟一百兩銀子，你看怎辦？」

彭四一怔道：「他們和花爺有什麼關係？」

小虎子搖搖頭，道：「不知道，花爺沒提。」

彭四接着又問道：「你要送他們到那裏去？」

小虎子一笑道：「你難道不曉得花爺的脾氣？」

彭四搓手頓脚的道：「是！是！是！但不知兄弟還短少多少銀子？」

小虎子道：「大約再有一百兩銀子，就差不多了，如果四哥方便的請……」

彭四笑道：「有！有！有！我先借你二百兩銀子帶在身上好了。」

小虎子道：「謝謝，不過，小弟有句話要說在前面，小弟領你這份借銀之情，但是，這銀子是爲花副總管所用，回去後花副總管發還時，你可不能不收。」

彭四微微一笑，道：「小兄弟，我也有句話，不知你願不願聽？」

小虎子道：「什麼話？你請說吧！」

彭四道：「花副總管已經給了你一百兩銀子，你回去之後，最好不要向他再報什麼開銷。」

小虎子道：「這怎麼可以，我那有這麼多銀子賠呀！我一月只有十兩銀子薪水，你這裏就兩百賬，我要幹到那一天才還得清呀？」

彭四一笑道：「我這銀子幾時說要你還來着？」

小虎子一怔，道：「你不是說借給我麼？我怎能不還？」

彭四哈哈一笑，道：「你眞是一副死腦筋，銀子雖然說是借，但得看交情呀，我若眞要你還，我也不會借給你了，何況，你我來日方長，將來只要你在花副座的面前隨便說兩句好話，我就管用不盡。」

小虎子似懂非懂的沉吟着沒有答話。

彭四一笑又道：「目前你就可以帮我一個小忙。」

小虎子一展容道：「帮什麼忙？」

彭四訕訕的一笑道：「你回去之後，請你絕口莫提今日之事，就是有人問起你來，你也要說我們根本沒有見過面。」

小虎子雙眉一皺道：「這爲什麼？」

彭四附耳悄聲道：「不瞞你說，我這次是公餘之便回來的說出去不大方便。」

小虎子一笑道：「我知道了，好！好！好！我絕口不提就是。」

彭四一掌拍在小虎子肩頭上，道：「小兄弟，咱們是交從今日始，你忙你的，我替你取銀子去了。」

說着，一揮手，帶着來人走了。

小虎子見他走後，也忍不住笑了起來，自言自語，道：「你別看我小，你還差得遠哩！」

一輛大車，載着小狗子他們祖孫三人，在小虎子親身護衞之下，遠出百里之外，然後，小虎子將自彭四那裏敲來的二百兩銀子，向那老太婆手中一塞道：「姥姥，我只能够送你們到此爲止，我要告辭了，祝你們一路平安……」

話聲一落，沒等那老太婆來得及道謝，他已雙肩一幌，疾馳而去。

回到古家堡，菲菲已是等得快要發瘋了，小虎子未現身與菲菲相見之前，只見菲菲與冷面劍客花信風王大娘等三人，愁眉相面對的坐在那裏長吁短嘆不已，憂急之情，溢於言表。

小虎子暗暗一嘆，叩門走了進去。

菲菲一眼見到他，愁容頓解，吐了一口長氣道：「我的好兄弟，你終於回來了，吃過飯沒有？」

小虎子一笑道：「吃過了。」

菲菲終於忍不住馬上道：「解藥得來了沒有？」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道：「得來了！」

菲菲大喜道：「快拏出來，給我試一試有沒有效。」

小虎子取出解藥，遞給菲菲時，長嘆一聲，道：「二姊，……。」話聲出口，忽然又一歛，嘆息一聲，沒有再說下去。

菲菲怔了一怔，道：「虎弟，你有什麼話要說？」

小虎子淒然一笑道：「沒什麼，你服了解藥再談吧！」

菲菲服下解藥，奇效立見，但覺一股熱流分達四肢，軟弱僵化的肢體，如冰解凍，立時就可以自由伸縮運轉了，當下只喜得菲菲大叫一聲，站了起來，道：「我好了，我完全好了，虎弟，眞謝謝你。」

小虎子黯然道：「二姊，你知道大姊爲了這粒解藥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菲菲一震道：「快說！大姊怎樣？」

小虎子冷然說道：「死了！她爲你死了。」

菲菲倒是眞有姊妹之情。聞言之下，驚叫了一聲，便大放悲聲的慟哭了起來。

小虎子本來想借題發揮，痛痛的數說她一陣，這時見她哭得如此傷心，倒又不忍起來，長嘆了一聲，道：「二姊，人死已不能復生，大姊有幾句話要我轉告你，你只要能聽她的話，也就不負她爲你一死了。」

菲菲一揚螓首，淚眼婆娑的道：「她怎樣說，我都依她的，你快快說出來！」

小虎子掠目望了冷面劍客花信風與王大娘一眼，笑面劍客與王大娘已是各自站了起來，道：「夫人，好得虎兒弟已經安然回來，你們談一談，我們也有點事情，要去看一看了。」識相的告辭退了出去。

菲菲悲聲地道：「虎弟，你先說大姊是怎死的吧！」

小虎子把茵茵的死因告訴了菲菲，菲菲頓足失志道：「好惡賊，這筆血債，我不向他討回來，誓不爲人。」

小虎子道：「照大姊的意思，她似乎不希望我們替她報仇，所以也沒把那人的巢穴說出來。」

菲菲道：「這仇我是非報不可，大姊不說，我也有辦法找出他的巢穴來，除非他從今天起，就此消聲滅跡，隱世不出，否則，我非手刄此惡賊，難消我心頭之忿恨。」

小虎子心中一動忖道：「不錯，這倒是一個『釜底抽薪』減少她製造罪惡的途徑，那就讓她把目標放在報仇上面去！」

小虎子此念一生，立時心中有了打算，不過，他並沒馬上推波助浪，只輕嘆一聲道：「按大姊的意思，她是要我們先把三姊四姊，和乾媽找回來，大家結合在一起，遠離凶殺的武林，做一個安份守己的善良百姓。」

菲菲一笑，道：「迂腐之論，這就不必攷慮了。」

小虎子道：「你是說不管乾媽和三姊四姊她們了？」

菲菲道：「不！不！不！我是說『做一個安份守己的善良百姓』那段話不合時宜。」

小虎子一笑道：「這還差不多。」

話聲微微一頓道：「這樣說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可就多啦！我除了我自己的事情不說，我們要找乾媽和三姊四姊，替大姊報仇，另外你還有你的一套計劃，一一做來，不知那一天才能辦好？」

菲菲道：「目前我們的問題，不在事情的多少，最要緊的還是我們的力量，有了足够的力量，一呼百諾，做什麼事情不方便，所以，你一定要帮我先得到古家堡，有了古家堡之後，我們就可以利用古家堡的財力人力，遂行所願了。」

小虎子暗笑忖道：「你倒好，我還沒有向你下說詞，你却先把機會利用上。」

笑了一笑，道：「二姊說得是，只是常言道：『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如果能先把乾媽和三姊四姊找來，那時再動手奪取古家堡，便穩拿穩得了，否則以目前力量而言，我覺得機會並不太大，與其輕舉妄動，致招功敗垂成之害，不如忍穩自强，待機而動，方是萬全之策。」

菲菲沉吟了一陣，點頭道：「你這話倒不無道理，你讓我仔細想想，將來再從長計議吧！」

小虎子一笑道：「你好好想吧，今天我趕了不少路，也想休息一下了。」說着，別了菲菲回到自己房中而去。

小虎子身份雖然是笑面劍客花信風的侍童，其實冷面劍客花信風暗地裏對他，比對自己的老子還客氣，所以小虎子有自己一個人的房間，自己在自己房中，該怎樣就怎樣，也不會有人來干擾他。

折騰了二天二晚，沒有休息過片刻，他這倒頭一睡，不知不覺睡到第二天黃昏時分。

他翻身起來，房中已有人替他準備了飲食等物，小虎子飽餐了一頓，和冷面劍客花信風照面都沒打上一個，便跑出去。

要知，古家堡用人極多，像小虎子這種派不上大用場的人，根本就沒人注意他的存在，莫說他只有二三天不見，就是十天半個月見不到他的影子，也不會有人想起他來，何況，他現在是冷面劍客花信風的侍童，冷面劍客不管他，此外，便無第二個管他的人，所以，他可以自由自在的無顧無忌。

小虎子走到外面，只見古大堡主領着老二老三，正從外面迎着一個銀頭白髮的老者走了進來。

由古氏兄弟對那銀頭白髮老者的恭敬態度，不難想像那老者的身份，必然相當重要。

從那老者朗如明星的眼神看去，更不難瞭解他何以這樣被古氏兄弟尊敬。

小虎子暗暗一皺眉頭忖道：「古氏兄弟，對於交朋援友眞有一套，這個老者不知是什麼人，如果長留在堡中，將來可是個碍事的人物……。」

正思忖間，忽聞有人向他招呼道：「兄弟，你也回來了。」

轉頭看去，原來是那彭四，小虎子點頭微笑道：「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彭四道：「昨天晚上就趕回來了。」

小虎子話鋒一轉，問道：「剛才過去的那個老頭子是什麼人物？」

彭四一笑道：「你連他不知道呀！」

小虎子說道：「我爲什麼一定要知道他。」

彭四道：「他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銀頭叟周吉文呀！」

小虎子「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他呀！」

彭四接着一片好心的告訴小虎子道：「你別看他前來我們堡中作客，就把他當成堡主的朋友，凡事最好避着他一點，免得自找麻煩。」

（未完）

陰陽谷

風流一劍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　文　　盧令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何二娘借較技為名，暗傳功力與雲夢襄，事畢逕自離去。雲夢襄初受傳功，亟須調息，暗囑上官明拖延時間，上官明遂以謎語難倒喬大化，拖延了一個時辰之久，雲夢襄已運功完畢，而喬大化請來的一羣兇邪也已趕到，上官明首先叫陣，喬大化方面，由青竹蛇神司馬飛挺身應鬥，司馬飛以上官明揭穿了他過去的醜史，對上官明恨之入骨，一上來便右掌佯攻，左手撒出五毒飛砂，上官明驟不及防，迫得張口噴出真氣，震破砂幕，飛身穿越砂孔，司馬飛不肯錯過機會，立以劈空掌力向上官明擊去——

激鬥陰陽谷　馳援歡喜橋

假如上官明料敵不準，則在全神衝破迎面漫空飛洒的「五毒沙」之際，委實難逃這一掌之厄！

但如今他已制敵機先，於縱身穿空之際，雙掌忽翻，向司馬飛適才站立之所在，推出一股柔和的勁力，情況完全改變！

司馬飛所發劈空掌力，與上官明所發柔和勁力一交，因對方用的之是柔和暗勁，並非剛力，故而足下未晃，身形未動。

他身到高空，掉頭一撲，口中朗聲笑道：「司馬朋友真好心機，上官明僥倖無傷，我且回敬你一招『天河瀉雨』吧！」

上官明在發話聲中，一股柔和的勁力已向司馬飛頭上罩下！

一來上官明是頭下腳上的凌空發掌，司馬飛立身之處的數丈方圓，均在他的掌勢的籠罩之下，不容易從容躲閃得開！

二來上官明的掌勢所籠罩的範圍雖廣，所挾掌風勁氣，卻柔柔和和地，威力並不甚強。

三來司馬飛適才劈空一掌，自己絲毫未動，卻把上官明的身形，震起兩丈四五，心中自然覺得對方在內力修為方面，不會高過自己。

有這三種原因，司馬飛便不打算神色倉皇地，逃閃躲避，他要大大方方地，硬接了這一掌力！

但他雖已決定硬接，卻因對敵經驗，十分老到，並未過於狂傲，輕視對方，是先行腳下穩子午，然後全神凝勁，翻掌發力。

上官明本來縱起丈許，又被震起兩丈四五，是在將近四丈高空，掉頭發掌，凌空撲落去了！

起初無甚變化，但在上官明撲到距離司馬飛頭頂，約莫一丈三之際，忽然縱聲狂笑。

就在這縱聲狂笑之下，他所發無形罡煞，突變有形。

那種令人原先看不起眼的柔和勁力，突然變為令人攝魂盪魄的銳嘯狂飈，排山倒海般，呼然當頭下壓！

司馬飛知道上當，心中暗叫不妙！

但此時再改作任何其他打算，均已不及。

他只有咬緊牙關，發足十二成真力，加強所發掌風，期與對方在修為內勁上一分強弱！

掌風合處，爆響如雷！

地面上的碎石塵沙，均為四散罡風所捲，漫空飛洒如雨！

上官明身形毫未停滯，依然凌空疾落。

司馬飛卻因一向貪色慾，本元不充，內力稍虛，被震得雙耳狂鳴，雙目亂轉金花，胸中血氣翻騰地，接連退出了六七步去！

上官明雖已得手，仍不甘休，身形落處，手中精芒忽閃！

司馬飛以為對方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地，效法自己，要發出甚麼惡毒厲害暗器？故而嚇得亡魂俱冒，在精芒才閃之下，便即飄身飛遁！

饒他閃遁得快，上官明手中的精芒仍掣，司馬飛的左邊面頰之上，也覺涼了一涼！

精芒過處，上官明右手中持着一柄短劍，劍尖向上挑着一隻人耳。

司馬飛的左邊面頰，卻血流如注！

惱羞成怒之下，司馬飛顧不得左耳被削的劇烈疼痛，厲嘯起處，伸手入懷，摸出一條細如人指，長約七尺的翠綠怪蛇。

這位「青竹蛇神」，顯然要施展看家本領，與上官明生死一搏！

上官明哂然一笑，正欲發話，那位身為主人的「氤氳神君」喬大化，已先向司馬飛叫道：「一陣勝負已見，司馬兄請退……」

司馬飛想不到喬大化竟替自己認敗，不禁向這位「氤氳神君」，愕然注目？

他方詫然莫解，耳中又聽得那八幡公主以傳音密語說道：「司馬兄請退，我們好手甚衆，對方僅共二人，大可換人上陣，使其消耗氣力，必將穩操勝算。」

八幡公主說着一頓，然後續道：「你何必在失血頗多的情況之下，再與對方作殊死的搏鬥呢？」

司馬飛聽了八幡公主以傳音密語，所作的解釋之後，這才悻悻退下。

喬大化也立命苗女把那司馬飛送回賓館，敷藥止血，不留他在此觀戰！

喬大化真不愧為巨奸大惡，極工心計，此舉是含有極深度意義的。

因為東海「三奇島」的三位島主，各具奇功，但生性怪癖，不大願在江湖走動，也決不許外人前往他們自詡為世外桃源的那個「三奇島」上走動，甚至是遊覽訪問也不行。

根據喬大化的觀測，司馬飛縱然取出那條綠色怪蛇，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領，也仍然將會難免死於上官明的劍下的。

於其讓他劍下身亡，還不如讓他失去一耳，含羞帶愧地，轉回東海，或許能把「三奇島」的三位島主，激出一兩位來，與雲夢襄上官明等羣俠作對，豈非對自己大有助益？

果然喬大化所料不錯，司馬飛回轉賓館，敷藥止血之後自覺無顏再享受主人厚待，遂留函告別，黯然返回東海，苦煉絕藝，一年內重入中原，必尋「玉面鬼谷」上官明，報復今日這削耳之恨！

司馬飛賓館留書之時，那削壁以下的峽谷以內，又起了一番龍爭虎鬥！

喬大化這回不等人請求出陣，把頭一偏，向八幡公主低聲笑道：「常言道，不是猛龍不過江，你那位唐大姐的一身絕藝，可以施展了吧？」

八幡公主雙眉一挑，向那默然站在旁邊，袖手觀戰的黑衣中年婦人叫道：「唐大姐，你不是早就打算露兩手？」

那黑衣中年婦人，身材瘦削，約莫三十三四，姿色也甚平庸，看去無甚出奇之處，但「氤氳神君」喬大化與八幡公主，居然對她指名相邀，足見她的一身功力，必然是不同凡响的了。

由於此故，雲夢襄與上官明表面雖然未動神色，暗中卻以眼角餘光，察看那黑衣婦人動靜？

八幡公主語畢之後，那黑衣婦人始笑了一笑，慢條斯理地說道：「我這兩手粗俗功夫，那裏入得了甚麼『滄海巫山』，『玉面鬼谷』那等當代大俠之眼？公主又何必一定要我來出乖露醜的呢？」

俗語有云：「滿瓶不動半瓶搖」，這唐姓的黑衣婦人越是這樣說法，越是使上官明雲夢襄對她加深了警惕之念！

八幡公主笑道：「唐大姐不必過謙，常言道：『明人眼前，不說暗話，光棍眼中，不揉沙子』，今日本谷來賓中，不論是雲大俠，或是上官大俠，均具絕世身手，仕途中人講究『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江湖中人則講究『貨賣識家』，唐大姐就請露兩手吧！」

黑衣中年婦人聞言，遂緩步走出，向雲夢襄暨上官明含笑說道：「雲大俠與上官大俠，那一位不吝指教我唐玉琴幾手暗器打法？」

上官明生恐雲夢襄要想下場，遂在那自稱唐玉琴的黑衣婦人話完之後，搶先答道：「我雲夢襄兄生平從來不用暗器，還是由我上官明繼續獻醜吧！」

語音方住，突然聽得雲夢襄以「蟻語傳音」的功力，向自己耳邊說道：「上官兄小心一些，這唐玉琴可能是四川唐家的門戶中人？」

正在這個時候，那個唐玉琴又已在向着上官明發話問道：「上官大俠。我們是以暗器互相襲擊？抑或各自展露一些比較新奇的暗器手法？」

上官明乘着傾聽對方發話之際，也用「蟻語傳音」道：「雲兄，我知道這唐玉琴是四川唐家門戶中，最有名也最厲害的『黑寡婦』，才搶先答話應戰，因為四川唐門以餵毒暗器為其特長，而我卻偏偏有了奇遇，不畏任何劇毒……」密語至此，唐玉琴的問話已畢，上官明遂朗聲地答道：「隨便隨便，我對於暗器一道，也只是略通皮毛而已，就請唐……」

說至此處，覺有礙難，因為明知對方身為寡婦，不便稱呼「夫人」，更因年齡關係，不便加上「姑娘」這兩個字……

故而，上官明頓了一頓後，方接口說道：「彼此如何較量，請唐老師隨意決定，上官明勉力學步就是！」

唐玉琴笑道：「上官大俠這聲『唐老師』，未免叫得我受寵若驚，唐玉琴恭敬不如從命，我覺得彼此已無深仇大怨，不必以暗器互襲，我們就各自演練一兩種暗器便了。」

這唐玉琴的幾句話兒，說得相當漂亮，但她也是事先獲得資料，才故意如此說法。

因為在她來後，八幡公主已將上官明所出謎題被自己與喬大化猜破，連飲兩杯毒酒，卻絲毫無恙之事告知，唐玉琴幾乎可稱為當今獨步的用毒名家，一聽便知道上官明不是生具異禀，便是身懷專門尅制各種奇毒的罕世靈藥的了。

她已見對方是由上官明出面應戰，便覺得若以暗器互襲，即令能夠打中了對方，也不會獲得甚麼效果，還不如樂得大方地，把話兒說得漂亮一點，只在暗器手法上分分高下便了。

唐玉琴這樣一說，上官明便暗讚對方知機乖巧，點了點頭，含笑說道：「好，既然如此，上官明敬如所命，我們誰先行施展？」

唐玉琴笑道：「我四川唐家，向以暗器見長，上官大俠答應賜教，唐玉琴業已佔了便宜，自然應由我來先行獻醜，來個拋磚引玉！」

上官明道：「唐老師就請施展絕學，上官明敬觀高明，再行學步。」

唐玉琴因覺各自施展，無須用甚餵毒暗器

，遂取了一塊山石，用手指把它揑成約莫徑寸方圓的十三枚小小石彈！

這一手也等於是在顯露武功。

因爲凡有資格，參與此場約會者，全是身負絕藝的一流內家高手，在這羣人的眼光中，以指揑石，根本不難，但若如此勻稱的把每枚碎石，均揑成徑寸方圓的小小石彈，却又極爲不易！

由此可見，這位「黑寡婦」唐玉琴不單暗器手法必高，連在勁頭拿揑方面，也分明是一位修爲甚深，火候又老到的內家高手了。

唐玉琴揑好了石彈，仰首看天。

她本來似乎是想找隻飛鳥，但目光掃處，竟無所見，遂雙眉略揚，將右掌中所握的十三枚石彈，脫手向空中擲去！

石彈才一離手，便已顯出功夫！

十三枚石彈，本是連貫如串地，向空中升起，顯得絲毫不亂。

但到了約莫三丈高空之處，速度突然起了變化，由起初保持平均速度，變成前慢後快。

這一變速，在下面的石彈便紛紛擊中了在上面的石彈了。

「叮，叮，叮，叮……」

十二聲脆響起處，那十三枚原本聯貫如串的小小石彈，便變成滿天亂飛！

但那擊勁甚巧，連一枚石彈，也未碎裂。

唐玉琴石彈出手，右掌一翻，微伸食指，向地下虛空連畫了十三個圓圈。

她的內功指勁，竟然相當的高，地面上隨着她手指虛畫，竟然立時顯現出了十三個圓徑約有尺許大的圓形痕跡來了。

奇景來了，在場羣衆，包括雲夢襄在內，均紛紛由衷發出一聲讚美性的驚嘆！

原來，那十三枚被她擊得滿天亂飛的石彈，於落地之時，竟半枚也不差地，完全落在唐玉琴所預先畫好的圓圈之內！

上官明撫掌讚道：「佩服，佩服，唐老師在這十三枚石彈之上，隨意略一施爲，已把暗器一道中的『巧』『準』二字，表現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唐玉琴搖頭笑道：「常言道：『學到老，學不了』，唐玉琴手法粗疏，怎敢當『爐火純青』之讚？上官大俠．莫吝高明，讓我開開眼吧。」

上官明向這位幾乎足使江湖人物，聞名喪胆的「黑寡婦」看了一眼，揚眉微笑說道：「暗器一道中，除了『準』，『巧』二字以外，還有一個『勁』字，……不如索性等我瞻仰完了唐老師．獨步當今的冠絕手法之後，一併再獻醜吧！」

唐玉琴頷首道：「好，我也不怕貽笑大方，便繼續向上官大俠請教，但談到勁頭方面，女流之輩，天賦總略略吃虧，恐怕會不值一笑的了。」

說完，俯身拾起地上的十三枚石彈，揚手便向一片陡削山壁打去。

「叮……叮……叮……」

上次是十二聲脆響，這次却是十三聲脆響，因爲那第一石彈並未落空，也同樣地擊在那一片陡削的山壁之上去了。

十三聲脆響過後，石彈無影無蹤。

無影無蹤之故，是爲了擊勁奇强，石彈盡化爲碎粉，但所有在場羣雄，誰也沒有看見山壁之間，有半絲石粉飄墜。

十三枚石彈無蹤之故，是均化成石粉，但石粉也不見飄墜之故，却是被唐玉琴的內家氣勁所逼，一齊陷入那片陡削山壁之內。

這是何等的功夫？

這是何等的勁頭？

在場羣雄，在震驚得默然片刻以後，響起了一聲暴雷似的喝采。

唐玉琴却臉上毫無得色地，向上官明一抱雙拳，含笑說道：「唐玉琴獻醜已經完畢，上官大俠，請加以匡正指教。」

上官明笑道：「四川唐門的暗器手法，向來便推獨步江湖，上官明勉强效顰，這『請加匡正指教』之語，是應該由我來說的呢。」

唐玉琴也笑着道：「上官大俠太謙了，嶽負萬仞，不覺其高，海納百川，不炫其大，即此謙謙一端，業已足見高明的了。」

「氤氳神君」喬大化聽了他們所說的話兒之後，不由得心中有點納悶？

他納悶的是「白頭羅煞」何二娘與這「黑寡婦」唐玉琴，均是一向心狠手辣，厲害無比之人，爲何這一黑一白兩個女魔頭，見了雲夢襄和上官明時都似氣質有所變化，變得和善有禮，相當客氣謙虛？……」

就在喬大化心中納悶之際，上官明却忽然間向那唐玉琴笑道：「唐老師，我身邊未有帶着暗器，想向你借上幾件來用……」

唐玉琴道：「我身上暗器，共有一十三種之多，不知上官大俠要用甚麼樣的……」

上官明聞說，不等唐玉琴把話說完，便已自一笑，說道：「唐老師，我想向你借幾根『黑青絲』，也就是唐老師仗以威震江湖的『寡婦神針』！」

唐玉琴似乎有點略覺意外地，「哦」了一聲，對他說道：「上官大俠要借『黑絲青』麼？但不知道你要借多少根？」

上官明道：「確數如今還不知道，大概是一十三根左右。」

他邊自發話，邊伸手向空，招了一招。

原來在距離上官明約莫丈許以外的山壁上，有株橫生小樹，樹上結滿了大小僅若櫻桃的紅色無名果實。

上官明這一招手，便有不少紅色小果，離却枝頭，向他凌空飛來！

上官明把那些紅色小果接在手中，數了一數，便點頭笑道：「不錯，不錯，正正是一十三枚紅色無名小果，唐老師請再借給我一十三根見血封喉，奇毒無比的『黑青絲』吧。」

適才，唐玉琴在出手之前，炫示了一些兒內家指力功夫。

如今，上官明在表現暗器手法之前，又顯示了一手內家接引的神功出來。

他們這種針鋒相對的舉措，以及火候老到的功力，看得在場羣雄，均是暗暗地認爲嘆爲觀止。

唐玉琴笑道：「上官大俠好高明的接引神功，這是一十三根『黑青絲』，此物可以隨意用手指接觸，但是却決不可使其破膚見血，否則，它的毒性之烈，是相當驚人的呢！」

她一面說話，一面取出十三根，色澤墨黑，細如人髮的寸長小針出來，向着上官明含笑地遞去。

上官明接過這曾被江湖人物，目爲「閻王帖子」的「黑青絲」來，略一偏頭，又向喬大化笑道：「喬神君，請你派上一名輕功較好的手下，給我當個活動靶子！」

喬大化聞言之下，方自一愣，上官明已經又復一笑說道：「喬神君儘管放心，這種見血封喉，又稱爲『寡婦神針』的『黑青絲』，雖然見血封喉，厲害無比，但我却願以『玉面鬼谷』這四字，來保證貴屬，必然毫無所損就是了！」

喬大化聽完上官明所說，正待答話，那八幡公主却對身邊侍立的一名苗女說道：「玉花，你去爲上官大俠餵招，領教領教見所未見的絕世手法。」

那個名叫「玉花」的苗女，向八幡公主恭

身一禮，便自緩步走出。

在行家的眼內，一看便知道，這名玉花苗女，神情穩定，步履從容，顯然久受八幡公主的教訓薰陶，具有一身不俗功力。

上官明本想炫技驚衆，叫對方站在三丈以外，如今也起了戒心。

他向玉花苗女笑道：「玉花姑娘請站在兩丈外，並盡量施展輕功，閃避我所發暗器。」

玉花恭身一禮，口稱遵命，婷婷嫋嫋地，走到距離上官明二丈以外，然後便站住脚步。

上官明手中拈了個大小才若櫻桃的紅色無名山果，揚眉叫道：「玉花姑娘小心，我要打你的左肩井穴！」

隨着話聲，右手略揚，先是一道紅光，後是一縷黑綫，便自相繼發出。

玉花苗女的一身輕功，委實不弱。

玉花苗女才一聽得上官明話聲，雙足微點，嬌軀便已拔起丈許，閃避來勢。

但她閃勢雖快，上官明的暗器來勢，却更爲快捷！

玉花苗女足尖剛一離地，「撲」然響處，左肩頭上，已然挨了一記！

就在她被擊中之時，又聽得上官明笑道：「玉花姑娘，你看看這顆紅色山果，但請千萬不要用力碰它！」

玉花伸手接住方自肩頭墜下的紅色無名山果，定睛看時，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原來，上官明是先發紅色無名山果，打中自己，再發出向唐玉琴所借的「寡婦神針」，打中那顆紅色的無名山果。

山果才大若櫻桃，「寡婦神針」却長約一寸，用力稍輕，根本無法插在其上，用力稍重，却又必然會透出針尖，打中左肩井穴，使自已見血封喉！

玉花苗女正在驚心於對方的手法之準之快，暨勁頭拿揑之巧的時候，耳中却突然又聽得「玉面鬼谷」上官明在叫道：「玉花姑娘……」玉花苗女悚然一驚，趕緊鎭定心神，上官明已繼續地叫道：「姑娘小心，我要打你的『右肩井穴』，『玄機穴』，『將台穴』，『七坎穴』，『氣海穴』，『關元穴』……」

隨着所佈穴名，一道道的紅光，便從手中發出，隨着紅光之後，又閃爍着一縷縷黑綫。

這位藝高胆大的上官明，竟然把暗器一道中的「巧準勁」三字來了個綜合施爲。

玉花姑娘嬌軀電閃，不住的翻騰閃躲，宛如一隻穿花蝴蝶！

但無論她如何閃躲，都恰恰慢了分毫，「右肩井穴」，「玄機穴」，「將台穴」，「七坎穴」……上，紛紛先被紅色無名山果打中，然後再加上一根「寡婦神針」，但却因勁頭拿揑極巧，仍使苗女玉花絲毫無損傷！

這種情況，不禁使「氤氳神君」喬大化看得皺眉，那「黑寡婦」唐玉琴也是看得心中十分佩服，暗暗讚嘆了。

誰知就在上官明叫到最後一個穴道，發出第十三枚紅色無名山果，以及第十三根「寡婦神針」眼看卽將功成之際，却突然起了變化。

所謂變化是雲夢襄突然改變了含笑旁觀的態度。橫加揷手地一揮儒衫大袖。

他這一揮袖，使得全場失驚，但受到直接影響之人，却有兩個！

第一個受影響的，是苗女玉花，她身方凌空，突覺有股並不剛猛，只是相當柔韌的强大的暗勁撞來，把她身形撞得倒出七八尺外。

第二個受影響的，是那八幡公主，她突然口中「嚶嚀」一聲，足下略晃，嬌軀無端端震了一震！

上官明因正全神觀準苗女玉花，發出暗器，以致未曾注意到八幡公主也受影響之事，不禁目注雲夢襄，詫聲問道：「雲兄出手則甚，難道是怕小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雲夢襄接口笑道：「上官兄專心獻技，不曾注意其他，你可知道八幡公主用『彈指神通』，替你在第十三枚『寡婦神針』之上加了一分力麼？」

上官明愕然招手，用接引神功，攝回未曾打中苗女玉花，墮在地上的第十三枚紅色無名山果。

注目看時，果見那根「寡婦神針」的針尖，業已穿出果外，成了殺人利器！

若非雲夢襄及時發覺，拂袖解厄，則苗女玉花，必遭慘死。

而上官明的這張臉面，也不知擺在何處？

上官明看得心驚，雙眉一挑，便向八幡公主冷然地叫道：「八幡公主，你的心腸也未免太以毒辣，要我上官明丟人現眼，不算什麼，何必連心愛侍女玉花姑娘的一條性命，也甘願犧牲了呢？」

八幡公主此時似已惱羞成怒，根本不答理上官明的責詢，只是一側臉兒，向她那些侍從苗女，冷然地說道：「揷幡！」

侍女們應聲取了六十四面高約六尺的黑色幡旗，分別揷在谷內的地上。

雲夢襄與上官明原本就是文武兼修，胸羅萬有的蓋代奇俠，何況自獲「瀟湘三絕」之後，對於奇門遁甲等等各種各樣的陣式，更有獨到心得。

故而，他們一看之下，便知道苗女們所揷的八八六十四面旗門，是座相當精妙，具有莫大迷魂威力的一座「先天無極陣圖」了！

上官明覺得，這一座陣圖，對一般武林人物，確可構成甚大威脅，但在自己與雲夢襄的眼中，却還不值一笑！

他靜待苗女們佈置完畢之後，便冷冷地哼了一聲，向八幡公主問道：「八幡公主，你命她們佈此『先天無極陣圖』則甚？難道竟想憑藉這小小的陣圖，來困住我和雲夢襄雲大俠了麼？」

八幡公主聽他一語叫出了這陣圖的名稱來，好似吃了一驚，但旋卽嘴角微披，仍不答理上官明，又向侍從苗女叫道：「取我『七煞神幡』！」

這回，苗女們所取來呈上的，是一面長約七尺的雪白巨幡。

八幡公主的長髮之間，本就揷着紅黃藍白青橙紫，暨另一面七彩兼具等八枝小幡，如今手中再一接過這桿長約七尺的雪白巨幡，委實份外怪異！

雲夢襄與上官明看得有點明白，知道她以雪白巨幡作爲兵刃，髮間所揷的八面小幡，定是別有神妙，極爲厲害的獨門暗器！

那位「黑寡婦」唐玉琴見狀之下，朝她撫掌一笑，說道：「我久聞公主『七煞神幡』妙用無方，可惜尚未開過眼界，今天倒是可以一償所願了。」八幡公主笑了笑，對喬大化道：「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可客氣的，我的『七煞神幡』業已在手，你的『氤氳追魂杖』呢？」

喬大化雙眉略軒，探手腰間，撤下兩根長約二尺的短棍，合在一起，成一根四尺長棍。

雲夢襄，上官明兩人，仍然不動聲色，只是在靜靜地看着對方，看他們到底在弄出一些甚麼樣的花樣來了。」

八幡公主見喬大化已把「氤氳追魂杖」取在手中，便向着雲夢襄，與及上官明兩人冷冷地說道：「兩位雖知我這座『先天無極陣圖』之名，未必有闖陣通行之能吧？」

上官明道：「公主既出此語，莫非要我們試上一試？」

八幡公主眉騰殺氣，目閃兕光地，厲聲說

道：「我要你們進生門，出死門，嘗嘗陣圖之中的玄妙變化！只要你們能安然闖出，彼此便在『死門』之外，各憑所學，一決雌雄，以了今日之會！」

上官明在聽完這幾句話之後，目注雲夢襄，含笑地說道：「雲兄，小事何須勞大將，殺雞不必宰牛刀，由我單人破陣已足，雲兄請：……」話方說至此處，雲夢襄已不等上官明話完，便接口笑道：「我們還是一同入陣的好，因為喬神君的『氤氳追魂杖』，暨八幡公主的『七煞神幡』，全是當今絕藝，上官兄不能令我錯過這領教機會！」

上官明知道雲夢襄業已復原，遂不再堅持地，點頭答道：「好，我們走西北入生門！」

話完，兩位武林奇俠，便同時一閃身形，從西北方位的生門，闖入那八幡公主所佈下的「先天無極陣圖」之內了。

就在進入門戶的那一刹那之間，上官明的耳中，聽得一絲極為微小而近乎「蟻語傳聲」的極為低沉語音說道：「小心無形毒瘴！」

這語音，連雲夢襄也已聽見。

在入陣之後，雲夢襄便向上官明問道：「上官兄，適才是何人對我們發話示警？此人似乎是個女子，並功力不深，無法施展擇人專注的傳音密語！」

上官明也點頭說道：「小弟也有同樣想法，但是却猜不出發話之人的身份來！」

說話之人既是個女子，用上微小而近乎傳聲的功夫，當然也是一番好意但是誰會如此？

就在他們問答之間，天空天色突暗，星月無光，四外那些原本照耀得山谷之中宛如白晝的高燃火把，也彷彿一齊失去蹤跡。

雲夢襄與上官明均屬行家，知道這種情況，只是陣法妙用，遂仍絲毫不以為意，準備先在陣內游行一遍，然後再出死門，門門喬大化的「氤氳追魂杖」，和那八幡公主的「七煞神幡」。

上官明笑道：「苗疆各種毒瘴，威力頗强，小弟如今業已不畏百毒，但雲兄還是謹慎一些，遵照適才那位姑娘的警告之語預加防範的好！」

雲夢襄道：「上官兄放心，小弟自聞警告業已暗加提防，不會懼怕甚麼無形毒瘴了！」

他們正自舉步，突然聽得遠處起了一種轟轟發發的奇異聲息！

雲夢襄「咦」了一聲，說道：「這是甚麼聲音？」

上官明笑道：「何必管它？因為這異聲聽來至少也在十來里外，不會是喬大化等所弄玄虛狡獪……」

雲夢襄方一點頭，忽又聽得濛濛暗影中，起了先前那少女語音，急急說道：「雲大俠與上官大俠，千萬莫出『死門』，因死門門戶內外，全是足不能沾的無形流沙，只一落身其間，定將慘遭不測……」

這時候，那轟轟發發聲息，越發洪厲，距離彷彿也近了不少。

雲夢襄心中起疑，發話問道：「姑娘是誰？你這樣說話，不怕被喬大化和八幡公主聽見麼？」

那女子却答道：「婢子金花，是適才雲大俠所救苗女玉花的姊姊……」

雲夢襄方始恍然知道，自己適才在「寡婦神針」之下，救了苗女玉花，居然如今便獲善報！

金花語聲繼續說：「喬神君與八幡公主如今均躍登峭壁頂端，察看異响原因，婢子才敢把握機會，向兩位大俠，密告內情。」

雲夢襄道：「那種轟轟發發的異响，是甚麼聲息？」

金花答道：「婢子此刻不知，少時若有所悉，再報告兩位大俠，兩位困在陣中，聽來聲息尚小，我們在谷中却已經覺得有點天搖地裂山崩嶽倒之狀……」

雲夢襄與上官明聽得心中添了兩點疑慮！

第一點是疑，疑的是那天崩地裂怪聲，究係何物所發？

第二點是慮，慮的是若闖「死門」，怎樣沾足那無形流沙？若是不闖「死門」，又似乎是對喬大化與八幡公主兩人，有點兒輸口！

他們正覺疑慮難釋之際，那轟轟發發異聲已越來越厲，連他們身在幾已對外隔絕的陣法妙用以內，也有些地動山移之感！

驀然間，苗女金花高聲叫道：「兩位大俠快逃，這是猛烈山洪，再遲就來不及了……」

話至尾聲，天光頓現！

雲夢襄與上官明注目看去，發現天光頓現之故，是因為有一個貌相酷似玉花的苗女，拔起一面黑色的六尺長幡。

旗門一拔，陣勢已破，耳中便聽得一種令人心魂俱悸的洪水狂嘯之聲！

果然，這是幾乎比之烈火還要無情的洪水嘯聲！

不單是嘯聲令人驚心蕩魄，雲夢襄循聲注目看去，並瞥見一片白茫茫的光雲，自「氤氳樓」的方向，狂捲而至。

水火無情，事已不容再緩，雲夢襄與上官明兩人縱然身具絕世武功，也不得不趕快設法逃命，以度過此一厄運。

如今度厄之法，只有一途，就是趕緊離開低處，在那猛烈山洪未到之前，逃到最高的峭壁上端，或是山峯絕頂！

雲夢襄向身右伸手一指，大聲喝道：「上官兄，洪水猛厲，不可硬抗，我們趕快飛登那片峭壁頂端。」

上官明知道事不宜遲，答應一聲，便自提氣縱身，向着那一片峭拔的削壁，巧縱輕登而上。

雲夢襄身形也起，但他不是直縱，而是橫飛。

因為他知曉這片峭壁，極為陡削，不是僅有平常武功之人，可以攀登的。

自己與上官明人在陣中，倘若得訊稍晚，出陣稍遲，必無倖理，非把兩條性命，交代在陡然暴發的猛烈山洪之下。

追源溯本，能度過這場巨災之故，全虧了苗女金花，則在危急之中，豈可棄她不顧？

故而，雲夢襄身雖凌空，却不往上起，而向横飛，是向苗女金花撲去。

金花也是一個善解人意的敏慧女郎，一見雲夢襄向着自己撲了過來，便不等他出聲招呼，而立即飛身迎了上去。

事急之際，一切從權，雲夢襄輕伸猿臂，軟玉溫香，抱個滿懷，把金花那軟綿綿，香噴噴的嬌軀，挾住後，便向峭壁揉登。

就這畧一躭延，洪水已然冲到！

一陣萬馬奔騰令人心魂震懾的異嘯之聲，由雲夢襄的足下狂捲而過。

驚濤觸石，化作飛雲！

整個「純陽谷」中，立為水氣佈滿！

雲夢襄雖然因輕功極高，縱得又快，未被山洪捲走，但他與苗女金花兩人的滿身衣履，均已經為水花所濕透了的！

等他强定心神，與上官明一先一後登上了這片高約三十來丈的峭壁頂端，足下二十丈處，已非山谷，成了一片洪流！

洪流之中，有各種碎裂變形的房屋傢具等等，隨波而逝。

但比較更多的，則是身罹慘禍的喬大化手下黨羽，以及一些江湖豪雄屍體！

顯然，「氤氳神君」喬大化，化了畢生精力，所營造的這座「純陽谷」，已告澈底毀掉了！

雲夢襄卓立峭壁之上，望着脚下奔騰未止的滾滾山洪，失聲嘆道：「這眞是一場罕見浩刼，絕非人力可以抵禦得了的……」

說至此處，轉面對那渾身濕透，業已凹凸分明，宛若赤裸的苗女金花道：「若非姑娘報訊，並及時拔去旗門，我和上官明兄，恐怕逃不過這場難料刼數！」

金花答道：「雲大俠對我妹子玉花，有救命之恩，婢子是理當盡力的，只是……」

語音至此一變，神色泫然，目中含淚地，悲聲說道：「只是我妹子雖已逃過『寡婦神針』之厄，却逃不過洪水溺……溺身之禍……」

話方至此，上官明却已經突然叫道：「金花姑娘不要悲痛，那不是『氤氳神君』喬大化，與『八幡公主』等一行人麼？或許你妹子玉花姑娘，並非遭禍，也已經脫離危險，因為他們畢竟見機較早，逃得快呢！」

金花注目望去，果見距此數十丈外的一座高峯頂上立着喬大化，八幡公主等人，但因一來水氣成霧，望不眞切，二來個個均衣履凌亂，狼狽不堪，看不淸有無妹子玉花在內？

雲夢襄看見了那「氤氳神君」喬大化，劍眉一挑，高聲叫道：「喬神君……」

「喬神君」三字方才出口，上官明搖手加以阻止說道：「雲兄，此時谷中水嘯，其响如雷，喬大化那裏聽得見你的話語，何必白費氣力？」

雲夢襄見他面有憂容，知曉上官明是關懷陰玉華陰素華姊妹安危，遂含笑說道：「上官兄不必為兩位陰公主担心，她們離此尙遠，所處地勢，也非低窪，定然不會有甚麼驚險！」

上官明聽了，方自點了點頭，那苗女金花却忽然在叫道：「洪水退了呀！」

雲夢襄與上官明注目看去，果然見那水勢已在退下去。

這種暴發山洪，來得雖快，退得也快，不消多久，洪水已告退去大半了。

雲夢襄又向上官明道：「上官兄，水勢已退，我們立刻可去與兩位陰公主……」

話猶未了，驀然聽得有人高聲叫道：「雲大俠……」

雲夢襄循聲望去，見是「氤氳神君」喬大化，因水勢已退，在用「傳音及遠」的功力，向自己招呼。

他遂也傳聲問道：「喬神君有何話說？」

喬大化道：「『純陽谷』已毀，我一生的心血，雖已付東流，但却雄心未死，還想和雲大俠訂定一個比現今更大的約會如何？」

雲夢襄聽了一怔，詫異地問着他道：「甚麼更大約會？」

喬大化道：「你是『風流三劍』之一，我也列名『風流三魔』之中，我們大家不如乾脆來個『三魔三劍會終南』！你道如何？」

雲夢襄尙未曾來得及出言答話，上官明業已凝氣傳聲笑道：「好，好，三魔三劍，會戰終南，這眞是天大的熱鬧，我可代雲兄應允此事，但不知喬神君打算把時間定在何時？」

喬大化畧一沉吟道：「因須通知所有『風流三劍』，和『風流三魔』，我打算把時間，定得長點，明年除夕正午，彼此在終南山的太白峯頂相會！」

上官明點頭答道：「好，好，我們一言為定，就是明年除夕的正午為期，你負責召集『風流三魔』，我們負責通知『風流三劍』！」

此時，谷下洪水，幾已退盡了，一聲厲嘯起處，喬大化等身影閃動，紛紛趕往「氤氳樓」方面，想是去收拾刼後殘局。

雲夢襄絕未想到喬大化等竟會走得這樣快法，以致來不及詢問金花之妹玉花姑娘的吉凶，只得向着上官明說道：「上官兄，我們去和兩位陰公主相會吧，免得她們因這洪水之變，會為我們提心吊胆。」

上官明向金花姑娘看了一眼，說道：「金花姑娘……」

雲夢襄接口說道：「她如今自然不能再回喬大化和八幡公主身邊，且由兩位陰公主去設辦法妥為安置便了！」

上官明聞得雲夢襄此語，甚覺有理，點頭稱是。

金花姑娘，雖然担心乃妹玉花的安危，但是現今喬大化與八幡公主等人均去遠，看看環境，絕無可能再追去跟查，無可奈何之下，也就只有如此了。

上官明再看看金花，但見金花面帶憂容，遂說道：「金花姑娘勿憂，令妹吉人天相，想來必然已逃出此刼，待會見陰家兩公主後，再行查訪不遲！」

雲夢襄也接口道：「上官兄說得不錯，金花姑娘儘放心。」

事已至此，金花只得點頭稱謝。

於是，一行三人便向陰玉華姊妹停身山頭走去了。誰知，等他們回到先前之處，一些他們意料不到的事情，却發生了！

上官明見此情況，大吃一驚！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由得目瞪口呆！

雲夢襄向他安慰道：「上官兄不必着急，此處情況安然，毫無洪水來襲跡象，我們只消各處尋找，定可找出兩位陰公主的下落來。」

上官明苦笑道：「偌大一座『野人山』，叫我茫無頭緒，怎樣找呢？何況，我又不願為此就延雲兄尋覓『歡喜橋』，援救歐陽姑娘之事。」

提起歐陽珊來，雲夢襄確實難免相思腸斷，劍眉畧蹙，想了一想道：「我們不是聽說雲南『六詔山』中，可能有座『歡喜橋』麼？小弟單人先行趕往，金花姑娘對『野人山』地勢熟悉，留此幫上官兄尋得陰公主後，你們再齊來『六詔』助我一臂之力。」

上官明與苗女金花，一齊點頭，「風流三劍」的第一個故事「陰陽谷」，便告結束了。

諸葛青雲先生之「風流三劍」的第二個故事，極為緊張，更為離奇，更為香艷，也更加有趣的「歡喜橋」請留意下期刊出。

下期預告

風流劍客故事之二「歡喜橋」

諸葛青雲著

這是諸葛青雲君繼「陰陽谷」後之作品，故事內容也啣接上篇，其情節比上篇更離奇曲折，更香艷有趣，由下期起連載刊出，敬請留意。

精選武俠短篇

黑馬

神光

一個身軀矮小的壯漢，牽了一匹黑馬，慢慢的跑到天龍鏢局門前，鏢客問道：「小哥子，要找什麼人嗎？」

矮漢道：「我要找鏢頭黃猛，替我押運這匹馬。」

鏢客怔了怔，看那黑馬，五短身形，既不軒昂，又不俊偉，是一匹庸劣的下駟，說道：「不要胡鬧了，鏢頭事忙，沒工夫替你押進這匹馬，跑罷！」

矮漢道：「但我有錢。」

天龍是南京一間最有名頭的鏢局，鏢頭黃猛，十大派出身，武技是當今第一，東西南北，處處跑得通，人緣極好，不論什麼人請托，押運什麼東西，祇要有錢，無不答應。

鏢客沒奈何，祇好請矮漢進入鏢局，矮漢把黑馬牽進，黃猛跑出來，是一個精壯飽滿，體格魁梧，龍行虎步的中年男子，鏢客把矮漢的來意說了，黃猛看了矮漢一眼，又看了黑馬一眼，雙手一拱道：「小哥子要把黑馬送在那裏？」

矮漢很恭敬的答道：「那黑馬雖是下駟，但是家君心愛的東西，故鄉在徐州，特地請鏢頭代運，鏢頭是什麼地方也可以跑的，徐州不是很遠的地方，定然不會推卻罷？」

黃猛呆在一邊，他十分機智，知道內裏必有古怪，不是好交易，徐州距離南京不遠，馬行一天便到，黑馬又不是奇重的東西，何必要鏢局押運？可見其中必有蹊蹺，問道：「尊翁何人？」

矮漢道：「家君名余老七，是徐州城賣小吃的人兒，居住在徐州南門的柳葉胡同裏，鏢頭問人便知。」說完，在兜囊內掏出一錠五十兩的銀子，放在桌上，說：「我知鏢局的規矩，押送牲口，不超過一百里的運費是五十兩，請鏢頭點收吧。」

黃猛拔劍一劃，銀子中分爲二，是十足紋銀，無可奈何，祇好道：「好，我和你送去，明天上道，明晚便去徐州。」

矮漢雙手一拱，說聲拜託，回身便跑，黃猛呆了一陣，堂上幾個鏢師，都很納罕，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第一，徐州近在咫尺，矮漢騎了黑馬，就是跑得不快，一天必會到達，何必要鏢局押運？第二，那黑馬在當時的價值，祇是一二兩銀子，爲什麼要花五十兩押運？第三，收馬的人，是一個賣小吃的人兒，怎有五十兩大銀子，請求鏢局運馬？

這是不合情理的事，既是不合情理，便有可疑，黃猛小心觀看黑馬，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把馬牽入後園中，飛身跳上，看看黑馬的性能怎樣？黑馬衝刺很强，四蹄飛躍，竟是一匹名駒。

黃猛又覺得十分納罕，幾個鏢師圍着，一個道：「明天祇消教一個善騎的人，一直騎往徐州交付便可。」

黃猛道：「眞是這樣，當然甚好，祇怕並不容易，鏢局的規矩，若是失手，賠償是丟臉的，這一頭名駒，要估計牠的價值，也沒可能，倘有差池，天龍鏢局的威名掃地。」

事情實在太奇了，各人想了一晚，也不知是吉是凶，黃猛最後決定，自己騎黑馬往徐州，由三個鏢師騎三匹名駒護送，不論怎麼樣，也要把黑馬好好送到徐州。

當晚，餵好了黑馬，第二天黎明，黃猛和三個鏢師，把黑馬和三匹駿馬，牽往江濱，用一艘木船載往浦口，預料午前便到淮關，入夜後，到達徐州南門，途上雖有險阻，但都是慣跑的地方，在理不會有差失的。

不久進入滁縣，羣山縱橫，連綿不絕，大道夾在兩山的中間，很是險要。

黃猛正在小心前進，忽聞簫聲悠揚，不知在那裏發出，黑馬長嘶一聲，一個老虎跳，黃猛不料有這一着，應聲落馬，黑馬飛也似的馳跑，三個鏢師，迅速的策馬追趕，三匹都是千里名駒，跑得極快，也給黑馬拋離，越追越遠，轉眼不見。

黃猛在地上爬起，定了定神，見三個鏢師，追不上黑馬，忽然記起了剛才的簫聲，說道：「是簫聲作怪，有人故弄玄虛，存心叵測。」

一個鏢師道：「失去黑馬，怎能往徐州柳葉胡同，找余老七交代？那矮漢名叫什麼，我們也未知道，眞是疏忽，要找，也沒可能呀。」

大道上黃塵飛起，黃猛定睛觀看，忽道：「來的八個人，馬兒跑得急，對我們或許不利，必要小心戒備。」幾個鏢師，一齊躲在道旁，黃猛靠在一棵棗樹後邊，黃塵越來越近，果見八匹馬，扇形跑來，八個壯漢，個個控弦引矢，像風也似的衝來，瞬已去遠，聲勢浩蕩，令人吃驚。

黃塵過去，黃猛跑出樹外，八枝箭一齊插在樹上，若是給他們射中，九死一生，黃猛心也寒了，幾個鏢師很徬徨的道：「是那裏來的呢？」

沒人知道是那一方面的人，黃猛心裏納罕，忽聞簫聲嘹亮，十分悅耳，各人都吃一驚，剛才黑馬爲了簫聲跑去的，這時再聞，便有了戒心。

簫聲越來越近，卽見道上有一匹白馬跑來，跑得極慢，一步一步，馬蹄得得的響，奇怪的，馬上人是倒坐的，背後向前，正在拿着一管橫簫，嗚嗚的吹，長袍角巾，身形瘦長，像是個書生。

黃猛對幾個鏢師道：「敵人來了，目的何在，一會便知。」

白馬漸漸到了面前，黃猛轉到馬後，抬頭一看，吹簫的果然是一位書生，年紀祇有三十開外，唇紅齒白，很是英俊，不像是武林中人。

黃猛心裏懷疑，雙手一拱道：「相公請了。」

書生哦一聲，忙跳下馬，說道：「原來是黃猛鏢頭，失敬失敬。」

黃猛見他認識自己，更是憂疑，正要追問，書生已說道：「黃鏢頭在這裏，不會沒事的，有勾當嗎？」

黃猛道：「我們爲公事來的，敢問相公貴姓？」

書生道：「在下姓公孫，名勝，渾號小周瑜，又名神笛子，有生以來，都是浪浪蕩蕩，到處流連，不知在那裏見過鏢頭，便能認識。」

黃猛見他雖是一表斯文，但神情形格，全是神秘人物，知道是自己的勁敵，說道：「原來是公孫相公，眞是失覺，剛才在下失去了一頭黑馬，那馬是爲了聞簫聲跑的，本來一頭馬兒得失並不重要，無奈那一頭黑馬，是他人的，不是在下的，爲了這樣，便要找回。」

公孫勝笑道：「黑馬是馬中最劣的一類，鏢頭要時，我送幾頭，好不好？家裏多得很，回家後，着人送幾頭往鏢局便是。」這又是取笑。

黃猛道：「其他的不要，祇要剛失去的那頭。」

公孫勝打了個哈哈道：「在下並未見過鏢頭失去的，怎知那一頭是，那一頭非，鏢頭還是自己去找罷。」說完，撩衣一跳，上了馬背，很快便去了。

幾個鏢師氣得亂跳，黃猛道：「事情發生，必要有因，我們處境極危，或許天龍鏢局的威名，就此沒落，江湖裏的人，不肯賣賬，便寸步難行，前頭不遠，有一個小鎭，名清風鎭，在那裏歇歇罷。」

這是自有天龍鏢局以來未有發生過的事情，黃猛知道必有人蓄意和自己作對，必要知道內情，才可以解決，大力的鎭壓自己的情緒，和各人一同跑往清風鎭，他並無什麼目的，決定向自己下手的人，不會就此便了，還會有表現的，再有表現，便知他的來頭，公孫勝是最可疑的人，但不知屬於那一派的高手。

清風鎭是一個小鎭，居民不多，祇是市集，每天有很多鄉人，結集在鎭內，以有易無，兩間客舍，都是很好的。黃猛以前也曾到過，才跑入一間客棧裏，一陣笑聲傳來了，有人說道：「眞是人生無處不相逢，黃鏢頭，我請喝杯酒，賞臉嗎？」

黃猛見是公孫勝，決定他是偷去黑馬的人，教幾個鏢師要了房間，跑過公孫勝那邊，笑道：「多謝相公。」

公孫勝早已喝了不少酒，這時已經有了醉意，紅光滿面，眉目飛揚，笑嘻嘻的替黃猛斟一杯，說道：「鏢頭到來這裏幹嗎？」

黃猛喝了一杯酒，答道：「要找失去的黑馬。」

公孫勝笑道：「早便對鏢頭說，黑馬到處都有，不是好東西，何必要找？」喚店小二道：「你快去對當家的說，替我找幾頭黑馬回來，需要多少錢，由我給他便是。」

店小二答應去了，黃猛道：「公孫相公，你要知道，我要找的不是普通的黑馬，要我失去的，其他的黑馬，要了也是沒用。」

公孫勝很納罕，皺着眉頭道：「失去的黑馬，和其他的黑馬，有什麼分別？你說吧。」

黃猛道：「不瞞公孫相公說，那頭黑馬是他人的，失去了牠，便沒有交代，要不，我爲什麼要找？」

公孫勝皺着眉，好一會，說道：「我明白了，鏢頭名重江湖，鏢旗所到，遠近暢通，從來未失過手，是不是？」這是當面取笑了。

黃猛答道：「都是江湖兄弟留一點薄臉，其實，在下並無本領。」

公孫勝舉起酒杯，笑道：「鏢頭太謙了，鏢頭太謙了，來來，喝杯酒罷，喝杯酒罷。」

黃猛越來越知他作怪，心頭生氣，喝了幾杯酒，便要發作，說道：「公孫相公，黃猛在江湖上，走投無路，沒有什麼作爲，才建立天龍鏢局，目的在賺一點錢餬口，並非要在武林裏逞英雄，建立以來，各路英雄人物，都給一點薄臉，勉强維持下去，這一次往徐州柳葉莊，要把一匹黑馬押送，這一匹黑馬，庸俗非常，本來沒有什麼值得重視的地方，不料竟給人用計奪去了，遍尋不獲，如今沒了黑馬，便不能往徐州向余老七交代，這對小弟的影響，十分重大，公孫相公，你以爲這是爲了什麼？」

公孫勝一邊拿起壺子斟酒，一邊不斷的打哈哈道：「這有什麼，大概有些江湖豪傑，看中了那黑馬，便把牠奪去，區區一匹黑馬，算什麼呀！我賠一匹給你，好不好？」

黃猛氣得臉也青了，他要發作，但又沒法證實是公孫勝作怪，又不知他是什麼人，再三攷慮後，祇好忍下，說道：「我還記得，當時聽得一陣簫聲，不知在那裏發出來，黑馬聽了，便沒命的奔跑，沒法控制牠。」

公孫勝雙眉一揚，問道：「那你對我有了懷疑了，是不是？」

他的臉色變了變，可見也要發作，黃猛心想，和他拚一拚，也是應該的，說道：「這是事實呀。」

公孫勝把手上的杯子，放在桌上，拍的一聲響，望着黃猛道：「鏢頭，我們要比一比了，是不是？」

黃猛道：「江南江北一帶，在下是跑慣的，江湖上有名頭的豪傑，認識也不少，必要毀滅黃猛的前途，祇有奉陪。」

這時兩人隔了桌子對坐，距離不過三尺，公孫勝突然拿起竹箸，向黃猛的眼睛一點，黃猛知道要得回黑馬，必要在公孫勝面前顯功夫，也不迴避，把頭抬起，讓公孫勝的竹箸，點在眼上。

眼睛是人體中最脆弱的地方，碰不得的，就是練鐵布衫金鐘罩的人，也要保護眼睛，不讓敵人侵襲。

公孫勝的竹箸，點在黃猛的眼皮上，像觸着了鋼板一般，休想推進分毫，公孫勝使勁一壓，黃猛的眼皮，忽然來一股反彈力，把公孫勝彈開，哎喲一聲，翻了個觔斗，倒在地上。

黃猛顯出他的絕門本領，壓倒公孫勝，公孫勝倒地後，一跳起來，卻給黃猛一把抓着，動彈不得。黃猛五個指頭，像一把銳利無匹的鉗子，刺入他的身上。一點反抗也沒有。

黃猛淡淡的道：「天龍鏢局鏢頭的本

事，你已領畧過了，黑馬在那裏，快些說出，要不，黃猛的聲名掃地，公孫相公也要就此歸西，賠償我的損失。」

公孫勝一聲不响，雙眼一翻，口吐白沫，忽然死了過去。

黃猛吃了一驚，幾個鏢師跑前，都莫明其妙，黃猛道：「他是自殺，鬥不過我，便自殺死了。」

公孫勝既死，找尋黑馬，便不容易，第二天，黃猛和幾個鏢師，離開滁縣，前往徐州，午後到了城南柳葉胡同，果然找着了一個賣小吃的老頭子余老七。

余老七年近古稀，滿頭白髮，一派龍鍾狀態，黃猛把自己的來意說出來，余老七忙問道：「黑馬呢？」黃猛又把失去黑馬的經過說出，余老七大怒道：「黃猛，你存心吞沒了我的黑馬，這一匹千里名駒，價值萬金，你是武林豪傑，名重江湖，押運一匹馬兒，也會失去，試問誰人會相信你的話，分明是欺人自欺。」

黃猛自覺無顏，祇好道：「在下怎敢說是天下無敵，山上有山，人外有人呀！黑馬是給人用奸計引去的。」再把經過說出來。余老七道：「怎樣失去，也是一樣，你爲什麼會給人騙去呀？你名頭大，誰敢向你下手？」

黃猛沒法解釋，祇好答應替他找回，余老七憤憤的道：「將來找不着呢？」

黃猛沒奈何，祇好說道：「若是找不回，把天龍鏢局的招牌拆了。」

余老七亢聲道：「好，就這樣罷，黃鏢頭，這些話是你說的，這裏的人，個個聽見。」

黃猛和幾個鏢師，跑出柳葉胡同，一個鏢師道：「鏢頭爲什麼這樣答應他？若是眞的找不着，豈不是自討苦吃？那頭黑馬，並沒什麼標誌，頭頭都是一樣，難分眞假。」

黃猛正在疑團滿腹，嘆了口氣道：「這次必是有人作弄，天龍鏢局保不住，我的威名，也要掃地了。」

找一黑匹馬，確是一件難事，公孫勝已死，更無頭緒，離開滁縣，幾個鏢師向往那裏找？

黃猛道：「不是可以隨便找得的，我們先回南京，再作打算。」

這表示不再找了，各鏢師都很納罕，若是不找，怎可以得回黑馬呢？

黃猛明白江湖風險惡，這樣事情發生，必有內情，很快回到南京，全城的人，都知黃猛失去了黑馬，沒法找回，天龍鏢局已不是可靠的鏢局，黃猛也不是可靠的鏢師了，這點顯示有人奸謀中傷。目的在使天龍鏢局失去威信。

他決定不找黑馬，但不找又怎能交代呢？那晚，他和幾個鏢師在堂上喝酒，悶悶不樂，鏢師們都默默無言，各人不知黃猛有什麼計劃，黃猛也沒有表示。各人散後，黃猛跑回房裏，那裏睡得着，忽聞有人喊道：「黃猛，要找回那黑馬嗎？」

黃猛吃了一驚，一跳起來，喚一聲誰？那裏有人呢？跑出房外，忽又聞有人喊道：「黃猛，要找回黑馬，在地上磕一百個响頭，我便送給你，你也願意嗎？」

這分明是戲弄，黃猛大喝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不斷的打哈哈，黃猛跟着聲音追去，總是找不着，這證明了有人要拆天龍鏢局的招牌，心裏十分憂慮，三天不能把黑馬找回，便非拆招牌不可，這是有人要向自己打擊，他是什麼人呢？

一天很快的過去，全無辦法，這頭黑馬，實在是沒法可以找的，轉眼便到第二天，一羣鏢師，都着急起來，一個道：「鏢頭，不論怎樣，也要找找呀，怎可以坐而待斃？」

轉眼第二天又過，還不見黃猛去找，各人整日徬徨，黃猛還沒什麼表示，他決定不找，靜觀變化。

到了第三天，還是杳無消息，城內忽然喧傳，黃猛的天龍鏢局，要拆招牌了，黃猛已不是當前一流的鏢師了，一羣鏢師，更是惶惑，不知黃猛打什麼主意。入黑後，門外一聲隆然巨响，各人跑出觀看，足有三丈大小的天龍鏢局牌匾，早已塌了下來，這對黃猛，是一種侮辱，幾個鏢師，臉色大變，黃猛還是一片冷靜，說道：「是應該的，誰教我黃猛沒本領。」

把一些金錢拿出來，分給各鏢師道：「天龍鏢局今天結束，黃猛聲名掃地，各位各奔前程，不要爲黃猛躭誤。」

各人默默相對，不能說什麼，在這情形下，不行是不能的，那天，各人告辭，黃猛把天龍鏢局大門關閉，扮作一個古稀老人，晚上悄悄的溜出，躲在旅店內，他的化裝術好極了，不怕給人認出。

黃猛在南京的名頭頗大，這樣的倒下去，是沒人可以預料得來的，城裏的人，紛紛議論，有說黃猛徒負盛名，全無實學，受不起攷驗，有說黃猛中了他人的奸計，正是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却沒一個人說出失去黑馬的事，可見知道內幕的人，還是不多，黃猛希望在他人口裏，獲得其他秘密，也沒可能。

這時黃猛希望找着的，是把黑馬交給他的矮黑漢，矮漢是那裏人呢？他在南京出現，可能居住在南京。

小心的找了半個月，一無所得，一天，忽傳發生了命案，黃猛往看時，吃了一驚，被殺的人，正是矮漢，誰殺了他呢？爲什麼要殺他呢？忙往徐州城南柳葉胡同找余老七，誰知余老七失蹤已久人家正在千方百計找尋。黃猛知事情絕不尋常，但無法揭開秘密，相信有人利用一匹黑馬，破壞自己的名譽，毁滅自己的前途，那人和自己，一定有仇怨，仇怨極深。

他無面目再在南京活動，投入山西的黑旗鏢局，黑旗鏢局的鏢頭雲龍，知他是黃猛，把他留在局內。

一次，黃猛奉令出發長安，在潼關避雨，獨個兒在酒樓喝酒，樓上人大多都是三山五岳的豪客，高談闊論，旁若無人，一個人哈哈大笑道：「我畧施小計，令南京天龍鏢局拆招牌，令黃猛收檔，誰人够我威？」

黃猛忙看時，似曾相識，忽然記起他名字雷橫，也曾在洛陽和自己合手，給自己打敗，借一頭黑馬報仇，自己不慎，中了他的奸計，把手上的酒杯揑碎了，運指一彈，把杯屑射入雷橫的眼裏，雷橫大叫一聲，倒在地上，黃猛報了仇，但天龍鏢局再不能重張旗鼓了。　（完）

新派武俠長篇／臥龍生·文　盧　令·圖

龍遊眼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力敗龍鳳會高手後，跟隨放他出困的青衣少女之後，往找另一隱身在宮中堆放雜物房的龍鳳會高手，那人肥矮臃腫，但却行動靈活，身手敏捷，一照面，那青衣少女便爲他當胸抓死，由此而激起岳秀殺機，與他激鬥，終於一招凌空對掌後，岳秀以乾清眞氣將他震斃，唐嘯在那矮胖死者身上搜獲一面金牌，觸引起岳秀要進入房中搜搜看可否找到有關龍鳳會的綫索，岳秀、楊玉燕、朱奇、唐嘯相繼進入雜物房中，房中除一木床外，堆滿雜物，楊玉燕恐因搜索需時太久，躭誤正事，提議放棄搜索——

破毀天香院　進剿侍衛宮

岳秀低聲說道：「玉燕，這地方僻處一角，離開宮外不遠吧？」

楊玉燕心中一動，道：「大哥的意思是……」

岳秀道：「這地方，看起來，大約是不會有什麼重要之物了，但我懷疑這地方，可能是他們的出入密道。」

朱奇點點頭，道：「不錯，公子觀察入微，實有過人之能。」

楊玉燕道：「大哥的看法，可是說，他們眞正的巢穴，不能在宮中。」

岳秀道：「是！龍鳳會中，人物博雜，雖然他們組織很神秘，行動詭異，但內宮禁地，行動起來，總也是有些不變，何況，還有侍衞宮中的人護守，如若有一條可通宮外的地道，那豈不是，可以任意來去了麼？」

楊玉燕道：「大哥說的是。」

岳秀道：「這地方似是緊旁內宮衞牆，又是堆置雜物的所在，很少人來，隱密可以不致外洩，縱然不愼外洩，以這住守人武功之高，出手就可制人於死地了。」

朱奇歎口氣，道：「我還只道江湖上恩怨複雜，想不到，內宮禁地之中，竟然也如此的雜亂，充滿凶險。」

岳秀道：「內宮王府，由來外淸內亂的所在。」

唐嘯道：「公子，要不要找一找那地道的出入口。」

岳秀道：「如是我沒有想錯，這地道的出入口，就可能在這木床附近。」

唐嘯道：「床下面。」

身子一側，鑽了進去。

片刻之後，重又行了出來，道：「公子，被你猜中了，這大床之下，有一道活動木板，上面本有着很好掩飾，只可惜，那板門還未完全的關上。」

岳秀道：「他們剛剛有人出入，所以，還未來及關上。」

朱奇說道：「小兄弟，你進去瞧過沒有。」

唐嘯道：「進去看過，不過，我只深入了一丈多遠，就未再深入了。」

朱奇道：「那地道之中，是否像常常

有人走動？」

唐嘯道：「不錯，常常有人走動。」

楊玉燕道：「大哥，咱們可要進入地道查看一下，看看它通往何處。」

岳秀道：「查看一下，自然可以，不過，查不出什麼證據。」

楊玉燕道：「這地下密道，通向何處，豈不是一目瞭然了麼？」

岳秀道：「不會，可是通往一處很普通的隱密地方，不過，不會離開他們窠穴太遠。」

唐嘯低聲說道：「公子，咱們要不要進去看看？」

岳秀道：「不用了，咱們知道有這樣一條密道，龍鳳會中人，怎麼進入了內宮，這就够了。」

唐嘯道：「公子，咱們不進入地道，應該到那裏去呢？」

岳秀道：「我們回去。」

楊玉燕道：「大哥，咱們事情辦完了沒有？」

岳秀道：「說起來，咱們沒有辦完，但事實上，咱們已經辦完了。」

楊玉燕問道：「咱們要去見皇帝，對麼？」

岳秀笑道：「是啊！」

轉身向前行去。

一行人緊追在岳秀身後，直奔到皇帝停身的宮殿之內。

守值的是譚雲，這刻打開鐵門，把岳秀等一行人迎了進去。

馬鵬急步奔了過來，先在岳秀的身上仔細查看了一陣，然後，仔細的看了每一個人才笑道：「好！諸位都沒有中毒。」

譚雲低聲說道：「岳兄，看到了什麼沒有。」

岳秀道：「看到了，我們破了一座宮院，叫作天香宮。」

譚雲道：「天香宮，那是皇帝的妃子了。」

岳秀道：「大概是吧！」

譚雲道：「你們殺了她？」

岳秀輕輕歎息一聲，道：「殺了妃子，那還了得，是傾家滅祖的大罪。」

譚雲淡淡一笑，道：「所以，你最好先去奏明聖上。」

岳秀道：「如何去見聖上呢？」

只聽一個朗朗的聲音，接道：「不用了，我在此地。」

一個身着黃袍大漢，龍行虎步而來。是皇帝。

岳秀急急行前兩步，拜伏於地，道：「岳秀叩見皇帝。」

皇帝搖搖手道：「起來，起來，不用多禮。」

岳秀道：「草民冒犯了妃子。」

皇帝說道：「我已賜你金鳳剪，只要你心有正義，就算是三宮六院，也任你處置。」

岳秀道：「多謝皇上。」

皇帝道：「不用了，告訴我，你們見到些什麼事？」

岳秀很詳細的說明了經過。

輕輕吁口氣，這位富有四海的大明皇帝，有些黯然的說道：「皇宮內院，竟然會罰的如此烏烟瘴氣，我加你一個巡按使的身份，兼理京畿，無論什麼人？只要不利於大明皇朝，一律由你便宜行事。」

也不待岳秀答話，就轉身而去。

其實，這一次，岳秀也根本沒有推辭的意思，躬身受命，道：「謝萬歲。」

譚雲已召請了馬鵬等會聚在一座小廳中，等候岳秀。

除了楊管還在主持四處警戒外，所有同行北來的人，大都到齊。

岳秀坐了首位，又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馬鵬道：「岳少俠，在下覺着，既已發現了他們往來的地下密道，爲什麼不循跡找去，一網打盡。」

岳秀搖搖頭，道：「馬兄，不要輕視對方，龍鳳會，不但是一個神秘的組合，而且，也確有很多想不到的高手，我遇上了他們兩位高手，都是我生平所遇的少見勁敵。」

馬鵬道：「公子的意思是……」

岳秀接道：「在下就是要和諸位商量一下這件事了。」

譚雲道：「這倒是一件很意外的事了，被岳兄視爲勁敵的人，老實說，咱們之中，就無人能够對付，奇怪的是，龍鳳會中，竟有這種人才。」

岳秀道：「也有些出我意外。」

墨龍王召道：「就算敵勢强大，但咱們也不能這樣認輸啊！」

岳秀道：「王兄說的是，咱們就是要找一個對付他們的辦法出來。」

王召道：「就龍鳳會的大本營，究竟何在呢？原以爲他們在內宮之中，如今看來，似乎是也不在此地了。」

岳秀輕嘆道：「唉！昨天爲止，還認爲龍鳳會把主意打到內宮之中，只是想掌握一點什麼？但如今看來，他們不是如此了。」

歐陽俊道：「他們打算怎樣？」

岳秀道：「他們幫助一個人，謀圖帝位。」

歐陽俊道：「那是什麼人？」

岳秀道：「不知道，也許是一位親王，也許是一位重臣。」

譚雲道：「至少，咱們該先把那個人找出來……」

歐陽俊道：「龍鳳會能幫助他們，那人自然會識得龍鳳會中的首腦人物了。」

一直很少講話的馬鵬，突然接口說道：「歐陽兄，龍鳳會，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個江湖人物的組合。」

歐陽俊道：「不錯，它很可能是那家親王，借重江湖人物，組成了這樣一個組合。」

譚雲道：「如是馬兄和歐陽兄，沒有說錯，看來，這宦海的險惡，尤過於江湖了。」

岳秀笑一笑，道：「諸兄高見，也啓發了兄弟一點看法。」

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才慧也高出羣豪甚多。

環坐四週的羣豪，立刻把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到岳秀的身上。

岳秀笑一笑，說道：「龍鳳會這個組合，不但神秘，而且，有如無根之萍，只見它們在水面浮動，却不知它來自何處，

但事實上，這個組合的活動力，却無處不在。」

譚雲道：「以常情而論，這實在是不太可能的事。」

岳秀道：「任何一個江湖組合，都必需要龐大的金錢支付，尤其是像龍鳳會這樣組合，他們不做沒有本錢的買賣，他們化費之大，只怕尤超過一般的江湖組合，他們錢從那裏來？」

譚雲道：「有一個很有錢的人，提供了龐大的金錢，支持他們。」

岳秀道：「那人爲什麼要提出這樣多的金錢來，支持這個龐大的組合呢？」

譚雲道：「因爲，他要利用他們！」

岳秀說道：「利用這些江湖人物的力量，替他完成一件大事，自然，他也對他們有很多的許諾，就這樣，利用了名利的枷鎖，把一些完全不同的人物，結合了起來。」

譚雲歎口氣，道：「岳兄高見，咱們也想過了這件事，不如岳兄想的如此透澈罷了。」

岳秀道：「事情至此，已極明顯，咱們只要找出那幕後人物是誰，餘下的事，就不用咱們管了。」

只見一個明朗的聲音道：「不行，你不能不管……」

是官家，說着話，人也行了過來。

其實，不止是岳秀，就是譚雲，歐陽俊等一般人，也早已發覺了，官家在暗中偷聽，只不過，他們沒有揭穿。

自然，岳秀等這一番交談，也是有意的讓他聽到。

官家行過來，自己在主位上坐了下去，接道：「目下大明江山，都已托付於諸位之手，豈可半途而廢。」

岳秀道：「如是案情發展，牽涉到重臣王公，草民應該如何？」

官家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朕下一道密詔，代朕誅逆，如朕親臨。」

岳秀道：「拱衞帝都的禁衞軍，有多少人？」

官家道：「大約有六萬之數。」

岳秀道：「如是萬歲下一道詔旨，能够忠心於你的，有多少人數。」

官家道：「禁衞軍，分爲十二路，各有統領率領，多則三萬，至少可有兩萬人，聽旨行事。」

岳秀道：「有這樣的實力，草民獲得助力不少……」

語聲一頓，接道：「關於侍衞宮，萬歲又能掌握多少？」

官家道：「這個，誰也無法計算，這有金龍腰牌一面，是侍衞宮中的最高的金牌，依照常情，見牌如見朕，但眞的能否調動他們，連朕也不敢相信了。」

說完緩緩取出一面金龍腰牌，交給了岳秀。

敢情，這些侍衞宮中人，是由皇帝親自率領。

岳秀接過腰牌，道：「草民等需要人手，侍衞宮中人，如是不肯聽金牌令，那就說明了，他們早存了叛逆之心，草民可不可以把他們殺了？」

官家道：「由卿代抉，代行。」

岳秀道：「好！萬歲請早安歇，辦理經過之情，草民自會奏明聖上。」

送走了皇帝之後，岳秀也好好坐息一陣。

他需要充沛的體力，以應付窘困的處境。

第二天，岳秀身懷金牌，密詔，帶了譚雲，馬鵬，朱奇，唐嘯，離開防衞森嚴的禁宮，直入侍衞宮。

深宮驚變，皇帝已停了兩次早朝。

所謂侍衞宮，是內皇城外，築建的一座瓦舍。

遠遠望去，很冷靜，直行入宮門外面，才閃出了兩個黑衣大漢，攔住了去路。

岳秀停下脚步，說道：「侍衞宮主在麼？」

兩個守門的黑衣人，顯然沒有見過岳秀，仔細打量了岳秀一眼，說道：「閣下是……」

岳秀道：「請轉告貴宮主，就說布衣侯，岳秀求見。」

這兩個黑衣人，不認識岳秀的人，但却聽過了岳秀的名字。

輕輕吁一口氣，說道：「閣下就是岳秀？」

岳秀道：「不錯。」

兩個黑衣人互相望了一眼，道：「請稍爲等候片刻，咱們立刻替你通報。」

右首一人，說完話，立刻轉身奔去。

片刻之後，只見剛才那進去的黑衣大漢，帶着一個年過半百的大漢，快步行了出來。

那大漢留着一部花白長髯，滿臉紅光，眼神充足，一望卽知，是一個內力充沛的人。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閣下是侍衞宮主麼？」

那半百大漢輕輕吁一口氣，道：「閣下就是布衣侯岳秀？」

岳秀道：「正是岳某。」

那半百大漢淡淡一笑，道：「不錯，我就是侍衞宮主。」

岳秀道：「閣下怎麼稱呼？」

侍衞宮主說道：「區區姓張，雙名一清。」

馬鵬道：「飛環追月張一清。」

張一清道：「不錯，閣下是……」

馬鵬道：「在下是馬鵬。」

張一清道：「久聞大名了。」

馬鵬道：「不敢當。」

張一清道：「岳侯爺是奉詔而來呢？還是岳侯爺自己找到？」

岳秀道：「岳某是奉詔而來。」

張一清道：「有什麼吩咐？」

岳秀道：「兄弟想先瞭解一件事！」

張一清道：「但請吩咐？」

岳秀道：「閣下是否還有絕對的權威，控制着侍衞宮？」

張一清沉吟了一陣，道：「這個麼？很難具體說出一個眉目來，很多人對我唯命是從，但他是不是眞的聽話呢？那就很難說了。」

岳秀道：「宮主，你能控制多少人，你自己心裏總該明白吧！」

張一清道：「岳侯爺，我相信你的話，不過，我還要看一下詔旨。」

岳秀道：「看詔旨？」

張一清道：「看到詔旨之後，在下才能奉告一切。」

岳秀道：「好吧！閣下請看。」

伸手從懷中取出詔旨，遞了過去。

張一清接過密旨，先拜了三拜，然後，才展開看去。

看完了一道密詔，張一清才緩緩說道：「岳侯爺，密詔先請收起……」

岳秀收起密旨，笑一笑，道：「張宮主，相信了麼？」

張一清點頭道：「岳侯爺希望知道什麼？」

岳秀道：「在下想先知道，閣下手下，有好多的人手？」

張一清道：「能夠忠心的，大約有四十個人！」

岳秀道：「四十個人？」

張一清歎口氣，道：「不錯，我這個侍衞宮主，很慚愧，能掌握四十個人，已經化去了我不少的心血了。」

岳秀說道：「整個的侍衞宮，有好多人？」

張一清道：「單是侍衞身份的人，大約有百名左右。」

岳秀道：「百名左右，你還能掌握四十，單是這一點，就不容易……」

放低了聲音，接口說道：「張兄，侍衞等級，如何一個劃分之法，還請明示一二？」

「飛環追月」張一清道：「侍衞共分三等，大體上說，是以武功作爲基礎劃分，自然，時間的久短，也有着一些關係，武功最高的是一等侍衞，二等，三等的排下來，其中那一等侍衞，約有十七八人，二等侍衞中，三十多人，其餘都是三等侍衞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張兄，不是岳某不厭詳問，實在是此事關係重大，在下希望能多知道一些。」

張一清道：「侯爺身懷詔旨，如王親臨，有什麼吩咐，張某人無不從命。」

岳秀微微一笑，道：「不敢當，張兄言重了……」

語聲一頓，接道：「有一件事，岳某人想先說明，在下無意久居朝中，此間事了，就是我離開的時候，但我既然插手了這件事，我希望能管一個水落石出，張兄請召集能控制的屬下，直截了當的宣佈，要担負起清君側的大任。」

張一清點點頭，道：「張某領命。」

岳秀道：「張兄，最重要的一點，責以大義之後，要他們自作抉擇，願意走的，可以離去，不用留難，我們可以少用幾個人，但却要絕對的忠實，每一個人，都能夠當一個人用。」

張一清道：「這個，在下自然可以遵命了。」

岳秀說道：「好！咱們一言爲定，張兄去安排人手吧，是否要在下助你一臂之力。」

張一清道：「這個不敢有勞。」

岳秀道：「皇帝有你這麼一個人，也可以得到一點安慰了。」

張一清苦笑一下，說道：「不瞞岳侯爺說，侍衞宮中的勢力，分成了兩派，一派是由兄弟領導，一派是由兩位副宮主領導。」

岳秀道：「兩位副宮主，都是別人的心腹了。」

張一清道：「不錯，是別人的人，一則，他們在侍衞宮的勢力太大，在下只好暫時忍耐一二了。」

岳秀道：「這些事，爲什麼你不早一些稟報上去。」

張一清道：「他們的勢力已成，除非我有能力清除，稟報上去，也不過是徒亂聖意……」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當今對在下，確也別有恩寵，事實上，他對侍衞宮中的形勢，也瞭解了很多，不肯下手整頓，自有他的苦衷。」

岳秀笑一笑，道：「他示意張兄在侍衞宮中，建立起一股忠於你，忠於皇上的力量。」

張一清道：「侯爺料事如神，猜的一點不錯，皇上確有此暗示，本來，侍衞宮，是一個絕對忠於主上的組合，慚愧的是，在區區手中，竟然被人分化利用。」

岳秀微一點頭，道：「能及時警覺，時猶未晚！……」

突然放低了聲音，說了數言。

張一清點頭道：「侯爺下顧，在下感激不盡。」

岳秀道：「張兄，言重了，你去準備，在下告辭。」

張一清躬身抱拳一禮，臉上一片誠摯神情。

似乎是，短短一陣交談，岳秀已使得領導侍衞的宮主，生出極爲敬佩之心。

岳秀轉身而去，譚雲，唐嘯，馬鵬，朱奇，魚貫相隨身後。

譚雲緊行一步，和岳秀錯個肩頭而行，道：「岳兄，侍衞宮情形如何？」

岳秀道：「不太好，但還有一點挽救的機會，問題是咱們要助他一臂之力。」

譚雲道：「如何相助？」

岳秀道：「共行整頓侍衞宮，咱們需要一批人手，侍衞宮是最近便的人了。」

譚雲道：「岳少俠，這位張宮主，能掌握多少人手？」

岳秀道：「他自言四十，我看總要打點折扣，但不管如何！咱們也要先助他掌握到侍衞宮人手。」

譚雲說道：「岳兄，你已經胸有成竹了。」

岳秀道：「借箸代籌，我替他想了一個法子，不過，咱們都得委屈一下。」

譚雲道：「如何委屈？」

岳秀道：「咱們都假扮成侍衞宮中人，助張一清對付異己之人。」

譚雲道：「很高明的辦法！」

岳秀問道：「譚兄，張一清的武功如何？」

譚雲道：「飛環追月，好一位極負盛名的人物，只不過他在江湖上的時間很短，很快就隱失了不見。」

岳秀說道：「是被羅致當了侍衞宮宮主……」

語聲一頓，接道：「目前的形勢，雖然仍極複雜，但咱們已可大致上，瞧出了一點眉目，京城裏有一兩位重臣，親王，暗中支持這件事，咱們這位皇帝麼，也早已心中有數，他隱忍不發，那是發覺了大權早旁落。」

朱奇道：「官場中事，在下不知，但咱們對付侍衞宮中人，可是要施用對付江湖人物的手段。」

岳秀道：「不錯，咱們化粧成侍衞宮中張一清的親信，和另外兩位副宮主領導的人手對抗，而且，咱們要選定一些對方主腦，一擧殲殺，才能使侍衞宮重入張一清的掌握。」

朱奇道：「這一場搏殺，定然十分激烈了。」

岳秀道：「所以，咱們這次行動，要愈是隱密愈好。」

譚雲又問道：「岳兄，咱們要幾時行動？」

岳秀道：「現在，如不能先平復侍衞宮中人，咱們一直有內顧之憂。」

馬鵬道：「岳少俠，就是咱們五個人去？」

岳秀道：「我想去三個行了！」

馬鵬道：「那三個去？」

岳秀道：「我！馬兄，和譚兄，三個人。」

朱奇道：「公子，屬下和唐嘯呢？」

岳秀笑道：「你們兩個人的名氣太大，一出現，就可能被人瞧出身份，何況，你們還有別的事情要作。」

朱奇道：「公子吩咐。」

岳秀道：「侍衞已有變化，很可能形成全面搏殺，禁宮中雖有黑，白雙龍和歐陽俊等，但我恐他們實力太弱，你們兩個先回去，以增強實力，告訴他們，以守爲主，除非敵人衝進去，不可開門迎敵。」

朱奇道：「屬下遵命。」

帶着唐嘯，急步而去。

岳秀覩二人去遠，突然轉身，隱入了一片花木之中。

花木環繞之中，有一座存置雜物的工房。

工房中早已有人恭候，帶了三套侍衞宮中的衣物。

三套衣服，都是三等侍衞的衣服。

三人換過了衣服之後，岳秀突然一把抓住了那守護工房中人的右腕，道：「你是……」

那工人低聲應道：「一半陰天，一半晴。」

岳秀放了那工人右腕，道：「去告訴張一清，要他行動了。」

那工人哦了一聲，道：「三位，不要在下帶路麼？」

岳秀道：「這一路防守很森嚴麼？」

工人道：「不嚴，但適才侯爺到過侍衞宮——但未有激烈搏殺，兩個副宮主，好像已經找向宮主理論去了。」

譚雲接口問道：「你是張一清的什麼人？」

工人道：「我是他姪兒，也算是他的弟子，先父母，早棄人世，我一直跟着他長大，說他是嚴父，慈母，亦無不可。」

譚雲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閣下怎麼稱呼呢？」

工人道：「在下張成。」

岳秀道：「兩位副宮主，會逼令叔解說此事麼？」

張成道：「在下很懸念，所以，我急着趕回去看看。」

岳秀等換過衣服，戴了面具，稍經易容，跟在張成身後行去。

張成心中焦急，走的很快，片刻工夫，重回到侍衞宮。

這是張一清的下榻之處，一座精雅的側院。

守衞的，都是張一清的心腹。

張成發出暗記，守衞人就恍如未見一樣。

指指上房，張成低聲說道：「家叔就在上房住，三位先請去見見家叔，我去換過衣服就來。」

側身行入左廂。

譚雲回顧了岳秀一眼，道：「在下帶路。」當先行入上房。

一進門，立刻停下了脚步。

原來，敞大的客廳中，正坐着三個人在談話。

坐北面南的，正是張一清，另兩個也都是五旬以上的老者。

他們交談的聲音不高，但可以從神色中看出，幾人談的並不愉快。

譚雲站在了門口，岳秀和馬鵬却錯開身子，向裏面瞧了一眼。

敞廳中除了三個交談的老者之外，未再見其他的人。

張一清面對大門，早已瞧到了三人，輕輕一擺手，示意他們進入廳中，站到一側。

另外兩個老者，一個穿着青色長衫，一個穿着紫袍。

這兩人已有警覺，齊齊回頭看來。

見是三個三等侍衞，根本就未放在心上。

紫袍老者冷冷一哼說道：「你們進來作甚？」

（未完）

武俠掌篇

力拙五寇

神龍

在香港有人傳受王派武術，王派究竟是何家何派的武術？恐怕愛武的人仕也很想知道。所謂王派武術是由陝西省一位武林响噹噹的人物所創，他叫做王德慶。王德慶又是一名老鏢師，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隨他所到的地方，武林中人都知道他是了不起的人物。

王德慶自少便受家庭影响，很少時候就練起武來。所以，王德慶在少年時候，得到家傳武功，在武技基礎上已有相當造詣，況且他又是個富家子，不愁生活，既然愛武，便抱着遠遊的壯志。

且說王德慶先來本省的太華山遨遊，那裏的庵堂寺觀很多，也有不少名勝古跡，在太華山上是沒有旅店的，他要居住，便得到那些寺觀寄居。

王德慶到了太華山半月，遊覽了幾處地方，有一天，到達一間道院，這間道院叫做「普賢精舍」，這間精舍是築在山腰叢林密佈之處，前面是短徑，後面是山巒起伏的山嶽，院中正面是大殿，後面是院落，兩邊廻廊，都建有宿舍，十分精緻，這些宿舍，都是供遊客所需的。

這精舍的四週都是樹林，虬松紫竹，陰森寂靜，雀鳥飛翔，王德慶認為，這是極好的居住地方，因此他對精舍的道士說，他要在這精舍內居住一段時間才會走。所以，精舍的道士特別給他找一個精美的房間給他居住。

王德慶在精舍住下之後，日間到各名勝遊覽，但亦不忘武事，王德慶便步出房舍，在庭園中把家傳武技，練習一番，直到二更過後，才返回房舍休息。

有一次，王德慶在庭園中練習過武技之後，便想返回房舍休息。

突然，他聽到一陣金鐵交鳴的聲音，四週是非常寂靜的，這聲音特別刺耳。

王德慶心想：是誰在練武呢——好吧，讓我去觀個究竟。

王德慶為了好奇心，便循聲而去，透過矮小樹叢，看見有一老道士，身穿道袍，脚踏芒履，手持一柄雪亮的長劍，正在月下揮舞，身輕步輕，矯若遊龍，翩若驚鴻，姿勢美妙，聯貫循環，飄渺無定，聲東擊西，忽南忽北，閃轉騰空，升降進退，都是天然運用，把劍中的劈，砍，掃，撩，刺，翮，絞，雲，掛，剪，挑，錯，點，抛，撥，掉，截，戳，劊，攢各訣，都演得非常純熟，但見寒光閃閃，恍如匹練。

王德慶自幼便學過家傳的劍法，對於劍法，自然不是門外漢，知道那老道士所舞的劍法，已經到了爐火純青，不同凡俗，況且，他所舞的劍術，是他以前所沒有學過的。

「好吧，讓我好好地記住他每一個招式，也好回去日日鍛鍊。」

王德慶心裏打定主意，便不動聲色，留心觀察，此後，每晚都在這個時候，伏在矮樹叢旁，靜觀老道士所舞之劍，王德慶是個有武術根底的人，領悟力很強，這樣的看了一個月，已把老道士所舞的劍式，學得概畧。

「我要細心的觀察下去，一定要把整套的劍法學成。」

一天晚上，王德慶看過道士舞劍之後，心想：「這道士天天舞劍，似乎只懂得這一套劍術，而不懂得其他武功，我就是不信他只懂這一點點，好吧，讓我摸到他的住所，看個究竟。」

王德慶望望老道士所住的靜室，却是燈火通明，心知道老道士還沒有睡覺，便躡足行近靜室，從小窗窺望，看見這個老道士正坐在床上，盤膝趺坐，運氣行功。

本來道家趺坐行功，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情，不足為奇，可是令王德慶驚異的，就是當他運氣的時候，披肩的長髮却是根根直豎的，像是怒髮衝冠。

王德慶心想：「這老道士不但劍術好，他的內功修為比劍術更精，看來，這老道士的武功是個極高深莫測的人物。」

王德慶於窗外，看得入神，可是就在這個時候，老道士的豎髮盡歛，長髮垂肩，兩眼微微張開，突然高聲喝道：「外面是甚麼人在偷窺？」

其聲若洪鐘，充份表現他的內氣充足，王德慶至此，不得不直起身體，說道：「小子姓王，名德慶，是到來太華山漫遨的，寄居貴院已有個多月了。」

「進來！」

王德慶心裏暗暗叫苦，但在此等情形之下，也只得硬着頭皮走了進去。

「你知道偷窺是不對的嗎？」

「小子自知不是，不過，小子是個練武的人，每晚都去庭園中練武，偶發現了道長在隔隣院中舞劍，劍法超塵絕俗，心焉嚮往，偷竊劍術已有一個月了。」

「哼，你很坦白。」道士哈哈一聲，道：「那麼，今晚為甚麼又摸到這裏來看我練功？」

「請道長見諒，我見道長所舞之劍術，已是爐火純青，心知道長除了劍術之外，應該有其他武功，所以今晚摸到這長居處，今晚見道長所演之氣功，實令小子眼界大開。」

老道士微微一笑，道：「你剛才說已偷窺我之劍術，我想看看你偷學得來的劍術，是個怎樣的樣子？」

「小子領悟不高，獻醜不如藏拙。」王德慶道。

老道士道：「只管舞給我看好了。」

王德慶見道士絕無惡意，便連忙向道士拱手道：「那麼，小子只有獻醜了，不過，我現下身邊沒有携帶配劍……」

老道士連忙解下榻旁之寶劍，遞給王德慶，說道：「你拿去試試演劍術給我看好了。」

王德慶至此也不推辭，接過寶劍，便在室內把一個月來偷窺所得的劍法，一一演出來。老道士看見他所演的劍術，確是自己的八卦劍法架式，心裏暗暗喝彩。

王德慶把劍術演過之後，便向老道士拱手道：「請道長指教。」

老道士撫鬚微笑，說道：「請坐下來談談吧。」

王德慶依言坐在他前面的一張椅子。

「王兄，今次到太華山來，究竟有何目的，可否見告？」

王德慶吸一口氣，道：「不瞞道長，小子今次到太華山來，志在尋師訪友，求得更深武術，今日得遇良師，現在特向道長請求，望收為弟子！」

王德慶說吧，便連忙下拜。

老道士也不拒絕，讓王德慶拜吧，然後說道：「德慶，我也不妨對你說，我所擅長的功夫，只是傳給院中道士，久欲得一有智慧的外徒，使他學成之後，到外面發揚，現在知道你有這種慧根，而且也有這一種志向，我也不拒絕你的要求，就此正式收你為徒！」

王德慶大喜，再次下拜，拜畢，便站起來恭恭敬敬的道：「師父，現下得蒙收為徒弟，不知師父道號是怎樣稱呼？」

老道士道：「我叫靈逸，主持這精舍已是三十多年了，現在已七十多歲了。」

從第二天開始，王德慶便在院中住下來，由靈逸道士傳他武技，經過七年的時間，王德慶盡得靈逸道士的武功，學得太極摩掌，八卦掌，八卦劍，梅花地堂雙鞭，梅花拳，還有暗器五點梅花鏢，能夠連發五鏢，無不命中，王德慶除上述的武功之外，尤精黑沙掌，鐵布衫，還能執長劍作螺旋式的飛刺，百發百中，靜坐內功，也能運氣於頂，頭髮直豎，技成之後，靈逸道長便命他下山，另創功業。

王德慶離開太華山之後，便返回西安，在西安設鏢局，在秦晉間江湖走動，因為他的武技特高，所以在這一帶，王德慶的名字也開始傳了開來。

這時雖然已推翻了清政府，但是保鏢生意在民初仍然非常流行。

王德慶這時已然是五十歲的人了，但仍然四出走動，親自押鏢。有一次，他獨個兒替人帶了一些貴重物品，經過太華山，太華山原是他常到的地方，這裏一帶的响馬，對他都有認識，甚至他插一枝「德慶鏢局」的旗幟，也可以通過。

這一天，王德慶行到入夜，不能走路，只好在山中一間破舊的山神廟住宿一宵，入到廟裏，放好地鋪，便拿出乾粮，聊作充飢。

那知他坐在廟前休息的時候，在他的背後有五名彪形大漢趕來，他們聚集在一棵大樹的後面，五個人商量一陣，只聽見其中一人道：「看這老兒，步伐雖然輕巧，可是脚步沉重，想必是身上懷有黃金重物。」

這五個人都有一身輕功本領，施展「八步趕蟬」，轉眼工夫就來到山神廟那一棵大樹。王德慶的聽覺非常敏感，而且亦早知有人跟蹤。

「這幾個賊匪也相當了得，竟然知道我身上有黃金，為了要保全它，我只有和他們拚了。」

王德慶技高人胆大，那裏把這五個強盜放在眼內，因此，也不待這五個強盜進山神廟來之前，便步出山神廟去，這時，五名強盜，已採取包圍之勢，把山神廟整個包圍起來，以防王德慶乘機走脫。

「哈哈，你們不必勞而無功了，有胆量的只管衝着我來好了。」

王德慶的突然出現，也把這五名強盜怔住了，他們沒有想到王德慶會突然現身，這種胆量自問五人中沒有一人能做到。

「喂，你們已經跟蹤我已經很久了，現在四下裏人影全無，正好是下手的好機會，為甚麼不上來啊！」

五個強盜沒有出聲，各自掏出武器，站在王德慶前面的兩個強盜，嘩嘩噹噹的，一個掏出鍊子槍，一個掏出鍊子錘，見到王德慶說話還沒有完，便雙雙上前，為首的一個，把雙手向後一揮，鍊子槍一抖，一式「風剪梨花」，逕向王德慶的肋下刺去。王德慶不慌不忙，把身體一側，鍊子槍已經扎了一個空。另一個也一提鍊子錘，用一式「橫掃千軍」，向王德慶中盤掃來，鍊子錘是一根一丈二尺長的鍊子，兩邊縛着一個龍瓜大小的錘頭，橫揮直掃，還有流星拐和軟鞭的用法。

這強盜一錘橫掃，鍊子錘貼着王德慶的腳脛掃來，可是王德慶把腳尖一點地，來一招「孤鶴冲天」，身體一躍，跳起五尺輕輕避過，使到他的鍊子錘幾乎掃到持鍊子槍那強盜的腰胯，還幸他也眼快，能夠向後一閃，讓開一錘，跟住手中的鍊子槍用上招「銀龍穿塔」，橫刺王德慶的下三路，那一個手持鍊子錘的，同時也橫劈他的太陽穴，兩種兵器上下齊來，本來不易躲閃的。但是好個王德慶，本領的確驚人，只把身體向上一拔，頭頸連上半身向前一俯，便連接避過這兩種兵器。

到了這時候，王德慶恐防其餘三個強盜一齊動手，那時就難以應付，所以他必須先制人。況且現時他是處於被動，不能永遠這樣下去的，必須採取攻勢。

王德慶打定主意，便從鏢袋掏出五支飛鏢，持在手中，乘兩個持鍊子槍還沒有回身發招時便反身而走。

五個強盜怎肯放過他，一聲口哨，五個人從後面追趕，王德慶見他們追近之時，王德慶反身把手一揚，五點梅花鏢法，確是巧妙，分向五個強盜打去，一邊大聲喝道：「你們幾個不知死活的強盜，居然連我王德慶也光顧上了。」

五個強盜已經中了鏢，每一個人掩住傷口，及至聽到他們所刼的人就是王德慶，也不再打話，負傷而逃。

後來，王德慶回到西安一查，才知道這五人是太華五惡，錢一虎，錢一豹，陸德標，方錦洪和龍吉五人。

王德慶在西安保鏢十年，直到西安事變，他才避地，來到廣州，王派功夫才在南方傳播開來。

（完）

練武樓隨筆

健體除疾的遊戲道功

半禪居士文
盧令圖

遊戲功，此功爲修道之士所習，如能每日習此簡單功程，以補道功之不足，有如遊戲，故名遊戲功。雖單簡不關緊要，實則暗含金丹大道，極有助於軀體健康，乃是本門祖師所傳，世不多見，茲略舉一二，幸勿忽視，習者自知並治一切疾病也。

一，吞電氣：以兩掌擦熱，向左掌心吸而吞之（非大吸，一嚥即可）每日一二作，每作三，四次，可以強壯氣血。

二，調息：以左手中，食二指塞鼻孔，默數十字，男放食指，女放中指，換一口氣，再如是作之，則於放後，空嚥氣一口，如此又三次，即可作罷，此氣息自勻，肺腑自清。誠是絕妙之法也。

三，捶背：捶右膂時，以左手叉左腰際，作成弓箭步，反正圈形捶之，切勿用力，再捶左膂，則右手叉腰頭，每日作三，四次即可，流通氣血。

四，武功：無論習內外功，或習八段錦等運動後，全身骨節處，均以手掌磨擦之，擦左邊以右手，每節數下即可，則血脈流暢，久後可令骨節酥軟，不致老來有骨節發硬，與疼痛之病等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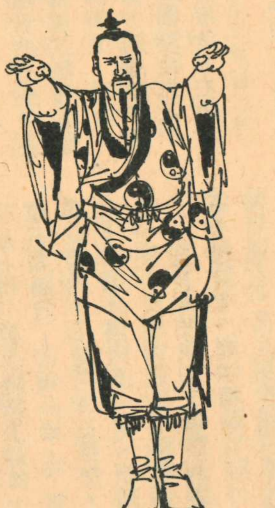
五，童子拜佛：右手握左手，拱置胸前，人身站立，左足先稍外向，日久慢慢向裏，漸可一足而立，則右足已貼近左腳肚也，站時默數字數，漸爲增加，至能站五分鐘爲止，兩足互習之，所以增血氣，活筋絡也，老年人與體弱人習之爲最佳。（以上均爲遊戲道功之一撮）

童子拜佛圖

除疾道功：

一，除目疾道功：早起後面向西南，閉目令兩眸向左轉七次，又同時向右轉七次，再極目遠眺，而同時吸空氣兩口，一即睜目時，吸氣呼出，如體操時，兩手成翼狀，腳尖亦同時起立，則覺目中火出，如此七次或五次，可以治療一切目疾，並能強身健體，即近視眼半年可癒，最好是站立高處，遠望林木爲佳。

除目疾圖



二，千八攢除疾道功：此功即爲外八段錦，亦名爲「小八段錦」乃是拔斷筋之別名耳，蓋練此功者，意欲將筋拔斷。而後人以其爲八式，遂訛爲八段錦，故八段錦不必爲八段也，其名千八攢者，謂須要練習一千八百把也，此功亦是一秘傳也，本人亦常習之，久習後可令骨節軟脫，百疾皆除，既單簡又靈驗，誠是中年人不喜習武功之優良功夫也。此功凡七式，共十手，初手爲兩手托日月，左手心爲日，右手心爲月，仰手向上觀之，所以迎陰陽之氣也，此乃開第一式，至第二次時，即可不用，此乃練道外丹正功，亦即是站功，久練不特可強健身體，而且可以增加氣力，老少咸宜無所難也。

總譜訣如后：

兩手托日月，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轉轆轤，龍虎相交。

其練法次序如下：兩手托日月，前朱雀（左右各一手），左青龍，右白虎，後玄武（左右各一手），轉轤轆（左右各一手），龍虎相交，收式其圖如下（本功夫非外傳之八段錦也）。

千八攢圖解：

起式

起式
兩手握拳，平置兩腰眼處，即胯骨尖上，此乃起式。

雙手托日月式

兩手托日月式
由前式兩拳翻上成兩掌，兩掌尖相對，先觀左掌心，後觀右掌心，所以迎日月之氣也。

前朱雀式

前朱雀式
由前式收回成起式，先將右掌前伸，再左外向抓拳與左腿成直角收回歸原處，右掌亦如是。



左青龍式

左青龍式
由起式用掌左向直出成錘抓回歸原處，右拳亦如是，（即名右白虎）

後玄武式

後玄武式
由起式先左拳開掌向後平出，自下抓回歸原處，右拳亦如是，但步不動，祗身擰。

轉轆轤式

轉轆轤式
由起式，左拳開掌向前平出，再反回成輪狀覆下可達左足尖，始上起左向與左腿成直角抓拳歸原處，右手亦如是，（膝不可屈。）

最新長篇創作





書名	價格
狐	3.00
午夜共舞	3.60
星（上集）	3.80
星（中集）	3.80
星（下集）	3.80
淡紅康乃馨	3.00
黃菊	4.20
睡谷	4.20
多久？	3.80
迷惑	3.00
愛，來了，去了	4.60

依達 近期佳作



詩般的脫俗
詞般的淸麗
歌般的凄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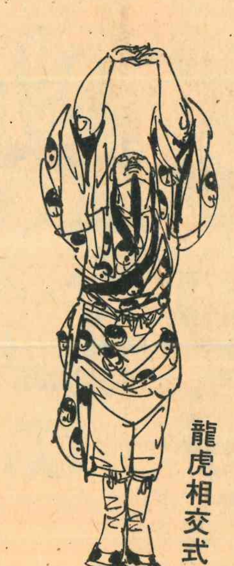
新的型式，
新的段落，
新的故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練功秘訣

龍虎相交式

由起式，兩拳前向開掌，掌背外向拂去，則兩掌心上向托起翻轉成上式交义之，再收回歸原處。



龍虎相交式

收式

由起式雙拳成掌下向覆壓之，意存丹田，靜雅如恆，若無事然，卽爲收式，但在未收式前，欲多習之，自前朱雀式起，反覆習之，不用兩手托日月式也。



收式



東方英
新派武俠小說
表表者
打得徹底
打得激烈
$4.00
霸海心香
東方英
狂俠傳奇
$3.60
武林高手
各顯奇謀
看
鹿死誰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 四線）